

如果穿越成为虐文的女配该怎么办？

那天我凤冠霞帔，嫁入王府。我要嫁的人，是我熬夜追的虐文里的男主。

「礼成——送入洞房。」

陌生又尖细的声音刺入耳膜，我下意识皱起眉头，勉强睁开眼后入目是一片红。

下意识想抬手扯去挡住视线的那抹红，我却发现身体竟是无法动弹。

耳边声音不断：

「恭喜晋王得此贵女……」

「华小姐和晋王真是郎才女貌……」

《洗铅华》（已完结）

直到屁股挨着床榻，耳边渐渐安静下来后，我才发现自己终于有了对身体的掌控权。

迫不及待地扯下那抹红色，眼里总算有了些别的颜色。

低头一看手里的那抹红：红盖头？

再看自己的衣服：凤冠霞帔？

抬头：古色古香的屋里，烛火摇曳。

僵硬地转动脖子，看到一个眉清目秀的丫头，十六七的模样。

只见她一脸惊慌，抬手夺过我手中的盖头给我重新盖上：「小姐，大婚之夜这盖头是要等王爷过来揭的，你怎么能自己拉下来？多不吉利！」

视线再次被红色占据后，我傻愣了片刻，结合刚才听到的喧哗声，我脑子终于慢慢反应过来了。

想起方才一路上听到的恭维声：晋王、华小姐……

听着真是分外耳熟。耳边又响起那丫头的声音，彻底证实了我的猜想：「小姐，你如今嫁入晋王府，可不比在华府一样自在了，夫人之前还一再叮嘱奴婢……」

晋王、华府……

我试探性地开口：「千芷？」

「奴婢在。」

回应声响起后，我闭上了眼深吸了口气，努力遏制住自己想口吐芬芳的冲动。

因为方才我叫出的这个名字……正是我熬夜追的小说里一个丫鬟的名字，所以现在我这是……穿越了？

只是因为熬夜追小说，忍不住在上班时打了个盹，结果一睁眼我就结婚了？

对象还是我熬夜追的小说里的男主——仲夜阑。

作为一个刚大学毕业的 23 岁适龄女青年，正是我相亲……啊呸，是我在社会大展宏图的好年纪，怎么打个盹就穿书了？

努力按捺住一团乱麻的心绪，我再次扯下了盖头。无视千芷的阻止，我别扭的开口：「千芷，你……去帮我备些热水来，我身子……乏了。」

「可是等下王爷……」

「他不会来的。」我打断了千芷的话，径直走到镜子前，开始拆凤冠。

因为我穿越进的这个身体的原主人，并不是那本小说里的女主……而是最不讨喜的白莲花女二。

做为小说里最不讨喜的恶毒女二——华浅，她一如所有言情文里的恶毒女二一般颇为攻于心计，行事也是狠辣无情，今日的

这场婚礼，在原小说里也是她谋划来的。她先是对男主下药假装失身于他，之后又假意为清白自杀未遂，才如愿嫁入了晋王府，正是所有白莲花惯用的套路。

好在小说里男主虽娶了她，但是却从未碰过她，可能是作者有心理洁癖，这倒是也让我也松了口气。

身后的丫鬟千芷踌躇许久还是默默退下了，按我吩咐的去做。

剩我一人的梳妆台镜子里，果然是一张陌生的脸。只见镜中人眉目如画顾盼生姿，尽显柔弱之姿，果然是男人最喜欢而女人最讨厌长相。

行若扶柳，心如蛇蝎。

这八个字是我看完小说后对女二的点评，其父亲是当朝宰相，华氏一族也是世家贵族，她生的是柔美无辜，琴棋书画也是样样精通，可偏偏一手好牌打的稀烂。

原华浅和男主仲夜阑算是自小便认识，因男主前期因误会错认，才对她倾心。而真正的女主名叫牧遥，其父亲是边城太守，因政绩斐然才调到京城任职，由此也开始了这段三角虐恋。

坐在热气腾腾的浴桶里，一直悬空的心也没有半点缓和。

一方面是我无缘无故穿书这一事实的冲击，另一方面是我在害怕……小说里女二的结局可是非常之惨，因其恶毒，所以作者

给她安排了一个大快人心的悲惨结局——先是落入勾栏，然后万箭穿心而死。

看的时候只感觉痛快，可是换到了我身上，想想就心口疼。

只怪我穿过来的时机太倒霉，今日的这场婚礼可算得上是小说的转折点，因为婚礼过后的第十天便是女主一家被斩首之日，罪名则是女二父亲华相一手编造的「叛国」。

女主之前在全家掩护下没有被抓入狱，想找男主求助却撞见仲夜阑和一直假称自己好姐姐的华浅的婚礼。万念俱灰下她暴露了行踪，被男主察觉就把她藏了起来。之后女主眼睁睁又无能为力地看着自己亲人们被午门斩首，她开始忍气吞声躲在晋王府，一方面和男主虐恋情深，一方面追查真相。

按小说里的情节发展下去，接下来就是女主牧遥觉醒黑化，开始触底反弹的爽文路线了。在女主光环的庇护下，她不仅找出了华氏的罪证，还和男主揭开了心扉。最后在男主帮助下她面圣陈情，使得作恶的华氏一族也落得同样下场，男子皆斩首，女子入奴籍。

回忆的入了神，浴桶里的水凉了我都没有察觉，还是屏风后千芷的声音打断了我的自哀自怨。

「小姐……王……爷在前厅喝多了，怕惊扰你，托人传了口信说今晚就在书房歇下了。」

果然和小说一样，此时男主应当是发现了女主踪迹，两个人正在上演虐恋情深的苦情戏码。

掬了捧半凉的水泼到脸上，才让我混乱的脑子好了些。于是便起身开始更衣，我需要理清自己的思绪，就先不管他们了。

虽不知是何缘故让我来到了这里，只是目前我需要应对的形势并不乐观，与其想着一些没用的抱怨，还不如快些接受再谋新出路。毕竟我可不是原主华浅，不能就这样坐以待毙。

那么如今第一个问题是女主牧遥。原华浅坏事做了那么多，此时牧遥刚看破了她的真面目，就算我现在跪在牧遥面前剖腹自尽忏悔，她都未必会原谅，所以我也只能另辟蹊径，徐徐图之。

第二个问题是男主仲夜阑。他目前之所以喜欢华浅，是因为错把小时候遇见的那个姑娘认成了她，现在此事只有当事人牧遥知……和我知。这件事就像是一个定时炸弹，必须要从我口中告诉仲夜阑，因为若是从牧遥口中说出来，恐怕我就更死无葬身之地了

不过在小说里，可是虐了两百多章牧遥才告知他这件事，现在在我还有差不多一百章的时间去改变剧情，至少扭转一下仲夜阑的看法，最好让他在心里能对我……有所亏欠。日后我说出来此事，可以两相抵消，不然我现在作死地跑过去说，恐怕暴虐的男主会直接拿刀砍我。

前途未卜，随遇而安，我要……活着，这是我穿过来之后唯一的念头。

一夜辗转反侧，感觉我刚睡了片刻，千芷的声音就在帷帘后响起。

「王妃，时辰不早，该起了，今日还需进宫呢。」

这个称谓让人颇为不适应，看着千芷一脸的喜气洋洋，我心里却是压抑得很。

昨晚忧思过重，整晚勉强睡了两三个时辰，现在头沉甸甸地疼。

强按捺住自己的不自在，任千芷给我梳妆打扮。

只是当看到一柜子的白色罗裙，我还是不由得皱起眉头开口：

「这怎么都是白色的？」

千芷一脸惊讶地看着我说道：「小姐向来不是只喜欢白色吗？」

这白莲花还真是紧紧贴合自己的人设呀。

正欲开口让千芷日后订做些其他颜色的衣服，忽然听到门外有声音传过来：「奴婢见过王爷。」

转过身，看到一高大的人影逆光而立，初晨的太阳透过他的轮廓落在地上，我微眯了眼，才看清他的面容。

这还是我和名义上的……相公的第一次见面。

一张薄冰般冷漠的容颜一点点从阳光里走到我的眼前，这张脸逆着日光透出些许苍白，站在面前俯视你时，目光仿佛如同冰刃能刺到人心头上。

果然生得好相貌。

回想起关于男主的设定，他的性情是按所有言情小说里的套数一样，暴虐冷血，唯独对所爱之人柔情。一开始因为误会，以为女二是他所爱，才会对她相护，而发现了自己真爱和看破的女二真面目后，才幡然悔悟，不再看顾女二半分，任她去自生自灭。

只见眼前的仲夜阑长腿一迈，几步到了我身边，开口：「昨夜贪欢多喝了几杯，怕惊扰到你，便在书房睡下了，阿浅可会怪我？」

看着他微微闪躲的目光，我回忆了一下，现在的牧遥应该是被关在这晋王府的哪个地方，他已经对女主动了心，偏偏自己不知，果真是当局者迷。

心里无数念头闪过，面上却是半点不显，我按昨日找千芷恶补的礼仪行了一礼，开口：「臣妾不敢。」

说多错多，在没有探明白处境之前，我还是谨言慎行比较妥当。

然而礼刚行到一半，一双宽大的手掌就把我拉起来，仲夜阑的掌心如同一个烙铁烫在我的手腕。

此时他眼里的疼惜也是真心实意的，在得知华浅真面目之前，小说里的仲夜阑确实是真心对她好过的。

「你我之间不必用这些称谓，还像以前一样唤我就行。」

强忍着想从他手中抽出自己手腕的冲动，我抬头冲他一笑，一如之前那个刻意伪装温婉纯良的华浅。

时间紧，来不及用早餐，我就和仲夜阑坐上了进宫的马车。

一路上仲夜阑眼神飘忽不定，应该心里念着不知该如何安置牧遥吧。

一辆马车上的两个人，明明是最亲密的关系，却无半点亲密。仲夜阑还没察觉，而我如同一个造物主一般旁观着。有没有可能小说里的女二也是察觉到仲夜阑对她无意，才会步步错下去呢？

不由自主的摇了摇头，我现在保命都还来不及，还哪有时间想这个？

行驶的马车突然停了，皇宫到了。

仲夜阑先出去，我也跟着他探出身子，就看见他微微一笑冲我伸手。

真是侍美逞凶，这一笑让我脚下一空，差点跌落下去。

还好仲夜阑眼疾手快的上前扶住了我歪倒的身子，我不由得面上一窘。

好歹我也是二十三岁了，怎么穿到一个十七岁姑娘身上，自己脸皮也变薄了呢？还一副没见过世面的样子。

一路无言尾随仲夜阑来到宫殿，老远就看见座上一个明黄色的身影，不等我们走近就见他走过来。

「皇兄终于来了，昨日我还想着去晋王府给皇兄道贺，母后劝我说怕惊扰到你们，我才作罢。」

听到声音我微抬眸，看到了一张和仲夜阑有五分相似的面容。只是仲夜阑的面容像冰刃一般有攻击性，而这个皇上则是如同美玉，带着玲珑剔透的柔和。

这应该这就是小说里的男二了，当今皇上——仲溪午，他是仲夜阑的皇弟，在未来对牧遥一见倾心，甚至想力排众议，要立她为后，于是由此开始了狗血的兄弟之争。

我发现很多作者都有这种恶趣味，似乎都喜欢看兄弟为一人反目成仇。

说起来文中还有一个男三伍朔漠，身份是他国的皇子，在原小说开头夜探皇城时差点被捉，因牧遥无意相助才得以逃脱，于是他就此也陷入这个玛丽苏之争中。

这样想下来，牧遥果真是女主光环环绕，三大杰出青年都拜倒在她石榴裙下。和我就是个明显的对比，回想起来，小说里华浅身边好像是连一个真心相待的人都没有。

我心情顿时有点不舒坦了，这作者也太偏心了吧，难怪女二都是恶毒的，条件明明那么好却人人只爱女主，时间一长难怪会心理扭曲。

突然听到有人在身后轻轻碰了我，回头看到千芷焦急的面容，我才发现仲夜阑他们两人已经走出几步远，我还像个木头一样杵在原地。原来方才他们寒暄完，便相携同去太后宫殿，而我走了神就被忘在了原地，前面高谈阔论的两位倒是没发现身边少了个人。

快走几步赶上，仲夜阑可能是以为我会自己跟上，就没提醒我，而这个皇帝仲溪午嘛……从头到尾都没看我一眼，倒像是在刻意忽视我。

进了太后寝殿，看到上面坐着两个华服之人。面带皱纹头发半白的应该就是太后了，另一个……应该是小说里冠宠六宫的戚贵妃，皇帝并未立后，因此后宫如今是她一头独大。

「儿臣/臣妾见过太后娘娘。」

太后笑得满目慈祥，像极了好脾气的老人。我却不敢掉以轻心，毕竟是在上一轮宫斗中赢到最后的女人。

而且，小说里她并不喜欢华浅，因为作为后宫里的女人，她向来最厌恶用柔弱博取人心的伎俩。

果然没说几句，太后就把目光转到了我身上，一改方才的和蔼：「既然如愿嫁入了晋王府，往后就收收心好生做晋王妃，别做出什么有失身份的事情。」

太后和皇上定是知道华浅嫁过来的真相，所以才这般不喜，所以也就是全世界只有仲夜阑能被华浅套路住，旁人都清醒得很。

果然是虐文里惯用的套路，一开始男主总是相信女二。

经昨天一夜，我已经接受了这个事实，逆天改命太难，但是为了活下去而去改变一个人的看法，应该就相对比较容易了。

若是往常的华浅，定是委屈地看向仲夜阑求助，所以太后说得这样狠估计也是想激我一下，若我面露委屈，她就可以趁机多敲打我一阵。

「太后教诲，臣妾铭记在心。」

我抬头直视太后，努力把她想象成要给我涨薪水的老板，目带虔诚。

太后没想到我是这种不卑不亢的反应，目光闪了闪，又不死心地开口：「记住没用，做到才行。」

我忍不住要喜欢这个老太太了，这嫉恶如仇的可爱模样让我差点笑了出来，我的萌点还真是奇怪。

「臣妾日后定当言行如一，克己复礼。」

这一番假大空的话说出来我毫不脸红，太后脸色稍缓，连一旁的皇帝听此也不由得瞥了我一眼。

恶毒女二保命攻略第一步：改变形象。

3

寒暄了片刻，皇帝和仲夜阑便借着探讨国事离开了，算起来仲夜阑年少时就养在皇后身边，自然和仲溪午关系不错，而此时仲溪午还没有见过女主，二人也不曾反目。

我则是带着假笑听太后和戚贵妃闲聊，太后终究心里对我有过节，所以刻意把我冷落在一旁，戚贵妃也不敢违背她而找我搭话。

一群人就旁若无人地聊着，我反正是并未觉得有半分尴尬，因为我之前在公司里每次和 boss 们出去吃饭时，都是极力降低自己的存在感，所以像这样做一个无声的旁听者，我是最熟练不过了。

只是昨日没睡好，脑袋还是一阵阵地疼，默默抬手揉了揉太阳穴，就听见太后的声音传过来：「晋王妃这个模样是对我的话有什么不满吗？」

我的手一顿，就对上了太后略带冷意的目光。

我……就是走神揉了揉脑袋而已，她们说了什么？

还好不等我回答，太后又开口：「你来说说，为女子者，什么为重？」

脑袋极速地转动着，想了想小说里太后的性情，我犹豫了片刻开口：「回母后，古人曰，女子有四德，分德、容、言、工。」

「你也知德排第一位，日后就好生修身齐家，当好阑儿身边的贤内助。」太后看我回答得中规中矩，就淡淡敲打了一番。

果真是看我不顺眼，不放过任何机会说教，女二作的妖我来赎罪。

「臣妾定当牢记。」我敛眉垂首，做出恭敬的模样。

一旁的戚贵妃见气氛不好，颇有眼色地转移了话题，提起御花园池塘里新添的金鱼。

太后听到金鱼生了兴致，于是一波人流浩浩荡荡地出去观鱼，我亦是乖乖跟着。

看着一堆人对着池塘里的鱼评头论足，我心里生出些说不上来的滋味。这后宫女人果真过得无趣，只是见了几只金鱼而已，却这般欢喜。

有妃嫔想讨好太后，一直往她身边凑，我就顺其自然地站到了角落。

无意之中感觉太后似乎看了我一眼，我望过去却没有捕捉到她的目光，只当是自己多心。

看着池边的一堆人，我突然想到很多水中救人的小说情节，说起来我在现代也是学过几节游泳课的。

若是太后失足落入水中，我能凭借自己三脚猫的游泳功夫救了她，那她定会对我一改从前的印象，说不定还能成为我的靠山，让日后得知真相的仲夜阑不敢轻易动我。

不过这也只是我自己想想瞎乐罢了，太后又不傻，怎么会自己往水里跳呢？再说恐怕也没有人敢把她推进水里。

被自己天马行空的想象逗得想笑，但还未等我笑出来，身后突然传来一股力，我的笑容顿时僵在脸上。

「噗通。」

人果然应该一心向善，心思歪了就会有恶果，就如同此时的我，只是想了想就遭了报应。

「天啊，晋王妃掉水里了，快来人——」

戚贵妃的惊呼声戛然而止。

因为她看到我用蛙泳的姿势自力更生地游回了岸边，然后在丫鬟的帮助下爬上了岸。

本身我掉的地方就离岸边很近，所以这一系列事情发生得很快，快到连太后都目瞪口呆起来。

「你何时学会这种……」太后极为艰难地开口，似乎在想措辞形容我的泳姿。

现在是初秋时段，天气虽不算冷，但是全身湿漉漉的我仍忍不住哆嗦了一下。

看到我狼狈的模样，太后便收了自己的询问，命左右奴婢带我下去更衣。

她虽讨厌我，但也只是口头上的教训罢了，不会刻意晾着我受罪，由此看来，这个老太太倒是没有那些腌臢的小心思，我心里也默默制定了日后的巴结路线。

跟着两个宫女到了一个宫殿，她们效率极快地备下了热水。我随便泡了下，驱了驱染上的寒意就赶紧起来更衣，毕竟太后还在等着呢。

刚套上外衫，坐在镜前擦拭头发，就突然从镜中看到我身后一声不响地站着一女的。

这丫鬟怎么这般不懂规矩？我回头，看到她明显有别于宫里奴婢的华丽打扮，心里一愣，顿时反应过来，目无波澜地看向她。

我们两个人诡异地沉默了许久，没办法，不是我故意装得高深莫测，实在是我不知道她是谁呀，万一开口说错话怎么办。

终于华服美人先开了口：「浅妹妹终于得偿所愿做了晋王妃，我这个做姐姐的，真心替你高兴。」

姐姐？

我极快的反应过来，小说里华浅是华府独女，因此华相只能从华氏旁支里挑出一女子送入皇宫，算起来我应该叫她堂姐。

不过这个堂姐嘛……可是小说里导致华府满门抄斩的重要人物呢。她先是利用华相的势力和帮助，一步步在后宫越爬越高，后来见华相势弱便反插一刀，向女主牧遥示好。

当然了，小说最后她也没有什么好下场，这种逢高踩低的墙头草，也只是一个炮灰罢了。

「华美人这般悄无声息站在人身后的祝福方式，真是平白吓人一跳。」我放下手里擦头发的布帛才开口说道。

看到我这漫不经心的态度，华美人眼里闪过几分不屑，却还是面带笑容地说：「浅妹妹怎么如今这般生疏呢？想当初你我二人可是关系极好的。」

虽然华府确实是罪有应得，她倒戈也算是为民除害，不过她这种墙头草，反水也只是为了自己利益罢了，我仍旧是看不过去的。所以我并未回话，转身拿起梳子开始整理头发。

从镜子里看到，被无视的她脸上明显挂不住了，我才开口：

「华美人既然已经入了宫，日后还是莫要与我姐妹相称了，我可担不起这一句……妹妹，免得惹人笑话。」

只有后宫里的女人之间，彼此才姐妹相称的。

华美人眼里虽然几经变幻，但还是没有对我发作，毕竟她自己老爹不成器，只是个七品小官，她全靠华相的势力才能在后宫步步攀升。

「是我失言了，和晋王妃许久不曾见过，好不容易才安排见上一面，一时亲切才口误了。」她能屈能伸地回道。

我心里一突，握住梳子的手一紧，回头问她：「安排？」

华美人面色闪过不自然，还是回我说道：「晋王妃身边围绕着太多人，太后也是心心念着你，我想和你说些体己话，才出此下策。」

「方才是你安排的人……推我下水？」

「岸边早有熟水性的嬷嬷候着，是不会让晋王妃受伤的。」华美人急忙忙地解释，「后宫眼线太多，只有这样才不会引人猜疑。」

脑子飞快地转着，我心底越来越凉，比方才落水时感觉还冷。

她不过是一个美人，哪里能在后宫只手遮天？想起太后之前似乎若有若无地看了我一眼，会不会她以为我是刻意站在外围，以配合华美人行事？

心里一阵恼火。

小说里只是着重描写男女主的戏份，作为女二的华浅和炮灰华美人，只是简单提了几句她们相互勾结，传递情报，并未详细描绘如何勾结。

现在我穿过来，应是补充了小说情景外的故事。

心思百转，我当即准备斩断和这华美人的任何联系，一是斩断华相在后宫里作恶的手脚，二是处理华美人这个眼界狭隘的

墙头草。

4

「华美人心思未免过重，有事大可直接与我相谈，何必如此遮遮掩掩？」我冷言开口。

华美人一愣，开口委婉地说道：「这后宫里事情太多，有些事情还要劳烦妹妹回禀华相……」

「荒唐！」我努力拿出最凌厉的气场呵斥她，「华美人莫非昏了头了吗？我父亲为何要知道你这后宫之事。」

看我义正言辞的模样，华美人被我整得一愣一愣的，忽然她一笑，略带几分自得走近了几步开口：「这里我都打点好了，没人会注意的，晋王妃可以放心。」

……这种智商是怎么在后宫混的？看来小说里她活到华氏倒了之后才死，应该全是皇上刻意放纵，用她来钓出华府，要不然她怎么可能活那么久呢？

「华美人说这话我就不明白了，有什么话非要遮遮掩掩？」我故作糊涂，加上华浅这副好相貌，看着确实无辜。

华美人被我一而再再而三的装傻也带出了几分气性，她略带讽刺地开口：「晋王妃可真是健忘，当初华相送我入皇宫，又多加栽培，可不就是为了我能在这后宫相助于他吗？」

听到此话，我带上三分惊讶，七分难以置信开口：「华美人真是糊涂了吗？当初你一心要进宫，叔父官职太低无能为力，父

亲因为手足之情，才略施援手，怎么到你这儿就成了我父亲攀权附贵了？」

华美人被我「精湛」的演技唬住了，仿佛从未见过我似的傻愣着。我便努力做出更痛心疾首的模样，不等她回话就开口：

「念在你是我堂姐的情分上，此次落水一事我不会告诉旁人亦不会追究，只望华美人日后莫要再耍此等心机，伤往日情分了。」

推锅谁不会呀，借此机会把和她的联系一刀两断也好，华府有罪，华相的确人坏，但是不能由她这种小人来推波助澜。

「晋王妃今日是魔怔了吗？若不是当初你一心痴恋晋王，华相如何会把我送入皇宫给他铺路？」华美人被我几番抢白，终于恼羞成怒地开口。

我则捂住心口做出伤痛模样，把华浅柔弱的白莲花形象发挥到极致：「华美人这话好生伤人啊，我一心只向晋王不假，可是父亲若真想在后宫安排人手，华氏一族貌美女子那么多，父亲何必选你？你曾说自己对皇上痴心一片，父亲顾及与叔父的手足之情才破例帮你，可怜父亲一番好意却惨遭误解。」

华美人被我气得脸都涨红了，因为我不但颠倒黑白，还骂她丑。

不等她反驳，我又极为郑重地开口：「日后我会告诫父亲不要因为手足之情而一再破例了，华美人既然对皇上痴心不改，那就别把心思放到其他地方，从一而终这个道理不用我来说教了吧？」

话说完，我就披头散发地出去找丫鬟梳头了，步速极快，完全不给她反应时间。

刚出了门，隐约看到拐角处闪过明黄色的影子，正欲过去查看就听到有丫鬟唤我，总归刚才我表现的是那么公正大义，我也不担心会有偷听的人，所以就装作不知跟着丫鬟去一旁整理我的仪容了。

梳完头发就跟着丫鬟回到了太后宫殿，刚踏过门槛，一个高大的身影就冲到了我的面前，与此同时一双大手握住了我的肩膀。

「你没事吧？」

看到仲夜阑用满是关心的目光把我从头到脚扫了一个遍，我心中默念：

这是女主的男人……

这是女主的男人……

……

给自己洗完脑后，我才装作羞涩地低头，遮住自己无半点情愫的眼眸：「王爷不必忧心，我并无不妥。」

话出了口才察觉不对，「我」字说得太顺口了，应该自称「臣妾」才对。

然而并未有人提出我的称谓不当，礼教森严的太后竟然满带笑意地开口：「方才要不是我拦着，恐怕阑儿就要飞奔到侧殿去找他的王妃去了，当真是对我不放心。」

仲夜阑倒是也不客套，半抱怨地说道：「好好的人交给母后不到半天就出了事，这让我怎么放心得下呢？」

「你还真是个没良心的，有了媳妇就忘了娘。」太后故作恼怒地说道，眼里却未见半分怒气。

看向我的目光也柔和了些，果然……我赌对了。

「怎么这么热闹？朕错过什么了吗？」

仲溪午挑开帘子走了进来，一众人赶紧跪拜。他倒是并无半点帝王架子，笑着招手在太后身旁坐下。

「你的皇兄成了亲，眼里就只有自己的娇妻，还开始说教我这个半老婆子了。」太后笑着对仲溪午开口。

仲溪午朝我看过来，目光停了片刻才收回，我则是眼观鼻鼻观心地跟着仲夜阑入座。

太后笑闹了片刻后，冲我招了招手：「浅丫头到我这里来。」

屋里气氛一顿，许多人，包括仲夜阑都目带惊讶之色，好奇太后怎么突然对我如此亲近。

我老实地走了过去。

走近之后，太后突然拉起了我的手，从手腕脱下一个白玉镯子，戴到我手腕上开口：「这是先帝赏赐给我的，如今我把它送给你。」

我一惊，忙推辞道：「这怎么敢当……」

然而手还未抽出来，就被太后紧紧握住，她又说：「我知道你是个明事理的孩子，知道什么该做……我既然赐给你了，你就收下便是。」

抬眸对上太后略带深意的眼眸，我心里一跳。她满是细纹的手在我的手背上拍了拍，如同拍在了我的心头上，感觉格外沉重。

这是示好，也是……警告，果然，方才落水之事不简单。

「母后一番好意，晋王妃收下便是。」一旁的仲溪午也开了口。

我只得低头应和，明显感觉到各异的目光投过来，让我的脊背硬生生出了一层薄汗。

提心吊胆地用过午膳，方才离开皇宫，太后也未再多说什么。

马车里。

仲夜阑突然开口：「阿浅今日似乎颇得母后欢心，还未曾见过母后这般亲近待你。」

我一愣，这话的意思是，他一直都知道太后不喜欢我，所以今天太后对我好点他就察觉出来了。

本来以为他之前见我被太后说教不言语，只是因为他不知太后对我的敌意，原来他一直都知道。

这一下子就能看出来差距，果然因为是女二，为了满足观众嫉恶如仇的阅读感受，所有的事都得自己扛。

仲夜阑虽说口口声声爱华浅，可是从细节上就能看出不对来。

现在的我越来越觉得华浅黑化得彻底，是不是因为仲夜阑的态度。

坦然对上他探究的目光，我强忍住自己的鸡皮疙瘩柔声开口：「应是因为王爷，母后才爱屋及乌了。」

或许是仲夜阑察觉到自己失言，他没有追问，笑着握住我的手安慰：「哪里是我的缘故，阿浅这般好，他人了解后都应明白的。」

我手背一僵，努力控制住，没有甩开他的手，露出一个白莲花的标配笑脸。

恶毒女二保命攻略第二步：要忍常人所不能忍之事。

5

回了晋王府，仲夜阑还是一如既往地去了书房忙「公事」，我也就回了自己寝房休息，毕竟提心吊胆地在皇宫待一天，属实

令人心力交瘁。

只是有人却不想让我这样安逸。

「王妃，这天色已晚，也不见王爷过来，老奴备了些补身子的汤，不如王妃带去探望下王爷吧。」

说话的人是陪嫁过来的李嬷嬷，非常忠心于华相夫人，也就是我——华浅的娘亲。

这说是送汤，摆明了是要我去邀宠，我心里不耐烦起来：「王爷有公事要忙，我还是不打扰为好。」

听了我的话，李嬷嬷顿时露出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模样，说道：「王妃怎么不明白呢，这新婚之夜王爷都没回房，现在若是还宿在别处，别人知道了指定该笑话王妃了。王妃还在华府的时候还知道抓男人心，怎么嫁过来就失了警惕呢？要知道……」

「我送，我送！」眼见着李嬷嬷的长篇大论没完没了，我赶紧先示弱。

李嬷嬷满意地点了点头，面含「鼓励」地目送我离开。

带着千芷，我拖着疲惫的身体来到了书房。

一进书房就看到仲夜阑手持毛笔写着什么，看到我过来他搁下笔，问道：「阿浅怎么过来了？」

我示意千芷送上汤，开口：「听说王爷忙于政务，我特地命下人熬了些补汤，王爷莫要累坏了身子。」

「多谢你的一片心意了。」停了片刻，仲夜阑又说道，「今日皇上又给了我件差事，这几日恐怕我会比较忙……」

这就是委婉地告诉我，他不能来陪我了，那真是太好了，我当即深明大义地开口：「没事，王爷先忙，我就不打扰了。」

一旁的千芷顿时露出了和方才李嬷嬷同款恨铁不成钢的表情，仲夜阑也没想到我会走得这么迅速和突然，他愣了一下开口：「我……我不是在赶你走。」

「我送完汤本就要离开了，王爷注意身体，我就先回房了。」不等他反应，我就火急火燎地出了书房。

完成了任务，现在终于能回去好好休息了。

「小姐……」

「不要说话。」千芷的声音刚响起来就被我打断，我可是不想再听说教了。

回去后李嬷嬷见我只是一人回来，顿时露出欲言又止的表情，我只当看不见。

沐浴过后，就见千芷拿着一个红色礼单过来：「王妃请过目，这是归宁的礼单。」

梳头的手一停。对了，古代还有「三朝回门」这一风俗。这样说起来，我马上就要见小说里最大的反派，也就是华浅的爹——当朝华相了。

作为反派定然是不会有好下场，而把华相拉回正路也是不大可能，那我只能先设计让他手里少些罪孽脏事，这样日后他倒台时，所犯的罪也不至于牵扯一族之人。毕竟我现在也是华氏之人，一损俱损。

婚后第三日便是归宁之日，一大早我又被千芷从床上拉起来。这古人未免太勤勉了吧？天还没有亮呢。

收拾整理了半个时辰之后，仲夜阑就出现了，一起用过早餐后，我们便同坐马车出门了。

然而车行到半路，一个侍卫突然敲了敲马车，在仲夜阑耳边禀告了些什么。

看着仲夜阑明显失了神的眼眸，我立刻明白了，如小说所述，此时牧遥趁仲夜阑陪华浅归宁，便逃出了晋王府，之后差点被官兵抓走，幸得仲夜阑及时赶到。

想到这里，我便开口：「王爷有事就先去忙吧，我先回门，在华府等着王爷。」

「这怎么行呢？」嘴里这样说着，他眼神分明在动摇。

我心里叹了口气，面上还是一副不在意的模样：「我既说了，王爷就应了便是。」

仲夜阑权衡之下，还是对我表达歉意之后离开了，马车外的千芷快被我的举动气的脸都发青了。

这个丫头作为华浅身边的大丫鬟，在小说里自然也是为人刻薄狠辣，但是对我还算忠心，所以也不是无可救药。

行驶的马车突然一停，害得我一个踉跄差点滚了出去。刚坐稳就听到我刚才心里夸过的千芷怒骂道：「哪里来的死要饭的，敢挡了晋王府的马车，不要命了吗？」

……果真是一副反派作风。

听到马车外传来一个讨好的中年男子声音：「这要饭的偷了小人的银钱，慌不择路才冲撞了贵人的马车，我这就带他走。」

随后就是一阵拳打脚踢，还有闷哼声传过来。

千芷的声音又响起来，估计是被仲夜阑离开的事气到了，所以说话愈发不客气：「要打拉远点，别让我们马车沾染了的晦气。」

外面讨好声传过来，却唯独没有被打人的求饶声。

我叹了口气。这个千芷年纪还小，因为之前的华浅她也是染上了不良习性，像极了电视里仗势欺人的小人。不过凭她忠心这一点，我还是愿意给她把心思掰正过来的。

「千芷，谁允许你一口一个『死要饭的』称呼别人了？」

我掀开车帘，下了车，若是现在就这样走了，岂不是坐实了我仗势欺人的嘴脸吗？

千芷一愣，赶紧走过来说：「王妃怎么下来了？这事奴婢来处理就行，别让这些贱民污了小姐的眼。」

「再让我听见你这样称呼别人，罚一个月银钱。」我面无表情地开口。

千芷面露委屈，却也没有多说。我绕过她，走到那堆人面前。

看到一个蜷缩在地的孩子，应该有十来岁，全身脏兮兮，衣不蔽体，骨瘦如柴到很像我曾在图片上看过的非洲难民。而他旁边则站着两个打手模样的人，还有一个对我满面堆笑的商人模样的中年男子，应当就是方才开口的那个人。

「你说他偷了你银钱？」我开口问道。

那商人赶紧回道：「回王妃的话，小人是来这边谈生意的，方才在街上走着，这个要饭的突然撞了我一下，我身上的钱袋就没了。不知他做了什么手脚，我搜遍他全身也没发现。」

「你在他身上没有搜到你的钱袋？」我略挑眉问道。

商人赶紧解释：「这种乞丐都是皮贱嘴硬，不打一顿他是不会说出把钱袋藏哪里去了。」

我不理会那商人，走到那孩子身边蹲下开口：「他的钱袋你有没有偷？」

商人还想开口，我一个眼刀过去，他就讷讷不言语了。

等了许久，才听到一个细如蚊蝇的声音响起：「我……没有。」

「他说谎，就是他这个小畜生……」

「闭嘴。」我呵断了商人的解释，「你一没有找到钱袋，二没有抓到现行，却对他横施暴力，空口白牙一番话只听你说吗？」

商人理亏，张了张嘴不知该如何反驳我。

果然，古代人命当真轻贱不值钱，所以他对小乞丐拳打脚踢却无人在意。若不是那孩子撞了我的马车，说不定今天会被活活打死。

只是古人观念腐朽，又能怎样呢，以我一人之力又哪里能改？

「你若坚持是这孩子偷了你钱袋，那不妨报官让京兆尹来断过错，但是若无证据指认，到时候你打人一事，可就不是只赔些医药费这么简单了。」我开口说道。

京兆尹自然会偏向晋王府，那商人也不傻，当即就从打手那里拿了些银两，赔着笑脸塞到那乞儿手里，称是自己认错了人。

我也没有再与他纠缠，放任他离开。

看着一直蜷缩在地的那个孩子，我再次蹲下身子，他捂住银钱的手腕瘦到仿佛是骷髅上挂了一层薄皮。

心里生出了些不忍，我放柔声音问道：「你叫什么名字？」

隐约从他口中听到一个「周」字，我开口说道：「你是姓周吗？方才那商人给你的银两应该够你洗漱一番加饱餐一顿，这里人多耳朵，我便是给你银两恐怕你也保不住。我看你小小年纪倒是极能忍，若日后想找份工养活自己，可以来晋王府寻我，我说话算数。」

他一直低着头，似乎疼痛难忍，我也没有再说下去，喊过来一个侍卫陪他去医院馆……怕刚才那商人回来报复。

现在我可要好好树立我的正面形象，为日后华府的翻车铺后路。

上马车时，后背似乎有一道视线。我向来直觉很准，顺着感觉朝一个方向望去，只看到一个酒楼半掩的一扇窗，没有人影。

6

到了华府，远远便看到两个头发微白的华服之人在门口候着，男的风度翩翩，女的雍容端庄。

见只我一人下马车，他们都皱起了眉头，这应该就是华相和华夫人了，看样貌真不像是反派。

「王爷路上有紧急公务要处理，等下再过来。」我开口解释道。

华相脸色顿时不好起来，甩着袖子不等我就朝屋里走去了。

……你个糟老头子，最好再对我坏一点，这样不用等女主出手，我自己先来大义灭亲。

华夫人则拉着我嘴上不停地念叨：「浅儿，你莫要因为嫁过去就松懈下来，这后院之事可是复杂得很，晋王条件那么好，就算成了亲，还是有很多狐媚子盯着侧妃的位置呢。要我说，你还是得尽早诞下嫡子才行，这样你的位置才稳固，也能帮衬一下华氏……」

唉，三观不合，我也只能沉默听着。

到了华夫人住的院子，却没有看到华相，我开口问道：「父亲呢？」

华夫人一手拉着我进去，说：「你爹一大早就盼望着你们回来，结果就你一个人回来了，他此刻期望落空，估计在书房生闷气呢。」

脚步一顿，我挣开了华夫人的手：「那我去找他吧，我有些话要对父亲说。」

拒绝了华夫人的陪同，我出了院子。这时我尴尬地发现，我不认路，于是我拿出大家闺秀的架子，毫不慌乱地对门口的一个小丫鬟说道：「我要去父亲书房，你来带路。」

小丫鬟虽然面上有些疑惑，但还是乖乖带路了。

到了书房，我径直走进去，看到华相独自一人坐在书桌前。他看到我之后抬了抬眼眸，并未说话。

我便自己先找了个椅子坐下，才开口：「前天我随王爷进了宫，遇见了我的堂姐，发现了些趣事，父亲可想知道是什

么？」

听到华美人，华相脸色才暂缓，估计是以为我是来传递信息的，他问道：「她说了什么？」

我笑了笑，双目直视华相：「她……安排人将我推到了御池里。」

华相眉头顿时皱起，下意识地说：「怎么会？」

「因为女儿现在已是晋王妃，按理说位份是高于她的，她心怀不满就置气对我出手，想让我吃些苦头。」我一本正经地瞎编。

华相明显存疑：「她是我一手培养的，怎么反过来对付你？」

「所以说父亲真是上了年纪，识人不清了。」我笑着说，语言却不留情面，「那样一个顾个人利益、眼界狭隘的女人，父亲还这般尽心地培养。」

华相被我说得脸上阴晴不定，我便借机又加了把火：「还有她说是找我谈话，言语却句句挖坑，要不是我警醒，恐怕也发现不了……有皇室的人在偷听。」

「什么？」华相这下终于坐不住了，「你的意思是华……她投靠了皇帝，反过来套你的话？」

「父亲眼线众多，大可一查，只是日后还是少与华美人联系为好。」我毫不心虚地回道。

我自然不担心他去打探，我说的话本就是真假掺半，华美人设计令我落水和皇室之人偷听我们谈话，都是真的。

大方向没问题，也就不在乎我其他的添油加醋了。华相作为大反派，为人肯定多疑，那我就利用这一点来慢慢剪去他的党羽，至少让他落罪之时能少些受罚的名头。

华相沉默了半天后再次看向我，眼神里带了些探究：「依你看，接下来我该怎么办？」

我并未退缩，迎着他的目光开口：「皇上此时已经留意到了父亲，所以依我之见，父亲此时应该掩去锋芒，低调行事。」

华相老狐狸一样的眼眸转了转，并未言语。

我便继续说道：「还有，前日听皇上谈话，提及了如今狱中的……牧氏一家，皇上的意思似是对他们仍是看重，说不定这几日就会找个由头给他们减罪，所以我想此事若是父亲主动提出来，也算是给皇上一个台阶下。」

华相这次面上没有其他表情，异常平静地开口：「浅儿不是向来讨厌他们一家吗？我好不容易如你所愿，除去了他们，现在怎么反过来为他们说情了。」

和这个老狐狸打交道我半分不敢松懈，手在衣袖里握紧，面上却做出一副无奈愤恨的模样，「皇上此时已经怀疑父亲结党营私，所以我此番建议也是为父亲好。若是由父亲提出为他们减罪，说不定会打消皇上的一些顾虑，让他认为你当初并非是因为私怨才对牧家出手。」

华相没有看我，手指无意地在桌面上敲击，似乎在盘算，「浅儿可知道斩草应除根的道理？」

我言辞恳切地继续说道：「父亲也知我十分厌恶牧遥一家，若不是情形所迫，我怎会让父亲为他们求情？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损，总归牧氏一家已无翻身之地，饶他们一命也无大碍。」

华相沉默了，我也不再言语，等着他自己衡量。

多亏了之前华浅对牧遥一家的深恶痛绝，我这般说情才会让华相以为我真是迫不得已，为了华府才这样做。若牧氏一家并未因为华相陷害而被斩首，那我和牧遥的仇怨也不会那般水火不容了。

「浅儿真是长大了。」最终华相笑着开口，眼里满是赞许地看着我。

我心里一松。这就是他答应了，我强忍住心里的狂喜，依华相的权势，想留牧氏一家自然容易。

松开了方才在衣袖下一直紧紧握住的拳头，发现手心竟然全是汗水，这一番过招，真是让我分分钟想逃跑，可是求生欲让我还是留下来面对华相。

离开了书房，我在丫鬟的带领下进去我之前的闺房，只觉得每一步都踩在了棉花上，脚步虚浮，大反派的气场真不是吹的。

「妹妹，妹妹……」

突然听到一个气喘吁吁的男声响起。

我往声音的来处看去，只见一个白白胖胖、穿着墨绿色衣袍的胖子冲我跑过来。

远远看去，活像是一个成了精的粽子冲我奔来。

听到他对我的称呼，我就明白了，这个就是华浅的同胞哥哥——华深。

看这名字就知道，作者对女二和她哥哥有多不看重了，这名字起得跟随口编的一样。

小说里，这个华深可是一个不怎么样的角色，仗势欺人，荒淫好色，强抢民女，无恶不作……把所有纨绔的陋习占了个遍。

本来我是挺喜欢胖胖的朋友的，因为看起来就带上几分娇憨，但是这个华深，他的人设我是真的喜欢不起来。

他气喘吁吁地跑到我身边，递给我一匹布后开口说道：「这是我前几日寻到的云锦缎子，正是妹妹最喜欢的白色，世间就此一匹，我花了重金才抢到。妹妹若是用来做了衣衫，定能把晋王迷得七荤八素的。」

小说里华深似乎智商也不怎么够用，所以才一直讨好自己有心计的妹妹。如今看来果真如此，一句话已经把我得罪了两遍。

一是我不喜欢白色，二是我喜欢晋王仲夜阑。

我没有接，跟着丫鬟继续走，丢下一句：「我不喜欢白色了，你还是给你后院的那些姬妾用吧。」

这个官二代华深，后院大大小小纳了十几房小妾，因此到现在也没有贵女愿意嫁过来，华相和华夫人因他智力不足，才分外放纵。

果然华深又极没有眼力见地追过来，脸上的肥肉把眼睛都挤得只剩一条缝了，还一个劲往我面前凑：「那些女人哪里配用这种东西，还是妹妹天生丽质，才配得上这千金难求的布匹。」

以往这兄妹俩最喜欢上演互相吹捧的戏码，但是我却半点不喜欢这种踩一捧一的说法，当即冷了脸：「不是说了我不喜欢白色吗？别跟着我了。」

华深顿时停在原地，不敢再跟过来了。

恶毒女二保命攻略第三步：远小人，救贤臣。

7

仲夜阑最终还是赶到华府吃了顿晚宴，而我则是吃过饭就提出回晋王府。

毕竟一直面对着老狐狸一般的华相、一直给我传授生嫡子技巧和打压妾室手段的华夫人，还有一个荒淫纨绔的华深，这种感觉太难受了，还不如让我待在冷清的晋王府。

这样看来，女二华浅的亲人无一个正面角色，那她又怎可能出淤泥而不染呢？

回去的马车上，我经过一天地思量，当即准备快刀斩乱麻，开口道：「王爷，我想见牧遥。」

仲夜阑身子一僵，因为我说的是我想见她，而不是问她在哪里，这就证明我知道了他和牧遥的事情。

「你……知道了？」仲夜阑看上去很是忐忑，「阿浅，你相信我，我只是……」

「王爷不必给我解释，我只是因为之前和牧遥……好歹姐妹一场，有些事情想和她说，并非是盘问质疑你。」我开口解释，努力让自己笑得无半点介怀。

看到我的模样，仲夜阑松了口气，应允回府带我过去，末了还给我吃了颗定心丸：「阿浅，我救牧遥绝无半点私情，从小时候你陪我守陵开始，我就发誓此生只你一人。」

……我谢谢你的安慰，小时候陪你的那个人可不是华浅，而是跟着家人第一次来京城探亲的女主。

或许是他心中有愧，倒是没有问我哪里得来的消息，也省得我解释。

到了晋王府，仲夜阑便直接带我去去了府里一个角落的院子，他在外面等着，给我们留空间说话。

进了屋里发现桌子上伏着一人，似乎是睡了过去。

走近了几步，才看到她的容颜，这应该算是我穿过来第一次见女主吧。

伏在案上的女子双眉紧锁，不同于华浅肤白胜雪的柔弱模样，她应是自小在边城长大，肤色是那种健康的小麦色，这几日受

的打击让她脸色略微有点憔悴，但还是难掩眉宇间的坚韧。

原来这就是女主呀，我突然明白了女主女二的差距，华浅如同一棵柔弱怜人的蒲草，而牧遥却是生机勃勃的柏松。一个靠依赖他人为生，一个可以和你并肩站立。

看着她紧抿的嘴角和皱起的眉头，我突然想……

若是她死了，那华府或许就不会倾覆了；若是她死了，只要我不说，就不用担心仲夜阑知道小时候的真相了；若是她死了，那我是不是就可以完全避免万箭穿心的下场了？

好像只要她消失，我所有的谋略和担忧就可以不必有了。

静静地看了她片刻，我狠狠地抽了自己一个嘴巴子。是不是穿到女二身上，自己也变恶毒了？华氏一族作恶多端，凭什么为了自己活命，就让无辜之人付出代价？

为了谴责自己，我下手特别重，疼得我呲牙咧嘴。

也正是因为我不下手太重，打脸的声音吵醒了牧遥。

她睁开眼，正看到我捂着脸吸气。

她的一双明眸果真是充满了生命力，当即怒视我：「华——浅！」

听声音很是咬牙切齿，果然此时已经恨毒了我。

「听说你在晋王府，我便特意来看看你。」我尬笑着开口。

牧遥冷笑一声，讽刺道：「你现在是来炫耀自己的胜利吗？」

呃……小说里的华浅确实是来炫耀了，但我可不是。

「以往是我瞎了眼，错把蛇蝎当姐妹，害得如今我家满门陪葬，但是华浅，你给我听着，早晚我会向世人揭穿你蛇蝎的真面目，揭穿你们华府伪善的嘴脸。善恶有报，你们华府休想一世太平。」牧遥站在桌边，语气含冰。

嗯，我知道你能揭开真相，让华府之人恶有恶报，不过我今天来的目的可不是为了听这个。

我并未气恼，看着她真诚地说：「我向你保证，你的家人不会有事。」

牧遥一愣，接着目露嘲讽：「你这又是在玩什么花样？我身上还有什么你是能利用的吗？难不成你以为我还会相信于你？」

我坐下来，给自己倒了杯茶，「牧遥，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情都是无法选择的，很多事情并非出于我本意，正如我无法一下子撼动一棵大树，所以我只能慢慢图之。你不信我很正常，但是我保证，日后对你所说之话，全为实话。」

「我家人七日后就要被处斩了，你让我拿什么来相信你？」

手中的茶杯被她一掌拂落，在地上摔得粉碎。我叹了口气，正想开口，就被门外的声音打断。

「我怎么听到了摔东西的声音？」仲夜阑皱眉走进来，看到我顿时脸色大变，「你的脸……是不是她打的？」

脸？

突然想起来我方才自己抽了自己的那个嘴巴子，赶紧开口：

「不不不……」

仲夜阑不等我阻止就开口怒斥牧遥：「我好心收留你，谁给你的胆子伤害阿浅？」

我……

看到牧遥对我越来越嘲讽的目光，我简直要大喊冤枉了，我打自己耳光可不是为了陷害你啊！

仲夜阑还想开口，我眼疾手快地用手捂住了他的嘴，「王爷误会了，这和牧遥无关，是我自己打的，因为……因为方才我脸上停了个蚊虫。」

看着仲夜阑明显不信的目光，我目带真诚地说道：「王爷真的误会牧遥了，她并未动我一根指头。将心比心，女孩子最怕被人冤枉，所以……王爷给她赔个不是吧。」

说完，我就很有眼力见地走了，给他们留一个培养感情的空间。

后续发展我就不清楚了，他们两个的感情路还是由他们自己慢慢去探索吧。

不出两日，就听到消息传来，皇上念牧遥一家之前政绩，改斩首为流放。

听到这个消息我高兴得差点蹦起来。很好，我已经改变了牧遥家人的结局，那现在我和牧遥之间没有了人命的血海深仇，那接下来最大的矛盾就是——

抢男人。

这个好说，找个时机，我主动退位便是，所以现在我就该给自己谋划一条退路了。

华相作为大反派，最后很难有什么好下场，所以我得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，给自己安排一条可以全身而退的后路。

想到这里，我当即准备出府去巡查我的陪嫁铺子。

恶毒女二保命攻略第四步：攒钱以备跑路。

8

一连几日，我都致力于各间陪嫁铺子的账务，一番了解下来我突然发现，华浅原来这么有钱啊，就算日后离开晋王府，我的生计应该也不成问题了。

所以现在我要做的就是，把这些铺子的盈利从明面上转到暗地里。晋王府家大业大，完全不在乎我的这点小钱，所以处理起来并不是特别困难。

于是每月乔装打扮去钱庄存钱，便是我最大的乐趣了。

为了防止身份暴露，我还女扮男装了一番，在钱庄给自己胡诌了一个「明月公子」的称号，看着明月公子名下的钱越来越

多，毫不夸张地说，我真是做梦都能笑醒。

这样轻松了一个月之后，一日我正在屋里用早膳，就看到仲夜阑带着牧遥走进来。

这段时间牧遥估计忙着安置自己流放的家人了，所以我们就没有再见过。现在应该是她家人问题安置妥帖了，所以又来我面前上演虐恋情深了。

果不其然，仲夜阑在我身边坐下，非常刻意而做作地握住我的手开口道：「晋王府向来不养闲人，阿浅，我给你送了个丫鬟过来。」

牧遥看到仲夜阑握住我的手，明显脸一白。

我真是……这满满当当的一屋人，看着像是缺丫鬟吗？

我到底是造了什么孽啊，作为一个单身狗，看你们在我面前花式秀恩爱。

这还不算完，我又看见牧遥红着眼眶对仲夜阑说：「你若是觉得看我不顺眼，大可以让我走，何必这样侮辱我？」

仲夜阑收回握着我的手，嘴硬地说道：「晋王府哪里是你说来就来，说走就走的地方？」

……

虽然看不到，但是我觉得我现在的表情就如同那个地铁上老爷爷看手机的表情包，这真是……让人看不下去。

若是真正的华浅，不得被气疯吗？就连我这个外人都看不下去了。

眼见他们俩还要继续秀下去，我赶紧开口：「我这院子里不缺丫鬟，上次去王爷书房，看着似乎极为冷清，不如就让牧遥去书房那边服侍吧。」

所以你们俩给我有多远滚多远，别在我眼前看着糟心。

这俩人一听我这建议，就不再争吵下去了。一个感觉留住了对方，一个感觉没那么丢尊严，当下一拍即合离开了。

而我房间里的嬷嬷和千芷简直是想把我的脑袋撬开，或者一巴掌打醒我。

「王妃怎么这样糊涂？那个牧遥一看就对王爷图谋不轨，老身我都看不下去了。」

「就是，王妃为何不顺从王爷，把她要过来当丫鬟，让奴婢好生修理一下她？」

「王妃……」

不听不听，王八念经。

我才不想让牧遥在我房间里，每日看他们俩给我演狗血偶像剧。

无论李嬷嬷和千芷如何苦口婆心加恐吓，我都是一副宠辱不惊高深莫测的表情，最后她们说得口干舌燥，终于自己放弃了。

日子又这样过去了两个多月，我的日子就是在天天攒钱和听一堆丫鬟婆子唠嗑中过去。

或许是恋爱中的女人智商为零，没了我的打扰，男女主的感情直线升温。牧遥也没有一门心思地想扳倒华府，我倒是暂时没有了生命危机。

但愿他们日后能念我的好，毕竟给他们制造了那么多机会。

目前我最大的问题就只是解开小时候的误会，彻底成全他们，为了减少仲夜阑得知真相的怒气值，我能做的就是现在多给他留些好印象。

回想了一下小说的情节，我突然眼前一亮。算了算时间，再过三个多月应该就是那件事的发生时间了，我倒是可以好好利用下，来解开和仲夜阑的渊源。

所以也就是三个多月后，我便可以不必在这晋王府每日伪装贤妻良母。

然而我没有开心几天，就听到了一个糟心的消息。

「王妃，大公子在酒楼里和人闹起来了。」李嬷嬷急匆匆地进来对我说。

大公子？那个胖粽子？

「怎么回事？」我皱眉问道。

「刚才华府传来消息，说是大公子在酒楼里……因女子和别人起了争执，劳烦王妃前去看一看。」

我眉头越皱越深，为何要来找我？「为何下人找到了晋王府，父亲和母亲呢？」

李嬷嬷面带难色开口：「丞相和夫人昨日告假回了族里，一时半会无法赶过来，所以下人只能来寻王妃了。」

我顿时觉得胸闷气短起来。我说呢，原来没人管他，他就又无法无天了。我才刚轻松了几天，那个败家哥哥就又给我找事做了。

我这边为了活着，努力树立正面形象，他在那边却给我败好感。

只是若由他闹下去，丢脸的还是华府——谁让我也姓华呢？

「备车，出府。」我没声好气地吩咐千芷。

到了地方，我下了马车就看到酒楼外面围了许多看热闹的人，看来此事已经闹得不小了。

来的路上听报信的下人说了一下大概情况，那个好色的华深在酒楼吃饭，看上了弹琵琶的姑娘。那个姑娘性子也烈，誓死不从，就有路过的江湖中人看不过去，出手救下了姑娘。

结果华深那个败家子就不依不饶起来，仗势欺人，双方僵持不下。

有眼尖的人看到我，默默地给我让出一条路来。

一进酒楼就看到华深躲在家丁后面，嘴上还不停骂骂咧咧，叫嚣着让别人好看。

他对面是两个衣着普通，却一看就是练家子的人，还有一个面容娇美的女子抱着琵琶躲在他们身后。

「兄长，你闹够了没有？」进了酒楼，我未曾犹豫，直接厉声呵斥。

华深看到我眼神一亮，冲我跑过来，拉着我胳膊欣喜地说：

「妹妹你是来帮我的吗？这两个贱民不识好歹，刚才还冲我动手，妹妹你快帮我教训他们。」

这人……脑子真的有问题，我怒气冲冲地看着他，他还一脸兴奋地认为我是来帮他的。

正准备开骂，突然听到那两个人里其中一个灰衣男子开口：

「华府当真是仗势欺人，华相的身份不够用，还搬来了晋王府这个救兵，在这京城华家要只手遮天了吗？」

灰衣男子目露精光。我眉头一皱，这真是好大的罪名。

「你哪里看到我是来帮他的？」我反问道。

灰衣男子轻嗤一声，回道：「华大公子口口声声喊的妹妹，我等可是听得一清二楚。晋王是何等的人物，如今竟然连自家后院都管不了，平白污了他的名誉。」

这人怎么对我这么大敌意？我来这儿就说了两句话，他却句句刺我。

「这位……壮士是否对我有什么误解？」我开口相问。

「误解谈不上，只是我向来喜憎分明，可惜了晋王那等惊才绝艳的人才，偏偏将鱼目当作珍珠，连女子家的腌臢伎俩都会中招……」

嗯？这人看衣着似江湖人士，怎么话语中像是很清楚我嫁给仲夜阑的缘由？这话就差没指着我的鼻子骂我不知廉耻地倒贴了。

还未想明白这其中缘故，突然见一身影冲那灰衣男子扑过去，狠狠打了他一拳。

灰衣男子一愣，当即一脚把那个人影踹出去老远，还不解恨地上去补了两拳，嘴里骂骂咧咧：「哪里来的狗奴才，想邀功想疯了？晋王妃身边那么多守卫，哪里轮到你一个酒楼跑堂的来出头？」

眼见场面越来越乱，我赶紧命人拉开了那灰衣男子，被打的那个人影看打扮的确是这家酒楼的杂役。

「来人，把他给我绑起来。」我伸手指向那灰衣男子。

灰衣人一愣，当即怒气冲冲地吼道：「你凭什么抓我？」

「就凭你出言不逊，污蔑皇室。」

「我哪有……」

不等他回嘴，我又抬手一指华深，说道：「把他也给我一同绑起来，全都送到京兆尹。」

酒楼里的气氛一滞，再闹下去就真成笑话了，所以我需要当机立断才行。

9

「妹……妹妹，你是不是指错人了？」华深油腻的胖脸上挤出一个尬笑，问我。

「指的就是你，既然兄长的毛病改不了，那就去衙门那边的牢房待几天吧。还有你……」我转头看向那个灰衣人，继续说道，「我不是京兆尹，所以无法判对错，但是方才你屡次对我出言不逊，我也不是好脾气之人，所以你们便一同去衙门解释吧。」

说罢，我就抬手示意晋王府侍卫行动，自己走到方才那个被打的酒楼杂役面前。

他已经被打得鼻青脸肿，看不清面容，只是从他瘦削的身形来看，应该还是十几岁的少年。

不管他是会看人眼色，懂得见风使舵也好，还是为在我面前搏个功名也好，总归是为了维护我。就算我不喜欢这类人，也不会不念他的恩情。

「你叫什么名字？」我开口问道。

他的嘴里似乎被打破了，说话带着血沫，口齿不清地说着什么。

我就听到了一个「勇」和「周」字，于是开口：「周勇是吧？方才多谢你一番好意了，只是下次你想为别人出头之时，记得先考虑你是否能保全自己，没有什么是比自己更重要的。」

那个杂役一愣，一双棕色的眼眸定定地看着我。

我伸手扯了扯他方才被揪乱的衣襟，又继续说：「你的医药费由晋王府来出，只是日后行事切记不要再这么冲动了，不是谁都愿意承这份情的。」

杂役嘴动了动，似乎想说什么。

这时我那哥哥华深突然扑过来抱住我的腿，哭喊道：「妹妹，我知道错了，以后再也不敢了，你不要把我送到那京兆尹处。」

这个华深人虽纨绔了些，但是好歹还有怕性，不过我是铁了心要趁华相、华夫人二人不在，好好治治他，免得他日后给我的谋划一而再再而三地添堵。

甩开他的手，我不理会就往外走。忽然一抹蓝色的身影挡到了我面前，正是方才一直沉默地站在灰衣人身边的另一人，他身着蓝袍，拦住我开口：「晋王妃且慢。」

我抬眸看他，只见他冲我做了一揖，开口：「晋王妃，我弟弟方才出言不逊，我向你赔个不是。他向来心直口快且头脑简

单，容易被人误导，听之信之，还望晋王妃不要与他一般见识。」

这兄弟二人一个唱白脸一个唱红脸，真是配合得不错，我却是不吃这套：「不必给我道歉，我不插手此事，你们去京兆尹处解释清楚便是。」

「那不如这样可好，我们兄弟二人再次给王妃道个歉，也不追究华公子之过，总归只是口角之争罢了，还是别闹到衙门去。」蓝衣人又提出来建议。

华深马上在旁边应和，三个人都在等着看我的反应，我勾了勾嘴角说：「我可以不追究，只是你们之间该如何，可不是由你们说了算，要看当事人如何处置。」

他们一愣，开始看向一直被忽视的琵琶女，只有蓝衣人仍旧意味不明地看了我一眼。

琵琶女唯唯诺诺：「若……若是华公子日后不再纠缠，小女自当不会追究。」

「不纠缠不纠缠。」华深赶紧开口，真是看着又油腻又猥琐。

受害人都开了口，我也不好再将他们强送衙门了，只是可惜了这个教训华深的机会。

看着华深松了口气后就得意忘形的模样，我心生嘲讽，转头对晋王府侍卫道：「你们几个送我兄长回去，在我父母回来之前，你们便守在华府，不许他踏出门一步。」

「妹妹……」

华深还想开口，但被我「你再说话我就把你送衙门」的眼神吓回去了，战战兢兢地跟着侍卫离开了。

那两个江湖人见此，也对我一拜后相继离开。看着他们的背影，我心里却未放松半分。这两人来得着实古怪，正想吩咐侍卫偷偷跟踪他们一探究竟，突然听到熟悉的声音传过来。

「晋王妃可真是令人刮目相看啊。」

我心头一跳，回头看到一抹月白色的身影——皇帝仲溪午。

「皇……」

「嘘——」未等我开口唤他，他就用手指比在嘴唇上，示意我噤声，「我可是微服私访，晋王妃莫要暴露了我的身份。」

酒楼里的人开始慢慢散去，我勉强维持着笑容。

这皇帝怎会出现在这酒楼里？

只见仲溪午一派月朗风清，笑得清透澄澈，没有丝毫帝王架子。比起第一次在皇宫里见我时，要温和得多。

不过对于我这种从小怕老师，长大怕领导的人来说，在这种大boss 面前，我还是不敢放轻松的。

「刚才见晋王妃处事干净果断，真是和以前大不相同啊。」仲溪午眉目含笑，眼里干净得没有半点杂质，似乎真的是随口说

说。

我张了张嘴，却是不知道该如何唤他。

他马上善解人意地说：「晋王妃算起来是我皇嫂，那唤我名字就行。」

这不是说笑吗？我哪有那个胆子？权衡之下我开口：「仲公子说笑了，为人妻和为人女时，定是有不同的。」

仲溪午并未过多纠缠这个话题，反而问道：「怎么方才不见皇兄前来呢？」

「这终归是我们华府的事，所以王爷还是不出面为好。」我思索一下，才谨慎地回答。

仲溪午笑未变。看着那张脸真是如沐春风，这兄弟俩还真是两个极端。一个像冰块，一个像暖阳，也正对应了他们的名字——夜阑、溪午。

不过言情小说里，仲溪午这种温润有礼的性子可是不讨喜，大多都是男二。人们似乎更喜欢看冰山融化，而不是暖阳依旧。

感慨归感慨，我不想有过多牵扯，正欲开口告别时，却听他抢先说：「出来这么久，我也该回去了。此番我是简易出行，不知道晋王妃能不能捎我一程呢？」

我能说不吗？

「仲公子若不嫌弃马车简陋，那便这边请吧。」

我面上一派淡定，心里却直打鼓，这皇帝是要闹哪一出？与我同乘似乎有些不合规矩吧，难不成——

他看上我了？

这个想法把我吓得不轻，他可是皇帝啊，后宫佳丽三千，我宁可不要命的去和牧遥抢仲夜阑，也不想被收入后宫。

然而上了马车后，我就发现是我自作多情了。因为仲溪午自上了马车后就不再言语，直到下车才开口和我道了声谢后离去，看来真是来蹭车的。

忍不住为自己的胡思乱想而脸红，那是未来属于女主的痴情男二啊，我一个恶毒女二又在这儿瞎想些什么？

10

回到府里天色已经晚了，李嬷嬷早就备下了晚饭，但是我被那个纨绔折腾得已没了胃口。

勉强夹了两筷子，就想吩咐她们撤下去，这时，却来了个想不到的人。

只见仲夜阑身着藏蓝色便服，抬步走了进来，修长的身躯在灯光下投下一片阴影，显得一张脸异常白净。

我不由得一愣，因为他这几个月极少来我这个院子里，我都习惯了，更别说是晚上过来。

我慌忙站起来想行礼，却被他拉起来。

「我都说了，阿浅在我面前不必这般生疏。」低沉的声音响起。

我身子不由得一抖，这可是我名义上的老公啊，想想还是感觉别扭。

「太后娘娘说过，礼不可废。」我维持住自己的微笑。

仲夜阑垂了垂头也不曾说其他，只是侧身坐下：「刚回府，还未来得及用晚膳，正好在你这里赶上了。」

本来不想吃了的我，只能又坐下来陪他吃饭。

「你的食量怎么这么小？」

或许是见我胃口不佳，仲夜阑又开口问道。

「王爷未过来时，我就用了些许晚膳。」我回道。

只觉得有点儿不对劲，往日他和牧遥在书房你侬我侬的，今天为什么跑我这里了？若说今天有什么不同，也就唯有我那个败家哥哥闯祸了——他是来兴师问罪吗？

果然，他放下碗筷，看着我眼神格外郑重。

难不成小皇帝找他告状了？

正当我胡思乱想之时，听到他开口：「这段时日，我是不是对你有太多疏忽了？」

这没头没脑的话是几个意思？是褒还是贬？我不由得皱起眉头。

又听他说：「今日你哥哥之事为什么不来找我？」

这语气太过古怪，不像是指责。摸不透他的想法，我只能谨慎开口：「王爷每日已经有许多事务要处理，我自己能处理之事就不麻烦王爷了。」

我尽心为他考虑的话并没有博得他的欢颜，他还是面无表情地开口：「夫妻本为一体，你现在怎么对我这么见外？」

好吧，我这马屁是拍到了马腿上，他难不成在怪我太过独立？想想也是，之前的华浅可是万事只仰仗他的，现在我突然变化这么大，难免会让他产生落差感。

「我兄长之事太过荒唐，实在不适合王爷出面，否则他人更会说我们仗势欺人。好歹我兄长还能听我一言，我可以自己解决。」我还是开口解释。

仲夜阑直勾勾地看着我，看得我手心冒汗。他说：「阿浅，为什么我们成亲以后，你开始对我疏远起来？」

这人……真是不识好歹，我善解人意地不去打扰你和牧遥，你怎么反而怪我疏远你？

「王爷多虑了。」我拿起一盏茶，尬笑掩饰道。

「我们既然已经成了亲，我就该对你负责，之前是我……之错，成亲以后对你诸多冷落，往后我会好好对你。」仲夜阑郑

重其事地说道。

「咳咳……」

一口茶水一下子呛在喉咙里，我狼狈地接过千芷递过来的手帕，状似不经意地躲开仲夜阑伸过来正欲给我拍后背的手。

这仲夜阑是何时来的责任感？吓得我差点要把小时候华浅顶替牧遥身份之事说出来了。不过求生欲让我闭上了嘴，现在还不行，我手里的筹码还不足以承担仲夜阑的雷霆之怒。

辗转了下，我开口：「那牧遥呢？王爷如何处理？」

明显看他身子一僵，犹豫了许久才像是下定了决心：「我既然娶了你，就不会负你。」

所以，现在他在我和牧遥之间选了我？

说起来这部小说之所以称为虐文，就是因为仲夜阑不像其他渣男一样想左拥右抱，他娶了华浅，就没想过要再把牧遥也收进房里。

在不知华浅真面目之前，仲夜阑确实对她极好，宁可把对女主的爱意藏在心底。只是可能男女主光环太重，他努力想放手却越陷越深，小说也由此越来越虐。

若不是仲夜阑后来得知了真相，再加上华浅的真面目暴露，恐怕他还是宁可自己难受，也不会休妻奔向牧遥。

之前的华浅人虽不怎么样，挑男人的眼光还是不错的。

只是有情人终会成眷属，华浅这个恶毒女配只会黯然落幕，多么俗套的剧情啊。

华浅之前所做之事，就是一颗定时炸弹，让我无法心安理得地接受仲夜阑此时的好意。

「我要的可不是你不会负我，王爷不妨给自己一些时间想想清楚，不然贸然做决定可能对……所有人都不公平。」我低眉开口。我需要时间，等三个月后的祭祖典礼，那是我给自己积累筹码的机会。

仲夜阑沉默许久还是走了，我疲惫地让丫鬟撤去了晚膳。

李嬷嬷和千芷交换了好几次眼神，见此又忍不住开了口：「王妃，方才王爷分明是想留下来的，为何王妃……」

「嬷嬷难道没看出来吗？他此时的心已经不在我这里了。」我揉了揉太阳穴开口。

李嬷嬷一愣，叹了口气接着说：「王妃既然嫁过来了，就已为人妇。做妻子的怎能时时刻刻要求夫君的心在自己身边？成亲后过日子，不比之前做女儿家，王妃应当权衡利弊，而不是只凭感情。」

「嬷嬷说的道理我都懂。」我勉强勾了勾嘴角，「可是，我不愿啊……」

李嬷嬷摇了摇头，不再说下去。她是华浅的陪嫁嬷嬷，自小看华浅长大，感情也是极为深厚。她此时只当是我年纪还小，等

我慢慢明白这些道理，所以也没有逼迫与我。

院里很快就安静下来，我躺在床上，愣愣地看着床顶。

仲夜阑，别来招惹我。有些东西，一开始就没有得到，也就不会有所谓的失去之痛了。

接下来一个多月，仲夜阑不再每天在书房忙碌，而是时不时来寻我，似乎是真的在践行他说过的要认真待我的话。

与此同时，牧遥看我的眼神也越来越不善，为了不使我们的矛盾扩大，我开始避开仲夜阑。

只是晋王府就那么大，躲来躲去的我，最后甚至选择进宫找太后唠嗑。

毕竟华浅的人脉圈就那么大，比起回华府，我更想和上届宫斗冠军多聊一聊，不管怎么样，混个脸熟也对我以后有利，而且还能有效避开仲夜阑。

太后一开始对于我的殷勤格外警惕，反正我只是想亲眼观摩一下传说中的宫斗，所以也不在乎她给我冷板凳。

隔三差五我就打着孝道的名义进宫，太后可能是慢慢发现我真的只是想看看她，并无其他所图，也终于渐渐和颜悦色起来。

这个老太太初次见，只觉得冰冷难以接近，然而接触下来，我发现她虽然时不时会耍些小脾气，但却不是刻薄之人。

于是我往皇宫跑得愈发地勤了，一来二去，和后宫的妃嫔也混得极熟。

她们每日都在彼此勾心斗角，突然来了我这个外人，她们仿佛是找到了宣泄的地方，动不动就拉着我说上许久。

一开始还顾忌我和华美人的关系，但是看到我几次对华美入爱搭不理，导致她日渐式微后，其他妃嫔不管是心存拉拢，还是想找个外人唠嗑，和我相处得都是极为不错的。

于是我每日看她们在太后面前句句给别人挖坑，再加上在皇上面前邀宠，感觉自己嘴炮能力也直线上升了，无聊的日子也有意思起来。

这可是比《甄嬛传》还真的宫斗场面啊，我就差拿把瓜子嗑着看了。

每日仲溪午来探望太后时，总会有一大堆打扮得花枝招展的美人用各种借口来吸他的注意，看得我是不亦乐乎，同时默默地学了不少本领。

11

看着太后游刃有余地处理着诸多妃嫔之间的关系，我突然打心底里佩服这个老太太。

可能当太后没那么难，但是能当一个是非分明、不偏不倚的太后，定是需要极大的智慧和忍耐力。

而太后的游刃有余和仲溪午的温和有礼，倒是真不愧为母子，都是泰山……哦不，是美人崩于面前而色不变。

「太后娘娘，何老夫人又从南方托人送了些水果过来。」掌事苏姑姑拎着一个匣子过来。

何氏是太后的母族，何老夫人则是太后的母亲。何氏一族当初为避讳外戚势大，举族搬至江南，只是每年寄些特产，族人极少出现。

一如太后和皇上为人，谦逊而知进退。

太后打开一看，只见匣子里装着颗颗饱满的荔枝，里面的冰块还冒着森森冷气。

明明不是荔枝的时节，却还能千里送来，可见何氏一方面是有钱，另一方面就是真心疼太后了。

太后笑着摇了摇头，合上了匣子：「都说了多少次了，母亲还是不改，往京城送东西可是费时又费力。」

马上就有妃嫔极有眼力见地开口：「那是何老夫人疼太后娘娘呢，哪里会嫌麻烦。」

太后心情也极好，回道：「哪里是疼我这个老婆子？还不是皇上喜欢吃这个，去给皇上送过去吧。」

本是吩咐苏姑姑，可是当即就有妃子跳出来开口：「方才见苏姑姑忙得脚不沾地，不如臣妾去给皇上送过去吧。」

说着伸手就要去接匣子，却听另一美人开口讽刺道：「李美人可真是会见缝插针，太后娘娘的一番心意，你还觑着脸去抢。」

李美人的手僵在半空中，脸上红一阵白一阵，咬牙切齿地说：「卫姐姐这话就冤枉我了，我只是好心替太后娘娘分忧罢了。」

通过这段时间的观察我发现，这宫中的李美人和卫美人是最水火不容的，两人也算是颇受皇帝宠爱，再加上她们父亲品级相近，因此两个人总是动不动就掐起来。

戚贵妃则是独居高位，不与她们一般见识，至于其他妃嫔，只是在幸灾乐祸地看热闹。

由此以来，每每最头疼的就是太后了。这不，两个美人争执不下，就又让太后下决断了，大有「你若让她去我就不会善罢甘休」的架势。

心里默默地替太后报以同情时，突然听到太后开口：「浅丫头在这儿也无事，不如帮我把这荔枝给皇上送过去吧。」

……我这是躺枪了吗？

两个美人见这差事落到了我一个外人身上，顿时也不吵了，可能觉得对方没有占到便宜，所以两个人都赞同由我去。

太后果然不愧是宫斗冠军，一句话解开了她们的矛盾。

「是，母后。」

我站起来行了一礼，就接过匣子准备离开了，经过这些时日的相处，仲溪午一直都是温和得不像个皇帝，所以我也没那么畏惧他了。

转身时和戚贵妃的目光对上了，她精致的面容突然冲我一笑。我虽然一头雾水，却也回报以微笑。

跟着奴才一路到了御书房，禀告过后我才进去。

一路垂眉低眼不敢乱看，规规矩矩地说明了来意。

听到头顶一道声音传来：「拿过来吧。」

等了半天也不见奴才过来接我手里的匣子，我只得自己走上前，将匣子放在桌子上。

这才发现书桌上放满了奏折，那工作量看着就让人心惊，当皇帝果真辛苦啊。

「你会看奏折吗？」

「啊？」突如其来的问话让我没反应过来，下意识抬头对上了仲溪午那双清明的双眸。

仲溪午并未介意，反而开口：「你看看这个。」

修长的手指夹住了一本黄色的奏折，我踌躇片刻，还是接了过来。

这又是搞什么名堂？于情于理都不该让我这个「皇嫂」看奏折吧？不过他开了口，我又怎么能不看？那不就是违抗皇命了嘛。

打开奏折，后背顿时生出了一层冷汗，奏折上写的全是华深那个王八蛋干过的种种「好事」，欺男霸女，事无巨细。还直接参华相教子不严，甚至言辞间直指华相本身有问题，才会导致上行下效。

手指不由自主地收紧，我说太后怎会突然让我来送东西，怎么想都觉得不太妥当，若是他们合计好的，就说得过去了。

不过他们的目的是什么呢？试探我反应？还是想从我入手，打压华府？

看了将近一个月的宫斗剧之后，我也开始多了些心思，当即做出羞愧的模样跪下：「回皇上，兄长心智有损，因此家父才纵容了些，疏忽了对他的管教，还请皇上从重惩罚。」

若是华深有脑子，也不会明目张胆做出这种事情来，也不怪我说他智障了。

「哦？」仲溪午挑眉说道，「你倒是明事理，那依你看，我该如何处罚你兄长呢？」

努力掐了自己一把，才让自己生出些眼泪，我抬头说道：「华深是臣妇兄长，骨肉至亲，即便是他有诸多过错，但是长幼有序，臣妇又是一介女子，不知该如何处理。皇上深明大义，自有处断，臣妇不敢妄加指点。」

仲溪午听此似笑非笑地说道：「一直听华相夸自己女儿举世无双，怎么在我面前这般拘谨？」

「做父母的，总是觉得自己子女是最好的，因此难免会夸大其词。」我低头回道。

片刻后听到一阵脚步声，一双黑色绣着金线的脚在我面前停下，在我身上投下了一片阴影。

察觉到他俯腰向我靠近，我竟然下意识想跑，这是我第一次感觉到上位者的压迫，或者也是他第一次在我面前展露君威。

果然男二的温柔都是女主的，我什么都没有。

强忍着一动不动，他俯身，一只手抬起我的手臂，将我拉起来，另一只手抽走了我手中的奏折放在桌上。

「晋王妃不必如此紧张，我并非兴师问罪，只是随口问问罢了。」仲溪午又恢复了平常的温润有礼。

只是还握在我手臂上的手掌，传来阵阵压迫感。我感觉自己挤出来一抹比哭还难看的微笑。

突然外面太监尖细的声音响起来：「皇上，太后娘娘传了口信过来，说是晋王来了，正在寻晋王妃呢。」

第一次感觉仲夜阑的名字真是太亲切了，恨不得朝他飞奔过去，不由自主地舒了口气。

听到仲溪午笑了一声，我才发现自己太过庆幸，下意识发出了不容人忽视的吐气声音。

仲溪午松开了我的手臂，说道：「走吧，我们去太后宫里。」

一路无言跟在他身后，到了太后宫殿，看到仲夜阑面容的那一瞬间我都想哭了。

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，我不应该为了躲他反而把自己投到皇宫这个龙潭虎穴里面，小说里皇上可对华府没那么大的敌意，怎么我一来什么都变了呢？还是越变越坏的那种。

看到我一副泫然若泣的模样，仲夜阑双眼不由得生出了很多困惑，却没有贸然开口。

直到走到他身边，紧紧地拽住了他的衣袖，我才感觉方才漂浮的心落了下来。

「晋王和王妃的感情可真好啊，真是羡煞旁人。」戚贵妃的笑声响起。

鉴于我这段时间培养的好人缘，其他妃嫔也跟着调笑了一番。

仲溪午的目光似乎不经意瞟过仲夜阑的衣袖，顿了一下才转移视线后开口：「许久不曾在皇宫见过皇兄了，不知皇兄这段时间在忙什么？」

仲夜阑一边笑着回答，一边默默在衣袖下握住了我的手。

宽大的手掌将我整个手包了进去，他似乎是知道我的不安，虽然不清楚原因，却还是给我以安慰。

12

恍恍惚惚出了皇宫，坐上马车之后我还有着阵阵心悸。

仲夜阑此时才开口问道：「皇宫里有谁为难你了吗？」

我敷衍地笑了笑，回道：「没有。」

仲夜阑皱了皱眉头，他明显看出了我在撒谎：「阿浅，你现在怎么什么事都喜欢憋在心里呢？以往你可是事事与我相商的。」

我垂了头，不再言语。

弄不明白华府在皇帝心里究竟是何种存在，让我实在难安。小说里华府毁于女主手中，现在我化解了我们之间的血海深仇，不必非要再你死我活，可是皇帝怎么开始注意上华府了呢？

所以也就是华府一定得亡，没了女主滔天恨意，也躲不过皇帝的不明心思吗？

这就是反派的唯一出路吗？为什么……偏偏是我，恶有恶报这个大快人心的套路，为什么要无辜的我来承担苦果？

正胡思乱想之时，一个手掌突然落在我头顶。我抬头，看到坐在我对面的仲夜阑看着我，虽然他还是面无表情，眼里却很是

郑重：「阿浅，我们成亲以后你似乎有很多心事，你不愿说我不逼你。你只要知道有我在，定会护着你。」

这一番表白并没有让我放松半分，他想护着的那个人，可从来都不是我。倘若日后真相大白之时，我只求和他行同路人便好。

回到府里后，不知是被吓着，还是心里忐忑，我竟然开始浑身发热。

我一度感觉自己发烧到快要灵魂出窍，似乎就要回到那个车水马龙的现代社会，然而一觉醒来，还是在这古色古香的屋里。

虽然大病一场，但是也有好处，我有借口不去皇宫了，毕竟我之前去得那么勤，被皇上一吓唬就不去了，这样太过刻意了。这病真是来得及时。

太后还派人过来问了问，看我实在是病得脸色苍白，才没有召我入宫。

与此同时，我发现……这古代的药也太苦了吧！！！！

我之前还挺喜欢苦涩的味道，比如苦瓜、莲子心，或者咖啡，但是这种中药的苦真的让人不能忍。

我也曾很喜欢中药的气味，然而第一次喝我脸就绿了，差点把胃吐出来。从那以后，我就偷偷把药倒掉，正好可以让病好得慢一些。

在我的不懈努力下，我成功地缠绵病榻了半个月之久。

生病初期，华夫人就带着华深上门探望了。

想起那个让我生病的罪魁祸首，我也没了好脸色。虽然生着病，但是我一直让千芷留意着外面的情况，得知仲溪午并未对华府发作，我才安心下来，却也更加疑惑：他究竟是图什么？

「浅浅，你这病了一场，怎么看着瘦了这么多呢？」华夫人开口满是难掩的关切。

终归是华浅的亲人，我掩下了心里的不耐：「母亲或是许久未见，才有这种错觉了。」

华夫人拉着我啰嗦了许多，华深也是乖巧地坐着只声不吭，华夫人说了许久终于扯到了正题上：「我和你父亲因为……宫里的事，去族里待了一个月才回来，刚回来就听说你哥哥又给你惹麻烦了。」

我一皱眉，华相突然拒绝给华美人任何支援，也难怪族中之人会叫他回去相商。不过我也不担心，华相向来极有主意，不会出尔反尔，他认定华美人已有反心，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，他不会听他人之话就轻易动摇。

这也是所有聪明人最容易犯的毛病，越聪明越多疑，自己的女儿和弟弟家的侄女，孰远孰近，一目了然。

见我不言语，华夫人给华深使了个眼色，那个纨绔就觑着脸朝我走过来，从怀里掏出来一盒子珠宝首饰，说道：「我看妹妹进了晋王府就不曾添过首饰，特地为你寻了些送来。」

华夫人也在一旁帮腔：「深儿心里可是一直惦记着你这个妹妹呢，去了首饰店，先把好的都包了起来，连我这个做母亲的都没有份呢。」

看着两个人一唱一和，我终究还是接下了首饰，虽然不喜欢，但是不能当着华夫人驳了华深的面子。

然而我刚收下了，华深老毛病就又犯了，只见他挤着那张胖脸谄笑着说：「方才过来，看到妹夫书房里出来一个丫鬟，那模样可真精神，我怎么不曾在妹妹身边见过呢？」

仲夜阑书房？

那不就是牧遥吗？仲夜阑喜静，身边极少有丫鬟。

这个二傻子是觉得华府死得不够快吗？敢觊觎仲夜阑的女人！

我当即忍气怒斥：「华深，你给我把脑子放清楚了，仲夜阑身边之人也是你能想入非非的？你也不怕连累华府掉了脑袋。」

华深被我严厉的模样吓得缩回了脑袋，赶紧解释：「我就是问问，妹妹不要生气，我怎么敢招惹你身边的人呢！」

看我还气不过，华夫人赶紧开口：「浅浅，你哥哥就这个样子，口无遮拦。话说晋王身边竟然开始有了丫鬟？是什么来历……」

牧遥在边城长大，进京以来向来不喜欢参加那些虚与委蛇的场面，所以她们没见过也正常。

「母亲，你现在该做的是管好你的儿子，而不是把手插进晋王府。」我毫不客气地打断她。

华夫人脸上也有些挂不住了：「我这不是为你着想吗？你是生哪门子气……」

看我脸色不好，华夫人终究不再说下去，而且让华深去外面候着，免得再惹到我。

「你哥哥虽然人迟钝了些，但总归还是真心实意对你好的，之前有什么都是先想着给你留着，连我这个做母亲的都没这个待遇。」华深走后，华夫人又为他说起好话。

这华夫人可真是会美化自己儿子，华深所做的种种事迹，说他迟钝都是在表扬他。

「当年我怀你的时候，深儿也才不过 5 岁，每日都要来摸摸我的肚子，念叨着你快点出来，他这个做哥哥的来好好照顾你……」

听不下去华夫人为那个纨绔说情，我又开口打断了她：「劳烦母亲今日回去给父亲带句话。」

华夫人一脸不解地看着我，似是没想到我话题转得这么快。

「千里之堤，溃于蚁穴。」

华府就算必须要亡，也不能这么快。

华夫人走后我继续着养病生活，每日晒晒太阳，听听丫鬟们闲聊，过得难得自在。

丫鬟们见我和颜悦色，也都没那么拘谨了。

这不，负责刺绣的银杏见我无聊，便主动与我搭话：「王妃可听说了？王府里新招了些府兵。」

「那又如何？」我不解地问道。

快言快语的翠竹却抢先开口：「这次的府兵里有一人生得可好看了，王府里的丫鬟都忍不住去偷看呢。」

果然不管任何世代的女性，都免不了八卦的心情。

「是吗？我怎么没印象啊？」我好奇地问。

「新府兵入府那天，王妃正好病倒了，才不曾见过。」银杏回道。

翠竹面上微红，傻笑着说：「王妃见了也定当称奇，我真真没见过那么好看的男子。」

「瞧你们那没见识的样子，一个奴才而已，长得好看有什么用。」一旁的千芷不屑地说道，之前她本是对其他下人极为看不上的，在我努力地掰扯下，总算好了些。虽然话还是不怎么中听，但总算没那么刻薄了。

银杏和翠竹也没那么怕她了，比较活泼的翠竹还是忍不住小声反驳：「若是芷姐姐见了，定然说不出这种话。」

千芷不屑地哼了一声：「你以为我和你们这些没见识的一样啊。」

看着一群丫鬟热热闹闹地拌嘴，我忍不住笑了起来。

多好的青春啊，在我十六七岁时，也会和朋友讨论男生讨论得不亦乐乎，那种单纯而肆意的欢声笑语，才是可贵啊。

13

转眼到了仲夜阑的生辰，小说里因为他生辰正是他母妃的忌辰，所以他从不过生日，而华浅为讨他欢心，低调地在晋王府办了个生日宴。

这个晚宴便是牧遥和仲溪午的第一次相遇，仲溪午对她一见钟情。本来我还曾想过为了男女主的幸福少点坎坷，阻拦一下仲溪午遇见女主之事，但是现在想想，我还是老实待着吧。

仲溪午让人捉摸不定，我可不敢再乱出手了。仲夜阑又格外难缠，索性就按小说里发展，给仲夜阑个情敌，让他产生些危机感。

若是仲夜阑一味把心思放我身上，等到我坦白那天，他肯定会更加生气。

千芷老早就寻来了一把名琴，想让我到时候闪亮登场，而我听了却微笑不语。

小说里的华浅是琴棋书画样样精通，而我却是琴棋书画啥都不行，所以嘛……我也就有了别的打算。

仲夜阑生日当天，我按小说里让人安排了一桌好菜，等他晚上回来。

而他回来时，身后不出意外地跟着仲溪午，我就故作出一副惊讶的表情行礼。

仲溪午丝毫没有架子地让我起身：「今日是皇兄生辰，我只是来凑个热闹。」

看着真是和蔼可亲，不过有了在皇宫里的一番遭遇之后，我再也不敢放轻松了。

我们三人入了席，刚吃上几口，就听千芷小声唤我：「王妃，东西备好了。」

兄弟二人疑惑地看着我，我淡笑一下开口：「今日王爷生辰，臣妾特地寻了一把名琴，想为王爷助兴。」

身后的千芷露出满意的表情，然而下一秒她的表情就变得无比僵硬，因为她听到我说：「早听闻牧遥的琴声出神入化，我也是十分好奇，不知牧遥可否为王爷演奏一曲？」

小说里是华浅先弹了一曲，然后开始挑衅边城长大的牧遥，结果最后惨遭打脸。那我索性顺水推舟助她成名，别拿我当垫脚石就行。

话音刚落，牧遥就怀疑地看着我，那模样仿佛怀疑我在琴上下了毒，不然怎会给她铺路？仲夜阑也是疑惑地看着我。

身后的千芷又是一副想冲上来摇我肩膀的模样。

只是大家都碍于仲溪午在，没有发作，牧遥也行了一礼后接过琴开始弹奏。

按小说里的说法，她的琴音不同于寻常女子的柔弱动听，反而带着铮铮铁骨，使人顿生金戈铁马之气。因为家族的不平遭遇，使得琴音又多了几分令人叹惋的悲壮。

总之小说写了那么多，我是一个字都没听出来。

不过看到仲夜阑恍惚的神色，和仲溪午渐渐发亮的眼眸，我就知道应该是不错的。

很好，都按小说走了。仲夜阑，你也给我好好清醒一下，看看你身边马上就要成型的情敌。

一曲终了，仲溪午是最先拍手的：「皇兄府里真是卧虎藏龙，一个丫鬟却能弹出如此琴音，真是令人叹为观止啊。」

嗯嗯，马上就要观摩男主、男二为女主手足相残了，想想还有点小激动呢。

小说最后总归都是皆大欢喜，我也不担心他们去争夺一番，毕竟越难得到的，才越珍贵。

正当我傻乐时，仲溪午突然转头看向我，「久闻晋王妃的琴艺也是京城一绝，不知比之如何呢？」

……真是女主出场后，男二便开始为难我了。

「牧遥珠玉在前，我自愧不如。」我掩了掩嘴角，做出羞愧的模样。

「那晋王妃为皇兄准备了什么生辰礼呢？」仲溪午又望着我开口，眼里满是真诚的好奇。

你还没完没了是吗？

我哪知道他们听完牧遥弹琴后，还会想起我，我现在去哪儿变一个贺礼呀？

仲夜阑也抬眸向我望过来，让我那一句「我没准备」咽回肚子里。

慌忙中我四处乱看，想找出些啥，目光扫过饭桌，顿时眼前一亮，心里有了主意，便道：「皇上和王爷稍候片刻，我去去就来。」

古人都有吃长寿面的习俗，五音不全，要啥啥不行，吃饭第一名的我，唯一拿得出手的也只有厨艺了，这也是我之前在现代社会一个人住练出来的。

忙了小半个时辰才匆匆端着一碗面赶过去。

我尬笑着开口：「我自知才疏学浅，便只能拿这一份长寿面给王爷了，还望王爷莫要嫌弃，礼轻情谊重。」

仲夜阑似是极为诧异，连一贯的冰山脸都维持不住了，应该是没想到我准备了一个如此拿不出手的贺礼。

最终他还是接过去吃了一口，看向我说了句：「王妃有心了。」

过关就行，我心底长舒了一口气。

「晋王妃是何时学的这厨艺呢？我怎么听说华相的女儿是十指不沾阳春水的？」仲溪午又开口说道。

他还真针对上我了吗？

「这是我一直偷偷学的，想给王爷个惊喜。」

或许是我说得极为真诚，连我的丫鬟千芷都觉得我是背着她们偷偷准备的贺礼，从而满意地看向我。

鬼知道我是被仲溪午赶鸭子上架的。

好歹用一碗面蒙混过关，总算不再纠结礼物之事了，仲夜阑非常给面子地把一碗面吃得一干二净，看我的眼神也越来越温和。

而我心里却咯噔一下，小说里华浅成亲之后一直不懂事缠着仲夜阑，各种作死、耍心眼，才会让他越行越远，我如今表现却和小说大相径庭，是不是我需要学习一下之前华浅的方针路线了？

晚宴就在我的胡思乱想中结束了，牧遥的琴声也并没有像小说中那样引起巨大轰动，难道是没有我的衬托，就无法彰显她的优秀了？

仲溪午并没有马上回宫，兄弟二人难得地对月互饮起来，我只得在旁边作陪。

古代的月亮可真是亮啊，可能是因为没有雾霾，所以倒是真的如古诗中所说的，如一轮白玉盘挂天空。

正在发呆之际，突然听到仲溪午的声音：「晋王妃是在想什么？这么入神？」

我转过头，却发现仲夜阑不在了，下意识地开口：「王爷呢？」

仲溪午一愣，答道：「刚才和皇兄说起城防布置，他去书房拿城防图，等下就回来。」

我这是发了多久的呆？怎么什么都不知道呢？这仲夜阑有点过分吧，走也不和我说一下。

「看来我和皇兄说的话着实没意思，才让你走了神。」仲溪午又开口笑道。

我借假笑掩饰着尴尬：「是臣妇太过愚昧，听不懂皇上和王爷谈的国家大事，才走了神，还望皇上恕罪。」

仲溪午面上带笑，眼神却是锐利的：「我以为晋王妃作为华相的女儿，应对这朝中之事很感兴趣才对。」

这小皇帝还真是没完没了了，为什么一直揪着华府不放呢？或许是在晋王府，自己地盘让我有了几丝底气：「嗯，皇上想错了。」

仲溪午不由得一愣，似是没想到我回答得这么干脆，他马上也反应了过来：「晋王妃这是觉得在晋王府，就有了底气了吗？」

「臣妇不懂皇上的意思。」我继续假笑装糊涂。

却见仲溪午突然脸色一冷，皇帝的气场扑面而来：「你究竟是不是华浅。」

「我当然是。」我发现自己越心虚反而声音越大。

仲溪午并未被我突然提高的音量吓到，而是冷笑一声道：「皇兄成亲之前，朕也曾见过华浅几面，她可是丝毫见不得皇兄身边出现别的女子，更别说替别的女子在皇兄面前邀宠。」

手心开始冒汗，他又开始拿君威吓我了。我强装镇定：「这话我之前似乎和皇上说过，为人女和为人妻自然会有不同。」

仲溪午挑了挑眉，继续问：「你说来听听。」

我深吸一口气，回道：「为人子女时，父母是我的半边天，所以可以肆无忌惮地去喜欢王爷，因为将他视作我人生的唯一存在，才会想要占据他的所有视线。」

我停顿了一下，见仲溪午并未插嘴，定了定心继续说：「成了亲，我发现自己必须要学会撑起来整片天，不能再只想一处。所以我虽依然爱王爷，却不像以前只想把他据为己有。也是因为太过爱他，我才明白了，只要他开心，我什么都可以。」

一番让人脸酸的告白让我大言不惭地说出来，仲溪午脸色并没有好转，依然十分冷漠，我努力不露出心虚的表情和他对视着。

突然他灿烂一笑，如同骄阳般的面容差点晃了我的眼。

只见他头一歪，冲着我身后说道：「这番告白听着可真是让人眼红，皇兄可还感动？」

14

我机械地转过头，看到仲夜阑手里拿着一叠纸，正站在凉亭外面的阴影处。

全身血液「轰」地一声全涌到头顶，我是真的想口吐芬芳了。

活了二十三年，从来没有告过白的我，人生第一次遇到如此尴尬的境地。

回头再对上仲溪午似笑非笑的眼眸，我觉得我还是一头在这凉亭的柱子上撞死比较好。

仲夜阑踏步走进来，眼神如同经历了地震一样的动荡。他身后跟着的牧遥却满眼嘲讽，以她对华浅的了解，定会以为我是知道他们来才故意说这番话的。

我真的不是故意的，要是知道仲夜阑在听，我打死都不会不要脸地说出那番话。

爱一个人时会变得十分口拙，不爱时才能侃侃而谈，我就是因为对仲夜阑没那个心思，才能这样瞎扯一通，但是古人似乎不知道这个道理。

仲夜阑眼里带着愧疚，估计又觉得他成亲以来忽视我了，他张了张嘴：「你……」

我当机立断站起来，用帕子捂住脸，丢下一句「臣妾妄言，实在惭愧。」然后拔腿就跑，被帕子遮住的脸恐怕已经扭曲得不能见人了，实在是太丢脸了！！！这不是我想要的。

仲溪午，你身为男二，何苦要一直为难我这个不容易的女二呢？

一连几天，我都闭门不出，还吩咐丫鬟谁也不见，千芷虽不赞成，但是见我严厉，也只能听从，将仲夜阑挡在门外。

实在挡不了时，我就回了华府住。这把华夫人还吓了一跳，以为我和仲夜阑置气了，华深倒是挺高兴，说是难得有机会每天都能看到我。

我以为我能忍住华夫人每天的谋划人心之说，华相时不时的探究试探，还有华深动不动的作死，结果住了两天我就忍不下去了。

这个家庭实在是太可怕了。

无奈还是回了晋王府，仲夜阑似是知道我在躲他，只当我是害羞，所以也不再来寻我，倒让我得了几天喘气的机会。

入夜，我沐浴过后便坐在了书桌前，拿着一根笔开始勾勾画画。因为我这个人记性不怎么样，所以我总是习惯把接下来的事写下来，再逐步推理，方能没有遗漏。

刚写下「祭祖典礼」四个字，就听到外面一阵喧哗，停了笔让平时话比较多的翠竹出去打探。

然而她回来之时却带着一个人——仲夜阑。

这几日缓过来了，我也没那么尴尬，所以也就像往常一样行了个礼。

仲夜阑大步跨进来，看到我就开口问：「阿浅院子可还好？」

我一头雾水：「怎么了？」

只见仲夜阑满脸戾气地说道：「有个不知天高地厚的人，竟然敢夜闯晋王府。」

我则是眼前一亮。小说里有这个情节，这个夜闯晋王府的人应该就是我们的男三——伍朔漠了。

他听说女主「被困」晋王府，便前来相救，结果女主犹豫之时惊动了仲夜阑，伍朔漠只得先行离开，而半个月之后的祭祖典礼才是他真正动手的时机。

很好，看见小说还是按部就班来的，我就放心了。

因为小说的时间线过得很快，而我却一天天在过着小说里没有的生活，如同在填补时间线的空白。所以我无法得知因我的异

变，会给小说情节带来什么变故，但是目前看来，我并未影响剧情的走向。

见我不语，仲夜阑缓了脸色开口：「方才过来看，你这院子似乎人丁稀少，明日去找计东给你们再添些府兵。」

我本想开口说不用了，毕竟这夜访者是怎么也到不了我这里的，然而看到仲夜阑身后那一群丫鬟，满是期待地看着我，心里不由觉得好笑，真是女大不中留啊。

「好的，那我明日派人去寻计管家。」我开口应下。

仲夜阑说完之后，并未立即离开，似是还有什么话想对我说，我视而不见地接下去：「那臣妾恭送王爷。」

仲夜阑眉头一皱，最终还是点了点头离去。

他刚走，那群丫鬟就眼巴巴地看向我。我忍不住笑出了声，倒是驱散了些心里的不定。

「去吧，明天你们去找计管家，把你们想要的人要过来。」我无奈地摇着头对她们说。

她们一个个顿时兴高采烈得快要蹦起来了。年轻真好啊，我十五六岁的时候也曾有喜欢的人，也是恨不得朝朝暮暮见到他。

那时候的喜欢就是这么单纯，每次不经意的相遇仿佛就是最大幸福。可惜现在我这个二十三岁的人，虽披着十七岁少女的皮，心却已经老了。

对我来说，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做好祭祖典礼的局。我继续拿起笔开始涂写回忆，小说中，男三伍朔漠在典礼上带人蒙面大闹了一场，想要带走女主。

仲夜阑不知情一力护着她，牧遥这个时候才看明白自己的心，她不愿离开。更是因为仲夜阑挡下了伍朔漠射过来的一箭，由此彻底揭开了两个人之间的那层纱。

救命之恩谁能抵抗住呢？所以这倒是让我这个知情者捡了个便宜，无论华浅做过什么，我都可以用这个来抵消。

不过我可没那么傻，去为仲夜阑挡箭，我想的是关键时候我抱着他往地上一滚，避开男三射过来箭就行。

这样我不用受苦，也得了个救命恩人的称谓。华浅之前骗人的确恶劣，但是在这个恩情面前，仲夜阑再生气也不会对我出手了。

对于已经掌握了时间、地点、情节的我，这简直就是送上门的人情，为何不收呢？

我现在需要做的就是遍遍演练，锻炼身体的敏捷度。这个身体太柔弱，我还得多多努力才行。

于是每日晨昏我开始在院子里跑起步来，把一院子的丫鬟看得瞠目结舌，却也在我的警告下，不敢多说什么。

唯有李嬷嬷因为年纪大了，还会时不时痛心念叨几句，看我的眼神活生生就像是误入歧途了一样。毕竟在这些世家嬷嬷

眼里，女子应当谨言慎行，恭顺良淑，我天天撸着袖子跑步，简直要把她气出心绞痛来。

不过还好，我的院子里只有些丫鬟嬷嬷，府里的小厮和府兵都在院外守着，无事也不会擅闯，所以时间一长，李嬷嬷也就忍了下来，任由我胡闹。

转眼就到了祭祖典礼，天未亮我就又被拉起来梳妆打扮。这让嗜睡的我覺得十分痛苦，不过想到今天过后，我和仲夜阑就彻底两清了，这才打起了精神。

典礼我需穿王妃的服饰，真是又厚又重的袍子，还得戴那一堆看着就脖子痛的珠宝钗饰。我心里默念：忍忍吧，最后一次了。

跟着仲夜阑来到祭坛时，已有不少官员候在那儿了，远远看到了华相他们，我微微点头示意了一番。

等了约莫一刻钟，皇帝和太后相携而来。因未曾立后，所以是太后站在皇帝身旁。

接下来所有官员亲眷都到自己的位置上站好，这场面让我忍不住想起了大学升国旗的场面，大家也是按照各自的位置站好，奏国歌，行注目礼。

恰巧这时司仪开始主持，一连串听不懂的语言像是在唱歌。

忍不住笑出了声，顿时收到身边之人各异的目光，连仲夜阑都皱眉看了我一眼。

我赶紧眼观鼻、口观心，老实站好。

15

直到太阳升到了正头顶，典礼才结束，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，身边之人都明显松了口气，看来难受的不止我一人啊。

不过这时候我反而精神起来，因为好戏就要上场了。

刚走到晋王府随从身边，突然听到人群一声惊呼，接着就看到高台上仲溪午身前一支箭射入地面。

「护驾！」

随着公公尖细的声音响起，一群士兵迅速将仲溪午围了起来，仲溪午只是眉头紧皱，并未露半点畏惧。

我不由得勾了勾嘴唇。真是和小说里一模一样，伍朔漠就是趁大家散场，人群凌乱而松懈之时，出手声东击西，他真正的目的，自然是救牧遥。

随后便有几个黑色的人影涌入，对着人群砍杀，看着像是想杀出一条路到仲溪午身边，实际却慢慢将晋王府的人隔离开来。

仲夜阑手持长剑，眉目凌厉，牧遥则是担忧地站在他身后。

我就默默退到了最后面，按照小说，还得杀上好大一会儿，伍朔漠见仲夜阑一直拦着，无法接近牧遥，才搭箭射击。

所以我就先老老实实待在外围看戏吧。因为小说中华浅并未在此次袭击里受到半点损伤，所以我才恃无恐地待在一旁。

人群里的黑衣人出手并不狠辣，一看就并不想伤人性命，只是想制造混乱。当局者迷，我这个旁观者看得格外清楚。

疯狂喊叫哭泣的人群里，我简直就是个异类。

正当我想找找看哪儿有瓜子，能让我嗑着看会儿戏时，一个黑衣人突然持刀向我冲过来。

他怎么不按套路出牌？

方才人多手杂，我就独自一人退到了最后方，可他偏偏从后面袭击，现在我身边空无一人，仲夜阑还在前面酣战。

我当即冷了脸色，学着之前在皇宫里从太后和皇上身上学的凌厉气场，冲那黑衣人吼道：「住手！」

不知是我目光太狠，还是表情太凶，那个黑衣人真的举着刀停了下来。

我抬手一指前面的牧遥，那黑衣人也下意识地看了过去，我说道：「那才是你的目标。」

黑衣人僵硬地转回头，没有遮住的双眼露出了被羞辱的神色。可能他反应过来了：为什么要听我的话？

随即他又砍了下来。

我心里哀嚎：你能不能按小说来？

正当我闭眼准备抱头逃窜时，突然听到刀剑相击的声音，随后是一声闷哼。

我睁开眼，看到的是一个身量和我差不多的少年郎的背影，身穿晋王府府兵的衣衫。

他牢牢地挡在我面前，微对着我侧过头。我看到他的侧脸上有几点血渍，这才明白他是在为我挡去他方才击杀黑衣人的血腥场面。

「王妃，你没事吧？」少年开口。

我顿时放下了心，果然小说里华浅没受伤，就是应该不会受伤的。我上前拍了拍那个府兵的肩膀：「有前途啊少年，你叫什么名字？」

我感觉到手下的身体一阵僵硬，又看到他嘴唇动了动，不过人群太吵我没听清楚说什么，正欲探头过去，我突然注意到牧遥脸色变决绝了。

不好，女主要挡箭了，当即也顾不得嘉奖那个府兵，我拔腿就往仲夜阑那个方向跑去。

到了他们身边，我就看到远处一个黑衣人手持长弓，正欲拉开。一看他那不同于其他黑衣人的衣服样式，我就知道他是男三伍朔漠。

看到牧遥抬手似乎想抱住仲夜阑，我当机立断推开了她：「放着我来！」

我算对了时间，

算对了方向，

算对了人……

却唯独没有算到一个警惕的习武之人下盘有多稳。

我全力扑向仲夜阑，想扑倒他，然而他一动不动……一动不动！！！！

我顿时心凉了，是真的凉了，因为我一扑未成之后，就低头看到了自己胸口那个凸出来的箭头。

很好，给我来了个透心凉。

仲夜阑的表情也不复方才的淡定，眼神里满是惊恐，他向我伸出手。

我张嘴想说话，却只有鲜血汩汩地涌出。

太疼了！！！！

两眼一黑，我不知是疼昏过去还是吓昏过去了。

再次醒来，我发现自己又躺在了院子里的床上，胸口的箭已经没有了，取而代之的是撕心裂肺的疼。

好家伙，这男二男三真不是盖的，可能真的与我有仇。

「千……嘶——」刚想叫千芷，就牵扯到了胸口的伤口，疼得我感觉自己差点就要往生了。

然而听到动静最先进来的却是仲夜阑。我一愣，他匆匆走过来，语气温柔得仿佛要沁出水来：「阿浅，你终于醒了。」

我顿时感觉伤口更疼了，我这算是偷鸡不成蚀把米吗？不对，应该是丢了夫人又赔兵。

「我……」

「你不要说话，好生休养。大夫说这箭再偏一点……我恐怕就无法再见到你了。」我刚说了一个字就被他打断，继而是满目含情地看着我。

……这是女主的剧情安到我身上了吗？我觉得不能再犹豫了，要赶紧快刀斩乱麻。

「我……」

「有什么事等你好了再说。」我的话又被他打断。

「不行，我……」

「阿浅，你放心，我今后……定不会负你。」仲夜阑又一次开口。

我两眼一翻，感觉一口气堵在胸口不上不下，差点驾鹤西去。

忍疼伸手紧紧抓住仲夜阑落在被角的手，我再次开口：「仲夜阑，我有事必须要现在对你说。」

仲夜阑一脸疑惑地看着我。废话，就要趁我半死不活的时候说，你再生气也拿现在的我无可奈何。

「小时候在寺庙陪你守陵的那个女孩……不是我，而是牧遥。」我咬牙忍疼说了出来。

仲夜阑脸刷的一下变白了：「你在说什么？」

果然，这件事对他太重要了。

我深吸了一口气，继续说：「王爷还记得当时给那个女孩的玉佩吗？我之前撒谎说被我兄长打碎了，但是我在牧遥身上见过。」

察觉到我握着的手陡然变凉，我的伤口好像更疼了。

「还有，我和王爷之间清清白白，从未有过夫妻之实。当初那场……意外，是我下的药，因为我察觉王爷对牧遥不同，再加上我是冒充的，慌乱之下才做出那等错事，嫁进王府来。」

我松开了握着他的手，眼泪都被伤口疼出来了，看着倒像是我真的悔过了。

「这次在生死关头走了一遭，我才知道自己错得有多厉害。我不求王爷原谅我的过错，只求王爷日后莫要牵连我的家人。」

「我一人之错一人担，王爷若要休妻，我亦不会有怨言。是我蒙了心智，王爷生气也是应当……」

一口气说了这么多，疼得我泪眼模糊，完全看不清他的表情。

最终，我又昏了过去，为什么这个世界没有强效麻醉药呢？

再次醒来时，身边果然只剩下千芷，没了仲夜阑的身影。我丝毫不意外。

「千芷，给我拿些蒙汗药过来。」我轻声吩咐道。

千芷红着眼眶给我拿了过来，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，我都靠蒙汗药度日。

我是一个很怕疼的人，所以我宁可选择昏迷不醒，也不想清醒地面对伤口的疼痛。

这样睡着、昏迷着，这大半年经历的事情、见过的人轮番在梦里出现，一度我都不知道自己是醒着的还是昏迷的。

又一次睁开眼时，看到仲溪午在我床边坐着。

「真是见鬼了。」我又闭上了眼，这小皇帝怎么在梦里还阴魂不散。

「哦？朕长得有那么……不堪入目吗？」

熟悉的声音响起，我猛地睁眼，一用力想坐起，可胸口疼得我顿时清醒了。

这……不是梦！！！！

16

倒吸了口冷气，不知是被吓得还是伤口疼的，我挣扎着想行礼，仲溪午抬手示意不必。

我也就顺水推舟免了，只是咬牙坐起：「方才臣妇做了噩梦，口出狂言，还望皇上恕罪。」

仲溪午勾唇笑了笑，并不在意：「无妨，晋王妃不必放心上。」

这些时日我都是昏睡着，突然醒来脑子还是昏沉着，只是隐约感觉不对劲。

「听闻晋王妃昏迷了五天之久，母后心忧，便让我带徐太医来瞧瞧。」仲溪午开口解释着。

我竟然睡了这么久？这几日每次醒来，我为了减少些疼痛，都会喝许多蒙汗药，并未留意竟迷迷糊糊了这么久。

我此时才注意到仲溪午身旁站了个中年男子，是太医的打扮。

脑子有点儿发懵，可能是睡了太久一时之间转不过来，就听从仲溪午的话伸手给太医。

徐太医上前号了片刻脉，之后起身行礼开口：「回皇上，晋王妃身子已无大碍，之前……先前伤势颇为凶险，迫近心脉，恐怕日后会落下心绞痛的毛病。」

心绞痛？

我脑子里突然浮现林黛玉捧心蹙眉的模样，我以后会向她看齐了？

「既是无大碍，为何会昏迷如此之久？」

仲溪午皱眉发问的模样把我从胡思乱想中拉回现实。

「回皇上，臣方才号脉时，察觉到晋王妃体内有过量蒙汗药的残留。」徐太医拱手，不慌不忙地回答。

我勉强挤出一抹微笑开口：「是臣妇怕疼，所以才依靠这蒙汗药度日。」

仲溪午明显一愣，似是没想到这个回答。

一旁的徐太医又插嘴道：「恕下官直言，这是药三分毒，蒙汗药过度使用会导致虚弱无力，有损心智，王妃还请慎用。」

我不由得一愣，只想着睡着避开疼痛，却未曾想蒙汗药竟影响智力。难怪这些时日总是感觉头脑昏沉，我可是要靠脑子吃饭的，以后还是忍忍不吃吧。

想到这里，我面带愧色回道：「多谢徐太医提点，日后我定會注意。」

仲溪午面上不知是好笑还是诧异：「我还不曾听说用这个法子来躲疼痛的。」

「是臣妇太过体弱，吃不了这疼痛才出此下策。」

我是真的怕疼，从小到大，能吃药我就决不打针。之前最严重一次发烧到将近 39 度，我也是偷偷靠吃药扛了过来，不敢告诉家人，就怕被逼着打针。

仲溪午冲徐太医点头示意，徐太医就拱手告辞了。

我一脸懵：他不一起走吗？

可能是我表情太明显，仲溪午开口：「晋王妃可是想赶我走？」

「臣妇不敢。」我赶紧开口，渐渐清醒的脑子仍想不明白他还留下干什么。看我笑话？

仲溪午从容地在桌子旁坐下，一旁的千芷赶紧倒茶。他轻饮一口才说道：「我有些事还想不明白，想请晋王妃给我解惑。」

这人真是卑鄙，明知道我此时脑子迷糊，还故意挑这种时候问问题，我赶紧强打精神。

看我如临大敌的模样，仲溪午并未在意，继续温和地说下去：「那日祭祖典礼刺客突袭，其他官家小姐都惊慌失措，晋王妃那等从容模样真让人侧目。」

祭祖典礼那么乱，这个仲溪午好好的注意我干吗？不过想想我当时四处寻找瓜子看戏的模样，确实是有点淡定得过分了。

「因为王爷在身边，臣妇相信王爷才未慌乱。」我垂下眼眸，作出一副小媳妇娇羞的模样。

仲溪午语调未变，仍是好声好气地继续问：「可是我见晋王妃直面刺客也未曾有半点退缩，那气场竟让刺客都停了动作。」

我装腔作势吓唬蒙面人的场景也被他看见了？

那他是否……也看见了我指向牧遥的动作？

我继续「娇羞」地笑了笑，正欲开口笑容却不由得一僵。

不对！

仲溪午此时并不知晓我和牧遥之间的纠葛，所以那日我指向牧遥的方向，在他看来，恐怕是……仲夜阑的方向，因为仲夜阑就站在牧遥身前。

抬眸对上仲溪午的眼睛，只见他笑容和煦，可是笑意却未达眼底。

我真是……蒙汗药真的太伤脑了，日后我再疼也得把它戒掉。

平时我可不是这么迟钝，这么久才察觉出仲溪午的意图。

果然，一开始就感觉不对，于情于理都不该是他仲溪午带着太医来看我。依我们两人的身份，这种行为着实出格。

想起徐太医方才的话，我心底阵阵发冷，竟盖过了伤口疼痛。

难怪徐太医方才着重说了我之前伤势过重，原来他仲溪午压根就是怀疑我在装病，所以才特地带太医亲自察看我伤势是否真那么严重。

若是我伤势轻了，恐怕他就断定刺客是和……华府有关了，那我救仲夜阑的目的也就没那么单纯了。

可是出乎他意料，我是真的差点丢了命，然而听他所问，这也未曾打消他的疑虑。

华相本就是奸臣，仲溪午这般揣测也无可厚非，可是我为什么觉得这么委屈呢？我可是差点死掉了，为何还要蒙受这种冤屈？

「臣妇才从鬼门关走了一遭，受了些惊吓脑子不清醒，所以劳烦皇上有话直说。您可是在怀疑那日刺客和华府有关？」我语气不大好。享受不了病人的待遇，总得让我发下病人的脾气吧？

仲溪午面容明显一愣，似是没想到我这般直白，眼里也露出几分尴尬，和我对视的眼眸闪了闪，然后开口：「晋王妃想多了，朕只是随口一问。」

心虚了就拿君威压我。

我强忍疼痛下了床，感觉手脚都在抖。这一动感觉伤口可真是太疼了。

仲溪午似是想站立过来扶我，我却直接跪下，垂首开口：「皇上，臣妇虽只是后院一介妇人，可是臣妇也知道人的命只有一条，即便是臣妾有不轨之心，也不会拿自己的性命相搏。」

想起这事我就心塞，明明只是想救人图个恩情，结果差点把自己赔进去，真是倒霉催的。既然算计失误让我差点丢了命，那可得好好利用一下。

「臣妇心知皇上向来对我有诸多偏见，只是方才徐太医也说了，这箭伤差点送我去黄泉。臣妇因为怕疼宁可选择服用蒙汗药度日，难不成皇上还认为臣妇是这般不畏死之人吗？那日祭祖典礼慌乱中，臣妇不知自己举动有何不得体引来皇上疑心，只是臣妇将王爷的安全看得比自己的命还重，难道还不足以证明臣妇的一片真心吗？」

昏睡了好几天，虽没有照镜子，我也知道自己憔悴得怕是像个女鬼。希望这副形象能打消仲溪午心头的几丝怀疑吧。他拐弯抹角地试探，我就偏偏反其道而行之地直言相告，看他还好意思欺负我这个生病的弱女子不。

仲溪午脸色僵硬了片刻，眼神终究缓了下来，他伸手扶我：「是我失言了，晋王妃莫要……」

这时外面突然想起了奴才的通报声：「皇上、晋王妃，王爷身边的丫鬟牧遥求见。」

仲溪午一愣，我也趁机抽回来自己的手，在千芷的扶持下站立。

牧遥走了进来。我看到仲溪午的目光陡然变亮，完全不同于看我时候的探究。

「你是那日弹琴的那个丫鬟吧？你叫牧遥？」仲溪午先开口问道。

牧遥落落大方地行了一礼，和我的苍白憔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，她回道：「回皇上，正是奴婢。王爷听说皇上入府，特让奴婢来请皇上过去。」

她这一句话给我传递了两个信息：一是仲溪午是不请自来，完全没有告知仲夜阑；二是仲夜阑……已经到了不愿见我的地步。

仲溪午笑着点头应下，回头看到我还站着，目光似是闪了闪：「晋王妃好生休养，朕就不叨扰了。」

靠着千芷行了一礼恭送，我感觉身子都在抖，连累千芷都差点站不稳。

牧遥走在最后面，跨过门槛时回头看了我一眼，眼神是说不出的复杂，最终还是转头离开了。

突然我鼻子就酸了起来，仲溪午只看牧遥一眼就能一见钟情，为何我做了这么多努力，他却还是对我满怀敌意和揣测？还有仲夜阑如今也是见都不愿见我。

牧遥想要博得他人的信任和喜欢就如此容易，而我……生平第一次羡慕起她，羡慕她那与生俱来的女主光环。

「小姐，是不是伤口太疼了？你眼眶都红了。」千芷扶我在床上躺好，看到我的脸后担忧地问道。

「是呀，太疼了。」我闭眼回答。

原来一个人的身体受了伤，心也会变脆弱。

17

咬牙不再使用蒙汗药，伤口还是未曾痊愈，隐隐作痛，这样撑了三四日后，下床行动才不会牵扯到伤口。

这些时日仲夜阑没有来过一次，我也摸不透他的想法。小说里是华相倒台之后，华浅冒充顶替的事情才被牧遥揭露，仲夜阑就直接休书赶人。

现在华相还在，我又是主动自首，照理说不管是看我背后的权势，还是我的态度，他都不该有那么大的怒气。差人去寻了几次，却只带来一个「他在忙、没时间」的回复。

我不由得想，是不是我自首太早了？应该对仲夜阑再好一点之时坦白。可是我的命都差点给他了，还不够吗？

晋王府的人极会见风使舵，见我受伤之后，仲夜阑除了最开始的探望，就没再到我院子，下人逐渐对我多有怠慢。

我倒是还好，不过千芷那丫头因为之前的性子，吃了不少亏，却也开始学得稳重起来。我不由得心疼起她，这也算是我连累了她，才逼得她这样迅速成长。

听翠竹说，华夫人和华深几次探望都被挡，原本想理论，但不知道仲夜阑说了什么，他们就灰头土脸地走了，不敢再硬闯。

我估计是拿我嫁进晋王府的真相牵制了他们。

只是华夫人终究心疼自己女儿，人来不了，东西却源源不断地送进来，各种滋补药材堆了一堆。

而华深也是每隔几日就会托人送些东西过来，不过送的都是珠宝首饰。可能对于他那种纨绔来说，取悦女人的礼物只有这些吧，我每次都直接丢在一边，看都不看。

养好了身子我就坐不住了，不管是被休还是其他，我都得知道个方向才能进行下一步。

被休的话我就直接回华府，再声称自己想青灯古佛静心度日，直接出府到皇城之外的地方拿着银子快活去。若是……其他结果，我还得再规划下自己的路线，总不能一辈子在这里浪费青春吧？

于是我去了仲夜阑的书房，门口是牧遥守着，她看到我眉头皱了皱。

「我有事求见王爷，麻烦你通报一下。」我有礼貌地开口，此时的女主可得罪不起。

牧遥看着我的目光没有了之前那种刻骨恨意，却还是不善：

「王爷说了……不见你。」

这话说得倒是直白。

「可是我有事必须要见王爷。」我并未知难而退。

牧遥目光缩了一下，却低头并未言语，仍是一动不动。

我又走近一步，迎着牧遥诧异的目光开口：「牧遥，我之前说过，很多选择不是出自我本心，但是我不可能对你再有任何不轨之心。我欠你的，我发誓会一点点地还给你，你信我一次好不好？」

或许是这段时间的病痛折腾得我脸色非常苍白，牧遥目光明显闪了闪，非常复杂，她咬了咬唇正欲开口，却被书房内一道低沉的嗓音阻止。

「我正在处理公务，不见……人。」

牧遥一愣，瞟了我一眼，便又垂下头不再看我。

我抬手按住胸口那个箭伤，努力使自己放大声音时不牵扯到它：「臣妾华氏，今日前来自请下堂。」

说完就感觉手按着的伤口又疼了片刻，果然还是未愈合，一用力就会痛。

牧遥一脸震惊地看着我，仿佛从来不认识我，院里其他守卫也终于一改木头人形象，向我侧目。

等了许久，书房内也没有回声，我便又开口：「臣妾所言实为深思熟虑的结果，望王爷郑重考虑，臣妾回院子静候通知。」

没有回应，我转身就走。

苦情戏里面的女主总是苦苦守在门外等男主开门，那样的戏码我可演不来，再说我也只是个女二，所以也就不等在这里受罪了。

我既在大庭广众下说了那番话，他仲夜阑有本事一辈子都不见我。

回院子的路上，跟着我的千芷、翠竹眼眶都红了，我心中觉得好笑，这两个傻丫头定以为我方才是受委屈之后的赌气说辞，所以才为我难过。

「两个傻丫头，我自有打算，你们不要瞎操心，我可是堂堂丞相千金，还能被人欺负了去？」我忍不住开口安慰她们。

眼见就要走到院子门口，我开口想转移她们注意力：「翠竹，你去给我寻些点心来，没用早膳，走路都感觉步子飘了。」

然而一直没听到回话，我疑惑地回头，看到翠竹正面泛红晕地偷瞄院子门口，似是完全没听到我的话。我顺着她的目光看去，看到一个府兵打扮的少年正守在院口。

额头上不由得冒出些黑线，亏我刚才还怕她为我难受，好言相劝那么久，结果这个丫头看到情郎就忘了娘——不对不对，是忘了我。

我心里不由得好奇，仔细看了那府兵一眼，也不由得一愣。难怪翠竹这个小丫头春心萌动，这个府兵生得真是好相貌。

男生女相，那张脸精致得恐怕连女子都嫉妒。只是他棕色的眼眸带着几分戾气，反而为他增添了几分男子家的英挺，不至于太过阴柔。

看我打量他，那府兵抬眸瞄了我一眼，又迅速垂眸，但耳尖已泛红。

我不由得心觉好笑，再回头看翠竹痴傻的模样，我忍不住大声叹了口气，抬步继续走。

只是隐约感觉这府兵有点眼熟，走到门口处，我又忍不住扭头看了他一眼。

入目是他的侧脸。我恍然大悟，这不就是在祭祖典礼，为我挡下了蒙面人之刀的那个府兵吗。

脚步一转，我迈到了他面前，歪头看向他。他被我突如其来的动作吓了一跳，连脖子都红了。

「是你呀，少年，就是在祭祖典礼救了我的那个？」我歪着头开口。

他深深地垂下头才开口，声音带着些许沙哑：「回……回王……王妃，是属下。」

应该是正在变声期吧，这院子人太多，以往我都不曾留意到他。

「典礼上太乱没听清，你叫什么来着？」我又好奇地问。

「属下……叫华、戎、舟。」他突然抬头，棕色的眼眸直视着我，一字一顿地回答，看着及其认真。

「放肆，谁给你的胆子，敢平视王妃……」身旁的千芷厉声喝道。

我抬手阻止了她的呵斥，看着那府兵……哦，华戎舟迅速垂下头去，我又开口：「那这次我记下了，原来我们还是同姓，你今年几岁了？」

华戎舟又抬头看了我一眼，才回答：「属下今年……十六了。」

真是个小朋友啊，我心里默默地想着，便抬手拍了拍他的肩。感觉他身子一抖，可能是紧张，我放柔声音：「那我大你七……呃，一岁，你的相救之恩我还记着呢，日后好好努力哈。」

差点把我的真实年龄报出来，忘了华浅只有十七岁。

「是，王妃。」华戎舟回答得极为郑重，像是我交给他了什么重要差事一样，年纪小就是好骗。

抬步往院子里走去，也不知道我还能在华府待多久，日后我若是离开了，就给他些银两当回报吧，总不能忘恩负义。

晚上让丫鬟帮忙洗了个头之后，我就一身清爽地上了床，然而却翻来覆去睡不着，最后还是自己摸索着点上放在床头的油灯，披了件外衣坐了起来。

不想喊丫鬟，我就着烛光开始翻箱倒柜。反正睡不着，不如好好盘查一下我的物品，这些时日华深送来的首饰好像挺值钱的，赶明去卖了换银钱存起来。

冷不丁传来一个声音：「你在找什么？」

「收拾行李。」我下意识回答，却突然感觉不对。

一回头，仲夜阑正一身黑衣站在烛光的阴影里，面容比这黑夜还黑。

手被吓得一抖，烛光迎风而灭，黑暗里一片寂静。

18

「把灯点上。」仲夜阑听不出喜怒的声音再次响起。

我欲哭无泪，这大半夜的是想吓死人吗？火石方才被我放在屋中央的桌子上，现在我眼前是黑到伸手不见五指。

华浅有一点倒是和我挺像的，都有轻度夜盲症。

「我……我看不见。」我握着油灯，老实地缩在首饰台前，小声回答。

等了许久，才听到一阵脚步声离我越来越近。

手里的灯被人突然抢走，我像个傻子一样大气不敢出一下，就傻看着黑暗。

听到火石摩擦的声音，一丝火光亮起，随后油灯就被点着了，我也看到了仲夜阑面无表情的那张脸。

果然，这男人爱你时是一张脸，不爱你时就是另一张脸了。

他重新回到桌子前，把油灯放好，自己一声不吭。

我顿时不知道该怎么办了，他为什么会大半夜过来呢？这个时刻实在不适合谈正事。

纠结了片刻，我还是没有动，开口问道：「王爷前来，是白日的问题有答案了吗？」

仲夜阑的面容在烛火摇曳下显得飘忽不定，只是声音却没有一丝波澜：「你是料定了我会赶你出府，才会在此收拾行李？」

我眼珠转了转，才开口：「不是王爷想的那样，是我睡不着，想起来兄长在我养病期间送来许多首饰，我都未曾看过，才起来整理一下。」

仲夜阑明显是不信的：「日后别妄加揣测本王的心思。」

呵呵，又一个吓唬人的，「本王」都用上了。

不对，我都自请下堂了，哪里来的日后？

正疑惑着，又听仲夜阑说道：「这些时日我有个问题想不通，你在祭祖典礼上救我，只是为了功过相抵，好离开晋王府吗？」

我不由得一抖。这个王爷也太聪明了吧，虽然昏暗中可能看不清楚表情，但是我还是作出一副痛心的模样：「王爷怎么如此说臣妾？臣妾的一片痴心天地可鉴，只是前期执念太深才入了歧途，现在清醒过来自然是要离开……」

「你既然如此深情，那本王成全你，让你留下。」

仲夜阑突如其来这么一句，硬生生地将我的表白噎在喉咙里，我……又适得其反了吗？

勉强又开了口：「那怎么行，臣妾已知错，自然要承担后果……」

仲夜阑勾了勾嘴角，露出一副皮笑肉不笑的表情：「知错了就行，你为救我差点赔上性命，我也不是忘恩负义之人，晋王府的粮食能养得起一个闲人的。」

什么意思？

难道说我后半生就得困在这个小院子里孤独终老了？

我不要啊，我还有大把的钞票，大堆的古风美男呢！

要不要承认我是为了离开晋王府才救的他？还有我只是没推动他才被迫挡了箭，这样他就不必念这个恩情了吧？

仲夜阑好像猜到我的想法，先说道：「华相权势滔天，我还得给华府几分薄面。你既功过相抵，就老实待在这后院度日吧。」

华相？

那我让华相倒台了，不就不用给他薄面了吗？

这个想法让我又想抽自己嘴巴子了，现在华相倒台，恐怕我会更惨。

正想再说几句，仲夜阑起身就离开了，不给我半点时间。

更过分的是，他还把油灯扑灭了！！！！

「王……王爷？」我心存希望地开口，「我看不到东西了。」

然而等了片刻却没有一点声音，我不死心地继续说：「王爷，我是真的什么都看不见。」

还是没有回声。

我深吸一口气，开始伏低身子慢慢摸索，按记忆里的布置，想要回床上。

然而却一次又一次被不知道什么东西磕到膝盖，第三次撞到东西后，我终于忍不住低声咒骂：「仲夜阑，你个忘恩负义没人性的东西。」

许久才摸回床上，我终于舒了口气，膝盖估计等明天会青紫一片了。

一阵风吹过来，我伏在床上看到窗户还开着，凉凉的月光投了进来。

奇怪，明明记得窗户刚才是关着的呀。

算了，不管了，总之冻不到我。如果再下去关窗的话，说不定又会被磕几下。

早上刚想赖个床，就听到外面吵吵闹闹。

「千芷。」我带着起床气大喊。

却看见千芷红着眼眶进来，看着像是被气的。

「怎么了？」我皱眉问道。

「王妃，方才王爷身边的侍卫南风来了，说是……要……」千芷低着头结结巴巴，语气满是不平。

「好好说话。」我皱眉吩咐。

「南风说是王爷要把王府的中馈印章拿走。」千芷说着就带上了哭腔，终究是个小姑娘，「王妃伤势未愈，王爷不但不念及恩情，还……还……」

抬手揉了揉太阳穴，我开口：「给他吧。」

我不贪这晋王府一分钱，所以一直以来的中馈都是推给下人帮忙打理，这拿不拿走，对我来说也没什么区别。

「可是王妃……王爷他怎么能……」

看千芷还是不服气，我叹了口气说：「千芷，王爷他知道了……当年在寺庙的真相，还有我为了嫁过来设计的那个局……」

千芷脸一下子变白了，只是最后还是忍不住嘟囔：「那王妃为王爷差点没命了，他也不能这样绝情吧？」

千芷是我的丫鬟，自是站在我的角度，觉得仲夜阑太过冷血，不念旧情。

可是若是站在仲夜阑的角度来看，华浅骗了他这么久，还设计他和真正相爱之人差点分离，他怎能不恨呢？

千芷终究不情不愿地把中馈印章交给了南风，接下来我才真正知道了什么叫作人情冷暖。

院子里的下人见风向不对，渐渐投向别的地方，一来二去，我这院子已经格外冷清，只剩千芷、翠竹、银杏和李嬷嬷四人。

对了，还有那个叫华戎舟的府兵，可能是年纪小不通人情世故，还依然守在我这院子门口处，没有另谋出路。

院子人少了，我倒是感觉不错，省得天天人来人往，让我连名字都记不住。

仲夜阑并未限制我的自由，所以伤好之后，我可以自由出入，看来他是要把我当成隐形人了。

日常饮食上倒是没有亏待我，毕竟我身后还有华相这个后台，下人虽见我失宠也不敢太过苛待。

这种惬意安静的生活让我差点想就此堕落下去，不再去绸缪。但是又想，我也不能一辈子守着仲夜阑呀，这大好的年纪我还是得多出去看看，顺便找个对象谈场恋爱。

于是我又开始制定新的路线。现在我没了性命之忧，那就该作死了——让他仲夜阑忍不了赶我走。

正好此时接到了太后的召见，我便迫不及待地前去抱大腿。

刚出了院子就听到华戎舟唤我，我让千芷先去安排马车，自己走了回去。

华戎舟伸出双手，掌心是一个方形木头盒子，我疑惑地接过来，打开一看，是一个银镯。

又是华深那个败家子送过来吧，说了他那么多次了，还是不开窍只送我首饰，还不如直接给我钱呢。

我合上盒子把它放回华戎舟手里。他一愣，棕色的眼眸呆呆地看着我，我开口：「日后华深再派人送东西过来，你就直接帮我退了，就说我对这些不感兴趣。」

转身准备走，听到华戎舟又急急忙忙地喊道：「王妃，这不是普通首饰。」

我回头，看到他拿出镯子，按向镯子接口凸起处，然后一拧。

「咔哒」一声，镯子竟然变成了一把精致的小刀，约有十厘米长，一指宽。

我眼前一亮，又从他手里接过那不知是该叫银镞还是小刀的东西。

「这华深终于长记性了，寻了个这样新奇的玩意儿。」我惊叹德开口。

这小刀不大，沉甸甸的却又很精致，不知是否锋利，我伸出手指想摸下刀刃。

手腕却突然紧紧被拽住，抬头疑惑地对上华戎舟满是紧张的眼眸，他说：「王妃小心，这刀虽小，但是异常锋利。」

19

「能有多锋利……」

我拿着小刀割向手里的木盒，话还没说完，木盒就被切去一个角，真是削铁……削木如泥啊，跟切豆腐一样。

忍不住又切了几下，盒子被割成几块才停下来，越来越喜欢这个精致的小物件。

「给华深……额，兄长回个话，说我甚喜欢这个东西。」我爱不释手地说着，对华深的印象也好了些，看来他也不全然是个一窍不通的二傻子。

抬眼对上华戎舟那双漂亮的棕色眼眸，他似乎也是格外开心。

突然他注意到自己还拉着我的手腕，顿时脸变得通红，仓皇就要跪下：「属下……」

「别整那些没用的。」我拉起了他准备下跪的身体，「来，教教我这个是怎么变回镏子的？」

这个操作也格外简单，只是按着凸起处，再反方向一拧就变回一个平平无奇的镏子了，真是个好物品。

看着一直垂着头的华戎舟，似乎是个格外实诚的孩子，我心念一动：也该培养些自己的人。

「我这院子里也没什么东西好守着的，现在我正准备入宫，缺个护卫。」我努力摆出慈母的表情，「你来为我驾车可好？」

华戎舟抬头错愕地看着我，我继续笑得如同一个老母亲。只见他面上通红，灼灼目光中却少了几分戾气：「属下……遵命。」

我既然下定决心要离开晋王府，那上到太后，下到晋王府侍卫，都得好好经营人脉。

到了皇宫，跟着领路太监一路低头走着，突然前面的太监身形闪了闪就没了。

我一皱眉，身边的千芷紧张地开口：「王妃……」

我抬手示意她不必惊慌，我可是被大摇大摆请进来的，怕没人敢这样明目张胆地设计我。

片刻后前面路口突然闪现一个明黄色的身影，仲溪午就言笑晏晏地出现了：「这么巧啊，晋王妃。」

我面上微笑着行了一个礼，心里暗骂，巧个鬼！

能在皇宫这样大胆设计别人的，也非他莫属了。

「我正好也要去母后那边，一同前往吧。」仲溪午微侧身，我缓步跟上。

注意到他身边的大太监高禹公公不着痕迹地挡在千芷前面，拉开了我们之间的距离，我就明白他是有话对我说。

「你伤势可好些了？」果然才和下人拉开距离，仲溪午就开了口，「那日在晋王府，因为皇兄有请我都没来得及细问你。」

他还想怎么细问？

「回皇上，臣妇已无大碍。」我中规中矩地回答。

仲溪午脚步一顿，我装作不知继续走，他又开口：「看你一副气未消的模样，难道还觉得我在不分时间地……试探你？」

我头都没有抬：「皇上说笑了，臣妇不敢。」

「只是不敢，而不是不气？」仲溪午声音并未见怒气，似乎有些无奈，但还是一如既往地温和，「那我向你保证，日后决不会再肆意揣测你，你可会消气？」

这是什么乱七八糟的台词，我忍不住侧头看了仲溪午一眼，只见他笑得极为真诚。我嘴角抽了抽，他这话说错对象了吧？

「皇上所思自是都有道理，哪里敢算说是揣测？」我继续客套着。

和他打过这几次交道，哪一次不是句句给我下套？保险起见，我还是做出一副诚惶诚恐的妇人模样就好。

「也罢，来日方长。我似乎现在才看懂……」仲溪午没有再纠结之前的话题，却没头没脑地来了这么一句。

「说起来，那日晋王妃说的一句话，我思来想去觉得十分有道理。」仲溪午话题倒是转移得不露痕迹。

只不过……又来了，和他说话真的心累，那么多弯弯绕绕，可是我又不敢不接话。

「臣妇愚昧，不知又说错了什么话？」

仲溪午叹了口气：「说过不再揣测你，你不必这般谨小慎微。」

我不语，鬼才信呢。

仲溪午双手负于身后，脚步未停说道：「你说人的命只有一条，所以凡事都不值得以命相搏，这个道理日后你还是好好琢磨下为好。」

啥意思？拿性命威胁我？这个皇帝真是吃饱了撑的，天天就喜欢玩弄权术，亏他长了那张如沐春风的脸，原来温柔全都是对于女主而言。

看我脸色不太好，仲溪午愣了片刻，脚步缓了缓，又说下去：
「我的意思是你……」

正好到了太后宫殿，我大步迈进去，把他抛在身后。

高公公因为拦千芷，导致他们落后了不近的距离，我这种逾矩的动作，他们也应当看不见。

穿过来之后我处处忍让，这次实在是不想再听仲溪午那一堆七拐八绕的话了。谁还没有点气性，我就不信他还能现在把我拉出去斩首。

快步走近太后宫殿里面，太后眼尖一下子看到了我，马上做出一副生气的表情：「你这个丫头真是不懂事，阑儿那么好的功夫哪里轮得到你出头，白白在床上躺了那么久，让我在这宫里还得提心吊胆。」

明明是愠怒的一张脸，眼睛里却是明显的关切，我心里一暖，坐到了她身边，露出讨巧的笑脸开口：「母后教训得是，是臣妾太冲动了。」

看我主动服软，太后脸也绷不住了，拉住我的手说：「看看你瘦成什么样了，以前我就嫌你身子不好，现在瘦成这样，日后怎么给阑儿传宗接代呀。」

我的笑容一僵，难不成所有的长辈都喜欢催婚催生子？跨时代她们也没有代沟啊。

正犹豫要不要开口和她说我和仲夜阑的关系变化，仲溪午的声音传了过来：「母后太偏心了吧？我都进来这么久了，怎么像是看不见我一样呢？」

自己亲儿子来了，太后脸上笑容更盛，嘴上却是不留情：「你还好意思说，到现在连个孩子都没有，我可不得把期望放在阑儿身上。」

她说完还拍了拍我的手……我一个恋爱都没谈过的人，为什么要和他们在讨论生孩子的话题！

仲溪午看着也是无奈，就老实坐着不再说话，太后又转头向我说道：「病了这么久也不给我报个信，害得我都想派个太医去看你了。」

我一挑眉，看向仲溪午，他清俊的脸上也有了几分尬色。

当初某人可口口声声说是太后担心我，才让他带太医来看我，这真是现场打脸，太后都不知道这事。

「是臣妾倦怠了，下次定不会如此。」我装作不知地回太后。揭穿仲溪午也没啥意思了，大家都是心知肚明，何必硬要把脸皮撕破呢？

「还敢有下次？」太后重重地拍了我的头一下，「你是觉得我这条老命活得太长了是吧？」

我赶紧开口讨饶，哄了半天才安抚好这个老太太。

之前太后虽对我亲近了些，但还是有些距离的，没有今天这般像是自家人一样。

看来我为仲夜阑挡箭一事，让她彻底对我改观了，觉得我是真心喜欢仲夜阑的，所以之前华浅用过的小伎俩她也不放心上了，全当是平常女子太过喜欢才犯的错。

陪太后说了许久，天色渐晚，我才开口告辞。

我话音刚落就听仲溪午说道：「时辰不早了，那儿臣也不叨扰母后了。」

我刚说要走，他也跟着走，这也太明显了好不好？一看就是又想拉着我打嘴仗。

太后那么聪明的人，自然也看了出来，她眉头皱了皱，却没有开口阻止。

我只得和仲溪午一前一后出了太后宫殿。

20

出了宫殿，我头也不抬，行了个礼拔腿就走，速度简直和专业的竞走运动员没什么两样。

「晋王妃。」

仲溪午的声音从身后传过来，我脚步未停，装听不见。千芷畏惧地拉了拉我的衣袖，我还是昂首挺胸大步向前迈。

「华浅。」

我还是不理睬，专心致志地竞走。

忽然左手腕猛地被拉住，制止了我的步伐。我反应迅速地甩开，后退一步开口：「皇上这是做什么？男女授受不亲，臣妇现在还是皇上的皇嫂，皇上这种举动是想置臣妇于不义之地吗？」

高公公被我大不敬的态度吓得目瞪口呆，仲溪午抬了抬手，高公公便极有眼力见地又扯着千芷走远了几步。

「方才唤你几次，你都装听不见，怎么现在反倒怪起我了？」仲溪午见他们走远才开口。

「皇上唤臣妇了吗？臣妇心念王爷，匆忙赶路没听见。」我摆出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模样。

「你前几日不是都自请下堂了吗？怎么现在还拿这个身份来狐假虎威？」仲溪午并未生气，只是好笑地问着。

「皇上天天日理万机，对别人的家事未免太关注了吧？」我还是冷着一张脸开口。

仲溪午低头轻笑了一声：「你今天怎么像是被踩了尾巴一样，脾气这么暴躁？」

你才有尾巴，你们全家都有，心里暗骂一句才反应过来我此时应该也算他「全家」里的一员。

「皇上若无其他事，臣妇就先告辞了。」我行了一礼转身又要走。

「你怎么不听人说完话就要走？」仲溪午的声音再次响起，又一次扯住我的衣袖，「我只是想说方才来的路上，我让你惜命的意思是……」

「皇上。」我猛地抽回袖子，扑通一下跪下，地上尖锐的石子刺得膝盖生疼，我强忍着开口，「皇上若是真心提醒臣妇惜命，就不该和臣妇拉拉扯扯，这皇宫耳目众多，皇上可曾想过旁人见了，臣妇该如何自处？」

「我看有谁敢胡言乱语。」

「自是不会有人说皇上，可是臣妇呢？」我抬头对上仲溪午微眯的双眸，「臣妇现在失了王爷的心，父亲也已年迈，兄长又是一事无成。臣妇身为一个妇人，本就孤立无援，皇上自是体会不到一个女子的难处。日后臣妇别无所求，只想青灯古佛与世无争罢了。」

许久没有听到仲溪午的声音，他也没了笑容，我强迫自己保持着看破红尘的表情。

最终他开口：「你还是觉得我在试探你吗？」

我垂头不语，只听他叹了口气说：「罢了。」

然后我面前那明黄色的衣角一闪而过，他慢慢走远，千芷见状赶紧过来扶我。

站起来后我才舒了口气，这两个兄弟没一个省心的，我方才借着发脾气，也是给仲溪午分析华府的形势和表达自己的态度。

我失宠，华深一事无成，后宫里的华美人也被我斩断了和华相的联系。现在华相权倾朝野又怎样？总归他根本就是后继无人，仲溪午完全可以不再通过我来打压华府。

「赶紧走。」我低头对千芷说。

看她一脸迷惑的模样，我又说道：「刚才吵了皇上一顿，我怕他等会儿反应过来，来找我麻烦。」

千芷：「……」

回去的马车里，我闭目养神，心思百转。

只怪之前华浅深爱仲夜阑的人设立得太牢，所以我因为知错而想和离的说法根本站不住，不然冲着太后如今对我的态度，我也能求求她。

现在，我要是在仲夜阑不追究前错的情况下还坚持和离，那就平白惹人怀疑了。

所以要想和离，一是我有错，二是仲夜阑有错。

我有错的风险代价可能会太大，让我难以承受，而仲夜阑有错的话……也不容易啊。

若是再早穿过来一天，我就撕破了脸也要阻止当初那场婚礼，可偏偏是婚礼之时穿过来，真是给我出了难题。

刚回到晋王府，就看到华府的下人来送帖子，说是让我明日回华府。

这些时日华夫人都无法进来看我，所以看到我今天能进宫看皇后，就迫不及待地来请我了。

我揉了揉眉心。仲溪午态度不明，华府可能还是他心中的一个刺，所以我能做的就是不让华府成为众矢之的。

真不明白，为何女主还没开始左右仲溪午的想法，他就已这么早地开始针对华府。

第二日，我无视千芷催促，睡了个懒觉才出发回门。

华府门口是华深来接我，他一路兴高采烈地问我可喜欢他这些时日送去的首饰。

被他缠得无奈了，我才拉了拉袖子，露出那个暗藏玄机的手镯，说：「喜欢喜欢，这不我都戴出来了。」

他一愣，肥胖的脸上露出了些疑惑，正好这时候走到了正厅里面，我也就不再应付他了。

华相和华夫人上坐着，华夫人一看到我，就赶忙走过来，拉着我看了一圈：「这些时日没见，你怎么消瘦成这个模样了？是不是那晋王苛待你了？当初真是看走眼了，那个冷血无情的……」

「夫人。」华相低沉的声音响起，带着些许警告。

华夫人动作一慢，拿着帕子擦了擦泪，却是不再言语。

华相这才轻咳一声开口：「浅儿身子可恢复了？」

「我已无大碍。」

华夫人拉着我在桌子旁边坐下，华深也老实实在地自己坐好。

华相这才切入正题：「我听说你前几日寻晋王爷自请下堂？」

迎着华相严厉的目光，我承认：「是的。」

「胡闹。」华相呵斥道，「你年纪不小了，怎么还是这样任性。」

「老爷……」华夫人看华相语气太重，赶紧推了推他的手臂，华相却不理会。

果然，今日喊我回来就是兴师问罪，他们进不了晋王府，只能让我回来接受说教。

我苦笑一声：「父亲为何不问原因就斥责我呢？」

华相眉头越皱越深：「能有什么原因？之前在府里太惯着你了，把你养得这么不懂事。」

「老爷，浅儿年纪还小，你少说两句吧。」华夫人又出来打圆场，然后转头冲我埋怨，「浅儿，虽说这次晋王做得不地道，但是你好不容易嫁过去了，怎么还能耍小脾气呢？夫妻相处本就需要包容……」

他们真的是华浅的父母吗？我开始怀疑了，为何只会一味地怪罪我，而半点不问我的想法？

「母亲，妹妹这么漂亮，喜欢的人多了，何必一直待在晋王府受委屈呢？」

万万没想到，竟是华深为我说话，我心里一柔，顿时感觉他也没那么面目可憎了。

「闭嘴。」华相怒吼，「你有什么资格说话！天天一事无成，你若上进些，我至于为了这个家这般费心谋划吗？早知道还不如当初没生你呢！」

华深头一缩，明显畏惧得不再开口。

我看到这里，心里也平静下来了：「父亲，一直以来你所图的是什么？」

华相目光如同利剑落在我身上，这次我并未畏惧，「是权倾朝野，还是想要阖家欢乐？」

「你这说的是什么话？」华相重重地放下手里茶盏。

华夫人一直冲我使眼色，我视而不见，「想必父亲要的一定是第一个吧？说什么为了这个家，可是看着兄长堕落却不加管教，看着女儿受委屈却连原因都不问只会斥责。所以我在父亲心中，是不是从来都只有晋王妃这一点价值？」

「浅儿。」还是华夫人开了口，「你怎能如此说你父亲？」

「我说得有何不对？」我冷笑着开口，「我和仲夜阑已经恩断义绝，他碍于情面才留我在王府虚度余生，我又为何不能想要离开？非要把余生全浪费在晋王府吗？」

华相气极反笑：「当初不是你要死要活地想嫁进去吗？现在后悔了？」

「对，当初是我要嫁进去的，甚至还冒充了仲夜阑心中之人的身份，还下药设计他娶我。我年少无知是非不辨，凡事只凭个人喜恶。这些事父亲都是知道的，可是父亲……」我开口，眼眶却不由自主的红了，真是可恨之人必有可怜之处，之前的华浅心思不正，有大部分还是家庭原因吧。

「难道你不知道我做错了吗？为何从来都没有告诉过我？」

21

「在我想冒充别人的身份时，父亲为何不告诉我不该这样做？在我想下药设计仲夜阑时，父亲为何不说女子不该这样自甘堕落？为人父母，不就是要子女懂事误入歧途时及时指导吗？母亲可能居于后院，阅历有限，可是父亲……为何你从来都是明知是非而不言对错？」

若是华相当初能够严加管教华浅，华浅会不会就不至于一错再错呢？我不知道这个猜想的结果如何，可是现在的我真的有点难过。

华相面色阴晴不定，我擦了擦眼泪开口：「父亲现在还能说你不是只想着权势吗？」

「放肆。」华相拍案而起，「我若没有这权势，你以为你和你哥哥能想要什么就有什么吗？好处你都拿完了，现在还反过来怪我疏忽你们？」

「那父亲知道我真正想要什么吗？」我也站了起来，「我想要的不过是一家人好好地过着普通生活，父亲若是想证明凡事只为我们着想，那就辞官吧。我手里的钱足够我们找个地方，后半生衣食无忧。」

「我若是辞官了，以后谁来护着你那任性妄为的哥哥？我让你嫁入晋王府，是想着你哥哥日后若是落魄，我们又不在了，你能扶他一把，可是你还是只知道耍你自己的大小姐脾气，半点不为他人考虑。」华相似乎越来越生气，脸涨得通红，没了以往儒雅的模样。

「说到底，父亲还是舍不得手里的权势啊，还拿兄长做借口。」我忍不住笑了起来，心里仿佛突然有了一片荒漠，那里寸草不生。

「父亲可想过这滔天的权势也是烫手的山芋？日后父亲若是跌落高台，等待华府的是什么？华氏一族又会是什么下场？现在开始我不会再给父亲任何权利上的支持，这个晋王妃，我是不会要……」

「啪。」

清脆的耳光声响起。

「老爷。」华夫人的惊呼声也响起。

只见华相跌坐回椅子上，双目喷火般盯着我：「逆女，养了你这么多年，养出你这么东西……」

华夫人上前给他抚着胸口顺气，用眼神示意我赶紧道歉，连华深也是讷讷地扯了扯我的袖子。

我抚着方才被打歪的脸，只感觉火辣辣地疼，看来华相真的是被我气得不轻，才会出手这么重。

我勾了勾嘴角，却忍不住倒吸了口气，可真疼啊。

我捂着脸开口：「看来我和父亲是谈不到一块去了，不如等父亲冷静下来再想想我的话吧。父亲若要坚持当这个丞相，那就请恕女儿不孝。」

说完我转身便走，不理睬身后华相的怒吼声还有华夫人的挽留。

为这个华府，我能做的都做了，能提醒的都提醒了，剩下的就看华相的选择好了。

我每日因为华相之女这个身份，收到的揣测和恶意已经够多了。

刚走了几步，华深却是追了上来，他跟在我身后，犹豫了一下还是拉住了我。

「妹妹，你刚才怎么能那样和父亲顶嘴呢？看把父亲气得，你还是回去和父亲道个歉吧。」他拉着我衣袖，小心翼翼地说。

「兄长也觉得是我做错了吗？」我停下，一动不动地开口。

华深支支吾吾半天也没有说出什么来，想起他方才在屋里对我的维护之言，我觉得心头一软，便拉住了他的手。

应是我许久不曾这样亲近他了，他看着有点不知所措，我鼻子微酸。

「兄长是想选择每日战战兢兢的荣华富贵，还是想要安稳度日的百姓生活？」我看着他，目不转睛。这个华府有一个人能支持我一下就好。

华深缩了缩头，看我不依不饶，最终还是开口：「妹妹是否思虑过重了？有父亲在，怕什么？好好的为什么非要去过那种市井里贱民的生活……」

我自嘲地笑了一下，华深还是习惯了这锦衣玉食、权势滔天的官二代生活，不愿做一个普普通通的人。

这整个华府，无人听我的，也无人信我。所以，让我如何逆转华府满门抄斩流放的结局？

我穿到了华浅身上，就没想过要独善其身，所以每天都费尽心机，想最大程度地降低损失，保全所有人。

可是，我一人之力，还是难以撑起来华府的整片天啊。

我松开了华深的手，转身继续向外走着，华深只是默默跟着送我，不再多言。

说不上是失望，若是最大的反派轻而易举的就归于正途，那也未免也太过简单了，不是所有的人和事都能仅凭几句贴心话扭转，那种事情只会发生在童话里。

出了华府，马车旁边的华戎舟一脸惊讶地看向我，想必我脸上已经肿起来了一个手掌印。

我勉强挤出一抹微笑，开口：「回府吧。」

华戎舟点了点头，没有多问。

刚进晋王府，就迎面碰上了仲夜阑，他本欲装作看不见，却突然一顿，向我走来。

「谁打的？」他开口，语气没有一点起伏，像是问今天天气怎么样。

「还能有谁？恐怕也没几个人能打我了吧？」我耸了耸肩，无奈地开口。

仲夜阑皱了皱眉头，没有言语，我因为脸疼，行了一礼便转身想走。

却听到仲夜阑在身后开口：「你如今的身份还是晋王妃，日后莫要让旁人欺负到你头上，平白丢了晋王府的脸。」

我转头，仲夜阑却躲开了我的视线，我笑了笑正想开口，余光看到他身后不远处出现一个身影。

心思一转，我走过去，伸开手抱住了他的腰，把头靠近他的胸口处，顿时感觉他的身体僵硬得如同一块铁板。

「你……这是做什么？」他开口，却是没有直接推开我。

我手未松，抬头对上他的目光，灿烂一笑：「让王爷明白一些道理呀。」

他皱眉，我接着说：「因为此时……牧遥就在你身后。」

仲夜阑下意识推开我，用力太猛，我还踉跄了几步险些跌倒。他回头看，牧遥已经脸色苍白地转身离开。

「你……」仲夜阑瞪着我，双眸满是火光。

「所以啊，王爷你也看到了，我若是还留在晋王府……」我打断了他的话，「那你心爱之人就永远只能躲在身后，不能上位。」

仲夜阑继续看着我，我还是微笑以对。他眼里火光渐渐灭下去，然后转身朝牧遥的方向追过去，不再理我。

我也不再笑了，毕竟一笑脸都是疼的，这个表情也太难受了。

「小姐，你今日怎么像个……」千芷吞吞吐吐地开口。

「像个刺猬一样？」我接住了她的话。

她点了点头，我捂着脸努力不牵扯到红肿的地方：「我是用最简单直接的办法让他明白这个道理，我若留在晋王府一天，他

爱的人就不能光明正大地站在他身边，我是在逼他做选择呢。」

千芷拧了拧眉没有再说，这段时间在我的影响下，她终于也开始觉得我并不是非仲夜阑不可了。

转头对上了左边华戎舟炯炯有神的目光，我拍了拍他肩膀：「小朋友，可不要跟着我们学坏了哈。」

他顿时脸红到脖子上去了，旁边的千芷也是一副无语的模样。

其实我这样做还有一个原因，那就是处在脆弱之中的人最怕别人来伸出手。为了掐灭不该有的幻想，我才会用这种方式推开一切的可能性。

22

脸上的掌印整整过了三四日才消了下去，华夫人一直给我来信，说让我回去给华相赔个不是。

我只是将信放在一旁不理睬。无法改变他们的观念，那我至少要让他们知道我的态度，哪怕对他们有一丝影响也好。

算起来小说里到此时应该快要到男三伍朔漠出使的故事情节了，上次的动乱，他蒙着面，所以应该只有女主知道他的容貌，如今他才能大摇大摆地做使臣出使。

对于这个射了我一箭的男子，我没有半点兴趣，总归是我自己往箭上撞的，也不能怪他。而小说里华浅察觉出伍朔漠对牧遥的心思，便私下找他求合作，让他不择手段带走牧遥。

伍朔漠一开始答应了，然而临阵倒戈，让华浅自食恶果，最终彻底遭到仲夜阑厌弃，只是碍于华相权势才没有当场休妻，于是接下来男女主就开始尽心尽力地要扳倒华相了。

而华浅不甘于坐以待毙，便塞给下人些钱逃出了晋王府，本想买凶循机报复，却误信他人，被卖到勾栏之中，受尽凌辱。

最终……不提也罢。

所以我只要一不和伍朔漠结盟，二不买凶杀人，就不会落得像小说里面的结局。

打着这个主意，我连皇宫里举办的伍朔漠接风宴都想称病不参加，随便他们几个折腾去。

然而太后却派人前来探望，我只得打消了避其锋芒的念头。

再次坐上了去皇宫里的马车。这次仲夜阑直接是骑马跟着，都不愿和我同车了，所以马车里面只有我、千芷和……牧遥。

仲夜阑如今正宠着她，自然走哪都要带着。

于是就形成了现在我们三个同坐一车的尴尬场面，不过牧遥不愿多理我，估计在想着如何进宫找靠山给牧家翻案——牧家虽然没有被杀只是流放，但终究是冤枉的。先前牧遥可能羁縻于和仲夜阑的感情问题，没有别的心思。现在他们的感情在我的推动下和和美，所以估计她也该腾出手收拾华相了。

我的三观正在和我想活命这个想法激烈搏斗，三观告诉我华府罪有应得，可是我想活下去这个愿望告诉我那些事情本应该是

和我无关。

若是华相能听我一劝，能够避其锋芒辞官回乡，也就半等于流放了，勉强算是设计牧遥家人的后果。人都是自私的，我又何尝不想活命，说不定那样就能逃过满门抄斩的下场，可惜华相醉心权势太过顽固。

想得我头疼也分不清孰重孰轻，因此我也顾不上和牧遥搭话了。马车里也只有千芷比较专心——专心致志地怒视着牧遥。

到了皇宫后，我便老老实实跟在仲夜阑身边，毕竟这种场合下，我还是晋王妃，他也不能太过疏离，只不过却是刻意和我保持距离，似乎怕我又突然扑上去抱他。

我不由得嗤之以鼻，真是自作多情了，我也不是见谁都抱的好嘛。

进入宴席里面，我们按各自的位置坐好，我正好看到斜对面是华相一家。

华深挤眉弄眼地冲我示意，我不由得一笑，也冲他点了点头，余光看到华相自顾自地饮着酒，似是完全没看到我一样。

这个老头真是又固执又气性大。

同时也注意到我正对面坐着一名面目英俊的男子，他时不时地瞄向仲夜阑身后——牧遥所在的位置，而牧遥也一脸震惊地看着他。

我就知道他应该就是男三伍朔漠了，小说里牧遥一开始并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，所以现在才这么吃惊。

忍不住观察了一下他，生得是英气逼人，笑起来却又痞中带乖，真是经典的玛丽苏套路，女主身边的男人就是个顶个地优秀。

应是察觉到我的目光，他看向了我，目光明显地闪了闪，就赶紧转开视线，拿起酒杯掩饰。

或许他认出来，我就是当时为仲夜阑挡了那一箭的人，所以有点心虚吧。

说起来，他射中的又不是要害，若是我知道推不动仲夜阑，就直接推开牧遥后，装装样子喊两嗓子就好了，总归仲夜阑男主光环护体死不了，平白让我自己受了这么多罪。

不过片刻，皇上、太后还有戚贵妃就相携而来，然后就是一系列客套而无聊的外交话语，我就低头做出一副贤良恭顺的模样，其实思绪早不知道飘到哪里去了。

「把筷子给我放下来。」身边坐着的仲夜阑突然开口，语气带着些许不耐。

我一愣，才反应过来自己一发呆就喜欢拿着筷子摆弄吃的，盘子里的糕点已经被我戳得支离破碎，看着着实不雅。

仲夜阑的脸色不太好。我只觉得他莫名其妙，我又没有戳他的吃食，难不成因为我浪费粮食他才生气？

心里无语，再加上这宴会着实烦闷，我便开口要如厕，仲夜阑只当没有听见，我也就自顾自地离开了。

皇宫太大，我不敢走远，就随便寻了处假山坐下透透气，准备等宴会差不多结束了再回去。

只是才坐了片刻，就听到一道声音传过来：「晋王妃怎会一人在此？」

声音听着不怎么耳熟，我偏了偏头不由得一愣：怎么会是伍朔漠？

「大皇子又怎会在此？」我起身拍了拍衣角带上的草屑，规规矩矩行了个礼。

伍朔漠看着我的动作，愣了一下才开口：「晋王妃和传言中的似乎很是不同。」

传言？牧遥说出来的传言吗？那肯定没我什么好话。

我笑笑不语，就想寻个由头离开，毕竟对于这个牧遥的狂热粉，我接近可没什么好处。

可是他却不想就此放过我：「听往听传言，晋王和王妃伉俪情深，让人颇为羡慕，只是我方才看着你们似是颇为冷淡呢？」

这个伍朔漠打什么主意？也太自来熟了吧？小说里可是华浅先找上他求合作的，现在怎么变成他倒贴了？

「夫妻之间的事哪有那么简单，越是表现得浓情惬意的夫妻，关系越未必就好，而相敬如宾的夫妻才能长久，大皇子成婚之后就会明白这些道理了。」我淡笑回应，拿出自己已婚妇女的优势来压他。

伍朔漠也是笑了笑，随后目露精光：「说起来成婚，我倒是有个心上人……」

你心上人和我有毛线关系？跟我说干啥？

「就是方才晋王身后的丫鬟，看着颇合我眼缘，就怕晋王不愿放手啊。」

伍朔漠做出一副惋惜模样，却是不停留意我的神情。

这位兄弟能不能再明显一点？就差没直接对我说：我看上了牧遥，你成全了我，也是成全你自己和仲夜阑。

「那你问晋王去吧，我做不了他的主。」我丝毫不接招。

伍朔漠的惊愕掩饰都掩饰不住了，毕竟在他打听到的情报里，我可是深爱仲夜阑又善妒的，没道理送上门的盟友不接受。

不过我可是知道和他结盟的下场是什么，他临阵倒戈倒是成全了他有情有义，拿得起放得下的人设，而华浅就没那么幸运了。

「王妃难道不明白我的意思吗？我是说我们可以合作，各取所需，你帮我……」

「咳咳咳……」

我的咳嗽声打断了他的话，迎着 he 皱眉不满的表情，我故意做出一副虚弱的模样：「大皇子请谅解，自从祭祖典礼上我被不知何处来的贼人射了一箭后，我的身体就愈发不好了，一遇凉就止不住咳起来，所以我就先告辞了。」

伍朔漠脸色一下子变得异常尴尬，他以为我不知道是谁射的箭，但是我就是故意说给他听的，看他还有没有脸继续拉着我说。

然而我却低估了他的脸皮厚度，刚转身，他又一步迈到我面前，伸出长臂挡住了我的路：「晋王妃且慢……」

「满朝都在为大皇子接风洗尘，大皇子怎么撂下那么多人独自跑出来呢？」

一道明黄色身影从一旁的假山后一闪而出。

23

仲溪午双手背于身后，长身玉立，言笑晏晏，看着真是翩翩公子模样。

伍朔漠面色一凝又恢复如常：「陛下说笑了，我是喝多了酒头疼，才出来吹吹风，现在正准备回去呢。」

伍朔漠看了我一眼，身子一顿后对我拱了拱手：「那我就先回席，晋王妃咱们改日再谈。」

这个臭不要脸的，当着皇帝的面说这种话，知不知道会给我惹来多大麻烦？本来仲溪午就一直猜忌我。

伍朔漠没有半点害了人的自觉，行过礼后就转身离开了。

然后我就看到了一个名叫变脸的表演，仲溪午脸色明眼可见地冷了几分。

还别说，一直和煦的小太阳，突然冷起来也是挺吓人的。不知道方才我们之间的话他有没有听到，看他不好的表情，定是听到了，会不会以为我要害他的心上人？

纠结了片刻我还是先开口：「皇上，方才不是你想的那样。」

我一开口，似乎看到他脸色好转了一些，这么好哄的吗？

「那你说说如何不是我想的那样。」他开口回道。

「我并没有想要针对牧遥……」

我偷偷看他的表情，只见他眉头一皱，我赶紧又解释道：「方才是伍朔漠先开口说他看上了牧遥，那只是他的事而已，我可从头到尾都没有说过要帮他的，也没有应承过要把牧遥给他，全是他一厢情愿罢了。」

我毫不客气地把伍朔漠出卖得一干二净。总归他射了我一箭，方才又坑了我一把，那也别怪我不留情面，先把自己摘清就好。

「所以皇上直接找他兴师问罪就对了。」

「我为何要问他的罪？」

仲溪午一本正经的话把我噎了一下，这个人还真是揣着明白装糊涂。

我也就配合他的表演：「皇上请放心，我说过我日后只想与世无争，就不会参加到这些纷争之中。」

仲溪午的眉头越皱越深，我也就行了个礼先行离开。

刚绕到假山后面，就又迎面碰上了一个熟人——一身绿色罗裙的华美人。

这可真是自己送上门来了。

华美人虽然之前失去了华相的支持，但是就她进宫以来积累的资本让她也没那么容易倒下去，而华相这段时间看我忤逆，也生了对华美人死灰复燃的心思，终究是个隐患。

想起还在假山后面的皇帝，我眼珠一转，不如我来个一箭双雕。

趁今天彻底断了华相谋权的小心思，然后再卖皇帝一个人情，让他不能再一直揪着我，怀疑我有不臣之心。

思及此，我就给千芷使了个眼色，让她拦住了华美人的去路。

「华美人行色匆匆的这是准备去哪儿呀？」我刻意做出一副倨傲的模样。

华美人这种女人我是很清楚的，逢高踩低吃里扒外，且极为小心眼，最见不得别人比她好。

我刻意拂了拂头上之前华深送过来的价值连城的簪子，又拨了拨同样千金难求的耳环，把心机婊演绎得绘声绘色。

还好今天出门时听千芷说皇宴不能太过朴素，才戴上了这些首饰。

华美人眼神里果然闪过一丝妒恨，却又装出毫不在意的模样：「听奴才说皇上多饮了些酒，我便熬了些醒酒汤，晋王妃无事还是不要挡路为好。」

华美人正欲绕过我，我却又挡了过去，我们说了这几句话也不见仲溪午走出来，看来他明白了我的意思，就开始躲着看我打什么主意了。

「华美人可真是会心疼人啊，只是皇上龙体娇贵的，哪能喝得下这种鄙陋的东西？」我掩鼻做出嫌弃的模样。

华美人果然一点就爆：「华浅，你什么意思？」

我做作的嗤笑一声才开口：「堂姐还真是改不了这小家子的做派，都入宫当主子了还是这般上不得台面。」

我突然发现了自己的潜能，若是在现代我完全可以考虑往娱乐圈发展了。

因为我表演出来的恶毒刻薄形象……别说华美人了，我瞅着千芷看我的眼神都想打我。

「你……」

华美人正欲指着我的鼻子破口大骂，她身后手捧托盘的丫鬟拉了拉她衣袖，小声说道：「美人，我们还是赶快去送醒酒汤吧，再晚些这刚煮好的汤就要凉了。」

这丫头倒是比主子还聪明，不过我是打定主意要把华美人拉下来，一是送人情给仲溪午，顺便让他日后没机会拿着华美人做筏子攻击华府，二是华相已被我的忤逆气得想再重操旧业，要捡起她这颗棋子，那我之前的挑拨可不就白忙活了嘛。

于是我便等华美人路过我身边之时，伸腿一绊……

看着她狼狈地跌落在地，我心里也生出了些负罪感，是不是有点太欺负人了。

不过负罪感一闪而过，我立刻就强迫自己狠下心来，我可不是那些有圣母心的女主，华美人这棵墙头草，日后可是会成为一颗定时炸弹，小说里她也是华府满门抄斩的推手，我还是防患未然，先断了她反水的后路。

「华浅，你是不是疯了？」华美人爬起来拍了拍自己衣服，对我怒目圆瞪。

千芷下意识挡在我面前，我一抬手就把她拨到身后，我惹的人当然要我来负责。

「堂姐这话可就太伤人心了吧，难不成你自己没踩稳也要怪我？」我故意做出一副受伤的模样。

「华浅，我和你无冤无仇，为何你要一直针对我。」看得出来，华美人忍耐不住了，不顾身旁丫鬟的拉扯开口，「先前我还多次为华相传递消息，你却恩将仇报！」

上钩了。

「堂姐你说什么我怎么听不懂呢？」我掩唇故作惊讶。

华美人被我激得愈发口无遮拦：「你少在这里装模作样了，若没有我，华相怎么可能在朝堂上步步高升？」

我叹了口气，开口：「堂姐说话愈发可笑了，我父亲一不参党争，二不涉后宫，何来要你相助？再说你进宫也就一两年的时间，哪里来的那么大权势？」

为了除掉这个华美人，我也只能先昧着良心说瞎话了。

「华浅，你说你是太愚蠢还是太自作聪明，你以为华相是甘做一名孤臣吗？」华美人冷笑一声回道。

我颇为不屑地撇过头，回道：「父亲想法我可能不是全知晓，但是好歹还是比华美人清楚多了，若是父亲贪恋权势，这几个月怎会对华美人多次派过去示好的人视而不见呢？」

华美人脸色一白，她应该也不明白为何华相突然对她不理睬，但是她极好面子，还是嘴硬地说：「你以为我非华相不可吗？没有他我照样也能在这后宫混的出人头地，你等着瞧，早晚我坐上凤位让你跪着求我。」

嗯，志向还是挺远大的，是不是不想当皇后的妃子就不是好妃子？不过有时候没有自知之明就不太好了。

「哦？华美人何时还能左右朕的决定了？这凤位你说要就要吗？」仲溪午终于从假山后面走了出来，华美人脸色一下子变得如同一张纸一样苍白。

「华浅，你……你竟然……」华美人咬牙切齿地怒视我，估计明白过来我刚才为什么一直针对她。

仲溪午却抢在我前面开了口：「你还没回答朕的问题，区区一个美人，胃口倒是不小。」

好歹还是皇帝，平时温和就算了，但是摆起架子还是挺吓人的，曾经我不是就被吓得腿软了吗？

哎……说起来，我是什么时候开始不怕他了？

华美人刚才和我说话时把她的退路堵得严严实实，是她口口声声说不需要华相的，现在也不能再攀咬了。

想着我的计划已大功告成，我就拿帕子拭了拭眼角不存在的泪水，开口：「还望皇上念在华氏一族的功劳上，莫要过分责罚美人，臣妇体弱不经风力，就先行告退了。」

仲溪午看着我惺惺作态，眼里满是笑意，轻咳了一声掩饰，再看华美人脸似乎都绿了，和她衣服一个色儿。

我心里叹了口气，华美人并没有做出什么实际的出格之举，仲溪午应是只会将她打入冷宫。那我日后就安排些人多多照料她

一下，再给她送些银两，后宫里面也是有钱就好办事，终归此次是我主动设计她的。

刚转身，就听到一声怒喊和两声惊呼。

「华浅，你这个贱人！！」

「王妃！！」

「皇上！！」

手腕突然被人死死握住，一个转身我就被人扯入怀中，抱得严丝合缝。

一只手掌按住我的后颈，让我抬不起头来，满面的墨香扑鼻而来。

于此同时，还有陶瓷砸到人身上之后摔碎的声音——是那刚煮好的解酒汤。

24

这一刻我突然有点理解仲夜阑的心情了，就是那种偏偏被自己不喜欢的人救了的感觉……心里真是一言难尽。

因为迫于恩情，不能再理直气壮地怨他之前所行之事了。

仲溪午松了手我才抬起头，他仍是一派温和淡定，只是嘴唇似乎白了几分。

与此同时我，还看到他的右肩头正在……冒热气。

这醒酒汤这么烫的吗？

高公公匆忙走了过来，抖着嘴唇说：「皇……皇上……」

仲溪午面色未变，看向一旁失魂落魄的华美人，她似乎连求饶都忘了，身边的丫鬟倒是机灵，不住地磕头

若说之前她还有一分的翻身机会，现在恐怕就是完全落入死局了，想害我却误伤了龙体。

「皇上，你竟……竟会……」华美人仿佛大梦初醒一般，难以置信却又带着几分讽意开口。

仲溪午眉头一皱，对身边的高公公说：「高禹，赶紧把她们两个带下去关起来，嘴堵严实了。」

于是其他小太监一窝蜂地冲过去，连拉带拽地把华美人和她的丫鬟带走了。华美人似乎有话要说，但因嘴被死死捂着，只能满眼愤恨地看着我。

这副场景让我不由生出了几分悲凉之意，这后宫之人的生死，还真是全在皇帝的一念之间。

片刻后，假山处就只剩我，仲溪午以及高公公和千芷四人。

仲溪午半边身子都被打湿，高公公像是找回了理智，终于开口：「皇上不如先就近找个宫殿暂避，老奴赶紧去寻件新衣衫。」

仲溪午点头应下，高公公就匆匆离开，他也知此事知道的人越少越好，就自己亲自去了。

仲溪午也转身走了，刚走几步就回头对我说：「还不跟上？」

虽然有点不情愿，但人家好歹也是为护我才落得这么狼狈，我也就不好推脱，乖乖跟了过去。

找了一处无人的宫殿，仲溪午推门便进去了。我刚迈过去一只脚，就听到仲溪午开口：「让你的丫鬟在外面守着，等下高公公过来直接引路。」

我的另一只脚悬在半空中。

孤男寡女，共处一室，越想越不合适。

我就把脚缩回来开口：「那我也不进去了吧，这样于礼不合。」

仲溪午并未有其他反应，只是笑咪咪地说：「你我不言，会有谁知道。或者是你想让别人知道，我因为你落了现在的模样？」

这人真是过分，我们两个身份敏感，旁人若得知此事，对我们二人都不利。

正在权衡之时，仲溪午突然朝我抛过来一个小东西，我下意识接着，是一个小瓷瓶。

「这是什么？」

「药膏。」仲溪午开口，「因你受的伤，你来帮我涂药，我碰不到后背。」

……这还真是给我找了个没办法拒绝的理由。

磨磨蹭蹭抬步迈了进去，一抬头吓了我一跳：「你在干什么。」

刚解开腰带的仲溪午一脸无辜地看着我：「脱衣服呀。」

「你你……你……」结巴了半天，我也说不出来你穿着衣服上药这种话。

我最终还是忍不住低着头开口：「要不我让千芷进来给你上药？」

听到脱衣服的声音一顿，然后仲溪午说道：「你以为龙体是谁都能看的吗？」

我……你以为谁都稀罕看你？

「那等高公公回来给你上药吧？」我还是垂死挣扎道。

仲溪午的声音依然显得漫不经心：「你是想让我疼晕过去吗？」

「哪有那么夸张……」我忍不住抬头反驳，却不由得一愣，说不出来话来。

只见他上衣已经褪到腰际，背对着我，两个巴掌大小的红色的痕迹在整个后背颇为显眼。

忍不住上前一步，才发现那片红色的皮肤是烫伤的痕迹，因为我看到上面……起着指甲盖大小的七八个水泡。

竟然真的这么严重？

「华美人用的是什么瓷器？」我忍不住开口问。

仲溪午侧过头，目露不解：「怎么想起来问这个了？」

「保温效果怎么这么好？」我下意识地嘀咕。

方才华美人的丫鬟已端了半天，没想到还这么烫，肯定是仲溪午太细皮嫩肉了，经不起烫。

看到仲溪午明显无奈的半张脸，我才反应过来刚才说了什么。不等我开口掩饰，他又说：「你是不是又觉得我太娇贵了？」

这皇室的人都会读心术吗？

仲溪午动了动似乎想转过身来面对我说话，我赶紧上前几步按住他肩头：「皇上别动，我现在给你上药。」

这位大哥，你可是没穿上衣啊，背面我已经很尴尬了，你还想转过来吗？

不过我是在现代社会生活过的，所以这种看着暧昧无比的场景，我还能勉强接受。只是他仲溪午可是一个古人啊，这种封

建制度下，他是怎么想的？在自己皇嫂面前裸着上身。

难不成这就是传说中的——长嫂如母？

心里胡思乱想，手上却不敢懈怠，拔掉小瓷瓶的塞子，我沾了一些到指尖。

感觉此时气氛似乎有点尴尬，我就没话找话说：「皇上怎会随身带着烫伤药膏？」

「这不是烫伤药膏，是镇痛的，先凑合着用。」仲溪午身子未动，回道。

我皱了皱眉，这随身带着镇痛的药膏也不太合常理吧。

「皇宫之事瞬息万变，所以有时候还需防患于未然。」

仲溪午像是后脑勺长了眼睛一样，主动解开了我心里的疑问，不过他为什么给我摆出这种推心置腹的模样？真把我当自己人了吗？

手脚麻利地给他背后烫伤处涂上了药膏，我退后几步开口：

「皇上请更衣吧。」

半天没有回应，我忍不住抬头看了一下，正好看到仲溪午侧着头好笑地看着我，说：「我的衣服高禹还没有拿过来。」

「那我就去外面等高公公吧。」我迫不及待地想出去。

「华浅。」仲溪午声音响起，我认命地停下脚步，就知道不会这么容易放我离开。

「方才在假山后面，你口口声声说的……牧遥是什么意思？」

「牧遥太过出色，所以伍朔漠也心怀不轨，我好心提醒皇上罢了。」我毫不心虚地又开始栽赃起来。

仲溪午目光跳了跳，沉吟片刻后开口：「你为何……怎么知道的？」

我没留意他的语病，迎上他的目光，开口：「因为爱一个人的眼神是藏不住的，皇上看我和牧遥的目光可是截然不同，我是女子自然心细。」

说完之后我暗自检讨，我现在是挑拨这几个男人早日为牧遥开战吗？

我看向仲溪午，他头转了回去，看不到表情，片刻后又转过身来……吓得我也赶紧转身，非礼勿视啊。

听他的声音带着满满的笑意：「我看她的眼神，当然和你不同。」

我谢谢你再次告诉我这个事实。

心里腹诽着，正好听到高公公的声音传过来：「皇上可在里面？」

「在这里在这里。」我赶忙回答，正欲借此脱身，心里想了想又停下来，背对着仲溪午开口：「方才多谢皇上相救，华美人一事就算是我送给皇上的回礼，皇上日后可以不必多疑华府的不臣之心，一个心怀不轨的人总不至于自己毁了退路。」

说完后，我就径直走向门口，毕竟除去华美人明明是为了华氏，我却厚着脸皮把此事说成为他考虑，所以还是赶紧跑免得他反应过来。

我拉着门刚开了一条缝隙，斜插进来的一条线条分明的手臂把门按了回去。

吓得我不由得一抖，这人走路怎么没有声音啊。

声音从耳后传过来：「究竟要我说几次，你才会相信我不会再揣测你？」

「我不是不相信……」我无奈地转过头想回答，然而映入眼帘的却是一片精瘦匀称的胸膛。

裸的！！！！

这个皇帝是暴露狂吗？惊慌之下我快速把头转回来，然而速度太快没控制住，我「砰」的一下一头撞到了门上。

按在门上的那条手臂放下了，然后我就听到了毫不掩饰的嘲笑声，笑得我的脸热一阵冷一阵的。

干脆眼一闭心一横，直接拉开门快速向外走去，千芷小跑跟在我身后，高公公则是一脸茫然地拿着托盘站在门口。

回到了宴席之上，我老实地坐了回去，仲夜阑看到我的额头似乎愣了一下，张了张嘴却又转头不再看我。

上次问我脸上的巴掌印，被我设计了一道，现在估计他也不敢再轻易招惹我了。

一盏茶的功夫后，仲溪午缓缓而来。步伐矫健，目不斜视，和席上之人继续谈笑风生，没有丝毫色变。

我不由吸了口气，自己也说不出是什么感觉，烫伤的滋味我可清楚得很。

上学时一次打热水被人从身后撞了一下，水直接浇到了整个手背，半个手掌当场就起了水泡。因为是冬天，所以每隔半个小时就沾一沾冷水，才能减轻一些灼痛。

我当时烫伤的是手，还能晾着，不碰就好一些，而仲溪午烫伤的是背，行走之间衣服无时不在摩擦着烫伤的水泡，那滋味……

我应是小瞧了他，他虽是娇贵的真龙天子，但是忍耐力却是极强的。

眼见宴席接近了尾声，伍朔漠突然开了口：「都说这京城人杰地灵，我今天可算是长见识了，不知我能不能厚着脸皮向陛下讨个人？」

仲溪午仍是笑意浅浅：「大皇子此话就太客套了，不知是何人能入了你的眼呢？」

伍朔漠站起来先拱手行了一礼：「陛下厚道，我也不会空手套狼，若是能得此人，我愿将边境五座城池拱手送上。」

宴席突然安静下来，官员之间相互交换眼色，这出手可真是阔绰，不知究竟什么人这么有价值。

我端起面前的茶盏轻啜一口，再看看牧遥渐渐变白的脸色，心里不由感叹——果然是红颜多祸水，古人诚不欺我。

仲溪午并未露出惊讶或是高兴的情绪，仍是目光无波地问道：「大皇子可否告知究竟是何人这般重要？」

你就装吧，我明明都告诉你了是牧遥，你还装。

「此人在别人眼里或许无足轻重，但是在我心里却是万物难以企及。」伍朔漠说得极为真诚，然后头一转，抬手指了过来，「就是……晋王府的那个丫鬟。」

其他官员看到只是个丫鬟，就明显松了口气，估计他们之前还以为是伍朔漠准备狮子大开口，想要一个豪门贵女。区区一个丫鬟换五座城池，在他们看来简直是太划算了。

唯有仲夜阑脸色越来越黑，我忍不住盯着他看了起来，马上要上演开抢大戏了，莫名激动。

余光撇到了坐在上位的仲溪午，他也是面无表情，没了笑容，不过为什么他看的人是……我？我就是盯着看看仲夜阑的反

应，没有做其他惹人怀疑的动作呀？

只见仲夜阑重重地放下手里的茶盏，脸上像是结了寒冰：「晋王府的人可不是别人说要就能要的。」

伍朔漠并未见退缩，他勾起半边嘴角开口：「一个丫鬟而已，晋王是不是太过小气了。」

仲夜阑微抬起下巴，目光扫过宴席上脸色各异的人，然后双目似箭射向伍朔漠，轻启薄唇开口：「谁说她是丫鬟了？她是……我的女人。」

听到这句话我不由得抖了一抖，强忍住自己想伸手挠桌子的冲动，简直是又肉麻又尴尬！！

看小说也没这种感觉，为啥亲耳听到之后，恨不得上去抽说话的人两耳光呢？简直油腻做作到令人发指，就不能好好说话吗？

然而看到牧遥深受感动目光，我就深吸了口气冷静下来，人家当事人可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，只可怜我这个旁观者起了一身鸡皮疙瘩。

「你的女人？呵——」伍朔漠再次挑眉开口，「那你身边坐的又是谁？」

注意到大家齐刷刷地看向我，我才反应过来是在说我，这伍朔漠挑拨得也太明显了吧？

正当我纠结要不要借此机会蹦出来，说我善妒容不下牧遥，然后闹离婚时，有人比我先蹦出来了，是……华相。

「晋王此话何意？老臣不明白。」华相一副为我出头的模样，也就我清楚他是怕动摇他的位置。

仲夜阑看扫了我一眼，又看向华相，目光深沉：「华相也太过激动了，男子三妻四妾有何不可？阿浅身为王妃向来大度，华相又何必多言？」

一番话带着警告，华相应该也听懂了，就甩手坐下，临了还狠狠瞪了我一眼，似乎在怪我不成器。

这个没事找事的老头，他可别忘了华浅曾做过的种种好事。

伍朔漠见此也就不再纠缠下去，举了杯酒告罪。仲夜阑一饮而尽，算是和解。

然后我就看到伍朔漠看我的眼神颇有一种「同是天涯沦落人」的感觉，估计又想拉我合作了，我只当看不见。

宴席结束，众人纷纷散去，经过我身边时眼神各异，有带着同情的，也有幸灾乐祸的。

我心思一转，就做出一副黯然神伤的模样。如果不能操之过急直接和离，那我就来演绎一个被伤透了心的妻子，这样就算是日后我再开口提走，旁人看来也不会是我之过。

仲夜阑看到我的表演，眉头皱了皱后就直接离开了，牧遥也跟着他一起，估计两个人又不知道要去哪敞开心扉了。

见身边没了人，我也就大摇大摆地上了马车，少了一个人，这马车也感觉没那么挤了。

自从洗尘宴上仲夜阑放出那一番惊人的话之后，伍朔漠是隔三差五地给我递来拜帖，看来是一门心思想和我交流一下如何抢人。

他出使的时间也就一个月左右，也难怪他着急，而我只是屡次拒绝，不理不睬，在我的院子里足不出户，和丫鬟们唠嗑。大不了躲他一个月就是，他总不能闯进晋王府吧。

于是每天晒晒太阳，和丫鬟聊聊，也知道不少府里下人之间的趣闻。

「王妃，昨日练武场比武，华侍卫可是出尽了风头，那些老府兵都败下阵来。」翠竹这丫头三句话离不了华戎舟，看自豪的模样，颇像是讨论自己男朋友。

我也就配合她的表演，惊讶地开口：「这么厉害吗？他不是才进了王府大半年吗？」

「王妃有所不知，连王爷都夸过他，说是跟着南风侍卫学了几招后，便能与南侍卫打个平手了。当初我第一次见到他，就觉得他一定不同凡响。」翠竹一脸崇拜地回道，活脱脱是一个迷妹模样。

一旁的千芷不屑地哼了一声：「那是南风侍卫让着他呢，你一个未出阁的丫鬟说这些话也不害臊。」

虽然我不曾留意过南风的身手，但是作为仲夜阑身边的第一侍卫，功夫应该也是不错的。

这个华戎舟倒是有点出乎意料，看着性子也不错，或许我日后可以考虑考虑，看看能不能收服过来，总归这个时代女子出去，身边总得有个会武功又忠心的侍卫才安全。

眼看着千芷和翠竹又要掐起来，正好瞧见华戎舟的身影从院子口路过，我便提高声音喊了声：「华戎舟，你过来。」

翠竹看到自己心上人来了，顿时安静下来。华戎舟应是刚从练武场回来，身着短装，额头还带着汗渍。

他踏入院子，好像很是开心，我便套起了近乎：「是遇见了什么好事吗？看你心情不错。」

华戎舟行了个礼后才开口：「王妃终于记住了属下的名字。」

我这个人记忆力还不错，好像没有忘记过他的名字吧，看着翠竹有点不开心地嘟着嘴，我也就不探讨这个话题了。

「方才听翠竹说你比武时和南风打成了平手？」我开口问道。

华戎舟垂着头，没有半点自傲：「是南风侍卫并未使出全力，不然属下无法在他手下过十招。」

不错，天赋异禀还懂进退，不因一时出头而得意忘形，我暗自点了点头，此人可堪大用。

想到这里，我就看向一旁的翠竹，带着几分戏谑开口：「翠竹的眼光果然不错。」

「王妃……」翠竹一跺脚，涨红着脸跑屋里去了。

丫鬟们见此都偷笑了起来，我看着翠竹落荒而逃的背影也忍不住笑了起来，这丫头真是，喜欢一个人就得让人知道啊，不然人家为什么会来喜欢你呢？

回头却对上了华戎舟棕色的眼眸，像是起了一层薄雾，生生地和这一院子的欢声笑语隔离开，我笑容不由得一滞，心里莫名突了一下。

26

「王妃，宫里传来口信，说是太后娘娘许久不曾见你，宣人召你入宫。」府上的小厮禀告道。

我忍不住叹了口气，眼见着已经在晋王府躲了近二十天，这伍朔漠能停留的时间也越来越短，结果我又得出府了，太后可是个大靠山，这个大腿我可不敢得罪。

收拾了片刻，我便启程了。

太后宫里难得出乎意料的冷清，要么是我赶上了人少的时候，要么就是在……故意支开别人等我。

规规矩矩行了个礼后，我才落座，太后笑得不见丝毫异样：

「听说这几日你都在晋王府足不出户？」

我点头应和，太后继续说道：「这可不行，你现在都是晋王妃了，平时应该多出来走动走动，这一府主母可不能拘于自己后院，要与其他府里的夫人多多走动才是。」

我笑了笑回应：「臣妾记下了。」

看我明显不放在心上的模样，太后又皱眉开口：「你别不当回事，前些时日接风宴上阑儿闹出那种动静，你也该留个心了。夫妻过日子，什么感情恩情都会慢慢淡去的，所以把属于你的权力牢牢握在手中才是长久。」

我一愣，太后严肃的面容、真真切切的教导，一瞬间有点儿像华夫人了。

后宫最忌心思外漏，可太后历经无数宫斗后，还能这么露骨地对我坦诚想法，看来是真的将我当成自己人了。

鼻子一酸，若是我真的心系仲夜阑，说不定我会认真听从她的话。

正在我纠结着要不要赌一把说出我的心思，看看太后会不会站在我这边时，太后又开了口：「那日的丫鬟是叫牧遥是吧？她……你要如何处置？」

我犹豫了一下，现在风险太大，还是不敢轻易赌：「王爷喜欢，那我当然是要顺他心意。」

太后叹了口气。语气加重了几分：「这晋王府你也该好好管管了，要不然随便一个丫鬟都敢爬主子的床了。」

「牧遥不是那样的人。」我下意识地开口。

牧遥的女主光环我可是知道的，以太后的性情，日后二人一接触，太后定然不会讨厌她，所以我现在还是多为她说些话，免得她以为我曾在太后面前给她上眼药水。

迎着太后不赞同的目光，我还是开口：「太后娘娘还不知情，但是据我所知牧遥从未主动勾引过王爷，日后有机会母后和牧遥见上一面，就不会有现在这种想法了。」

太后虽不再说牧遥，但还是略带惊讶地开口：「你现在的性子怎么变得如此……绵软？」

这不是绵软好欺负，只是已知结局，不愿去争罢了。

见我低头不语，太后以为我是在委屈，又开口：「你之前为阑儿差点丢了性命，他这次也是太没有分寸了，你可是他风风光光娶进来的，于情于理他都不该这样，若你不好开口，我便去提点他一下。」

「母后。」我抬起头，勾了勾嘴角，「我是如何嫁给王爷，您不是也清楚吗？」

太后虽然知道华浅嫁给仲夜阑的真相，只是见之前的仲夜阑一意孤行，也就从未开口说过，却不想现在被我这般直白地说出来，她脸上也染上了几分尬色。

「你这孩子别顾左言右，我和你说的是那个丫鬟的事。」

我目光炯炯地回复：「母后，我想讨个旨意。」

「何事？」太后眯了眯眼。

「想请母后下旨封牧遥为晋王……侧妃。」

太后盯着我问：「你此话可是真心？」

我毫不闪躲回道：「是的。」

僵持许久，终究是太后服了软：「那我便顺了你的心意，晚些时候我给皇上说一声，明日派个公公去宣旨。」

「多谢母后。」我起来跪下行礼，带着真情实意。

太后虽不知我打的什么主意，但还是愿意如我所愿，看来这些时日我的努力没有白费，太后对我终于是少了许多猜忌。

离开了皇宫，不过刚行驶一刻钟，就听到一道熟悉的声音拦车：「前面的可是晋王妃？」

果然还是躲不过，这个伍朔漠也太过执着了吧。

拦下正欲赶人的华戎舟，我挑开车帘，对着车外马匹上的伍朔漠开口：「不知大皇子是有何贵干？」

伍朔漠骑马又走近了几步，开口：「晋王妃可是好生忙碌，我都递了数次拜帖，也不见王妃应约。」

「大皇子说笑了，我只是一介后院妇人，和大皇子相约于理不合，大皇子有事可直接去寻晋王。」我不卑不亢地回答，说罢就放下车帘，不欲和他多言。

孰料他却伸手拉住了车帘，附身靠近了些开口：「你我自然是有话说的，比如聊聊晋王府的那个……丫鬟。」

这个伍朔漠也太执着了吧，他凭什么就认定我一定会和他合作，就因为之前华浅与牧遥有过节吗？

「我不懂大皇子的意思，哪个丫鬟？」我故意装糊涂。

伍朔漠歪了歪头，丝毫不在意我的冷漠，挑了挑眉开口：「牧遥。」

「原来皇子说的是她呀。」我做出一副恍然大悟的模样，「大皇子还不知道吧，下个月她就要成为晋王府的……侧妃了。」

看着伍朔漠陡然变得暗沉的脸，我还是笑脸盈盈。

「王妃可真是大度。」伍朔漠开口，带着浓浓的嘲讽。

我也被他激出了几分气性。不合作就翻脸，这是什么人呀。

「大皇子与其在我这里浪费时间和心机，不如多放些注意力在别人身上，毕竟选择权可是在……她手里，若是她心里有你，又怎会让你独自费尽心思？」

伍朔漠瞳孔一缩：「你知道什么？」

他和牧遥一直都是私下偷偷来往的，所以只当他人都不知晓他们之间的事情。

「不是大皇子在洗尘宴上开口讨要牧遥吗？若真的对她上了心，就该问问她的心意，不然一个人再怎么努力都是徒劳的。」我半真半假地提议。

在伍朔漠还在发愣之时，我又开口：「大皇子不妨认真想想我的话，若是下个月还在京城，欢迎你到时候来参加晋王府的婚宴，今日我就先行告辞了。」

伸手拉下伍朔漠手中的车帘，我低声对华戎舟说：「走吧。」

华戎舟点头应和，扬起了马鞭，伍朔漠这次没有再伸手阻拦。

我倒是真希望他能早日明白这个道理，爱情里一个人的努力只是无用功罢了，他只是个男三，所以早日清醒，也能早日脱离苦海。

第二日，宫里果然来了人宣旨。

宣旨的公公前脚离开，仲夜阑就回头看向我。

我昨日进了宫，今天就来了旨意，所以显而易见和我有关，不过我也压根没想过瞒他。

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」仲夜阑看着我，目光存疑。

我毫不畏惧地抬头迎上：「顺了王爷的心意罢了，王爷怎么还不满意呢？」

我觉得我此时笑得定是如同一个反派，所以仲夜阑才一瞬间双目喷火。

「你知不知道你自己在做什么？」他伸手紧紧捏住我的手腕，把我扯到他身边，瞪着我开口。

「王爷可是觉得侧妃委屈了牧遥？」我仍是做出一副大度知礼的模样，「那不如……我这个王妃的位置让给她来坐？」

27

仲夜阑终究甩开了我的手，力气之大让我差点摔了一跤，还好千芷及时的扶住了我。

他转身离开，似是不愿多看我一眼。

既然已经所有真相都已经了然，也不见他休弃我，那我不必伪装端庄贤淑了。我和牧遥决不可能共侍一夫，而我把牧遥封为侧妃，是把所有问题都抬到了明面上，看看他仲夜阑能忍我到几时。

他走后，牧遥手握圣旨看着我开口：「这当真是你所为？」

「不然还能有谁呢？」我耸了耸肩回她。

牧遥沉默了片刻，看我的目光仍是冷意不减：「你是觉得给一个侧妃的身份，日后就好压制我了吗？」

「牧遥，你一向聪明，怎么现在糊涂起来了呢？」我笑着回道，「你觉得丫鬟和侧妃，哪个更好欺负呢？」

牧遥皱了皱眉头，她也明白和侧妃相比，丫鬟更是没有地位，只是她却还不愿相信我是为她好。

「我知道你不信我，但是此时的我是真的无意和你相争，不然怎会拱手相让？你可以对我保持戒心，我无所谓，反正是日久见人心。」

说完，我也不再浪费口舌，转身回院子，此时我和牧遥的交际还是越少越好，她有女主光环护体，接近她对我来说准没好事。

回了院子，我就开始筹备下个月的侧妃婚宴，这次我不仅要大办特办，还要办得风光，给我自己巩固一个好形象。

忙了几日定下了各种宴席规格，和邀请名单，华深却是上门来寻我了。

这些时日仲夜阑并未再下令拦华府之人，因此华深倒是可以自由出入。

「妹妹可是在准备下个月侧妃的宴席？刚才在路上我还碰见了那丫鬟，说了几句话我才认了出来，她不就是我之前看到的从晋王书房出来的人吗？早给你说了，你却不听，现在人家都上位了。」

看着明明没什么事还东扯西扯赖在我这里不走的华深，我皱了皱眉头，没接他的话茬开口：「兄长又惹什么事了？」

华深尴尬地笑了笑，开口：「没事没事，我就是想你了来看看。」

我不理会他的说辞，端起茶杯吹了吹浮沫才开口：「兄长若是无事怎么躲到我这里？说吧，你又做什么让父亲生气的事了。」

「妹妹果然聪慧，什么事都瞒不了你。」华深胖脸上挤出一抹强笑。

见我不语，他低头小心地说道：「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，就是给人送了个侍妾。」

我皱了皱眉，这算什么事，于是我重重地搁下茶杯开口：「你还不说实话吗？若是只为此事，你何必躲到我这里？」

华深畏惧的缩了缩脑袋，才讨好地对我说：「那我说了，妹妹记得在父母面前替我说上几句好话，你的话父母一向都能听进去。」

「你先说，我再酌情处理。」我并不着急应承。

「其实真的不算什么大事，就是前几日有个朋友看上了我院子里的一个侍妾，我便送给了他，没想到……那丫头性子烈，直接在华府门口自尽了，我本来都瞒下来了，后来也不知是哪个贱婢传出去的，害得我这几日都不敢回府了。」华深详细道来，语气似乎还格外恼火。

我心头如同刚吞下了一团炙火，灼得我五脏生烟。更让我生气的是，他凭什么就认为此事我会护着他？就因为我这些时日对他的态度好转了吗？

「出去。」我努力控制住自己的脾气开口。

「妹妹……」华深刻意放软口气哀求着。

我终于忍不了压抑在胸口的那团火：「华深，我本以为你那后院子一堆女人，只是你情我愿想攀附权贵，所以我才从不插手你后院之事，现在看来是我错了。」

看着华深明显不解的胖脸，我如同是一座喷发的火山：「华戎舟，你带着华深回华府……」

开了口我就觉得有点不妥，华戎舟只是我身边一个府兵，他去华府说不定会受欺负，于是我又转了话语：「算了，你帮我把南风请过来。」

华戎舟抿了抿唇，拱手下去了。

不过一刻钟，南风就过来了，华深此时显得有些坐立不安了。

看南风行过礼后，我才开口：「南侍卫，今日麻烦你一件事，算是我欠你一个人情。」

南风忙拱手行礼：「王妃不必如此，属下本就是王府的人，王妃有事直说便是。」

「好，你带些人去趟华府，我把王妃令牌交给你。你就说是我的吩咐，我兄长后院的女人，若有人愿意离开，就直接带回来，我会给她们一笔足够后半生无忧的安置费。」我抬手示意千芷把令牌拿过来。

南风是仲夜阑的人，料想华相也不敢轻易阻拦。

华深慌了神，站起来阻拦：「妹妹你这是做什么呀？」

「兄长是觉得自己无错吗？一条人命对你来说是不是根本不值一提？」我的手已经握拳。

「只是个奴婢罢了，当初买了她进来，她的命就是华府的，是她自己想不开，管我什么事？」华深恼怒地坐了回去，背过身不看我。

这就是这个时代的特征，人命不值钱，尤其是奴婢的命。害人不需偿命，只因被害人身份无人会去追究，所以便都觉得理所应当。

我感觉自己再开口时声音都是抖的，不知是被气得还是太难过：「她只是一个奴婢？可是奴婢也是人，她也有自己的亲人。若是我遇到这种事，兄长可会说是我活该？将心比心，那丫鬟的家人又会怎样心痛？」

华深垂着头，似是有了几分心虚，却还是小声说：「那丫鬟是罪籍，一个孤儿罢了，没有家人……」

我觉得没办法再和他说下去了，就对南风开口：「劳烦南侍卫了，顺便把我兄长押回去，告诉我父亲，这次如果他再不管教自己儿子，我就动手替他管教。」

南侍卫犹豫了一下，便应下了。

华深却是不服气地还想争辩，我狠狠地瞪了过去：「你该庆幸你的身份是我兄长，不然此时你根本不能完好地站在这里。」

南风带走了华深，我跌坐回座椅上。华浅的这个姓氏，真是永远都不可能平静啊。

南风回来时真的带了四个女人，我便让千芷给她们每个人一笔盘缠，然后派人保护她们离开。

她们离开后，我就一个人呆呆地坐在院子里，难得有人有骨气愿意离开，毕竟这里都讲究嫁鸡随鸡嫁狗随狗，所以大多女子一般跟了别人就是一辈子，也不管那人如何，只是想着将就过。

所以我想和离得想法才会显得颇为出格。

或许是看我心情不好，银杏便凑了过来，小声说：「王妃，王府后院的桃花开了，王妃要不要去散散心？」

看着银杏明显为我好的模样，我也不好拂了她的意，便随她一起出了院子，华戎舟见此赶紧跟着，我也没有多言。

到了桃花林，却见有人已经捷足先登。

仲夜阑和牧遥如同一对璧人一般立于桃花林，我脚下一停，对上银杏不安的眼眸说：「算了，我们还是回去吧。」

银杏讷讷低头应和，我们便转身离开。

回去的气氛太沉闷，我就没话找话说：「华戎舟你是不是长高了？去年你刚进府时似乎还和我差不多，现在看上去都要比我高了一些。」

银杏先开了口：「华侍卫正是长身体的时候，日后定是还要长上许多呢。」

华戎舟垂头不语，我就笑着接话：「不过华侍卫这张脸看着还是稚气未脱，身子那么瘦，脸上还是带着婴儿肥，如此更是显得年龄小。」

银杏应是没听懂什么是婴儿肥，继续说道：「王妃是喜欢婴儿吗？」

「嗯，也算是吧。」我点了点头，「小孩子的脸都是肉嘟嘟，看着就非常可口，让人忍不住想咬一口。」

这也是我的毛病，看到婴儿圆嘟嘟的小脸，就想上去捏一番，有时候喜欢得狠了，还会忍不住想咬上一口，不过当然不是用力的咬。

话说出口感觉有点不妥当，看到华戎舟瞪圆的双眸，我赶紧补充：「放心，我是不会咬你的。」

这次华戎舟表情彻底懵了，一旁的银杏忍不住笑出了声。

气氛也没那么沉闷了。

我发现是不是这段时间日子太舒心，把我养得愈发口无遮拦，有些话不经大脑就说了出来。

华深之事算是给我敲了个警钟，原来我应受的磨难远没有那么简单，所以日后我还需注意谨言慎行才行。

28

再次见到华深，是在牧遥封侧妃的宴席上。他看着人瘦了一圈，这次华相应是下了狠心收拾他，不过那又怎样，那个无辜的丫鬟终究是香消玉殒了。

我不欲多理他，他反而没有记性地又贴了过来，见此我便再次开口警告：「今日出席的人都是身份贵重，你给我管好自己，莫要再给我惹出什么事来。」

华深唯唯诺诺地回道：「妹妹放心，我还是分得清轻重缓急的。」

这意思是今日他不会胡闹，但日后在平常场合，他还是改不了自己的臭脾性吗？

我忍不住翻了个白眼，不再看他一眼，真是懒得搭理他了。

仲溪午今天也出席了，其他人都是面露不解，觉得迎娶一个侧妃而已，怎么皇上也来了。

只有我心里清楚，今日成亲的可是他心上人，他怎能不来呢。

忙里忙外招呼客人，好不容易把人都安置下来了，我才喘了口气，这当王妃也真是累。

不但要记那么多夫人、小姐的名字，还得接受她们同情的目光对我的洗礼。毕竟牧遥只是侧妃，这般大张旗鼓地举办确实是有损我的颜面，但是我可不在乎。

一回头看到仲溪午一身月白色锦衣站在一棵树下，正目光遥遥地望着我。

想着他此时应该心情不好，我就绽放出最灿烂的笑脸，冲他走过去。

他看着我笑得花枝招展，不由得挑了挑眉，我怕他觉得我是在幸灾乐祸，赶紧开口：「皇上，这人都已经来齐了，你也赶紧随我入席吧，等下婚礼就开始了。」

仲溪午拨了拨腰间的玉佩，道：「为何你能笑的这么开心？」

这是在和我取经吗？我又不喜欢仲夜阑，当然笑得开心了，他心里有牧遥，自然此时不舒坦。

我就语重心长地回道：「皇上，今日是大喜的日子，所以还是笑脸迎人为好。」

所以你也别愁眉苦脸了，不然别人看见了怎么办呢？

我侧身做了个「请」的姿势，仲溪午终于迈开了步子。

只是走到我身边时又开口：「你现在心里是没了皇兄吗？」

心里「咯噔」一下，我挤出一抹笑容：「怎么会，皇上想多了。」

看着我明显心虚的表情，仲溪午好像勾了勾嘴角，但没等我看清他就径直迈步走了。

侧妃不同于正室，不需要三跪九叩拜天地，甚至连婚宴也不必举行。是我一力主持才有了现在的宴席，旁人都是私下笑话我假仗义，装贤惠做给仲夜阑。

婚礼缩减到只需给我敬茶，我原本想把这一项也减去，没想到牧遥倒是拒绝了。仲夜阑也担忧牧遥因婚礼的出格成为众矢之的，所以也就默许了。

于是我只能心情复杂地接过牧遥递过来的茶水，真是喝之无味。

接下来就是假笑着应酬各方夫人，心累却也只能忍着。

然而宴席刚吃到一半，银杏突然神色慌张地跑过来，在我耳边说：「王妃，华……公子出事了。」

我心头一跳，迎着其他夫人探究的目光，努力保持若无其事的模样，找借口先离开一会儿。

走出了宴席，我才开口问银杏：「兄长又怎么了？」

「回王府，华公子现在……在侧妃娘娘房里。」银杏面带难色。

我踉跄了一下，转头呵斥：「那是什么意思？」

「奴婢也不清楚，就是听下人来禀报说……说华公子闯进了侧妃娘娘的房里。」银杏看着都要哭了。

我努力压下心头的忐忑，疾步赶去。

到了牧遥新住的院子，我抬步踏入房内，只看到一地的碎瓷器，牧遥则头发凌乱地缩在房间角落，正中间躺着昏迷不醒的华深，额头上还有未凝固的鲜血。

我眼前一黑，强撑着自已走到华深面前，忍着我想抽他耳光的冲动蹲在他面前，摇了摇他：「兄长，醒醒。」

他迷迷糊糊地睁开眼，看到我眼里满是迷茫：「妹妹？这……」

「怎么回事？」

仲夜阑的声音也传了过来，我手一抖，回头看去。

只见仲夜阑看到屋里的场景后，面目顿时变得扭曲起来，他几步迈到牧遥面前，扶着她的肩问：「阿瑶，你没事吧？」

牧遥面色苍白，挤出一抹强笑：「我没事，还好丫鬟及时打昏了……他。」

虽是在笑着示意自己无碍，但是她眼里却是含着泪。

仲夜阑向来聪慧，脸上霎那间露出了滔天怒火。

他伸手抽出了南风的佩剑，双目如同燃烧的烈焰，一步一步向华深走来。

我见此，赶紧起身上前，拉住他的手臂，强压住心头的慌乱保持镇定开口：「王爷，你冷静一下，听我说……」

仲夜阑大力抽出了他的手臂，我被他的力气波及，重重地跌倒在地，手掌按在了地上的碎瓷片上。

眼见仲夜阑走到华深面前，举起手中长剑，我身体比脑子反应更快，直接挡到了华深面前……天知道我为什么要挡到他面前。

「铛——」的剑鸣声响起。

剑并没有落在我身上，华戎舟举剑的身影挡在我面前，硬生生用剑接住了仲夜阑的一击。

只是仲夜阑作为男主，武力值自然难以企及，看到华戎舟青筋暴起的手背，我就知道他是有多吃力了。

「不自量力。」仲夜阑冷嘲道，只见他抬起空着那只手，一掌将华戎舟击出好远。

华戎舟的身子飞起，重重地砸到椅子上，椅子也变得支离破碎。

看到他伏在地上，没有一点血色的脸，我心里一抽，却又强打精神。

不行，就算今天是华深又坏事了，也不能就这样任由仲夜阑这样杀了他，那样梁子就真的结下来了，再无回旋余地。

「王爷，你听我说……」

「让开。」仲夜阑冷峻如同一个修罗，眼睛里的寒意似是要把我血液冻起来。

「王爷，你不能杀他，我们好好谈谈行吗？」我放软语气，带上几分哀求。

只是仲夜阑眼里并未见怜惜，他看着我，如同第一次见我，他说：「我说你为何好心为阿瑶请旨，难不成这是你们兄妹早就合计好的吗？」

现在这种剧情是我变成了虐文女主了吗？也轮到我说什么他都不信了。之前的华浅骗过他许多次，难怪他现在对我再无信任可言了吧。

「王爷……」我加重了语气，声音带着我控制不住的颤抖。

「我可以不杀他，但是我要废了他两条手臂，让他知道什么人该碰。」仲夜阑再次开口。

我应该让开的，我也想废了华深的手臂，让他以后少给我找麻烦，可是不知道为什么，身子却是无法移动。

仲夜阑眼眸越来越冷，最终他开口：「不让开是吧？好，我成全你们兄妹情深。」

他又再次举起了剑，我紧紧的闭上了眼睛，双手握紧。

等了许久剑也没有落下，耳朵里响起一道熟悉的声音。

「皇兄还是冷静些为好。」

睁开眼，正看到仲溪午正站在仲夜阑身侧，一只手紧紧握住了仲夜阑持剑的手臂。

仲夜阑凝眉，眼神并未见半点好转。

对上仲夜阑如同沁了血的眼神，仲溪午并不介意，反而勾唇一笑，开口：「难不成皇兄也想同我打一场吗？」

29

仲夜阑沉默了片刻，终于收回了剑，我松了口气，这才感觉到手心剧痛，方才跌倒时，几块瓷器碎片深深地扎进了我的手心。

身后的华深似乎也反应过来，明白现在的情况了，扯着我的衣服缩在我身后不敢出来。

「皇上这是什么意思？是要为那等废人出头？」仲夜阑面对仲溪午，无半点恭敬。

仲溪午迈了一步，身子移到了到我面前，状似不经意地将我挡在身后，继续对仲夜阑说：「华深可是华相的独子，皇兄的心情我理解，但还是莫要失了理智才好。」

仲夜阑把剑丢给南风，方才开口：「他敢对我侧妃不敬，难不成身份就成为他的保护伞了吗？」

仲溪午思索了片刻，才开口：「那不如先将他关到京兆尹处，等日后再判罪过，今日还有很多事情需要处理，以皇兄的身份，京兆尹也不敢纵着华深。」

我看不到仲夜阑的脸色，只是许久后听到他的声音：「便宜他了。」

然后就见他走向牧遥，拦腰抱起头也不回地走了。

我终于放松下来，后背已经湿透了，恍惚间似乎和牧遥对视了一下，只是下一刻仲溪午就转身在我面前蹲下，我也就不再看向仲夜阑他们二人了。

有宫人走了过来，将华深拉了下去，他鼻涕一把泪一把地哭喊着救救他，我却是再没有半点精力去顾及。

「多谢皇上相助。」我勉强挤出一抹笑脸。

仲溪午没有说话，伸手拉起了我的左手，看到血肉模糊的手掌，他眉头一皱开口：「你回院子处理一下伤口吧。」

「可是前院还有许多夫人……」

「交给我来处理，你安心回去就是。」仲溪午打断了我的话，松开手站了起来，抬步向外走去。

我赶忙开口：「恭送皇上。」

仲溪午走了后，我擦了擦额头上的冷汗，银杏见此赶紧过来扶我，我推开了她的手，走向一旁还在地上的华戎舟，用完好的手扶他坐起：「你还好吗？」

身为男主的仲夜阑盛怒下的一掌自然不容小觑，见华戎舟面色仍是惨白：「我没事……对不起，王妃。」

这个傻孩子，是觉得自己没有帮到我吗？

听着他声音还是有些气力，我就放下心来，伸手揉了揉他头顶，迎着 he 变晦暗的眼眸说：「不，你已经做得很好了，快去找大夫看看吧。」

华戎舟垂下头不语，我也就起身回院子了。

到了院子，银杏急急忙忙的拿来创伤药，我坐在椅子上，不敢再看自己手掌一眼。

「奴婢见过皇上。」

不多时，听到院外丫鬟的声音传过来，我还没来得及反应，就看到仲溪午月白色的身影走了过来。

他极其自然地走到银杏身边，道：「我来吧。」

银杏听话地将药和银针交给了他。

「皇上……」

「放心，前院的人都安排好了，正在离府。」仲溪午打断了我的话开口，看到他伸手，我下意识地把手缩回来。

「皇上，还是让银杏来吧。」我回道。

仲溪午却是长臂一伸，将我左手扯了过去：「你是不信任我吗？」

「不是的，这样似乎于礼不合……嘶……」话说到一半，我倒吸了口冷气，这手掌心真的是太疼了。

「无人知道我来你院子，再说我们之间更不合礼的事都做过，你又在介意什么？」仲溪午漫不经心地回道我。

我不由得嘴角一抽，这话也太容易让人产生歧义了吧，不就是我之前给他上过药吗？说得这么暧昧。

然而接下来我就无力顾及这些了，仲溪午挑瓷器的动作虽然轻柔，但还是太痛了，我疼得直发抖，忍不住开口说：「皇上，要不你打昏我再处理伤口吧。」

仲溪午动作未停，说道：「既然这么怕疼，又为何又要挡在华深面前？」

「他终究是我兄长。」我无力地开口，这是我再怎么努力都无法改变的事实。

仲溪午动作一停，却没有再开口问话。

在我感觉自己就要疼昏过去的时候，仲溪午终于处理完我手掌里的碎片，开始给我上药包扎起来。

仲溪午见处理妥当后才开口：「此事我暂时给你压了下来，但是你要知道，你终究是需要给皇兄一个说法的。」

「皇上你为什么要帮我？」我忍不住开口问，我似乎有点看不懂他了。

仲溪午没想到我会问这个，半晌才开口：「你既帮我保守了我的……心意，我们现在也算是统一战线了。」

这个皇帝是有多无聊，暗恋别人就非得找个别人分享吗？今天华深打牧遥的主意，他难道就不生气吗？

不过这话我也没敢说，就是自己想想。

仲溪午坐了一会儿，就起身回宫了。

他刚走，千芷就过来了，看到一旁呆呆站着的翠竹，就开口对我说：「王妃，方才我去大夫那边取药，看到华侍卫在那里拿了一瓶外伤药后火急火燎跑出去，连我和他打招呼都没看到。也不知道他的伤势怎么样了，我回来时好像看见他在门口，但一眨眼又没了人影。」

华戎舟也受外伤了？方才在牧遥院子里也没仔细看，想必他摔在椅子上，也应该会有些擦伤，想到这里，我就对翠竹说：

「翠竹，你代我去看看华戎舟怎么样了。」

翠竹低头答应，走了出去，我忍不住皱眉：「这丫头是怎么了？往日有机会不是开心得要上天吗？今天怎么没见她欢喜呢？」

「或许是担忧华侍卫吧。」一旁的银杏回复。

我点了点头，觉得有点道理。

而千芷犹豫了片刻后，还是贴近我，小心地说：「王妃有没有觉得……皇上似乎对你有些不同？」

是有点不同，估计这个皇帝是憋坏了，逮着我来当闺蜜，还是那种分享暗恋对象的闺蜜。

「你想多了。」我并未给千芷说实话，而是扯开了话题。

第二日华夫人就找上了门，哭天喊地地让我救救华深，说她的宝贝儿子受不了牢狱里面的苦。我强忍着头疼，带上她动身往京兆尹去了。

牢狱的侍卫放我进去了，只是华夫人被挡在门外，我安慰了她几句就独身进去了。

牢狱里，华深蓬头垢面，一看到我后就扑了过来，求我赶紧救救他。

「兄长，我给你说过多少次，牧遥不是你能动的人，你怎么就不长记性呢？」我恨铁不成钢地埋怨。

他抹了抹胖脸上的眼泪，哑着嗓子开口：「妹妹说的话我一直都是放在心上，你说不能动的人，我是打死都不会乱动心思，妹妹为何不信我呢？」

看他狡辩，我气得差点笑起来：「那昨日是怎么回事？你为何衣衫不整出现在牧遥房里。」

华深懊恼地抓了抓脑袋开口：「我是真的不知道，昨日我多喝了几杯在院子里醒酒，妹妹的丫鬟传话说母亲让我老实呆着别乱跑，我就在一处凉亭里不敢乱动。」

「那后来是怎么回事？」

华深看上去有点心虚，见他这个模样，我气得甩袖子就要走，不想管他了。

他吓得赶紧扯住我袖子开口：「我是在后花园看到……看到一个丫鬟生得不错，她又对我欲拒还迎，我因为酒劲…就忍不住跟着她过去了，结果刚进了一个院子就昏了过去。醒来就看到晋王要杀我，吓得我话都说不出来了。」

「你确定是有个丫鬟主动勾引你吗？」我皱起了眉头。

华深顿时结巴起来：「我见她一直看我，可不就是……是对我有意思嘛。」

我真想一巴掌拍到华深头上。看他两眼就是对他有意思了？他喝多了好色本性暴露，还为自己找借口。

见问得差不多了，我就准备起身离开，华深则是拉着我衣角开口：「妹妹快些救救我吧，这牢里还有老鼠，我是活不下去了。」

「你这次好好长长记性吧。」我抽出衣角就离开了，不再理会他的哭喊。

出去后，看到一脸焦急的华夫人，我把华深的话给她复述了一遍，顿时看到她气的发抖：「我都说过深儿无数次了，他还是改不了好色这个毛病，竟然在你府上闹事，真是该好生打他一顿。」

「母亲觉得是兄长闯出来的祸吗？」我抚了抚刚才被华深拉皱的衣袖开口。

华夫人拿着帕子抹了抹泪才说的：「你哥哥虽然荒淫了些，但终究是喝酒才误事。我们华家只有他这一个儿子了，你做妹妹的可不能不管他啊。」

这话也就是默认了是华深好色才惹出的事，却还为他开脱。

我勾了勾嘴角，开口：「可是……我觉得这次不是兄长的错。」

30

回到晋王府，我喊来翠竹问话，因为华深所说的那个传话让他老实待在后院的丫鬟就是她。

翠竹一脸懵懂，但还是老实地回答：「是华夫人没看到大公子，就让奴婢前去找他，并且交代他宴席人多不要乱走动。」

「那你可有和别人说过华深在后院？」我又问道。

翠竹皱眉思索了片刻，还是摇了摇头：「没有。」

这些话华夫人也给我说了，只是我还是问了翠竹一遍，看看有没有什么遗漏的地方。

见我不语，翠竹小心翼翼地问：「王妃，奴婢是不是做错了什么？」

迎着翠竹那双纯真的眼眸，我终究只是叹了口气，嘴上并没有多说：「和你无关，你不要多想。」

在院子里待了一天一夜，千芷送过来的饭食我一筷子都没有动。

直到第二日天色渐渐沉了下来，我才仿如大梦初醒，深吸了口气开始抬步向外走去。

出了院子，看到华戎舟还站在院子门口，我停了停，开口对他说：「王爷下手没有轻重，你之前伤势也不轻，就不必守在这里了，先回屋里歇着吧。」

「属下没事。」华戎舟回道，一动不动。

我也没有再说什么，毕竟我还有更重要的事情去处理。

到了牧遥院外，侍卫把我拦了下来，我并未动怒，只是开口说道：「你去告诉侧妃一声，她自会愿意见我。」

侍卫犹豫了片刻，看我那般从容有把握，还是进去通报了。

不过片刻，他就回来请我进去。

进了牧遥屋子里，只见她手持一本书籍，正坐在油灯下翻看，书籍上赫然写着「兵书」二字，完全没有了昨日那惊慌失措的模样。

我也不见外，自己寻了个椅子坐下。她这才抬眸看我。

我迎着她无波动的目光笑了笑，开口：「等我许久了吧？」

牧遥放下了手里的书，看着我说：「你若是来为华深求情，那是不是该放低些自己的姿态？」

我并不在意她语气中的嘲讽，回道：「华深又没有犯错，我为何要为他求情？」

牧遥面无表情，如同看着一节枯木一般盯着我。

「牧遥，我一直觉得你作为女……仲夜阑的心上人，是不会使这种手段的，现在才发现我错了，原来你和普通女人并没有什么两样。」我叹了口气说道。

牧遥面色未变，没有半点被戳破的窘意。

我看着她，感觉自己如同一个突然迷路的旅人一样，牧遥不是那个小说里不拘小节的变成女子吗？那为何要选这个路线去利用仲夜阑对付我，这是我一直想不明白的一个问题。

「我本是不想来的，可是你都这么苦心设计了，我还是配合你一下为好，免得让你一番苦心付诸东流。」我低头轻笑一声，说不清心里是什么滋味，「我说过不会和你再争仲夜阑，可是你始终不信啊。」

牧遥还是盯着我看：「你觉得我是为了阿阑？」

「不然还能是为了什么？」我也直视着她问。

许久也不见牧遥言语，我也没了耐心，便起身开口：「你既然出手设计华深，此番我也不会视而不见。冤有头债有主，即便我心里曾对你有愧……但是既然你用手段无故牵累我身边之人，那我也不会再留情面。」

说完，我就抬步向外走去，突然听到牧遥笑了起来，笑的声音很大，我忍不住皱眉回头。

只见她笑得眼泪都出来了，许久才停下，拿帕子擦了擦眼角的泪渍开口：「冤有头债有主？你是怎么好意思说出这番话来？」

不等我开口，她又说道：「你们华府之人果然都这么自私自利是非不分，你说华深无错？」

我心里有些许不安，但还是按捺住开口：「婚宴之事都是你设计的不是吗？华深虽荒淫，但是可从未对你有过不轨之心。」

华深这个人虽然纨绔，但是在我面前不会说谎，我既然警告过他那么多次，他就决不会违背我的意思。

而牧遥作为女主，可不是那种受点惊吓就慌乱哭泣的人设，所以也就只有一个可能，她是在伪装，那目的也就显而易见了。

牧遥歪着头看我，眼里的讽刺越来越深：「没错，那日之事全是我设计的，华深是没有对我出手。」

她的痛快承认让我愣了一下，我不语，等着她的下文。

她也不在乎我有没有回答，接着说：「听说华府门口前两天死了个丫鬟，可是婚宴上见华公子却毫发未损。华府果然是权势滔天，区区一个丫鬟的命，压根入不了你们的眼。」

我心里一跳：「你想说什么？」

牧遥看着我，目光似乎又不在我身上。许久她才开口，语气不悲不喜：「那个在华府门口自尽的丫鬟，是我的贴身丫鬟——灵珑，无父无母，自小在边城与我一起长大。」

我一瞬间如坠冰窟，感觉手脚冰凉。

牧遥见此并未放过我，她起身步步紧逼地开口：「当初你设计我们牧府一家造反最后被流放，而牧府的家奴却全被发卖。本就是奴隶，卖到哪里都一样，我之前也是这样告诉自己的，可是啊……为什么灵珑偏偏被华深买了去？」

我脑海里突然回想起那日华深对我说的话——「那丫鬟是罪籍，一个孤儿，没有家人」。

牧遥走到我身边，看着我继续说：「所以啊华浅，你究竟是哪来的底气，才敢在我面前说华深无罪？死在你们华府门口的、你们眼里的低贱侍妾，是我情同姐妹的一个人。」

「我……」

我张了张嘴，突然感觉似乎有点喘不上气来。

我一直都知道这件事是华深之错，可是……我却不作为地把她推给华相处理。我明知道华相会偏袒他，可是我还是那样做了，是不是我潜意识里也曾经觉得那……不过是个奴婢。

牧遥直接点出了这个我一直试图忽视的事实：我因为自己身份从而心安理得地偏袒着华府。

牧遥紧紧拉着我的衣襟，迫使我对上她满含恨意的眼眸：「你曾对我说不会再针对我，我差点就愿意相信你向善了。可是灵珑的事让我发现，我没办法选择原谅你。因为你们华府的所作所为，在黑暗里受苦受罪的人还多不胜数，我不能再因为看不到就假装不知道。」

「所以……这就是你设计华深的本意？是为灵珑报仇？」我努力扯起嘴角，感觉自己此时勉强保持的强颜欢笑定是比哭还难看。

「你们既然不处罚他，那我就让他来付出应有的代价。丫鬟的命你们不放在眼里，那我这个侧妃的身份，可否让华深脱一层皮呢？」

牧遥说完狠狠地松开手，并推了我一把，我狼狈地撞在门上，左手下意识地抵在门上，顿时感觉一阵刺痛。

「哪怕是用这种手段吗？利用爱你之人？」我微微蜷缩了手指。

牧遥牧遥背过身去，我看不到她的表情，只听到她说：「只要是对付你们华府，什么手段都是干净的。」

「好……我明白了。」我开口，可是却感觉似乎听不到自己的声音。

牧遥侧妃的身份是我捧上去的，华深的事也是我刻意回避的。

我总觉得在这个只有阶级，没有公平的世界里，我顶着华浅的皮，就自然而然的选择原谅华深才是正确的。

今日牧遥还能为丫鬟灵珑出头，可灵珑若是没有和牧遥的这层关系，她是不是就只能含恨而终了？她是一个丫鬟，一个在小说里后来都没有提过的丫鬟。

也是我看到了却选择一叶障目的一条人命。

我抬步向外走去，牧遥没有理我。她已经向我宣战了，无论付出什么代价，她和华府只有不死不休这一个结局。

仿佛行走在赤火烈焰上，步步灼心，外面的千芷赶紧来扶我，一脸紧张地问我怎么了，我无力回应。

「你在这里做什么？」

恍惚间听到仲夜阑的声音，定神望去，他正站在院子门口，皱眉看着我。

「日后没有我允许，你不许踏进阿瑶的院子。」他极度厌恶地开口，甩着袖子就要经过我。

我下意识地拉住他的袖子，在他挣脱之前问道：「那日……若是没有皇上阻拦，王爷的剑可会落到我身上？」

仲夜阑回头看着我，目光沉沉如同子夜。

我也没有想过要他回答，就苦笑着开口：「答案一定是会的吧？」

仲夜阑抿了抿唇，抽出了自己的袖子，抬步向院子里走去。

「那玉佩就那么重要吗？小时候陪你守陵的是谁真的那么重要吗？仲夜阑，你喜欢一个人就只凭玉佩和回忆吗？」看着他的背影，我终于忍不住开口。

仲夜阑身影一顿，没有再走，也没有回头。

「我是骗过你，可是我却从未做过对你不利之事，连我这条命都差点赔给你，难道以前的事就那么难以原谅吗？那日你拔刀相向，就没有想过要好好听我一言吗？」

可能是手掌太疼……或者是委屈吧，所以才忍不住眼泪了，为什么我从来都是那个不被选择之人？

牧遥背后有仲夜阑，有仲溪午，有伍朔漠，都是义无反顾地相信她、支持她。而我背后……空无一人，唯有一个将颓的华府。

仲夜阑缓缓回过头，看着我泪眼朦胧的面容，他目光似乎闪烁了一下，许久后才开口：「你现在又是在图什么？在我面前示弱，好让我心软放了华深吗？」

心里那片荒漠越来越大，我擦了擦眼泪，深吸了口气，稳定下心绪。

真是没出息啊，哭什么哭。说来可笑，他仲夜阑曾说过无论发生什么事，都会护着我的话，明明我从来都没有相信，可是为什么现在自己还会难过？

我俯首掩去所有表情，屈膝行了一礼：「王爷说是……就是吧。」

话音落，我人也转身离开。

无论是小说还是生活，都是不可逆的，那些过去发生过的事情，如同吹散的蒲公英，落到各个角落。然后扎根，发芽，最终生长成一片汪洋大海，一发不可收拾。

仲夜阑不爱华浅是设定，华深好色是设定，华相利欲熏心也是设定，我可以改变剧情，可是那些之前就已经存在的伤害，是

我无法挽回的。

牧遥的话提醒了我，因为过去的华府，让无数人还在黑暗里挣扎求生。我私以为保住了牧遥一家就是太平，然而还有无数我没注意到的小人物因为之前的华相和华浅，痛不欲生。

这才是我为了自己活命，而一直想救下来的那个家族的真面目。

反派之所以是反派，从来都不是做了踩死只蚂蚁、打骂别人这些小事才形成的，而且制造了无数苦难只为独善其身。

牧遥的话如同一把刀，割裂了我一直以来粉饰的太平。

31

仿佛是过了一年，又好像只是过了一天，我坐在窗台看着日出日落，安静到如同石化了一般。

时间缓缓流过，华夫人上门的哭诉被我拒见了，太后的召见我也有胆子拒绝了。

我不知道华深后来怎么样了，也不知道牧遥后来又怎么去对付华府了，有那么一段光阴似乎全世界都和我无关。

院子里的丫鬟看着我日日沉默寡言，和以往大不相同，也都是小心翼翼，而我却是连安慰她们的余力都没有。

我……是不是抑郁了？

坐在躺椅上，我认真地思索着这个问题，要不然怎么突然对这里的人生没有半点兴趣呢？

或者是我在逃避那些我不愿意面对的事实吗？所以才会躲在这个院子里。

然后如同一片日渐枯萎的落叶，慢慢凋零。

想过要冷血无情，也想过要大义灭亲，然而最后哪一种说法都说服不了自己。

想来想去我又困了，便斜躺在椅子上沉沉睡去。

半睡半醒之间我的头突然猛地一坠，身子还来不及反应，脑子里就想着——完了，要撞到脑袋了。

然而并没有想象中的疼痛传来，我睁开眼，只见华戎舟半弯着腰，一只手握在躺椅扶手上，而我的脑袋狠狠地砸在了他手背上。

我直起身子来揉了揉太阳穴，看了看四周开口：「她们呢？」

怎么一个丫鬟都没有？

「属下不知。」华戎舟松开手，站直了身子。

「你的手没事吧？我都睡迷糊了。」我看向他的手背，已是通红一片。

我的脑袋有那么重吗？

「无碍。」华戎舟背过手去，恭恭敬敬地站着。

我坐直了身子，拉了拉他衣服：「你蹲下来，和我说会儿话，这会儿一点儿睡意都没了。」

华戎舟乖乖地蹲了下来，和我平视着，看着他温顺的模样，我开口：「你的父母可在京城里？」

他的眼眸跳了跳，片刻后才开口：「我父母是乡下的人，小时候因为闹饥荒就把我卖给……有钱人家当奴才。」

我这张嘴真是……句句戳人家心口。

「那你怎么到晋王府了呢？」我问道。

华戎舟垂下了头，开口：「我从那富人家逃出来了。」

语气虽然没有波澜，但是我看到他垂在身边的手已经握紧，定是那户人苛待于他吧。

这个世界的奴隶，都是低廉不值钱的，他们过得有多水深火热，上位者半点不知。即使是我这个现代人，竟然也曾因为身份而对他们的苦难选择视而不见。

抬手揉了揉华戎舟的头顶，我又问：「那你……一定过得很苦吧。」

如同无数挣扎在底层的人，因为没有选择的权利，所以过得努力而辛苦。

华戎舟抬起了头，我看到他的眼尾已经泛红了，然而他口中说的却是：「不苦……遇见王妃我就不苦了。」

我一愣，对上他的目光，干净而炙热，生生减去了他棕色瞳孔一直以来的淡漠颜色。

「你现在……还恨之前苛待过你的富人家吗？」我不知道抱着什么心思开的这个口，只是想听听答案。

「不恨了。」华戎舟回答，瞳孔似乎微缩了一下。

「为什么？」我收回手，看着他问。

华戎舟的眼里全是我看不透的颜色，我第一次意识到，在这个孩子身上，从来都没有看到过半点孩童的天真，他说：「因为我已经……」

却听到一道声音插了进来，打断了他。

「你寻我来所为何事？」

我一愣，看向院门口，只见仲夜阑高大的身影踏步进来，身后跟着双目通红，一看就是哭过的翠竹。

华戎舟动作极快地站起来挡在我面前，我愣了愣才起身站了起来，把华戎舟拉到一旁，对他摇了摇头。

仲夜阑看着我的举动，嗤笑一声才开口：「你倒是养了个忠心的好奴才。」

我不理会他的嘲讽，反问：「王爷前来又是为了什么事？」

仲夜阑眉头一皱，开口：「不是你寻我来的吗？」

我一愣，看到他身后的翠竹才反应过来。这傻丫头定是以为我茶不思饭不想是因为仲夜阑，才擅自去寻他了。

我叹了口气开口：「是丫鬟擅作主张惊扰了王爷，我无事，王爷请回吧。」

仲夜阑的眉头越皱越深：「你现在惺惺作态是想做什么？」

他的嘲讽并未激起我的半点斗志，我看着他说：「是我做错了，还是因为王爷心里的偏见，才会觉得我无论怎么样都是错的？」

仲夜阑表情未变，目光仿佛压境的乌云落在我身上：「你这是在怨我？」

「怨你有什么用，平白让自己心里不舒坦。」

我开口，无视仲夜阑渐渐变得危险的眼眸继续说道：「你之前不愿听我说话，现在我也不想和你说了。我现在脑子很乱，所以也请你不要打扰我了。」

我说完，转身就向屋里走去，身后传来仲夜阑的声音：「华浅……」

不是恼怒的语气，似是有话要说，我回头看到他的眼神，不由得一愣，下一秒心里满是嘲讽。

手不由自主地握紧，我开口：「华深的命王爷想要就拿走吧，只要你能心安理得。」

然后脚步未停，我走到了里屋，径直把门关上，不再理会他。

现在我的脑子如同缠绕着的一团乱麻，我需要理清楚，所以他们爱怎么折腾就怎么折腾吧。

「王妃，你要不要去看看你的嫁妆铺子？」看着我在院子里待了一个月都没出去，千芷也忍不住了，往日我是提起铺子就开心，可是现在我觉得要那么多钱也无用。

对现在的我来说钱又能做什么？钱能买什……

嗯？

我突然坐起来，开口：「走，千芷，我们出去看看铺子。」

千芷本就是试探性地问，没想到我回应了，顿时她眼里难掩喜色。

拒绝了其他丫鬟跟随，我只带着千芷和华戎舟出去了。

于是从城南走到城北，忙到天色渐晚，我终于将手里的十几家铺子这几个月盈利的银钱盘点清楚了。

看着跟着我跑了一天却毫无怨言的千芷和华戎舟，我心头不由得一软，他们也同我一样滴水未进。

于是我拉着他们找了个馆子，用了些餐食。跟着我时间长了，他们也不同我客气，就直接三人围坐一起吃饭。

吃完之后出来，天色已经彻底黑了，路边开始挂起了灯笼，有各种小摊摆了出来，竟是一个热闹的夜市。

想着来这里大半年，我还真的不曾在晚上时出来过，就没有乘坐马车，和他们一起行走在小巷里，两边是人来人往的商旅，还有卖力吆喝的小贩。

这场景让我凌乱的心突然顺了下来，现代时无数次花钱去古镇里面寻找安静，全不如这真实的古迹更让人安宁。

有行人推着车，吆喝着让路，我还来不及躲闪，就被一支手臂拉到路边上。

一扭头看到了华戎舟那张脸，一双眼睛被这路边的灯笼照得流光溢彩。

这人是吃了增高剂了吗？怎么看着好像又比我高了？再这样下去，就要比我高上一个头了。

正欲开口说话，我的目光却飘到他身后的一抹人影上。

蓦然睁大了双眼。

只见仲溪午立于一盏灯笼下，灯火把他淡青色的衣衫染得昏黄。

他望着我，好像看了很久，嘴角有着挥散不去的笑意。

既然已经对视了，那我就没办法装看不见了，于是我便抬步朝他走过去，华戎舟这才松开了握着我的手。

「皇……仲公子怎么也在这里？」我先开口说话，特意转换了称呼。

他看着我说：「你在晋王府闭门了一个月，今天怎么突然跑出来了？」

我忍不住皱了皱眉：「皇上是在晋王府安了眼线吗？怎么一举一动都这么清楚？」

「你觉得呢？」仲溪午挑眉继续说着。

随便吧，现在的我也没心思去在意他了。

我还未回话，就听他说：「既然找到你了，走吧。」

「嗯？」我疑惑地开口，「找我做什么？」

「带你去个地方。」仲溪午摆了摆头，示意我跟上。

站在一座高楼下面，我揉了揉自己因长期抬头看而酸痛的脖子问：「这是什么地方啊？」

「摘星台。」仲溪午回答，「是钦天监白天办公的地方。」

那带我来做什么？

「走吧，上去。」仲溪午不等我说话就抬步开始走。

我小心翼翼地跟在后面开口：「走……上去？」

仲溪午诧异地回头看着我：「不然还能怎么上去？」

我「呵呵呵」干笑几声，然后抱拳说了句「告辞。」转身就跑，却被他抓了回去。

他毫不动摇地拉着我一步一步的踏上楼梯，我挣扎半天也没把手臂挣出来，只得又开口：「这摘星楼有几层？」

「二十。」

「我们要去几楼？」

「二十。」

我差点一口老血喷出来，颤抖着问：「皇上觉得我能爬到二十楼吗？」

「中途累了可以休息。」仲溪午咧着一口大白牙笑着，晃得我眼晕。

之后任我如何撒泼耍赖，死缠烂打，他都毫不动摇地把我扯到顶楼，连累千芷和华戎舟也默默在身后跟着爬楼。

终于，到了顶层之后，千芷和华戎舟等在楼梯口，而我几乎是跟着仲溪午爬着到了楼层里面位置的地方。

一屁股蹲在地上，累得像条狗，而仲溪午却脸不红气不喘的。

「过来。」他站在栏杆处，朝我招手。

「我太累，动不了。」我毫不犹豫地拒绝。

「给你看个好东西。」

「乌漆墨黑的有什么好看？」我赌气般一动不动。

这个抽风的皇帝，一言不合就把我拉到这里干啥。

「看来你现在是真的一点都不怕我了。」仲溪午眯眼看向我。

我还是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模样一动不动，原来人累到极致真的可以连命都不在乎了。

「你是要我去拉你过来吗？」仲溪午见我不为所动，再次开口。

「皇上你天天很闲吗……」我不满地嘟囔着，但还是一步步挪了过去。

站在他身边，我往下看，只觉得一阵头晕目眩，一是我有轻度恐高症，二是我看到了京城里的大街小巷，因为通明的灯笼，被连成了一道火龙，盘旋在主干道上。

在这么高的地方看下去，脚下如同盘踞着一条金黄色的巨龙。

仲溪午的声音从旁边传来：「我是好不容易才挤出的时间。」

看着我愣愣的模样，他又开口：「在这里看下去，有没有一种把万物全踩在脚下，三千烦恼丝都消散了的感觉？」

我伏在栏杆上一动不动，说：「烦恼可不会因为站得高就没有了，站的越高，能看到的東西反而会越少。」

仲溪午伸手重重地在我脑袋上敲了一下，我恼怒地瞪着他，却听他又说：「那也需要你上来亲眼看过了才知道，若是你今天没有费这么大功夫爬楼梯上来，哪里会知道别人口中的景色？」

我揉脑袋的手一顿，诧异地问：「难不成你带我来这里就是看风景的？」

「看你连母后的邀约都拒了，我就好心给你分享个观景圣地，寻常人可是见不到的。」仲溪午坦坦荡荡地承认。

我有点迷糊了：「你为什么要对我这么好？」

仲溪午似乎没想到我会问这个，愣了一下才开口：「盟友……之间不是应该互帮互助吗？」

我转回头，互帮互助？难不成他抱着和男三伍朔漠一样的目的，想让我抢走仲夜阑，然后他可以抱得美人归？

眼底的夜景还是转移了我的注意力，我忍不住将身子向外又探出一些，因恐高导致的战栗让我腿软，可是这种自虐一样的感觉却让我心里真的轻松了片刻，于是我忍不住又将身子向外探了探。

然而这次身子刚一动，一股大力就从我腰间传来。

仲溪午竟然将我拦腰拉了回来。

对上他带着些许怒气的眼眸，他说：「你想做什么？」

我就是想看看风景呀。

不等我开口他又说：「我带你来这里，可不是让你自寻短见的。」

「噗——」

我忍不住笑出声来，这个人是感觉我有多脆弱呀。

看我努力控制，却始终忍不住的笑声，仲溪午的脸色似乎黑了一下。

我这次开口：「皇上，你这举止有点儿不合规矩吧？」

我指着他还环在我腰间的左臂，仲溪午若无其事地松开手，说：「怕什么？现在晚上摘星楼都是我的人，又没旁人看见。」

我疑惑地歪着头看他：「皇上你这话是鼓励我红杏出墙吗？」

仲溪午狠狠瞪我一眼，我赶紧噤声。

于是两个人沉默地在栏杆处站了很久，有夜风拂过，头顶上的灯笼微微晃动，围栏处的光影也随之变动。

风也拨乱了我的发丝，让我忍不住生出一种错觉，转头看向他说：「你是不是喜……」

对上他看过来的眼眸，我的脑子突然清醒，到嘴边的话转了个弯，出口时已经换了个对象：「她都已经成亲了，你还依旧惦记着她吗？」

仲溪午看着我，眼神温柔而坚定，让我差点感觉我就是牧遥。

他说：「惦记。」

「真幸运啊……」

对上仲溪午疑惑的目光，我笑着转开了头。

牧遥真幸运，因为有这么多人都爱她。

仲溪午没有再多问，转身走向里屋，片刻后拉着一个酒壶模样的瓶子过来。

「要喝吗？」仲溪午摇了摇酒壶。

「那是什么？」

「月露浓，说是解千愁，只有这个摘星楼里才有。」仲溪午解释道。

解千愁？哪有那么容易的事。

我还是伸手接过了酒壶，拔开塞子，喝了一大口，挺甜的，还带着些许辛辣。正好爬楼爬得有些渴了，我一口气喝了大半瓶，只觉得痛快。

对上仲溪午瞪大的双眼，我说：「不会这么小气吧？不是都给我了吗？」

仲溪午似乎有点瞠目结舌：「你可知月露浓是什么？」

「你不是说解千愁吗？」我摇了摇酒壶开口。

仲溪午似乎有点想笑，却又忍了下来，说道：「那可是这世间最烈的酒。」

我摇瓶子的手僵住了：「酒？最烈？」

「嗯。」仲溪午郑重地点了点头，不过看着是掩饰不住的幸灾乐祸。

我真是……为什么早说。

赶紧把酒壶塞到他手里，我说：「我先走一步。」

仲溪午突然被塞了个瓶子，还没反应过来我就跑了。他在后面喊着：「你急什么呀？我送你下去。」

「不用，我有丫鬟。」我头也不回地说。

跑到楼梯口，千芷和华戎舟在那里守着。我的头已经有些晕了，拼命抑制住，走过去开口说：「走，我们回去。」

然而脚下已经有些软了，想想还有 20 层的楼梯，我把华戎舟一把拉过来，蹦到了他的背上开口：「这次辛苦你一下，快背我下去。」

华戎舟似乎有点不知所措，僵了许久才有了动作，用手背托起我的身子，开始快步下楼。

不是我着急，实在是我这个人……酒品不好，一喝多就要酒疯，当着仲溪午，万一说出来什么不该说的话，做出不该做的事，那多尴尬。

华戎舟到了楼下后，气也有点喘了。

把我放下后，我紧紧握住他的手臂才不至于跌倒，千芷见此，赶紧去前面路口寻找我们来时乘坐的马车。

而我头脑越来越清晰，身体却不为所控——这是喝多的人的通病，感觉自己是清醒的。

跟着华戎舟走了几步不知是被石头绊到，还是自己已经没了意识，我双腿一软就要跪在地上。

然后好像跌到了一个热腾腾的怀抱，我抬头，看到两个一闪一闪的棕色宝石，忍不住伸出去触碰，然后宝石却突然没了。

好像听到结结巴巴的声音：「王……王妃，不……不要戳我……眼睛。」

没有拿到棕色宝石，我的手却碰到了一个异常柔软的触觉，睁大眼却只看白乎乎一片，忍不住捏了两下，手感真好，有点像

棉花糖，说起来我好像很久没有吃过棉花糖了。

于是我就当机立断，双手揪住那棉花糖，踮起脚狠狠地……咬了上去。

然后就听到那棉花糖倒吸了一口冷气，这棉花糖成精了？

我松开嘴，砸了咂嘴巴。

这棉花糖一点都不甜。

这是我昏过去之前的最后一个意识。

33

再次睁开眼，入目的还是那熟悉的床帷。

坐起身子，脑袋沉得如同挂上了一个秤砣，那个坑货仲溪午，就会折腾我。

喊千芷过来，一开口发现嗓子干得都沙哑了，宿醉真是伤身。

只是千芷一直用同情的眼神看得我心里发毛：「干吗用那种眼神看我？」

千芷吸了吸鼻子开口：「奴婢只是感觉王妃太辛苦了。」

心里越来越不安：「我昨天醉后干什么了？」

千芷用看自己孩子一般慈爱的眼神看着我，然后说道：「没干什么，就是王妃在马车上骂了一路的街，要不是王妃喝醉了，我还不知道王妃心里这么委屈……」

我……我说为什么感觉嗓子哑了呢。

「我骂谁了？」我扶额问道。

「最多的是王爷和华少爷，然后就是华相、牧侧妃……对了还有皇上……」

看着千芷掰着手指头数的模样，我只觉得眼前一黑，难怪都说酒后……吐真言。

说起来今天起床感觉心里舒服了些，难道是因为昨天骂痛快了？

「有谁……听见了。」我视死如归地问。

「王妃放心，昨天华侍卫把王妃扶上了马车后，王妃才开始骂的，所以只有我和华侍卫知道。」千芷拍着胸口信誓旦旦地说。

「把华戎舟叫过来。」我拍了拍自己的脑门，试图让自己清醒一些。

华戎舟进来后，我不由得一愣：只见他右脸颊包着纱布。

「你的脸怎么了？」我开口问。

华戎舟目光躲躲闪闪地开口：「属……属下练武不小心碰伤的。」

我皱眉质疑：「这府里现在谁能伤得了你，是不是王爷找你麻烦了？」

「不……不是的。」

看着华戎舟结结巴巴，又满脸通红的模样，我心里一突：「那是我昨天打你了？」

我看向千芷，千芷一脸迷茫地开口：「马车上我没看到王妃动手，不过我找马车时就知道了，昨天华侍卫头发未束，我也没留意……」

「真的是我自己不小心。」华戎舟突然喊了一嗓子，吓了我一跳。

这孩子，动不动脸红什么，我还以为是我喝醉了打人了呢。我就说我酒品不好，也不至于打人吧。

我也不再纠结此事，开口：「我等下要去华府一趟，你帮我去备下马车。」

华戎舟应声退下了。

千芷一脸担忧地问：「王妃，你怎么突然要回去了？现在恐怕……夫人那边……」

我漱了漱口，轻笑一声开口：「自我麻醉了这么久，也该到我去面对的时候了。」

到了华府，看着真是格外冷清，华夫人估计还在埋怨我之前不见她之事，所以就闭门不出，我也不在意，本来我的目标也不是她。

到了华相书房，我不等通报就径直进去，并且示意千芷在外守着。

华相冷眼旁观我这一系列动作，最后屋里无人后才开口：「不是不认我这个父亲了吗？还回来干什么？」

我淡定地找了个椅子坐下，才开口说：「有件事情需要父亲帮忙。」

然而我之后吐出的几个字让华相骤然变色，他拍案而起：「你还是不是魔怔了，自己亲哥哥还在牢狱里，你却想着那牧家人？有这时间你不如好好想想怎么收回晋王的心！他一意孤行，我如今也没办法再插手深儿的事情。」

「父亲若是想让兄长从牢狱里出来，那就听我的。」看着暴怒的华相，我并未有退缩。

第一次见他，他不动声色，我就吓得腿软，现在我却能应对暴怒的他，看来我自己也是进步了。

我心里暗自鼓气，但面上并未显示半分。

「此言当真？你有什么办法？」华相皱眉问我。

我轻笑一声，看着他：「这一个月以来，父亲应该已经试过各种办法了吧？可是兄长如今却依旧在牢狱里，如今你除了相信我还有什么别的出路吗？」

华相并未被我激怒，只是看着我，如同一个陌生人开口：「你这番行事到底是什么意思？」

「替父亲赎罪啊。」

「你……」

「父亲没有亲手杀过人吧？」我打断了华相的咆哮声，「可是父亲知道自己手里……不，应该说是华府所背负的罪恶有多少吗？」

「哪个官员是完全干净的，我竟不知道你何时变得如此天真，你以为仅凭政绩和仁心就能步步高升？是我千辛万苦一步步爬到了丞相的位置，才给了你现在站在这里顶撞我的机会，你口口声声正义时别忘了自己姓什么。」华相握拳，目光似箭射向我。

「我当然不会忘，正是因为我的身份是华浅，你是我父亲，我才没有对华府不管不顾。父亲不听我，不信我也无所谓，因为我会用自己的方式，让父亲知道，以往你汲汲以求的权势，全是居高才有的鼠目寸光。」我起身回道。

华相向前行了几步，又抬起了手，却在我冰冷的目光中僵住。

「父亲还想打我吗？」我扯了扯嘴角，「可是我不会再向从前一样再乖乖任你打了，兄长之事如今你能期望的人也只有我了，等我能顺利解决兄长的事，父亲不妨再来和我好好谈谈。」

无视华相铁青的脸，我转身就走，只是出门前又说了一句：「方才我说的事父亲莫要忘了，兄长在牢里还需要待多久，就看父亲的动作有多快。」

踏出书房，我便径直离开，没有去看华夫人。

现在开始，我不会再浪费任何时间在无谓的事情上。

回到晋王府，我迅速盘点集齐了手里十几家铺子的可流动银两，然后就等待着。

不出两日，华相就派人送了封信过来。这个老头虽然固执听不进去道理，但是事关他唯一的儿子，所以他虽气我，动作却没有减慢。

打开信，看到里面的名单，约有二十多人。

找出一个匣子，我把名单和银票装进去，思索片刻后便唤华戎舟进来。

「我这里有一件事，比较麻烦，我身边也没有几个心腹之人，你愿意替我跑这趟差事吗？」我手放在匣子上，轻轻敲击。

华戎舟眼睛一亮，单膝重重跪下，脊背挺得笔直开口：「属下万死不辞。」

看着平时木讷寡言，心思倒也聪慧，知道我要开始重用他了。

「没那么恐怖。」伸手空着的手扶起了他，然后我把匣子交给他，「这里面有一个名单和足够的银票，三日之内，我要这些人的卖身契。」

「是，属下遵命。」华戎舟连问都不问就应了下来，眼里流转的锋芒如同一把出鞘的宝剑。

「还有你脸上的伤记得找大夫拿些好药，别一直拿纱布捂着，那么漂亮一张脸日后别留下疤痕了。」我又开口，想转移一下这严肃的气氛。

华戎舟顿时垂头不敢看我，又恢复那种老实木讷的模样，耳尖也变红了。

第二日傍晚时分，华戎舟就拿着匣子回来了。

我打开一看，里面厚厚一叠纸，还有一半的银票。

我手一顿，赞赏地看向华戎舟。这孩子可以呀，完全把时间和成本压缩一半就完成了任务，多好的一名员工，我之前都没有发现，白白让他去守了那么久院子。

「干得好。」我毫不吝啬地夸奖。

华戎舟抿了抿唇，双目却是难掩喜意。

现在就该我来反击了。

走到里屋里，提笔开始写起来。

千芷默默给我掌灯，看到我写字时开口问道：「小姐不是向来用左手写字吗？」

我写字的手一顿，继续写着，开口回道：「左手伤到了经脉，无法再提笔了。」

这我可要多谢仲夜阑了，要不是他，我可写不出来之前华浅的那一手好字。

千芷一瞬间红了眼睛，愤愤不平地抱怨：「女子的手多么金贵，王爷就算是气头上也不能那样对王妃呀，王妃之前无论琴棋书画，都是一绝，现在被他毁的半点不剩。」

就算没有仲夜阑，你家小姐的琴棋书画也毁得渣都不剩了，毕竟遇到的是我这个……现代人。

心里虽这么想，但我却停笔吩咐：「所以啊，帮我把这个给仲夜阑送过去吧。」

千芷之前跟着华浅也识几个字，她接过去一看，脸变得雪白。

「王妃，这是……」

「和离书。」

牧遥院外，不出意外我被拦下来了，我也不与侍卫纠缠，偷偷地溜到了侧墙，然后回头对跟着我的华戎舟开口：「你会轻功吗？」

「呃……会。」华戎舟虽然面带疑惑，还是点头回答了。

「带我飞过去。」我挑了挑眉。

「啊？」华戎舟这次是再也掩饰不住惊讶，眼中满是错愕。

「啊什么啊，快！」

不等他反应，我就跳到了他背上，在我的催促下，他僵硬地带着我后退几步便越过了墙壁。

落地后，我便直接冲着主屋去了。

门口守着的几个丫鬟完全来不及反应，就给华戎舟给按下了，那小子倒是听话，没什么怜香惜玉之心，有个保镖就是靠谱。

牧遥皱着眉看着我闯进来，冷了脸色：「你要干什么？」

「找你谈谈，进不来我就只能自己想办法。」我明目张胆地走到她面前。

「我和你还有什么好谈的。」牧遥脸色依旧不好，但是抬手阻止了想进屋的丫鬟。

我把怀里揣的一叠纸放到她面前，说：「你看完这个再说话。」

牧遥伸出手翻开纸，目光一下子变锐利了，连拿着纸的指尖都变白了：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威胁我？」

「不是，是做交易。」我回答。

牧遥把那叠纸拍在桌子上，冷笑道：「交易？拿我们牧府老家仆的卖身契做交易？」

那叠纸就是牧家未流放时老家仆的卖身契，我先让华相动用权力把人的下落一个个查出来，然后又让华戎舟去将他们全部买了回来。

这是一个奴隶不值钱的世界，尤其是曾被主人家连累的罪奴，因此让我钻了空子。

「你放过华深，我把你们牧府老家仆的卖身契全部还给你。」我依旧不急不缓地说。

「若是我不愿放过华深呢？」牧遥两眼紧盯着我。

「我来不是为了威胁你。」我并未接她的话，「所以我不会拿你们家仆的命做筹码。」

「不是威胁？那这又是什么意思？」牧遥手指在卖身契上点了点。

「警告。」我开口，牧遥眉头微皱，似是有点不明白。

我看着她，开口：「我能轻而易举拿到你们过去家仆的卖身契，就证明我能做的还有更多。华深做过的错事，他需要付出

代价我没意见，可是他没有做过的事，我也不会眼看你将欲加之罪施于他身上。」

牧遥眼里闪过几丝晦涩，我仍是面不改色说下去：「所有的是非曲直都是因人而异，就算华府罪恶滔天，那也不该为没有做过的事情付出代价。所以你既然要报仇，就堂堂正正地来，我不插手你扳倒华府的过程，但是也不会对你的欲加之罪冷眼旁观。」

这话也像是对我自己说的，华浅之前如何和我无关，虽然穿越到她身上，但这不代表我必须要对她做过的事情负责。法律上不也说了，人不需要为自己没做过的行为承担责任。

牧遥许久未语，最后她开口：「现在是阿阑要处置华深，你觉得来找我有用吗？」

语气间似是松动了。

「牧遥，你不要太小看你在仲夜阑心里的地位，还有……」我补充，「你觉得仲夜阑不知道此次是你设计的吗？」

牧遥眼睛蓦然睁大，我叹了口气，果然恋爱中的人都是没有智商的。

「这一个多月仲夜阑都没有对华深出手，只是任他被关着，你觉得是为什么呢？毕竟那天盛怒下的仲夜阑可是差点杀了华深的。」我开口，说得牧遥脸色变白。

一开始仲夜阑应该是被骗过去了，可是前几日在院子里见到的仲夜阑，他看我的眼神里面，是有一点点愧意的。虽然只有一点，却也被我抓住了。

他会对我有愧意，也就只有一个原因了，那就是他知道真相却还是选择忽视关着华深。毕竟作为男主，他智商肯定不低，一开始气头上会被蒙蔽，但是后来冷静下来也不难想到其中疑点。华深就算再荒唐，又怎么敢在他的婚宴上动手呢。

说到底，只不过是牧遥仗着仲夜阑喜欢她罢了，才能设计出这种漏洞百出的计谋。那日若没有我拦着，说不定华深真的就被仲夜阑斩于剑下了。

这也是很多小说女主的通病，总是太过自我，感觉自己的仇恨，永远比儿女私情更重要。所以才会不惜利用自己爱的人，然后把彼此都折磨得伤痕累累，才幡然醒悟。

「最后我提醒你一句，这世间最经不起试探的就是人心，你的利用早晚会把所有的善意都消耗殆尽。」我开口，语气半是劝告半是警告，「因为从前之事，我才容忍你这一次的手段。可是你如果再用这些伎俩构陷，我也决不会留情面，今天的这些卖身契就是一种警告。」

牧遥看着我，看了很久，她说：「华浅，你究竟是打什么主意？」

我毫不示弱地看了回去：「教你做人啊。」

牧遥估计被我气得不轻，她的手越握越紧。此时我心里此时并无愧意，是她做错了才让我有机会来站在道德制高点。

「之前冒用你身份之事，我和仲夜阑坦白过了，我把仲夜阑还给你，所以牧遥，此时的我，不欠你分毫。」

「还给我？」牧遥皱眉。

「千芷此时应该已经将和离书送到仲夜阑面前了，你的事情，你的感情，日后你就自己处理吧，我不会再牵扯其中半分。」

「你觉得这样我们之间就两清了？华浅，你未免想得太简单了，你们华府……」牧遥目光闪烁，嘴上却不服输。

「纠正一下，我是我，华府是华府，请不要混为一谈。」不等她说完，我就打断了她，「我之前想过，为什么我没有早一些或者晚一些来到这里，偏偏是大婚时候。」

迎着牧遥满是不解的目光，我开口：「因为若是来的早的，恐怕我会一叶障目的庇护华府，而上天把我放入一场困局，却也留了一线生机。你们牧家流放之事是朝政，我不妄言，这事情给你带来多少伤害，我不是你，自然无法站在你的立场上体会。可是，我们之间并没有隔着血海深仇，你想华府落得的结局，正好，我也想。」

牧遥如同是看一个异类一样看着我，久久不语，而双目疑虑重重。

流放和辞官，差别只是一个无钱，一个有钱，有钱自然一切好处理，所以如今我和牧遥都是想华相下台。

一个为报仇，一个为保华府之人性命。

华府倒了，可是明月公子还在，我自不必过于忧虑。若是我当初一念之差没有劝阻华相将牧家之人由斩首改为流放，那现在等着我的就真的是破解不了的死局。

这场困局里，一步错便步步错，还好我刚穿过来就认清了形势，之后的摸着石头过河也没有行差踏错。

回到自己院子后，却看到了仲夜阑的身影。

「你到哪里了？」仲夜阑见我回来便开口问道。

「去解决了一桩旧怨，王爷来这里做什么？千芷没给你说清楚吗？」我皱眉反问。

仲夜阑抿了抿嘴唇，拿起手里的一张薄纸，似乎被他捏变形了：「这是什么意思？」

看到字体丑陋的和离书，我开口回道：「我离开晋王府，大家都皆大欢喜不好吗？」

我越过了他向里屋走去，他扯住了我的手臂开口：「你觉得你现在回华府就比较好吗？」

什么意思？

我皱眉，看向他，只见他垂下眼眸开口：「华府自身难保，你一介女流，华府能护你到什么时候？」

这话的意思就是他知道牧遥要对付华府，他也准备要帮牧遥，唯一给我的施舍就是让我留在晋王府，日后不受波及。

我甩开他的手开口：「这就不牢王爷费心了。」

「你……」仲夜阑的声音里似乎有了些恼意，「你救过我，我不会对你视若无睹，所以就算你要走……也再等段时间，只有在晋王府里，我才能护你周全。」

让我等华府倒台后离开吗？这仲夜阑倒是还有些人性，没有像小说里一样直接把我抛出去，和华府一起倾覆。只是，这番好意……对我无用。

「我救你是场意外，再来一次我绝对会原地旁观，所以你不用放在心上，全当那是补偿我之前的过错。你我两不相欠，所以不需要你，我自己也能护住我自己。」我头也不回地走开。

突然觉得自己有点像割肉还母、剔骨还父的哪吒，不过我可能更惨一些，因为我在为没做过的事付出代价。挡箭还仲夜阑真相，离开还牧遥幸福，真是个伟大明事理的女二。

身后传来纸张的撕碎声，然后仲夜阑抛下一句话就离开了。

他说：「和离之事……你做不了这个主。」

千芷担忧地看着我说：「小姐……」

我笑了笑，毫不在意地开口：「明日我们进宫一趟。」

「做什么？」

「请旨。」

35

太后宫殿里，太后一脸严肃地看着我，目光深沉如同针扎在我身上：「你知道你自己在说什么吗？」

我忍着她如火炬的目光，又一次开口：「臣妾请旨，与晋王和离。」

太后叹了口气，仍是劝道：「阑儿有什么过错，你可以同我讲，没必要非闹到这一步。」

果然长辈都是喜欢劝和不劝分的。

「母后，臣妾此番前来可不是一时冲动，我和晋王已经缘尽，就不必强凑合到一起了。」我仍是不动摇。

「胡闹。」太后也加重了语气，「哪有过日子还像女儿家一样讲缘分的！」

「太后娘娘不愿下旨吗？那臣妾就只能去求皇上了。」我索性敞开了说。

「你……」

太后被我气的嘴唇都在抖，身旁的苏姑姑赶紧上前给她顺了顺气，不赞同地看了我一眼。

事实上我手心也出了一层薄汗，但是我还是强撑着不开口。

「罢了罢了，我再给你一个月时间。」太后恼怒地摆了摆手，「到时候你若还坚持，我便下旨。」

「臣妾……决不后悔。」我目光灼灼地回复。

太后终究以为我是耍性子，便给我留了余地，可是我半点不需要。

出了太后宫殿，就看到仲溪午身边的高禹在外面探头探脑，一看到我他就快步走过来。

「华小姐，皇上让我过来请你。」

听到他的称呼，我心里咯噔一下，莫名有些不适。

走了几步就见戚贵妃迎面走了过来，热情地冲我打招呼：「晋王妃可是许久都不曾进宫了，我可是想念得很呢。」

我和她才寒暄了几句后，高禹就忍不住开口催促了。

戚贵妃目光扫过高禹，又看着我说：「日后晋王妃若是无事可以来我宫殿里坐坐，我感觉和晋王妃可是很投缘的。」

语气里的意味深长让我心思不定，但面上还是笑着应下了。

跟着高禹到了仲溪午所住的偏殿，我刚踏进去，就看到仲溪午身边站着一个中年宫女。

那宫女对我一笑，行了一礼，就走上前来，拿着一个布尺开始给我测量身体。

我一头雾水地任她摆弄，看向悠闲喝着茶水的仲溪午问：「这是做什么？」

仲溪午淡定地把玩着茶盖，看起来心情很好的样子：「我想做一件衣裳给……她，看你们身量相近，正好你进宫了，就叫你来量一下。」

现在虐狗的都这么残忍吗？

我忍住自己就要暴走的心情。那宫女迅速量完，冲我行礼后就离开了，我也就不再压抑自己的脾气了：「你后宫那么多人，和牧遥身量差不多的应该不少吧，为何非要寻我？再说你自己后宫一大堆都没处理好，干什么还盯着自己兄弟的后院。」

仲溪午的目光一下子冷了下来，我心里一抽，自己好像是太放肆了，这段时间他对我态度好一些，我就蹬鼻子上脸了。

不过说都说了，还能怎么办，是他先冒着大不韪觊觎自己哥哥的媳妇。

「你觉得我这皇宫里人太多了吗？」仲溪午放下茶杯开口。

听到这句话，我手指缩了缩，面上仍是一派恼怒地开口：「我对牧遥还是比较了解的，即便是没了仲夜阑，她也不会愿意入

宫。」

仲溪午的脸色冷得如同在眼光下冒着寒气的冰块，完全没了笑容。

果然是英雄难过美人关啊，帝王也不例外。

「不愿入宫吗？」

心里叹了口气，我跪了下来：「是我以己之心妄自揣测牧遥的心意，皇上日后若是不信可亲自去寻牧遥一问，若是她亲口说，自然就做不了假。」

言语中特地加重了「以己之心」四个字，许久都未曾听到仲溪午的回答，我膝盖都跪疼了。

最后，终于听到了他的声音：「你回去吧。」

语调冷漠得如同我穿过来第一次遇见他时的模样，我俯首默默退下，这感情的事，只有自己能说得清了，他想不明白，旁人怎么说都是无用。

我好心提点了他，总归认识这么久，他人也不错，我也不希望他会越陷越深，无论是对……谁。

出了宫殿，和一灰衣人擦肩而过，似乎觉得有点眼熟，但未等我回头细看，就听到千芷附在我耳边说，宫里刚得到的消息……华深出狱了。

牧遥行动果然快。

我当机立断，转而往华府方向。

看到华深后，我即便是做了心理准备，还是不由得吓了一跳。

在牢里这一个多月，竟让他生生瘦了一半，看着如同漏气的气球一般。

他看到我，眼里还是以往熟悉的神色，嘴巴有些委屈地撇着：「妹妹，我在牢狱里待了这么久，怎么都不见你来看我呢？」

狠了狠心，不去理会他，我走到华相面前开口：「父亲，我说的已经做到，现在你想再听我一言吗？」

华相皱了皱眉，还是跟着我到书房去了，留下抹眼泪的华夫人，和眼巴巴看着我的华深。

「我已经请旨和离了。」

我一句话就让华相骤然色变，在他发怒前，我又说道：「现在牧遥已经和晋王联手，华府是她的目标。」

「没用的东西，连个男人的心都把握不住。」华相还是难忍怒火，狠狠的一掌击在桌子上。

我心中嘲讽，语气也不留情：「父亲的第一想法难道不应该是……这是自己作恶多端才有的下场吗？」

「你……你……」华相气得胡子都在抖，我却没有留情面。

「权势本应是为了自己的话能够被人听到，同时让下位者的话能够上达天听，这是父亲最初为官时的想法。可是如今父亲却本末倒置，开始为了权势不断打压下面的声音。站得高了，眼里剩下的反而少了，这真的是父亲一开始就想追求的吗？」

华相未曾想过我会说出这番话，面色虽然难看，却没有插嘴。

「兄长之事，父亲应该比我还清楚是为什么，像父亲这样踩着无数人只为登高，那爬得越高，树敌就会越多，最终四面楚歌之际只会失去的更多。这是轮回，此番兄长入狱，父亲求助无门就是证明。」我迎着华相难以捉摸的目光，继续说道：「一个月后和离的旨意就下来了，父亲届时若是想明白了，我就回来这华府同父亲一起面对，父亲若是执意还要权势，那我就此离去，华府荣华苦难从此我不沾半分。」

说完，我就转身离开了，给华相留下自己权衡的时间。

接下来一个月内，我开始着重交给华戎舟许多任务，全是按照小说里后来描写过的牧遥搜集华府罪证的步骤进行。

时间紧，任务重，我需要利落的处理好在皇城所有的事情，所以我要抢先一步把所有的证据都握在手中，这样我才有更多选择的余地。

华戎舟不负所望，按我所指示的人和地方，每一处都完成得极好。

看着手里厚厚的一沓状纸，我只觉得心凉。

其实拥有上帝视角的我，对于这些罪状中涉及的证人和证物，完全可以一力毁去，那样即便牧遥有通天之能，也难以力挽狂澜。

可是……我不能

这对所有受害者不公。

我并未将这些证据的存在告诉华相，因为我在等他的选择。

若是华相有一丝悔意和良知，我才会将这些罪证交给他，让他自行认罪辞官，他好歹宰相做了十几年，也不是一无是处。无论是鉴于他的人脉，还是他寥寥可数的政绩，仲溪午都不会置他于死地，也不会祸及族人。这是他唯一的生路，选择全在他。

若他仍执迷不悟，我就彻底放弃，将这些证据收起来，等待日后牧遥自己去找到。然后我就远走他乡，华府是死是活皆是罪有应得，和我再无半点干系，这是我作为华浅给华府搏的最后一丝生机。

36

一个月的时间过得很快，尤其是我还格外忙碌于所有收尾的工作，不管是和离，还是给自己准备退路离开，我都要保证不能出差错。

在中秋节宫里的午宴上，我没有选择和仲夜阑坐在一起，而是一意孤行地坐到华府这边的位置，无视别人各异的目光。

华相则是从我坐过来后，从头到尾不曾看我一眼，仿佛坐在他身边的我不存在，心口虽然隐隐作痛，我还是抱着希望开口：「一个月已到，父亲可想好了。」

我举杯向华相，面上带着微笑，让他无法再忽视我，可我的心情却如同手里酒盏中的酒水，层层波澜不止。

华相这才缓缓转过头看着我，目光深远又陌生，许久之后他避开了目光，我心里一落，就听到他开口：「浅儿日后还是莫要再提此事了。」

手心发冷，心却一下静了下来，原来人设真是我无法改变的。

我勾唇一笑，将酒杯一饮而尽：「如此……那我就明白了。」

我们明明坐得这么近，是流着相同骨血的一家人，可是我却觉得中间隔着无法逾越的鸿沟，华相还是放弃了他的最后一丝生机。

宴席间上演着什么我丝毫没放在心上，华相已经做出了他的选择，我该抽身离开了，华府之事自此……和我再无半点关联。

又饮下一杯酒后，我就起身离开了宴席，自顾自地走向宫外。这是华府又一次没有选择我。

然而出宫的路刚走了一半，就被人拦了下来。

「和离的圣旨晚些时候就会送到你府上。」

我心头微松，开口：「多谢皇上。」

说完就准备走，仲溪午伸出手似乎还想拉住我，然而一道人影却突然闪到我们中间。

我目瞪口呆地看着华戎舟，余光撇到仲溪午微眯的眼睛，我赶紧把华戎舟扯开说道：「皇上，这可是官道，来来往往都是人，和离圣旨如今并未传开，我可不想在这种时候传出什么谣言。」

比如是我红杏出墙仲溪午，才会和晋王和离之类的话。

仲溪午眼神并未从华戎舟脸上转开，问道：「这是谁？」

「他只是我身边的侍卫华戎舟，平时也是木头一样，方才是过于担心我名誉才会冒犯皇上，毕竟如今是敏感关头。」我赶紧解释道，这个华戎舟平时木木讷讷的，今天怎么竟然敢冲撞仲溪午了？是不是我这段时间对他委以重任后太过纵容了？

「姓华？」仲溪午眉头越皱越深。

我下意识将华戎舟护到身后，回复：「只是同姓，不是华府之人。」

仲溪午看着我，只是眼神让我发毛，我只得放弃了出宫的打算，打了个马虎眼后，便老老实实回宴席接着看戏。

然而屁股还没坐到位置上，献舞的舞姬中突然飞出几条身影，直指几个座位，其中就有华府。

又来？

我是不是和这大型聚会有仇？次次都没我好事。

祭祖典礼也是，上次给男三的洗尘宴也是，这次还是。

我下次打死也不参加这些烂七八糟的聚会了，危险系数太大。

随着一声「有刺客」，宴席又乱成一团，我叹了口气后闪身躲在华戎舟后面。

这次小说里不存在的行刺……目标是谁？仲溪午方才在我身后，没来得及踏入大殿刺客就行动了，他如今被严严实实护在殿外面，那么这次的行刺目标又不是皇帝。

我默默观察着四周的情形，然后看出了不对劲来。

这次的刺客，似乎是……两拨人，因为无论是出手的招式还是彼此之间的协作，都太过……别扭。

华戎舟挡在我身前，将我护得密不透风。突然响起一声尖叫，我看到翠竹跌倒在地，她一个丫鬟，身边没有护卫。

看了看我身边的华府侍卫，我开口对华戎舟说：「你去翠竹那边。」

华戎舟仿佛没听到我说话，一动不动，我正欲再开口，刺客的攻势突然变得猛烈起来，尤其是针对我所在的位置。

难道目标是我？

可是究竟是谁做的？我看向牧遥的位置，发现她身边并未比我好上多少。

这也太奇怪了吧？

身边侍卫一个个减少，看起来似乎是要对我下死手。我究竟得罪了谁？

只是眼下的情况不容我思考，我随着华戎舟相护一步步后退，突然后心处一阵发凉。

这种感觉太熟悉了，曾经我为仲夜阑意外地挡了那一箭时，就是这种感觉。

来不及转身回头，就听到华夫人一声惨叫：「深儿——」

华深？

脑子还没反应过来，我身子就被人推开跌倒在地。

华戎舟反应迅速的扶起了我，我才有时间抬头看。

只见刚才我站立的位置，华深跪坐在地，以手拄地，他的胸膛……一柄长剑穿刺而过。

黑衣人的目标果然是我。

那刺客见一击未中，便抽剑又向我袭来。

仿佛是慢镜头，华深手捂胸口那个血洞，看着我咧嘴一笑，还是一如既往地傻气。

刺客被华戎舟挡住，我挪到了华深面前，想说话喉咙里却吐不出一个字。

「妹……妹妹……你……之前中箭也……也是这么疼吗？」华深嘴里含糊不清地说着，血慢慢在地上积了一滩。

我伸出手，才发现我的手抖的如同是得了帕金森，我扶住他将要倒地的身子，嘴里下意识地问：「你为什么要替我挡？」

华深头枕在我的手臂上，费力地开口：「妹妹……不也曾为我挡在晋王面前吗？我……我这个做哥……哥哥的，又怎么会……对你的危险视而不见。」

华深瘦了一半的脸，已经隐约显露出清俊的面容，他挤出一抹微笑，再没有往日的油腻和猥琐。

我突然想起来我之前对他的称呼——胖粽子、纨绔、二傻子……

可是他虽被我嫌弃却一直觑着脸凑过来，从来没有因为我的恶劣态度，对我有过一丝怨言。

这个我一直以来看不上的纨绔，却是这个世界上唯一一个真心对华浅的人。

我深吸了口气，才止住心底里升起来的战栗：「哥哥，你不会有事的……我现在就……」

然而下一秒，我脖颈一疼，眼前一片漆黑。

昏迷之前，我的唯一想法就是——我不能昏过去，我要亲眼看着华深没事才行。

却终究事不遂人愿，再次醒来时，身上一阵剧痛，我睁开眼，差点又昏过去。

因为我脚下是……悬崖，我被绑得结结实实，吊在悬崖顶的一颗树上！

强忍住心里畏高的恐惧，我看向四周，接着不由得一愣，我发现和我一起被吊起来的还有……牧遥，我们如同两条被挂起来风干的咸鱼。

她似乎还在昏迷。

这时一道低沉的声音响起：「终于醒了？」

我转头看向悬崖上，是两名蒙面黑衣人。

看到我胸口干涸的血迹，我心里一抽，满是怒气地看向他们：「这次的袭击是你们做的？想要我的命又为何多此一举把我绑在这里？」

也不知道华深怎么样了。

黑衣人互相对视了一眼，犹豫片刻后才开口：「想杀你的那一拨，不是我们。」

「那你们是想做什么？我和你们有何仇怨？」

黑衣人却没有回话，只是侧耳听了听，然后转过身去，丢下一句：「你等下就知道了。」

片刻后仲夜阑的身影就出现了，还跟着几个侍卫。

他看到这副情形，顿时双目喷火，看向那两个黑衣人。

黑衣人并未畏惧，只是将手里的长剑插在悬崖上的树枝里，让仲夜阑不敢上前一步。

「你可知你绑的人是谁？」仲夜阑双目如同两个火球。

其中一个黑衣人回道：「既然绑了，自然是知道的，晋王爷选一个吧。」

听到这句话，我心里忍不住翻了个白眼，什么乱七八糟的，这人是闹着玩的吗？怎么这么幼稚，来悬崖上玩极限挑战？

只是我还未说话，就听仲夜阑开口：「你们到底是什么目的？」

「没什么，就是我家主子和晋王爷有些过节，就喜欢看你为难罢了。」黑衣人开口，语气满是挑衅。

在仲夜阑暴走之前，另外一个黑衣人又开口：「只要晋王爷选一个，我们就会说话算数放一个，剩下一个就要去这悬崖潭底喂鱼了。」

潭底？我心里一动。

这时牧遥也悠悠转醒，和我对视后，她也不由得一愣。她先转开了视线，看向仲夜阑。

那两个黑衣人见仲夜阑一直沉默，就彼此对视一眼，然后就把剑往树枝里刺了几分，我和牧遥的身子都随之抖了抖。

仲夜阑目光一缩，脚底下意识地迈出一步。

黑衣人又开口：「若是晋王爷不选，那就两个都别要了。」

听我这里，我忍不住要发笑了，这黑衣人当真莫名其妙，再等一天我就和仲夜阑和离了，现在着急跳出来，透露着一种……小家子气。

其实刚才仲夜阑已经做了选择，他紧张迈出的那一步……是向着牧遥。

黑衣人……两拨刺客……潭底……选择……

综合这些信息，我有了个大胆的想法，于是我扭动了一下被绑在身后的双手。

然后开口冲着黑衣人说：「喂，你们是不是第一次做绑架这种事情？」

那黑衣人一愣，回头看我，未遮住的眼睛里满是疑惑。

我轻笑，无视仲夜阑略带紧张的双眸，继续对黑衣人说：「你们不知道绑人之前要先搜身吗？」

不等黑衣人反应，我扭头冲向牧遥：「记住，这次是你欠我的。」

她的眼睛蓦然瞪大，然后我的身影在她瞳孔里越来越小。

我将那把手镯变成小刀割裂了绳子。

37

风急速地从耳边擦过，如同刀子一样割裂着肌肤，在这关头我竟然还不忘把手镯扭回来戴上。

仿佛只是几秒钟的时间，我就重重地砸入水面，激起一大片水花，胸腔被此番冲击逼得差点一口血喷出来。喝了几口水后我才挣扎着游到了陆地，还好掉落的地方离岸边不远。

游泳果然是生存必备技能，真是没浪费我当初花的一个月工资。

爬到岸上后，我发现身上大大小小全是伤口，还有左腿也是生疼。

方才掉落时身上全是擦伤，无数个藤蔓都被我压断，最后还有一个树枝挂了我的腿一下，阻了我的降势，要不然我恐怕刚入水就被砸晕过去了。

这就是所有小说里的掉落悬崖不死定律，不过我之所以敢这么冒险，还有别的原因，但那要等我上去之后解决了，现在的局面证明，我，赌对了。

仰面朝天躺着歇了片刻，看着天色一点点就要暗下来，我深吸了口气。不能原地不动，我要往河流的上游去，一般那里都会有人家居住。要不然这荒郊野外再加上天黑多吓人，说不定来个野兽，我孤身一人，简直就是自投罗网。

忍着身上的疼痛，一瘸一拐地沿着河流岸边走着。天色终于黑下来了，不过此时的月亮倒是空前的明亮，可能是老天知道我有夜盲症，所以格外照顾我。

我心里这样安慰自己。

不知道走了多久，还是没有一点人烟。

说实话，大半夜孤身走在这荒郊野岭，还真有点吓人，四周太安静了，只有水流的声音。

我眼睛不敢乱看，精神紧绷着，因为越是四处看，我心里越害怕，心跳太过剧烈，感觉耳膜回荡的全是心跳声。

我不由得有点儿后悔，瞎逞什么能？还不如老实待在悬崖上配合一下，等仲夜阑来选。

手里紧紧握着鐏子小刀，隐约好像听到了一些别的声音，一些不同于水流的声音。

正好看到前面有一块巨石，我走过去蹲在它后面，躲起来不露一点声响，细心聆听。

果然有别的声音，有点像是脚步声，听不出来是人还是兽。

我掉下来的悬崖虽不是很高，但是这里山势地形都格外崎岖，就算仲夜阑马上派人下来搜查，恐怕此时也到不了崖底，所以肯定不是他的人。

那就是野兽或者……

月黑风高，荒郊野外，之前看过的野外抛尸电影一幕幕挤进脑子里。

我都想抽自己了，越是害怕，脑子里的情节反而越清晰、越血腥。

偏偏这个时候，不知道为什么，月光被云朵遮了去。此刻的野外，在我这种轻度夜盲症的眼里，简直是一片漆黑。

声音越来越近，一步一步似乎踏到了我的心上，终于脚步声在石头旁停下。

我再也忍不下去了，就直接闭着眼挥舞出刀子，手腕突然被一个冰凉的手掌握住。

我一抖，接着听到一句熟悉的声音：「我终于找到你了。」

睁开眼睛，还是看不清，不过片刻后，月亮好像是说好的一样露出了头，眼前一点点亮起。

我看见了华戎舟那张脸。

眼睛有点湿润，终于看见个认识的大活人了，看见他比看到雪中送炭的人还贴心，刚才我可是被吓得都想投河了。

我直接扑了上去，给了他一个大大的拥抱：「我的妈呀，原来是你啊，刚才可真是吓死我了，我都不知道自己竟然这么胆小，终于有个人来和我一起……」

华戎舟一动未动，他伸手把我扯下来，握住我手腕的手掌慢慢收紧，语气里没有一丝情感：「我给你这镯子，是让你防身，不是让你用来自行了断。」

这语气……还是之前那个软萌听话的小侍卫吗？是不是披着华戎舟皮的妖精？

人设的转变让我的脑子变得呆滞起来，还没反应过来他口中的「我给你……」，就听到他叹了口气，然后松开我的手腕蹲下来扶住了我的左脚踝，捏了几下后才说：「没有伤到骨头，等下上去了找些药水擦一下就可以了。」

我刚才就走了一步，他怎么知道我左腿伤了？观察力也太好了吧。

然后就见他转了个身，背对我说：「我背你上去。」

我这才发现他一身黑袍也是湿漉漉的，难不成是因为找我掉水里了？不过话说回来，从山顶走到这里，应该没这么快吧。

「不用了，我还能走。」我有点尴尬地拒绝了，然后抬步继续走。

华戎舟并没有阻拦，而是默默地跟在我身后。

他的身影投在我的旁边，我没有回头看，只是盯着那个影子，心里说不清楚地别扭，还在他方才指责我的语气里没反应过来。这种感觉就像是一直比你矮的人突然有一天俯视你了。

没留神，本来瘸着的左腿踩到了一块石头，一阵尖锐的疼痛传来，我腿一软，然后我的左手臂和腰上就多了一双手掌。

「我……」没事。

话还没说完，华戎舟就松开手在我面前蹲下，说道：「上来。」

这次我没拒绝他的好意，就爬了上去，突然想起来，上次我喝多了好像也是他背我下了二十楼。

后来我醒来忙于华府的事，就忘了这回事，也没跟他道声谢。那可是二十层啊，感到有一点心虚，我就没话找话说：「你怎么知道我掉下来了？宴会后来怎么样了？华……兄长他又如何了？」

华戎舟的声音闷闷地传来：「王妃和牧侧妃被掳走后，我是紧跟着……晋王一起到的山顶，因此不知宫宴和华公子后来的情况。」

「那我怎么好像没在山顶看到你呢？」压下心头的隐隐不安不敢多言，我故作轻松转移了话题。

「王妃对我一向不加留意，我习惯了。」华戎舟声音淡淡的。

这话说的，我有那么冷落他吗？

「不是的，在崖顶我被绑着吊起来晃得头晕才没有……」我努力解释。

「那你还记得第一次见我吗？」华戎舟突然问道。

我回忆了一下，开口：「祭祖典礼上？」

华戎舟没有接话，就在我以为他不会回答我时，他才开口：

「果然如此。」

「什么意思？」我忍不住皱起了眉头。

「那王妃也不记得曾问过四次……我的姓名？」华戎舟声音听着有点儿低落。

我问过他那么多次？不可能吧，我的记忆里应该没那么不好。

正当我准备继续问时，突然闻到一阵血腥味。我一愣，下意识说：「你受伤了？」

华戎舟步子未停，说道：「小擦伤罢了。」

「擦伤？是在树林里面吗，话说你是怎么下来的呀？而且怎么只有你一个人啊？」我心里愈发疑惑。

「王妃是还想见谁？」

这孩子今天语气怎么这么不好啊？如同看到我弟弟我说一句他顶一句的样子，我就直接伸手揪着他的耳朵教训：「怎么说话的？没大没小，我可是王妃……」

「你不是都和离了吗？」

这句话怼得我哑口无言，我却还是嘴硬道：「那我也比你大，你还是要尊敬我的。」

「日后你和离之后，我应该唤你什么？」华戎舟却是避而不谈。

我还没想过这个问题，若是日后带着他们去江南小镇隐居，那他们是要唤我「小姐」吗？还是感觉叫我「姐姐」比较好，总归我比他们都大。

我沉浸在思考中，突然感觉华戎舟身子一僵，声音似乎也带上了几分恼意：「你是没想过离开晋王府要带上我吗？」

「当然不是。」我赶紧否认，我身边能用的就这几个人，怎么可能不带走他呢，嘴上还是调侃着，「就是冲着翠竹，我也得把你从晋王府要走啊。」

华戎舟突然停了下来，不动了。

我松开手，发现他耳朵都被我揪红了，我有点尴尬地问：「怎么不走了？是累了吗？要不要休……」

「王妃日后不要再把我推给翠竹了。」他的声音打断了我。

「嗯？」我下意识地回应。

「无论是在院子玩闹时，还是在遇袭时，都不要再把我推给翠竹了。」华戎舟开口，我只看到他的侧脸，眼眸低垂着。

「我还以为你在宴会上没听到我说话呢，听到了为什么……」

「因为我有心悦的人了。」

少年如同宣誓一般郑重的语气，让我把话成功噎在了喉咙里。

38

「是谁呀？」我还是没忍住八卦的心情。

华戎舟并未说话，继续抬步走，我有一种秘密听到一半抓心挠肺的感觉。

「是我们府上的吗？」

「是。」

我随口问的话得到了回答，顿时燃起了兴致：「不是翠竹的话难不成是千芷？」

「不是。」

「那是银杏？」

「不是。」

「那是谁呀？」我的八卦之心熊熊燃烧。

而华戎舟彻底不理睬我漫无天际地瞎猜了，我自己自言自语了半天，最后随口说了一句：「难不成是我吗？哈哈……」

干笑了几声后他还是没有反应，顿时感觉我好尴尬，这孩子怎么不接话呢。

「嗯。」

「啊？」我怀疑我听错了，他却死活不吱声了，不否认也不承认，最后我被说得口干舌燥，只能放弃了。

伸手拍了拍他的头，半开玩笑地说：「虽然你长得很漂亮，可是姐姐我可不喜欢年纪比我小的啊。」

他没有回话，我也就没放在心上，无人再开口说话。

河流水声不止，月色清辉满地，慢慢地我有了些倦意，在他背上昏昏沉沉睡了过去。

醒来时发现我在床上，只是这个房间我似乎不认识。

我怎么会睡得这么沉，什么时候到了床上都不知道。

看到千芷走了进来，我才松了口气，有个认识的人就好了。

「这里是……」我忍不住开口。

「……是华府。」千芷低着头回话。

原来这是华浅之前的房间，我不认识就有点儿露馅了。我抬起手装作头疼掩饰，后来我就发现是我多此一举了，因为千芷并未在意我的不对劲。

「是华戎舟把我带回来的吧，我兄长他怎么样了，可请过太医了吗？」

说了半天也未听到回话，我放下手看去，却见千芷还是头低垂着。

「千芷？」我疑惑地再次叫她，却看到千芷眼眶通红，心里一颤语气也加重了几分，「好好地哭什么？」

千芷带着哭腔说道：「王妃，华……少爷他……他……」

双眼一黑，心狂跳不止。像是预见到什么可怕的事情，我两只手不受控制地发抖。努力握拳遏制住，我咬牙起了身，便推开千芷冲出院子。

外面果然是我曾来过的华府，只是……所有往来的奴仆都身披麻布。

随手拉了一个丫鬟问道：「华深呢？」

那丫鬟不敢看我，只是伸手指了一个方向，我一路狂奔跑过去，完全顾不上千芷的喊声。

跑到那里，我却看到一个……灵堂。

我双腿僵直险些被门栏绊倒，隐约听到华夫人的哭喊声从里面传来：「我的儿啊……」

华深真的……死了？

怎么会这样，是因为替我挡了那一剑吗？

我从未想过会有这种可能性，因为我中过箭，同样也是穿透了胸膛，所以，我潜意识里觉得他定会如我一样无碍。可是为什么我能活下来，他就不行了？

追过来的千芷拉住我的衣袖，我甩开继续向里面走。

然后……我就看到了一具棺材。

不知道我是如何一步步挪了过去的，棺材还未落棺，华深的脸随着我的步子一点点露了出来。只见他躺在棺材里，身着锦衣，双目紧闭，脸色青白如同睡了去。

脚下一软，我手撑在棺材沿儿上，嗓子口一阵酸疼。

脑海里华夫人曾给我说过的话止不住地回响：

「你哥哥虽然人迟钝了些，但是总归还是真心实意对你好的。」

「之前有什么都是先想着给你留着，连我这个做母亲的都没这个待遇。」

「当年我怀你的时候，深儿也才不过 5 岁，每日都要来摸摸我的肚子，念叨着你快点出来。」

「他一天来看三四次，还说等你出生了好好照顾你。」

.....

往日最让我不屑一顾的话，如今回想起来却让我心头像有一群蚂蚁在撕咬。这是在做梦吧？

然而扑过来的华夫人打破了我的幻想。

「你这个赔钱货，害死了你哥哥……」

被她撕扯着，我一动未动。

最后还是华相开口了：「来人，把夫人扶下去。」

华夫人的喊叫声越来越远，终于消失不见，灵堂越发显得冷清没有人气。

初次相见时那个端庄大气的夫人消失了，而原来那个儒雅干练的华相也像是老了十岁，头发白了一大半。

「这不怪你。」华相拍了拍我的肩膀，「你母亲太过悲痛，说的话不是本意，你不要放在心上。」

这话简直比方才华夫人的撕扯还让人疼。

我木然地看着这个灵堂，华相的声音又传来，带着让人胸口酸胀的悲痛：「以前总觉得自己白生了一个儿子，平日除了惹祸，无半点长处。然而现在他不在了，又觉得有人能惹祸让我收拾烂摊子也挺好的。」

眼眶突然红了，眼前似是有点模糊，我睁大了眼紧咬着嘴唇，不让自己发出声音来。

华相继续说：「深儿一辈子纨绔无赖屡教不改，这最后……总算是做对了一件事。」

我看向华相，他眼眶虽是难掩悲痛的通红，望着我时却满是慈爱，我从来都没有在他眼睛里看到过这种神色：「这些年苦心竭力不择手段的往上爬，想着给深儿日后打点好一条路，现在他不在了，也觉得我这个宰相的位置也了无生趣。」

「父亲的意思是要重新考虑我之前提过的事情吗？」我开口，声音麻木到自己都诧异，这真的是我的声音吗？听着没有一点儿感情。

华相伸手轻轻抱住了我，厚掌拍了拍我的背，说：「一直以来辛苦你了，我的乖女儿，是爹爹……错了，你哥哥的性子本就不适合官场，若是我能早点想明白，不贪那权势，致仕带你们离开，也不至于落得这个报应。」

我死命咬着嘴唇，嘴唇都咬出血了，头抵着华相的胸膛，再也止不住眼泪了。

这明明是和我没有血缘的父亲和兄长，可为什么我心里这么难过呢？疼到比上次穿胸而过的箭伤还疼。

「爹爹决定……听你的，不做这宰相了。」

昏昏沉沉从灵堂出来，我还觉得这一切都是假的。

如同行尸走肉一般回到院子里，抬步迈过门槛时又被绊了一跤，身子如同失去了支柱，像一堆烂泥一样的瘫软下来，身后的千芷虽没来得及伸手拉，我也并没有摔倒在地。

是华戎舟。

他一只手臂横在我的腰前，挡住了我将落地的身体。我手握住他的手臂站好，抬头想对他说我没事，然而张嘴却是：「我没……没有兄长了。」

身后传来了千芷小声的抽泣，我的心头仿佛被挖去了一块肉，手指也在华戎舟手臂上收紧。

「华浅没有……哥哥了。」

说完终于忍不住蹲下身来。

可能一直以来压抑得太久，华深的死如同是一把斧头，剖开了我所有的情绪，我双手捂住眼睛，就这样蹲在门口放声大哭。

这一刻，什么都和我无关了。

我哭我一直以来委屈却不能提，

我哭华深死了我却还只能想着逼华相去辞官认罪。

我哭我自己永远都是孤身一人，身不由己。

唯一一个对我好的华深，我却因为对他的偏见，处处视他不见。我口口声声斥责牧遥利用仲夜阑的爱才肆意行事，我又何尝不是？永远都是把自己最坏的一面露在对自己最好的人面前。

如今华深死了，这世间再也没有那一个傻乎乎买着最贵的首饰，然后小心翼翼想要讨妹妹欢心的哥哥了。

哭到心口和脑袋同时疼的时候，一个人将我拥入怀中，暖暖的体温传递到我身上，他说：「没事，你还有我，我永远不会离开。」

千芷也扑到我的后背，抱着我沙哑着声音开口：「奴婢也会永远陪在……小姐身边的。」

我们三个人，如同脚下生了根的石墩，在院门口待了许久。

39

我躲在屋子里，已经一天一夜不曾下过床，不过也没人会来烦我，隐约听到外面嘈杂的厉害，我才坐起身：「外面是什么声响？」

「回王妃，今天是……华少爷的出殡之日。」千芷小心翼翼地回答。

「嗯。」我低头不语，又躺了回去。

「王妃可要起来梳洗束发？」千芷忍不住还是问了一句。

我背过身去，说道：「我就不去了。」

身后传来千芷离开的脚步声，我头枕着靠枕，眼眶如同被撒了一把盐，干涩得生疼，我闭上了眼睛，仿佛这样就能逃避。

明明一夜未眠，到现在却还是无半点睡意，又听到一阵脚步声靠近，我未动开口：「我不去前面殡礼了，不用再来催我。」

脚步声停了，不再有响声，我也就没去在意。

过了半晌才听到一道声音响起：「已经巳时末了，你怎么还不起？你兄长的葬礼你总归还是要出席的，不然旁人会如何说你？」

仲夜阑？

我睁开眼，转身坐起，果然是他。

他和我对上眼神，明显一愣，带着些许迟疑：「你哭了？」

「你怎么进来的？」我没有回话，皱眉问道。

我的语气并没有惹怒他，他在我床边坐下，才说道：「今日……我也是受邀而来。」

华深的葬礼自是会邀请许多人。

「谁让你进我房里的？」我没有半点好脸色，现在我头发散着，只着里衣，这院里的仆人都死了不成吗？

「阿浅，我是你夫君，这府里的人自然不会拦我。」仲夜阑仍是好声好气地说道。

是看我可怜，或是对我心里有愧才这般和颜悦色吗？那把我当什么了？

我翻身下床，向外走去：「千芷！」

千芷还没走进来，仲夜阑就一把扯住了我的手臂：「阿浅，我知道你此时心里不好受，要出去你先束发穿好衣服。」

我回头看着他，目露讽刺：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」

「阿浅。」仲夜阑叹了口气，看着我说，「我来接你回去。」

「回去？回哪？你的晋王府？」我看着他冷笑，「回去继续看你和牧遥郎情妾意，然后我自己躲在院子里装作不知？」

「阿浅……」仲夜阑声音里带着几分无奈。

千芷和华戎舟都应声走了进来，看到我们后一愣。他们呆在门口，千芷似是想退出去，见华戎舟一动不动，她进也不是出也不是。

仲夜阑看到华容舟皱了皱眉头，还未开口就被我狠狠地挣开了他的手。

我看向千芷开口：「这几日宫里太忙倒是忘了，千芷你明日派人去宫里催上一催，就说……」

我回头迎上仲夜阑的目光说下去：「这和离的圣旨为何迟了这么久？」

仲夜阑目光一缩，终于也被我激得面色不善：「你去宫里找过皇上？」

「对，现在我和你已经没有半点关系，明日我会派人去晋王府把我的东西、我的人都接回来，你有什么意见现在说，日后想必我们也不用再相见了。」我垂眉，扯了扯嘴角，见他不语就越过他往梳妆台走去。

他移身挡在我面前，似是想伸手抱我。

我还没来得及伸手推开他，一个身影闪到我面前，生生插到我们中间，一支佩剑出鞘半分置于仲夜阑面前。

「放肆。」仲夜阑开口，眼睛扫过我的衣着，「哪里来的不懂礼的奴才，滚出去。」

不等华戎舟开口，我先看不过去了，他仲夜阑到底是哪里来的底气跑到华府来管我的事？

「华戎舟如今是我的人，轮不到你来下令。」

仲夜阑似乎是想给我说什么，但是华戎舟还是一动不动地挡在我面前，终于他眉宇间染上了几分怒气：「让开。」

华戎舟硬邦邦的声音响起：「属下只听小姐之令。」

来不及我开口阻止，仲夜阑就抬手击向华戎舟，华戎舟并未回击，只是拿手臂生生挡了下来，自己退了半步，面色惨白。

我心里一惊，再也控制不住了：「仲夜阑，你给我出去！」

仲夜阑身子僵直，一动不动，我揉了揉太阳穴开口：「你现在在这里胡搅蛮缠是做什么？既然做了选择就不要再左摇右摆，真要等我找人把你赶出去吗？」

仲夜阑没有再说话，最终还是抬步离开了，他走到门口，没有转身开口：「阿浅，既然你坚持和离，那我便……如你所愿。」

我勾了勾嘴角，在他要走远时才喊道：「仲夜阑，你回去给牧遥带句话，这次她欠了我两条人命。」

仲夜阑回头看向我，目光惊疑不定，我不再理会，命人关了院子。

走到华戎舟面前，看着他脸色惨白没有一点血色，我心里不安，问他：「方才仲夜阑是不是出手太重了，你有没有伤到哪里？脸色这么不好。」

「我没事。」华戎舟抬头对我报之一笑，只是太过苍白的面容还是削减了几分他面上的颜色。

「下次若是遇到这种事，没有我吩咐你不要妄动，你这并不是在帮我，而是会给我带来麻烦，我的事自己能解决。」我还是

忍不住说他，这孩子不知道是不是到了叛逆期，这几次举动都是有点太过出格。

华戎舟垂下头，我看不到他表情，只听到他「嗯」了一声。

我转身往里屋走去，还是不放心地对他说：「等下你去医馆看看吧，你脸色也太不好了。」

说完，我就和千芷去屋里面了，被仲夜阑折腾一场，我也无法再躺下去，索性就开始梳洗了。

华府的殡礼举办了一整天，任外面传言说我如何铁石心肠，我始终闭门不出。直到第二天黄昏后，华府才彻底安静下来。

这几日翠竹和银杏都回到了我的院子，我在晋王府的东西也都送了回来，看到躺在首饰盒里的一个小木匣，我伸出手要去拿，碰到它后却迟疑了，最后还是没有动它，任它躺在一堆珠宝里。

日落黄昏时，我带上千芷和银杏，悄悄从侧门出了府。

一路驶向华家墓地，那里已是一片冷清，一座新坟分外醒目。

我缓步走近，千芷和银杏极有眼色地站远，没有靠近。

走到那座新坟，将提着的灯笼放到了墓碑旁边，照亮了那前面摆着几碟点心果子，和墓碑上字——「华深之墓」。

因他没有官衔，所以墓碑上只写了姓名。

我一屁股在墓碑旁边坐下来，头靠着冰冷坚硬的墓碑，周围光影不停的随着灯笼里的烛光不停地一明一暗闪烁，我却觉得这阴森的墓地并没有那么恐怖。

想起来我似乎从未和华深好好坐在一起说过话，就算后来对他态度稍微好一些，也从来没有像一个妹妹对哥哥一样去亲近过他。

「哥哥，我来晚了……」

我低声说道，头抵着墓碑一动不动。

「不想和别人一起送你，所以我就单独来了，哥哥不会怪我又来得迟了吧？」

清风拂过山岗，这个往日我仅凭想象就让人心惊胆颤的恐怖之地，此时对我来说，却没有半点骇人之处。

不知道坐了多久，我再也没有说话，此时似乎说什么都太过沉重，说什么都是……无用。

灯笼里的烛火渐渐就要燃到了尽头，火光越来越暗。

我锤了锤有些麻木的腿，提起灯笼起身开口：「我要回去了，哥哥，下次再来看你。」

说来可笑，华深活得好好的时候，我看了他就厌烦，现在他不在了，我却觉得连这个无回应的墓碑都格外亲切。

又伸手拍了拍衣角沾上的草木屑，我转身抬步正欲离开，脚下不由得一顿。

只见千芷和银杏的位置，多了两个人。

千芷和银杏垂眉敛首，大气都不敢出。

手里的灯笼似乎终于燃尽，「扑」的一下火光灭了，这下显得远处那个月白色的身影格外显眼。

仲溪午的便服似乎都是浅色。

40

见我手里的灯笼灭了，仲溪午就从身边的随从手里接过灯笼，独自向我走来。

不过十几步就到了我面前。

「你来了多久？」我下意识地开口问。

「不多，也就半个时辰。」仲溪午开口。

看来我发呆实在太久了，都没注意到他们那边的动静：「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？」

「你向来都是嘴硬心软，别人以为你对华深无情，但是他惹祸你从来都不会袖手旁观，甚至还为他挡下皇兄的剑，我就知道……你一定会来这里。」

仲溪午看着我，目光如同这月色一样温柔，只听他又开口：

「我来晚了，浅浅。」

鼻子一酸，不知道为什么眼泪差点掉了下来，我赶紧转开了视线开口：「皇上又怎么会出现在这里？」

「给你送件东西。」仲溪午从怀里掏出了一个卷轴模样的物件递给我。

我伸手接过来，打开一看——是和离的圣旨。

小心合上卷轴，我才看向仲溪午：「皇上可差个太监送来即可，何必亲自跑一趟。」

仲溪午看着我，灯笼的火光似乎映红了他的面容：「是我想见你了。」

手指一紧，在圣旨的锦帛上划出一道痕迹。

「皇上这句话太不合规矩了，天色已晚，我还是早些回府里了。」

仓促行了一礼，我就越过他往山岗下走去，而仲溪午却是不急不慢地跟在我身后，给我提着灯笼，千芷银杏见此，也不敢上前，只好和仲溪午带来的人一起跟在我们身后，保持着一段距离。

也不好开口赶人，我就又换了个话题：「那日宴席上行刺的黑衣人可有查到结果？」

仲溪午走到我身侧，才开口说：「暂无头绪，刺客后手处理得极为干净，被捕的全咬舌自尽，现场没留活口，也没留下半点蛛丝马迹，不过京城这几日都已经开始戒严。」

「被捕的刺客衣着、武器全都是统一的吗？」我皱眉问。

仲溪午的脚步似乎一顿，反问：「你怎会有如此疑问？」

我脚步未停，开口：「只是那日见宴席上的黑衣人，配合很是不当。」

半晌后仲溪午轻笑了一声，声音才响了起来：「浅浅，你向来都是遇事处变不惊，让我都止不住佩服。」

这句话太过暧昧，我也不再追问下去，只是回道：「皇上不愿泄露不说便是，何必拿这种话……来搪塞我。」

然而右手却被仲溪午握住，我对上他的眼眸，用力挣了挣，他却越握越紧。

「就算此处无人，你也不能这样逾矩，你把我当什么……」我语气上也带了几分恼怒。

「你不是向来都知道吗？如今还拿规矩来压我。」仲溪午并没有因我的说辞松手。

左手握圣旨越来越紧，半晌后我才开口：「皇上这是什么时候变了目标？」

「没有变。」

「嗯？」我诧异地看向仲溪午。

只见他目光灼灼：「一直都是你。」

听到这句话我下意识用力抽回了自己的手，这次仲溪午没有再用力，我顺利地缩回了手。迎着仲他毫不动摇的目光，只觉得喉头发紧，我张了张嘴，稳了下情绪才说：「那牧遥……」

仲溪午眉头皱了皱说：「为何你总是会把牧遥扯到我身上？」

我低头看着地上晃动的光影才开口：「是你说的，你看她眼神和我不同。」

「当然不同。」仲溪午的声音低低地响起，「因为喜欢而眼神不同的人一直是你，已经成亲还惦记的人是你，量尺寸做……衣服想给的人也是你。从一开始，都只有你。」

手里的圣旨差点拿不稳，只觉得自己心跳声太响了，响到我耳膜里全是「砰砰」的回响：「我…我可是……」

晋王妃三个字没说出来，我就看到了手里的圣旨，声音戛然而止。

仲溪午似是看透了我心思，开口说道：「怕你之前会因为身份有负担，所以现在才来告诉你，不过聪颖如你，又何必假装不知呢？当初不还信誓旦旦拿牧遥做借口在大殿上婉拒我。」

「既然皇上当时就已经听出了我的意思，今日又何必前来……」我感觉手里这个圣旨要被我蹂躏烂了，好像听说过圣旨是御赐之物，损毁会被重罚的。

「因为我放不下。」仲溪午无视我的抵触开口，「所以我就还想再来问你一次，亲口问你可愿跟我？」

心口有些酸疼，我开口：「皇上是在说笑吗？你我之间的身份，便是到了现在也是不合适的。」

要我做什么？跟他进宫做妃子吗？

「或许现在这个时候，这个地点都不适合说这些，可是我还是忍不住了，我只问你愿不愿。若是你心里有半分我，其余一切都交给我，我会让你光明正大地站在我身边。」

仲溪午开口，眼里满是柔和的赤诚，完全没有我最初见他时的试探和戒备。

他右手执灯，向我伸出左手，月光下手掌白皙又骨节分明：「浅浅，一切都有我，只要你愿意，我就在这里。」

仲溪午的话，还有话里的感情我都清晰明了，可是我能握住这只手吗？

若我是十几岁的小姑娘，或者是真正的古代人，我会毫不迟疑的握住，可是两者我都不是啊。

我现在已经不是做事只凭情感的小姑娘了，我和仲溪午之间隔了太多。先不说他和我价值观相悖的三宫六院，就是我们现在的身份也存在千重阻碍，我终究是嫁过仲夜阑，现在的我能以什么身份入宫呢？

仲溪午是喜欢我，可是不确定长年累月的后宫生活，能让他的感情剩下多少。即使是现代社会实行一夫一妻制，也是会有很多离婚的，我不敢想在面对后宫日益更新的美人，他又能喜欢我多久呢？

迎着仲溪午如同潭水般宁静温和的眼眸，我的手越握越紧，指甲几乎要将自己手心刺破。

感情若是被时间消磨殆尽，我又该如何自处？我的心思、我 unwilling，在这重重困难下，都已经显得没那么重要了。我想走向他拉住他，可是这起步太难太难了。

空旷的山岗突然响起一阵仓促的脚步声，我回头看到翠竹带着泪冲我跑过来跪下，心里一跳，就听她说：「小姐……小姐，求你去看看华戎舟吧……他……他……好多血……」

听她说出一堆乱七八糟的话，我努力稳下心神，扶起她开口：「好好说话，华戎舟怎么了？」

然而翠竹支支吾吾半天，哭着也说不完整，我心里越发烦躁，拔腿就走。

走了几步才想起来，回头看到仲溪午还在原地执着灯笼，手已经收了回去，只是看着我，目光未曾变过。

深吸了一口气我才开口：「今日多谢皇上前来送旨意，其他事我只当是没有听过，日后就……不必再提了。」

说完我行了一礼转身就走，不敢再回头看一眼。

匆忙赶回华府，看到一名大夫从我院子里出来，我拉住了他问道：「大夫，华戎舟如何了？」

那个长着络腮胡的大夫对我拱了拱手，回道：「回小姐，屋里之人并无大碍，只是伤口二次崩裂受了不少苦头，现下服了药，已经睡了过去。」

伤口二次崩裂？

我晕晕乎乎地看着千芷去送大夫，自己走进了华戎舟的房间。

只见房间甚至简单，除了一套桌椅和餐具再无其他。

走到他床前，看到他躺在床上，双目紧闭眉头紧锁，苍白的面色就可以得知他就算是昏睡了也很难受。

我抬手掀起了他的被褥，看到他只穿着裤子，露出赤裸的上半身，腰间已经包扎好，渗出点点血迹的纱布十分显眼。

「这是怎么回事？」我皱眉问向跟过来的翠竹。

那丫头终于停了哭泣，才开口：「小姐不知道吗？」

我皱眉，一旁的银杏见气氛不对赶紧开口：「回小姐，华侍卫是那日落崖时受的伤，可能是昨日又接了……晋王爷一掌，才使得伤口再次崩裂。」

「落崖？」我眼睛一缩，心里突然浮上了一个想法。

接下来银杏就开口证实了我的猜想：「那日华侍卫跟随小姐落入山谷，直到第二日早上才带着小姐回来，他腰间有一道伤口，大概是掉落时不小心被树枝划伤的，他也没有多说。」

跟随我跳下山顶？

脑子里想起那日在崖底遇见他，他也是一身湿漉漉的，还有他背我时闻到的血腥味，我当时还好奇他是怎么那么快找到我的，后来却不曾问过。

只因他穿黑衣，那天又是晚上，我竟不曾察觉，还任由他一路背着我回来。

这几日华深之事如同是一个晴天霹雳，我浑浑噩噩也无心关注其他，原来那日他竟是跟着我跳了下去。在崖底我睡了去，后来是如何回的华府，现在也可想而知，一个伤重之人还拖着，这几日也是坚持带伤跟在我左右。

他说过我向来喜欢忽略他，我还不服气，现在看来我还真是没心没肺。

华戎舟双目紧闭，他刚服了药一时半会也不会醒。我放下了手里的被子，依着床沿坐了下来，银杏见此就拉着翠竹出去了。

这是我第一次这么认真看他，一直以来我都把华戎舟还有千芷他们当成是弟弟妹妹一样的存在，所以从来都是把他们护在身后，自己一个人去打拼谋划。

可是这次却发现原来会有人随我一起冒险，我自己跳下山顶心里有七分把握，那华戎舟随我一起跳下去时，他心里又有几分？

忍不住叹了口气，这个人在睡梦中还是眉头紧皱，往日如花嫣红的嘴唇现在是青白色的。

昨日他咬牙硬接了仲夜阑那一掌，才导致伤口二次撕裂，定是痛极了吧，我事后还怪他擅作主张，他却不曾为自己辩解半句。

静静坐在床畔，耳边是华戎舟浅浅的呼吸声，心里却渐渐回暖。

这几日发生的事情如同一幕幕在脑海里闪过，我不能再任自己沉湎下去。因为现在的我，不只是一个人，我的一时懦弱逃避，只会给身边之人带来不幸苦难。

许久之后我才起身准备离开，看他药效还没过，那等他醒来再来问他吧，然而刚站起来衣服却被扯住。

我回头看华戎舟还是昏睡模样，而我的腰带却被他露在外面的手掌握住，应该是刚才我俯身给他盖被子时，腰带垂到了他手上，才被他下意识地抓住。

我拉了拉腰带，他却一点没有松动，我又坐了回去，尝试掰开他的手掌，却也是没有作用。他的拳头越握越紧，手指甲都快要陷到了肉里面，像是正在被别人抢走东西。

我只得作罢，放弃了走的念头，总不能把腰带解了衣衫不整地出去吧。

又给他掖了掖被角，就这样一坐到了天亮。

半夜熬不住，我也就着床边昏睡了片刻，睡得极浅，因此华戎舟一动我就睁开了眼。

我抬起头，正对上华戎舟的目光。

他双眼还有些发懵，应是刚醒过来。

我坐直了身子，冲他笑着开口：「你醒了？伤口还疼吗？」

华戎舟似乎才反应过来，猛地坐起，动作之迅速吓了我一跳。

我还没来得及开口，腰上一紧就被他方才的动作扯了过去——因为腰带还在他手里。

我急忙伸手，一只手撑在床头，左手条件反射地按住了他的肩头，才不至于因突然的力道整个压到他身上，只是这一下我离他极近，近到呼吸都能投在彼此脸上。

他方才刚坐直的身子也被我的举动给按了回去，此时的我如同一个壁咚的姿势把他扑倒在床上。

左手传来暖暖又十分僵硬的触感，我才想起来他没穿上衣，饶是我年龄比他大，此时也有些尴尬了，因为这个姿势太……

努力保持镇定，我坐直了身子，装作很自然地把手挪开，然后扯了扯我的腰带说：「现在可以放开了吧？刚才还没来得及说就被你扯了过去。」

不管别的，先推脱责任，要不然刚才的情形太像是我在调戏他了。

华戎舟这次应该彻底清醒了，他像是被毒蛇咬了一样迅速撒开手，一个翻身就下床跪下，垂首对我说：「属下罪该万死，请小姐责罚。」

我想着他的伤就想伸手扶他，但又想起了他没穿上衣，于是这伸出的手都不知道扶哪了。幸好他没抬头，我就把伸到一半的手缩了回来，站起来说：「你伤重在身，不必在意这些，赶紧先回床上吧。」

话出了口感觉有些不恰当，华戎舟还是垂首一动不动，只是身子看着僵硬得像是一个机器人。

我理了理腰带，才又继续说：「你先穿上衣服吧，我过会儿再来看你。」

不知道是不是我自己心理作祟，总感觉这话说出来越发不对劲，我也就尴尬地加快脚步离开。

回到自己屋里，我想上床睡个回笼觉，千芷一边给我整床铺，一边回头咬唇看着我说：「小姐，你昨日一夜未归在华侍卫房里一夜未归，这若是传了出去，恐怕有失身份……」

我脱衣服的手一顿，有点好笑地说：「华戎舟因我伤重，我就是在他屋里端茶送水都是应当的。你们对我来说，从来都不是下人，所以日后就不要再说这种话了。」

千芷看着我，眼里满是毫不掩饰感动，我心里好笑，继续上床准备睡觉。

然而刚躺了片刻，就听外面似乎有几个丫鬟在争执，我坐起来问：「千芷，外面又怎么了？」

却是千芷和翠竹一起进来，只见翠竹一下子冲我跪下磕头：

「小姐，华侍卫昨日还伤重昏倒，念在他……忠心护主的心意上，你就不要罚他了。」

我罚华戎舟？

我起身又开始把衣服穿了回去，然后绕开几个丫鬟来到外面，就见华戎舟背挺得笔直跪在院子里。

我大步走过去问：「你这是做什么？赶紧回去好好躺着。」

伸手扶他，却没有拉起来，他声音带着几分颤抖开口：「属下……冒犯了小姐，请小姐责罚。」

心里叹了口气，他怎么这么实诚？

「那我命令你起来。」见拉不动，我就站起来吩咐。

华戎舟抬头错愕地看着我，见我坚持，他迟疑了一下站起身子来。

「跟我过来。」我转身回屋，他也跟在后面。

到了屋子里，我让丫鬟都出去了，然后才开口问：「那日你在山谷里那么快找到我，是随我一起跳下去了吗？」

「是。」华戎舟垂着头回道。

「那你腰间的伤是掉下去被树枝划伤了吗？」

「不是。」

我疑惑地看向华戎舟，他迎着我的目光回道：「属下从河里上岸时，发现了一名黑衣人的踪迹，我以为是跟着下来的黑衣人，就对他出手，缠斗时被他所伤。」

黑衣人？

脑海里闪过一丝念头，我急忙问：「你看到他容颜了吗？」

42

「不曾，他戴了面具。」

听到华戎舟的回答，我也并没有太失望，这也算是个收获了。

「那后来呢？」

「那黑衣人似是不欲和我缠斗，所以过了几招，他就趁划伤我腰际之时，就匆忙逃走了。我也划伤了他的手臂，之后我……忧心小姐安危，就没有去追。」

伤了手臂？我手指轻轻敲击桌面，脑子里思索着。

注意到华戎舟还在一旁候着，我才暂时收了心思：「落崖、受伤，这些事为什么不告诉我？」

「因为小姐不曾问过。」华戎舟看着我，目光澄澈，无半点埋怨。

我心里一堵，这几日我都自我封闭，不问闲事，难怪他不曾和我说过。是觉得若是主动对我说了就是在邀功吧，所以才自己做了那么多，却对我只字不提。

「以后什么事都要和我说，知道吗？」我开口。

华戎舟重重地点了一下头。

我觉得自己语气有点重，就又补充说：「我总是忙于自己的事，无法顾及其他，我知道你平时话比较少，可是你为我做了这么多，要学会主动说，要不然旁人怎么会知道呢？你对我来说很重要，我也从未将你看作是下人，所以你大可畅所欲言，我也不会觉得你是在邀功。」

「知道。」华戎舟开口，望着我目光沉沉，却又像有云层翻涌。

「还有，受伤了就好好养伤，不要硬接仲夜阑没事找事的一那掌，护我之前先学会护住自己，知道吗？再说我也并不需要……」

「小姐之前就曾对我说过这句话。」华戎舟打断了我的话，冲我灿烂一笑，眼眸里像是装了星河一样闪烁着，「可是我自己想了许久，无论小姐是否需要，我还是觉得小姐更重要些。我怎么样无所谓，就是见不得小姐受半点委屈。」

少年明目张胆的告白，让我不由得老脸一红，当即尬笑着回复：「你……赶紧回屋歇着去吧，这几日院里不需要你来看守了，你好生修养，有什么需要的问千芷要就行。」

无视华戎舟明显的失落，我把他打发走了。

他难不成真的喜欢我吗？还是只是忠诚而已？想起在山谷里不知道是不是我幻听的那句「嗯」，我也不由得纠结了片刻，这种事也不能再觑着脸问第二遍。

不过我现在是怎么了？先是仲溪午，又是华戎舟，难不成我手里的剧本变成女主了？

可惜这两个人……一个后宫佳丽无数，一个年纪太小了，由此看来，我的桃花运也没有那么好。

摇头甩走这些杂念，我开始回想方才华戎舟的那番话——谷底，黑衣人……

闭上眼睛在脑子里推算着种种可能性，最终我起身向外走去，再没了半点睡意。

华相房里，我默默的坐在椅子上，摆弄着自己的手指。

片刻后，华相的身影从外面走了进来，端着一壶茶水，满头白发的他看着再无半点威严，随和得如同一个普通半老父亲。

「这是深儿生前给我拿过来的，他知道我喜茶，就没少花金银去买这几两茶叶。为此我训斥过他许多次，他却还是充耳不闻，时不时地就给我送过来，你来尝尝觉得怎么样？」华相亲自给我倒了一杯递过来。

伸手接过，手抖得茶杯和底座一阵碰撞，清脆的瓷器声音响起。我把茶盏放到桌子上，才勉强维持自己的镇定。

「母亲这几天怎么样了？」我低头问。

华相饮了一口茶水，才开口：「情绪稳定多了，你没事可以多去她屋里看看，你现在终归是她唯一的孩子，她清醒了就不会再闹了。」

胸口疼得感觉自己又喘不上气了，正当我努力吸气保持镇定时，华相又开口：「过些时日，你哥哥的牌位就送回老家那边的祠堂了，到那时候我再去辞官，免得族里那些老顽固见我没了权势，就生了别的心思阻挠。」

「一切听从父亲安排。」我手指抠着自己手掌心，才能开口回话。

现在对我来说，什么罪行累累、什么是非三观、什么善恶对错……都不重要了，我必须要将华府完整地护下来，不然胸口燃烧那把名叫「悔恨」的炙火，迟早会把我焚烧殆尽。

「浅儿有什么想去的地方吗？到时候我们不着急回老家，先好好游历一番。说起来，当官这么多年，都不曾单独带你们出去，是我之前太过忽略你们了。」华相伸手拍了拍我肩膀，和蔼地说。

我身子不由自主地一抖，在眼泪出来之前赶紧开口：「父亲能不能借我些人手？」

华相一愣，放下茶盏开口：「浅儿是有什么麻烦？」

「想办一件事，可惜手里能用的人太少。」我回道。

「什么事告诉我，我可以来帮你……」

「父亲，这件事我想自己做。」我打断了他的话，回道。

华相也就不再坚持：「这府里之人你随便调用，不必和我言说，有什么解决不了的来告诉我就是。」

「多谢父亲。」我起身行了一礼。

这件事必须是我来做，华深因护我而死，在华相辞官之前的这段时间，我必须给华深讨个公道。

得了华相指令，我当即就从华府侍卫中抽点出来六个机灵的，对他们说：「你们几个轮流守在晋王府周围。两件事。第一是着重留意牧侧妃的一举一动，她出门你们就跟上，但不要打草惊蛇，她见了什么人只需要回来告诉我即可；第二是看有没有人夜探晋王府，如果有就打听出此人下落，再回来禀告我。」

六个侍卫拱手应和。

我又不放心地加上一句：「若是你们被发现了也无妨，就直说自己是华府侍卫，受我命令监视牧遥。」

六个侍卫对视一眼，也没有多问，一起回道：「属下知晓。」

我便摆手让他们下去了。

现在只需要等那人露出踪迹即可，仲溪午也说过这几日皇城严守，行刺的黑衣人一时半会儿也逃不出去。我派去监视的侍卫即使能力不济，被发现也无所谓，他人只会以为是我出于女子的妒忌，不甘心才有此举。

那日在山岗处见仲溪午，他分明是知道什么却没有提及，所以我这边也不用干等着，进宫打探下消息也好，毕竟皇宫里的一举一动，可是会引发无数的风吹草动。

转头对千芷开口：「等会儿往宫里递个拜帖，就说我明日进宫向太后谢恩。」

千芷点头应下离开，我又对银杏说道：「你帮我找下之前太后在成亲后给我的镯子，现在我已经和离，有些东西也该还了。」

银杏点头后就转身去梳妆台翻找。

无论如何，这次行刺的黑衣人、幕后的所有主使，我都一定要找到，给自己留了三天时间去悲天悯人已经足够了，如今的时间那么宝贵，我可不能再浪费下去。

进了太后宫殿，她还是一如既往地面容淡淡难辨喜怒，我俯下身子行了一礼，太后的声音才响了起来。

「起来吧，这几日不见，看着你消瘦了许多。」

太后身边的苏姑姑伸手把我扶了起来，我就势在太后身边落了座。

抬手从千芷手里接过一个木盒，我又起身开口：「太后娘娘，此番进宫除了谢恩，这个手镯我也来归还与你，终归是辜负了太后的一番心意。」

太后并没有接我递过去的木盒，半晌后她的声音响起：「给你的就是你的东西了，何必再来还我。」

我还是保持着递送的姿势一动不动：「这是先帝给太后娘娘的镯子，臣女一个外人不敢收，也不该收。」

见我态度不卑不亢，太后最终伸出手，拉住了我的手腕，我抬头对上她的目光，她眼里比方才温和了许多：「什么外人不外人的，纵使你和……阑儿无缘，也不必和我见外。」

见太后执意不收，我也才把镯子收回来，太后拉着我的手未放：「成亲以来，你的种种表现我都看在眼里，我知你明事理知进退，是阑儿没那个福分你们才到了这个地步。我也不是那种愚昧的婆子，只会偏向自己孩子，所以日后你也不必同我疏离，想来这宫里就过来看看我，省得我一个人冷清。」

我点头应下，这太后言辞里倒是情真意切，没有半点旁人的小心思和算计。

「你父母可还安好？前段时间的刺客也太猖狂，公然行刺半点不把皇室放在眼里，终究是我们连累了你兄长。皇上这几日为了追查也是寝食难安，看着似是消瘦了不少。」太后状似无意地提起，我敛眉垂首，置若罔闻。

太后见此就又开了口：「说起来，前两日我差点把下旨这事给忘了，等想起来时却听说皇上那边已经下了旨。」

这要是再不说话就有点儿过分了，我开口回道：「多谢太后惦念，是我托人往宫里捎了信，皇上才想起来下旨。」

太后的目光在我脸上转了一圈，我装作不知，她又说：「这几日皇上为了刺客之事忙得连这后宫都极少来，连我都是极少见到他。前日心里惦记派人给他送了些吃食，结果却扑了空。皇上向来稳重，也不知是为了何事不知会哀家一声就悄然溜出宫去。」

「若是前日黄昏时刻，那皇上是去寻臣女了。」我开口。

太后略显惊讶地看着我，似是没想到我会这么直接地承认。

我无视太后的惊讶继续说下去：「皇上体恤臣女兄长新丧，又看在我父亲的面子上，特亲自前往送旨。」

太后沉默了片刻才开口：「皇上这次行事失了体统，你也不要放在心上，以后我定不会让他再去扰你清净。」

心里一沉，太后的意思已经说得十分清楚了，我还能装作不知吗？

「太后娘娘，等宫宴行刺之事水落石出后，父亲就会辞官归乡，我也会一同回去，怕是此生都不会再回京城。」

太后眼睛快速地眨了眨，似是没有反应过来：「为何？」

我垂头捋了捋手里的盒子，开口：「这京城里是……兄长长大的地方，无论对我还是对我父母，久待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」

太后愣愣地看着我，我始终淡笑回应，只听她叹了口气：「也好……这样也好。」

说了片刻，我就起身告辞，才转身就听到太后的声音传了过来，带着些许愧疚：「你不要……怨我，皇家向来重面子，若是闹出兄弟阋墙这种丑闻，恐怕我也……无法保你了。」

脚下如同踏在寒冰之上，全身血液都被冻僵，我转身对着太后跪下，重重了磕了三个响头开口：「臣女知晓，多谢太后提醒。」

出了太后宫殿，站在太阳下我却还是感觉全身发冷，当初就知道会很难，却没想到还没开始就已经这么难了，更是让人不敢开始半点……念想。

「小姐……」身旁的千芷忍不住开口。

想来我的脸色定然很差，所以她眼睛里全是担忧。

我扯了扯嘴角，还未开口就听到一道声音：「又见到晋王
• • • • • 华小姐了，可真是凑巧。」

这么明显的口误忍不住让人侧目，我转头就看到戚贵妃一身锦袍向我走来，脸上妆容精致，更显得容光焕发。

「确实是巧，似乎每次进宫都能见到戚贵妃呢。」我回答道。

戚贵妃一愣，马上恢复如常的笑容：「这就说明我和华小姐有缘分呢，难怪我第一次看到华小姐就感觉十分合眼缘。」

这示好也太明显了吧？

戚贵妃不在乎我的冷漠，继续说道：「我这个人向来有一说一，若是华小姐日后能常来宫里，就多去我那里坐坐，我也能多个聊天的人，在这宫里不至于太冷清。」

后宫那么多人却还觉得冷清？

我手指轻轻拂过手背，才开口：「说起来，我见戚贵妃也格外亲切，之前幸得贵妃相邀，不知今日可有荣幸去贵妃殿里一聚？」

戚贵妃愣了愣，似是没想到她的客套之词我会当真，当下也不好拒绝，就侧身领我一路前往她的宫里。

「华小姐这段时间都在忙什么？」路上为了不让气氛太冷落，戚贵妃刻意寻找话题。

「没什么，只是在追查害了我兄长的凶手罢了。」我淡淡的回答。

戚贵妃颇为惊讶地看着我：「这不是京兆尹应做的事情吗？怎么华小姐也插手进来？」

「官府查案处处受制，不如自己查起来更快，再说那刺客当时的目标可是我，我可不能这样放过。」我状似无意地开口。

戚贵妃呆了片刻，看着我的眼神有了几分探究，她说：「华小姐果然是巾帼不让须眉啊。」

手一瞬间握紧，连呼吸也保持不住顺畅了，就在我拼命掩饰自己的异常时，仲溪午的声音传了过来：「你们怎会在一起？」

只见仲溪午的身影从远处出现，后面跟着一群公公。

戚贵妃极有眼力见地行礼，我僵硬着身体也行了一礼。

仲溪午的目光扫过我，看向戚贵妃：「你们是要去哪？」

戚贵妃恭恭敬敬地回答：「回皇上，臣妾方才偶遇华小姐，一见如故便邀请华小姐前去宫殿一叙。」

仲溪午眉目淡淡开口：「朕和华浅有事相谈，你先下去吧。」

戚贵妃并不见半点恼怒，笑脸盈盈地回道：「那臣妾就先行告退了。」

戚贵妃的身影走远，仲溪午才看向我，目光多了些许柔和。

我这时才找回自己的声音，开了口：「皇上在哪找的这么知进退的贵妃？」

这么不争不抢，这么恭顺贤良。

仲溪午眉毛挑了挑才开口：「你这是在嫉妒吗？」

心里烦乱，我也不欲多说，转身就想离开，仲溪午却侧身挡在我面前：「听说你来了，我放下公务就来寻你，怎么你一见我就要走？」

「皇上若是要见我，我在太后宫里待了一个时辰怎么也不见皇上前来？偏偏我刚和戚贵妃刚走到一起你就出现，这是什么缘故？」我后退一步开口。

仲溪午皱眉：「你是受了什么气吗？」

我深吸了口气冷静一下，才开口：「是我放肆了，请皇上恕罪。」

44

我无意多说便想绕过他，而仲溪午并没有就此让我走。

他跟着我，面容看起来的确有点疲惫，却还是勾唇浅笑着说：「浅浅，这段时间一大堆事都堆积着，我好不容易才抽出时间来寻你，你就不要再推开我了行吗？」

宫人们早就很有眼力见地站远了，这种识趣的举动却刺痛了我的眼：「我以为那天我说的话已经够清楚了。」

仲溪午看着我，眼里并没有恼火：「我已经等了这么久了，不介意再多等你一些时间，等你能够接受我。」

「皇上，你总是把问题想得太简单了，我们之间可不是只要你情我愿就可以的。」我回道。

仲溪午的表情有些忍俊不禁，说：「你现在的意思是说一个皇帝想法简单？」

知道他故意曲解我的意思，我不再多言而加快了步子，他也不介意继续跟着我开口：「浅浅，你也是对我有意的不是吗？我知你一向忧虑过重，不过那日我说的话还作数，你可以随时转头来寻我。」

「我说过了不需要……」

「你现在说什么我都不会听的。」仲溪午打断了我的话，「浅浅，你只要知道我一直还在等你。」

迎着仲溪午仿佛能溺死人的眼眸，我只觉得心底发苦，最终仓皇而逃。

回了华府，我开始闭门不出，直到一直监视晋王府的侍卫传来了消息，说是看到一个人影出入晋王府，行踪颇为隐秘。

这人在和晋王府隔了一条街的地方才大意露出了踪迹，还好侍卫警惕，只觉得那人突然出现来的莫名其妙，才留意上了。

我当即就组织了浩浩荡荡的一队人马，出发前往东城山脚下——那里是唯一一处能离开京城而不受盘问的出口，也是侍卫

口中说的那名黑衣人的去向。

不出意外的等了约半个时辰，就看到几个人影经过，只是都遮去了面容，我当机立断呵斥：「拿下。」

那几个身影似是没想到这里会有人守株待兔，于是慌忙之中乱了手脚。再加上我带的华府侍卫少说也有一百人，那四个人寡不敌众，渐渐落了下风。

其中一个黑衣人终于忍不住了，冲我吼道：「好你个华浅，你当真是我的命吗？」

我充耳不闻，对偶尔路过的行人报以微笑：「我们家府里仆人逃了，是在抓逃奴呢。」

行人虽半信半疑却没有插手，四个黑衣人身上渐渐带上了或大或小的伤痕，刚才那个黑衣人又开口：「华浅，诛杀他国皇子，这罪名你担得起吗？」

「皇子？」我掏了掏耳朵开口，「哪个皇子？」

那个黑衣人忍无可忍，终于破口大骂：「我是伍朔漠。」

我冷笑着扯了扯嘴角：「大胆奴才，使臣一行早就离开京城，竟敢冒充他国皇子，给我狠狠地打。」

伍朔漠就算武功高又如何？他们只有四人，还到不了以一敌百的程度。怪就怪他太大意，以为真的无人知道他的踪迹，所以才这般放松了警惕。何况在这京城里，他也不敢大肆张扬呼

救，他的身份若是暴露，指不定就上升到外交问题了。我敢肆意抓人，他却不敢呼救，所以他才会捉襟见肘地落了下风。

一旁的侍卫长有些忧心，靠近我开口：「小姐，这闹得越来越大，恐怕会不好，若是惊动了京城里的……」

我不慌不忙地回道：「就是要闹大一点，我还嫌不够大呢。明日去宣扬一下，最好闹得人尽皆知，就说华府在山脚下抓了四个逃奴。」

侍卫长迟疑了一下，却不敢多言。

眼见那四人都去了半条命，我才开口叫停，命人将他们围了起来。

我靠近了些许才开口：「若是现在束手就擒，我便就此停手，咱们有话好商量，不然……不死不休。」

三个黑衣人一同看向中间那个一直说话的人，那人犹豫了很久，才丢掉手里的佩剑，侍卫一拥而上，把他们绑了起来，押到我面前。

我伸手挑开他的面具，伍朔漠那张脸就露了出来，看着我咬牙切齿。

我轻笑开口：「好久不见啊，大皇子。」

第二日，如我所料京城里传遍了华府追逃奴的事情，连仲溪午都派人来问了一下，我随便找话搪塞了几句，他也就不再过问。

柴房里，我坐在凳子上，伍朔漠全身被捆着丢在地上，看着如同一个扭曲的毛毛虫。

「华浅，我真是低估了你的狠辣程度。」伍朔漠瞪着我开口。

「狠辣？」我挑着眉头看他，「只许你宴会屠杀，就不许他人反抗吗？」

伍朔漠的面色变了变，开口：「你怎么知道的？」

我没有说话，走到他身边，把镢子扭成小刀，划开他胳膊上的衣衫，一道刀伤映入眼帘，明显不是新伤。

「山谷下面的人果然是你。」我手里玩着刀子开口。

伍朔漠盯着我开口：「我问你是怎么知道的？」

「我是怎么知道的？应该说是牧遥出卖的你？」我歪着头看向他。

只见他面色一变，却又瞬间恢复如常：「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？」

我轻嗤一声：「可真是让人感动的深情啊，不知道牧遥知道了会不会感动呢？你说我给她送个什么礼物能让她一下子认出来是你，手指？耳朵？还是眼睛呢？」

我一边说一边转着小刀，目光在他身上扫来扫去。

伍朔漠被我气得双目通红：「你这个毒妇。」

我走到他面前蹲下来：「要不还是舌头好了，反正你这张嘴里也吐不出象牙。」

伍朔漠身子一退，躲开了我伸出去抓他脸的手，冲我吼道：「你有什么冲我来。」

我皱着眉装作不解：「我现在不就是在冲你来吗？我要割的舌头是你的，剁的手指是你的，戳的眼睛也是你的啊。」

我看过的小说里，华浅从勾栏里逃出来，变得有些神经质的黑化，我觉得应该就和我现在做出来的模样差不多。

伍朔漠闭上眼睛，似是在忍耐，许久之后才睁开眼看我：「华浅，你不是说我束手就擒就有话好商量吗？」

我收回了刀子，也收起了自己的笑脸：「你有给过我机会好好说话吗？」

「宴席上想杀了你兄长的……不是我的人。」伍朔漠不等我问，就先开了口。

「那是谁？」

「我不知。」

我轻笑一声：「也就是你的人里混了别的人？」

伍朔漠低了头说：「对。」

「那你行刺的原因是什么？」我眯眼开口。

伍朔漠嘴唇动了动，最终还是垂下了头，不再言语。

「你不说我也知道，反正你在我手里，我就等着看牧遥会不会来寻你。」

「你不要去惊扰她。」伍朔漠听到这句话才开口。

「凭什么？」我面无表情地回答。

「我和她……已经彻底两清了，所以你不要再因为我的事去打扰她了。」伍朔漠自顾自地说着，眼里全是自以为是的情伤。

若不是还有些理智，我真想拿着刀子在他身上插几刀：「你们之间如何关我屁事？难不成你觉得我会为你的深情感动，成全你们这对苦鸳鸯？」

伍朔漠没被我的嘲讽激怒，他看着我开口：「你本来就知道原因不是吗？何必再去找她多此一问。」

我起身向外走：「问了才有谈判的理由。」

身后传来伍朔漠的声音：「你还真的是和以前大不同，难怪……她会有了危机感。」

我脚步一顿，没有回头，大步迈了出去。

接下来几天华府都不太平，每夜都有一拨人夜探，不过也不敢有太大动作，最终都是无功而返。

这也是伍朔漠的软肋，毕竟名义上他早就离了皇城，现在不管是他的人还是牧遥的人，都不敢大肆宣扬搜查。

自己等得无聊，又频频收到了戚贵妃的邀请贴，我索性就进宫赴约。

45

戚贵妃的宫殿一如她的为人，华丽却又不至于太张扬。在这后宫里除了太后，便是她一人独揽大权，想来除了家族势力之外，她自己也是……不容小觑。

只见她伸出精心保养的玉手，亲自给我斟了一杯茶，温和得好像我是她的亲妹妹，我也是笑着接了过来。

她才开口：「早就想和华小姐好生聊聊，可惜华小姐一直用忙来推拒，今几个算是终于得了机会。」

我放下茶杯开口：「劳烦贵妃挂念，这些时日我是忙了些。」

戚贵妃好奇地看着我问：「是吗？不知华小姐都在忙什么呢？」

「说来也巧，前几日抓逃奴时误打误撞抓了一个逃犯，竟然和前几日的宴会行刺有关，这几日一直在忙着看从他嘴里能撬出来什么信息。」我低头回道，面上故意流露出几分喜悦之色。

戚贵妃闻言笑得愈发和善：「如此甚好，早日抓出那背后真凶千刀万剐了才痛快。」

「那就借贵妃吉言了。」我笑着回应。

戚贵妃不带一点儿架子，笑盈盈地在我身边坐下：「华小姐难得来一次，可要好好陪我说会儿话。这皇宫里人来人往，难得遇到像华小姐这般能说上话的人。」

我眉头微皱，故作疑惑地开口：「我还真不知自己有何特别之处，值得贵妃这样厚待。」

戚贵妃用帕子捂住嘴笑了笑开口：「这旁人不知道，我可是看得一清二楚啊，第一次见就觉得华小姐不同常人，果然如今就因祸得福不是？」

见我还是面露不解，她继续说：「说起来家父是边疆武将，华小姐父亲又是文臣之首，若是我们日后能相互照应，那这……后宫里便没人能越过我们掀起风浪了。」

我还没入宫就找我示好合作？

我低下头揪着帕子开口，做出一副懵懂的模样：「我不懂贵妃在说什么？」

「华妹妹这么聪明的人，又怎会不知道我说什么呢？」戚贵妃拿着团扇扑了我一下，那模样像极了电视剧中青楼里甩着手帕的老鸨。

她用团扇掩嘴：「皇上待你如何，我这个过来人可是看得清清楚楚，日后我和华妹妹合作的地方……那多着呢。」

我低头不语，戚贵妃只当我羞涩，也就不提这个话题，转而说起其他事。

到了黄昏时刻她才放我出宫，坐上马车后，我就再无一丝笑意，一路沉默到了华府。

刚进院子就看到千芷在院外等我，面色不对劲，我脚步一停，就越过她进了屋子。

果然看到一个身披斗笠的身影，听到我的脚步声，她转过身来。正是牧遥。

我自顾自地先坐下，给自己倒了杯水才开口：「翻墙的感觉如何？」

她这身打扮，决不可能是走正门进来的。

牧遥走近才开口：「人在哪里？」

「什么人？」我故作不知地回答。

牧遥伸手拂落了我手里的茶盏，开口：「别给我装傻，你不就是等我来吗？现在我来了，人可以放了吧？」

我拿出手帕擦了擦溅上茶水的手背，才开口：「既然是来求人，你是不是该放低些你的姿态？」

听到这番熟悉的话，牧遥脸色一白，却还是开口：「你不必如此羞辱我，我既然来了，要杀要剐随便你，你把不相关的人放了就行。」

「不相关？」我笑了一声，站起身来，「牧遥，你又是有多厚的脸皮才说出这三个字的？」

牧遥看着我说：「此事全是我一个人的主意，你不要牵连别人。」

「可真是情深义重啊，都争着把责任揽到自己身上。」我讽刺地开口，「那你把仲夜阑至于何地了？」

牧遥看向我，目光满是愤恨：「不是你把他抢走了吗？现在又何必假惺惺地指责我。」

「我把你抬到了侧妃的位置，自己又主动和离，你还想我退到什么位置？」我皱起眉头看了过去，「我一直都以为你是个聪明人，怎么会犯浑到这种地步？」

「我是犯傻了，傻到竟然用这种方式试探，不然也不会给旁人……可乘之机。」牧遥闭上眼，眼里似乎有水光闪烁，「祭祖典礼上你为他挡了一箭，他就……变得不一样了。我每日跟在他身侧，无数次经过你的院子时，总能看到他会不自觉地望着你的住所，却又止步不前。你曾经不是想毁了我拥有的一切吗？那现在你成功了，因为我身边剩下唯一的他……也被你做了手脚。」

「难道你不应该从自己身上找原因吗？」我毫不留情地开口，「这偌大的天下就他一个男人吗？没有他你就活不下去吗？你的人生是有多狭隘？」

「我不是非他不可，我只是想知道他的真实心意。那日悬崖上，我是等他做选择，若是他选了你，我就跳下去，就此死心斩断情丝，倘若他……」

「不必和我说这些事情。」我听不进她矫情的女儿心思，古代女子都是天天闲的吗？分手就分手，非要来个仪式，一看就是想藕断丝连自己还嘴硬不承认，平白害了别人。

牧遥满腹的怨言被我一堵，愣了片刻她才开口：「那你想要什么？你诱我前来不就是想听这些吗？」

我面无表情地开口：「你的试探赔上了我兄长的性命。」

牧遥身子一僵开口：「我从未想过借此对你们不利，是有人趁乱混了进来……」

「我知道，可若是没有你的算计，别人也插不进来。」我打断了她的话，「所以我兄长之死，你要负责。」

牧遥看着我，目光难掩悲苦，她说：「你现在也应该知道当初我的感受了？你为你兄长伤心难过，我也曾为我的丫鬟灵珑痛到寝食难安。她对我来说本就是亲人一般的存在，不也是因华深之举而死吗？所以现在两个之间一命抵一命，算是两清，日后我不会再……追着你们华府不放。」

「清不了，我自己因你设计落下悬崖，这也算是一命。」虽知她有心示弱，我并未见好就收。

牧遥双目有些难以置信地看着我：「那处山顶是我勘察过的，下面是潭水，中间满是藤蔓和树枝，根本死不了人的。再说我也从未想过丢你下去，那是我给自己准备的一条路……」

「那又怎样，反正最后掉下去的那个人是我。」我无赖地回道。

牧遥似乎气到发抖，最终再次开口：「那你想怎样？」

「我要那一波势力的幕后真凶。」我开口。

牧遥皱眉：「我如何知道……」

「你惹出来的祸，自然要你来收拾，伍朔漠在我这里是没有饭吃的，所以你最好动作快一点，免得他被饿死。千芷，送客。」

不理睬牧遥的恼怒，我转身就走，伍朔漠在我手上，无论她是否对伍朔漠有意，他总归是为她所累，牧遥也不敢轻举妄动。那就让我来看看，所谓小说里女主的手段和光环。

本来只是在赌，牧遥的出现彻底证明了我的猜想，宴席行刺和悬崖上的那出戏果然是牧遥和伍朔漠联手而为。因为悬崖上之事太过蹊跷，和宴席上对我狠辣出手的刺客完全不是一派作风，反而透漏着一种小家子之气，像极了女子的赌气妄为。

一开始只是隐约感觉有些不对劲，被吊在悬崖上和牧遥无意对视的一瞬间，我就清楚了，她的那双眼里没有半点疑惑和诧异，反而是如同灰烬里的火光，带着最后的希冀。

再加上华戎舟崖底遇到的黑衣人，整合来说就是牧遥和伍朔漠合作了。一个为了得到答案去设计，一个自以为守在崖底有机会可以带走她，最后因我的突发之举，打乱了全局。

牧遥走后的夜晚月色格外亮，我发呆地看着夜空，察觉身边有人靠近，我头也不回地说道：「伤好些了吗？」

片刻后，传来华戎舟的声音：「嗯。」

然后我们两人就一起沉默了。

我轻声开口，不知道是说给谁听：「我想杀一个人。」

「我帮你。」

我回头，对上华戎舟异常严肃的眼眸，心里的阴霾似乎散开了：「你不问我是谁吗？说不定是个达官显贵呢？」

华戎舟目光没有一丝波动：「你想杀，我就帮你。」

忍不住摇头笑了笑：「小小年纪不要天天喊打喊杀的。」

「我不是小孩子。」华戎舟略显急促的声音响起，片刻后他又迟疑地说，「我杀过人。」

我下意识地看向他，只见他垂着眼眸，睫毛在脸上投下细小的一片阴影。他当府兵时候没少遇刺客，杀人也不足为奇，毕竟这个社会人命可不值钱。

「我知道。」我随口敷衍道。

「你不知道。」华戎舟的声音硬邦邦的，没一点感情。

我只当他是闹脾气和我顶嘴，也就随他了。

46

华相这几日没了半点对权势的欲望，连上朝也是时去时不去，通常都是闲赋在家，照顾深受打击的华夫人，偶尔来寻我。言语之间全是属于父亲的温情，他似乎真的放下了丞相的架子，真正开始去承担一个丈夫和父亲的责任。

首饰盒里的罪证数次被我翻找出来，本欲放到烛火上焚烧干净，可是最后我还是放了回去。

我又开始了闭门看书，两耳不问窗外事，只等牧遥来确定我心里的猜想。

这倒是让我有时间分些注意力给身边之人，因此发现了很多不同寻常的事情。

稳重的银杏，欢脱的翠竹，渐渐成熟的千芷，还有

.....我愈发看不透的华戎舟。初见时只觉得他是个腼腆害羞的孩子，现在行事却与之前大相径庭，每个人似乎都在成长。

「小姐.....」银杏见我一天到晚无所事事，终于凑到我身边开口，看着欲言又止。

身边没有旁人，一向稳重的银杏露出这个神色，我没有说话，只是放下手里的绣品，静静等她开口。

最终她还是开了口：「小姐，有件事奴婢不知该不该和你
说。」

我抚了抚绣得四不像的绣品，开口：「什么事？」

银杏看着有些为难，还是踌躇着开口：「奴婢这几日私下见千
芷和……南风侍卫在一起。」

南风……仲夜阑身边的侍卫？

这我倒还真不知晓，看着银杏略显担忧的面孔，我笑了笑开
口：「银杏，千芷有她的生活，我不应该干涉的。」

「可是南风侍卫可是……晋王爷身边的……」银杏仍是眉头紧
皱。

「银杏。」我郑重地抬起头看着她开口，「我知道你的忧心，
可是千芷的为人我清楚，你们终归是到了待嫁的年纪，只要你
们自己看准了，无论是谁我都会支持，更不会因为身份而去阻
拦，你们应该有自己的人生。」

银杏愣了许久，最终还是不再多言。

我心里倒是多了几分趣味，枯燥生活里多了一抹颜色，这也算
是件喜事吧。

千芷和南风真的是我不曾留意过的，小说里从来都不写小人物的
感情线，不知道千芷和南风本就两情相悦，还是因我改变了
剧情才走到一起的。

于是我便开始了探究和蹲墙角之路，毕竟只听银杏一面之词便贸然去问，只怕千芷也不会说实话的。所以我需要自己去了解下，才能适当地帮她一把。

这一留意才发现，南风的确时常来寻千芷，可是千芷却一直能躲就躲避而不见。估计那个傻丫头也是忌讳着彼此的身份，毕竟仲夜阑也算是我名义上的前夫。

回华府之后一直见千芷似是时常忧愁，本以为是担心我，看来是我自作多情了。

站起来捶了捶蹲麻的双脚，我对身边同样蹲着的华戎舟小声开口：「我们走吧。」

他乖乖地跟着我，蹑手蹑脚地离开——毕竟听墙角是个技术活，还涉及千芷的隐私，所以我就只能带着华戎舟来一起听。

舒展了一下手脚，我就对华戎舟开口：「走，我们上街一趟去置办嫁妆。」

从城头到城尾，我认真的研究了一下所有铺子的位置及经营状况，因为怕有疏忽遗漏，便一直拿着纸和一支眉笔记画。一路看我心情极好地调侃着千芷的事，华戎舟突然插嘴：「小姐，我有一件事想不明白。」

「什么事？」

「我娘小时候告诉我，若是亲了一个人就该负责。」华戎舟看着我，很认真地说，像极了一个不谙世事的小白兔。

我不当自主地笑出了声：「没错，你娘亲说得对。」

看着华戎舟垂头不言，我好奇地问：「你是偷亲了哪个……」

话没说完，突然被华戎舟猛地一扯，我直直撞到了他身上。与此同时，我原先站立的位置，有一个瘦小身影跌倒在地。

我这才反应过来，刚才我只顾说话没看路，差点被这地上的孩子撞到，是华戎舟及时拉开了我，不过那个孩子却是狠狠摔了一跤。

仔细一看地上的孩子，身上破破烂烂，应该只是个小乞丐。

我过去正想伸手扶他，却又被华戎舟拉住，他说：「脏。」

我眉头一皱，挣开了他的手：「你这是从哪里学来的偏见？」

扶起了那个小乞丐，见他膝盖已经磕破，应该只有六七岁，瘦弱的脸上，一双圆圆的眼睛带着惊恐看着我。

「你没事吧？膝盖疼吗？要不要和我去医馆看一下？」我轻声问，怕吓到了他。

那个孩子摇了摇头，挣开我的手，拔腿就跑。才跑了几步就被华戎舟一双大掌拎回来。看着不住挣扎的小乞丐，我还未开口，就看到华戎舟从小乞丐怀里掏出来一个荷包。我一摸腰际，果然已经空了。

接过荷包，看到垂头丧气地缩成一团、瑟瑟发抖的小乞丐，我从荷包里掏出来几两碎银递给他，那个小乞丐眼前一亮，抓住

转身就跑。

我心里微酸，方才看那个孩子膝盖可是还挂着血丝，小小年纪却不知道疼吗？

「小姐，那个孩子见偷盗不成才又装可怜，你不应该给他银两的。这种街头小乞儿惯用的伎俩，旁人都不会上当。」华戎舟见孩子跑远了才开口，已经褪去了稚气的脸上，一双棕色的瞳孔衬得整个人愈发冷漠，半点没有方才的敦厚纯良。

「什么叫装可怜？他膝盖的确是磕出血了，再说我也不差那几个银钱。」我皱着眉头回道。

「你还真是好骗。」华戎舟说完这句话抬腿就继续走。

把我留在原地气得半死，这孩子是真的叛逆期到了吗？

最终我还是跟了上去，开口转移话题：「说起来是我的错，对你们的事情从来都不曾留意过，对千芷也是，这段时间她肯定不好受，我却不知……」

「小姐确实是记性不好又粗心。」华戎舟毫不留情地回答。

我顿时气不打一处来，特意找话题缓和气氛他还不领情：「你又蹬鼻子上脸……」

「小姐现在还觉得第一次见我是在祭祖典礼上吗？」

难道不是吗？看到华戎舟一脸认真的模样，我也不好开口了，认真思索着，难不成是之前的华浅遇到过他吗？

华戎舟突然脚步一停，不再走了。我疑惑地看着他，只听他开口：「就是在这里。」

大街上？我下意识地看向周围，没有一点印象。那估计之前遇见他的应该不是我了，我尬笑地开口：「哦，原来是这里啊……」

「不记得就不要说了。」华戎舟再次不给我留一点儿面子。

在我有点下不来台时，华戎舟又说道：「不过小姐不记得没关系，我可以说给你听。」

华戎舟如今已经比我高上大半头，他看着我已经变成了俯视。

「小姐方才不是好奇，我为何对这乞丐的行事这么熟悉吗？我曾经也是街头混饭个乞儿，后来还差点撞到你的马车，可是当时的你却不曾责怪我。」

撞车的孩子？脑海里渐渐有了一点轮廓，是我归宁的那天吗？

「后来我在酒楼找了个活计，却恰巧又碰到了当时来酒楼找……大公子的你。小姐这样好的人，却还有人妄言侮辱，我听不下去想维护你，最后却自不量力落了一顿打。那时你告诉我，想保护别人，要先学会护住自己。」

酒楼？是华深闹事时那个被打的杂役？

「第三次见你，是在祭祖典礼，这次我终于能护得了自己，也保护住了你。当时你还拍我肩膀，夸我有前途。」

这个场景我倒是知道是他。

「而第四次，是我被调去当了你院子的侍卫，我在晋王府待了半年后，才终于能够走到了你面前。」

听到这里，我有些反应不过来。过去的几个场景慢慢串到一起，乞丐、杂役· · · · · ·全是他？

华戎舟并未停下，又说道：「因为小姐，我才一点一滴地想让自己变得更好。你前后一共问了四次我的名字才记住，所以小姐还不承认是自己记性不好吗？」

说自己叫「周」的乞丐，被打得口齿不清的那个杂役「周勇」，原来都是他。

周勇，勇周，戎· · · · · ·舟。

迎着华戎舟满怀期待的眼眸，我心跳慢了几拍，讷讷地开口：「你平时不是不喜欢说话吗？今天的话怎么这么多了？」

华戎舟义正言辞地回答：「小姐不是说，让我日后有什么都要告诉你吗？」

真是厉害了，都会拿我的话来说我了。

「额· · · · · ·是我的说的，你· · · · · ·你做的很对。」我略微尴尬地开口。

华戎舟冲我灿烂一笑，如同一个不谙世事的孩童，我却不会再被他这副小白兔的模样给骗了，他分明就是一个披着兔子皮的

大尾巴狼。

47

因为不自在，我便提前结束行程回了华府，然后认真地从首饰盒里挑出一整套来。这些都是华深曾经送的，每件都应是价值连城。

整理好之后，我喊了千芷进来，也不避讳银杏和翠竹，就把首饰盒子交给了千芷。

千芷一脸疑惑地接过来，打开一看，脸色「唰」地就白了。

我见此赶紧开口解释：「这里面的契约是我名下的一家铺子，白日我去认真挑选出来的，地理位置虽然不是特别好，但是也算是有些客源人脉，毕竟这里繁华地带全是达官显贵开的铺子，我怕日后没了我，你会保不住铺子。里面的一套首饰，我没用过，算是全新的，还有你的卖身契一并送给你，算是全了这么久以来我们主仆一场的情分。」

千芷并未面露喜色，而是直接跪了下来，双目含泪开口：「小姐，若是奴婢做错了什么，你可以随便打罚，奴婢绝无怨言，请小姐不要赶奴婢走……」

我赶紧扶起了她说道：「我这才不是在赶你走，是给你准备嫁妆呢。」

「小姐，我不想离开你，我和南风只是……」千芷慌张地开口解释。

「过些时日，我可能就要离开京城了，还好我现在知道了，要不然到时候带走了你可不就耽误你的幸福了嘛，现在还来得及送你出嫁。日后若是南风欺负了你，就算是我不在京城里，你只要告诉我，我也会立刻杀回来给你撑腰。」我打断了千芷的话，拍了拍她的手。

千芷两眼通红：「小姐，我要和你一起走。」

「傻丫头。」我敲了一下千芷的脑袋开口，「嫁人可是一辈子的大事，我看南风人也不错，你们本就是两情相悦不必介意我。再说我可养不起你一辈子，你别想赖上我。」

千芷被我逗笑，终于不再眼泪汪汪了。

我见此就开口往轻松的方向聊：「你和南风是什么时候的事啊，怎么都没有告诉过我呢？难不成是怕我阻挠吗？」

千芷略微有些羞涩地开口：「就是……在晋王府时，南风过来拿走小姐的中馈印章时，我忍不住说了他几句。后来……后来都是南风侍卫一直在多加关照，我们院子才没有受冷落。奴婢没说是觉得……这本就是不可能的……事……」

我之前还以为是晋王府地仆人忌讳我有华相的后台，才没有苛待我，原来还有南风这一重关系啊。

男主的侍卫和女二的丫鬟，这搭配诡异得好笑。趁着心情好，我回头对银杏和翠竹说：「你们日后若是有了心仪之人，可以

直接告诉我，无论对方是谁，只要你们愿意，我就风风光光送你们出嫁。」

本来想多说几句，可看到翠竹一直垂着头的模样，我便想起了华戎舟，顿时也不知道该怎么说了。便又拉着千芷说了会话，她坚持要陪着我，直到我离开京城，我也就不多劝了。

牧遥一直没有消息传来，我这儿一直关着伍朔漠也不像话，所以我的心思也活络起来。总不能自己坐以待毙，只等牧遥消息。

让千芷备下一些茶点，我就再次进了宫。

坐在戚贵妃宫殿，她一脸惊讶地看着我：「华小姐是怎么想起我来了？」

我笑着开口：「上次戚贵妃说的建议，我考虑了一下感觉不错，所以就特地前来细谈。」

「我就说华妹妹是聪明人。」戚贵妃眼里闪过几分得意。

我拿手帕轻拭了一下嘴角才开口：「只是我对这皇宫知之甚少，日后想帮戚姐姐恐怕也是力不从心啊。」

戚贵妃坐近了一些，低声开口：「这些妹妹大可以来问我，你我若是合作，我定会倾囊相授的。」

「那不知皇上平日可有什么喜好？」我故作欣喜开口。

看到我毫不掩饰地打探，戚贵妃眉宇间似是有点不屑，但还是笑着轻轻俯到我耳边开口：「妹妹这就问对人了，妹妹也知道，皇上喜欢食甜，这蜂蜜呀……可是皇上的心头之好呢。」

之前听闻仲溪午爱吃荔枝，想必的确是嗜甜吧，只不过这蜂蜜嘛……

戚贵妃坐直了身子开口：「这可是鲜少有人知道的呢，毕竟帝王向来喜怒不露分毫，我也是在这宫里待得久了才知晓，妹妹可不要外传啊。我见皇上待你很是不一般，日后若是……可莫要忘了我……」

我笑了笑正欲开口，就听到一声尖细的声音：

「皇上驾到。」

戚贵妃撇了我一眼，冲我一笑，才起身行礼。

仲溪午一身明黄色龙袍，匆忙的模样像是刚处理完政务就赶了过来。察觉到视线落在我身上，我垂下头不言语，做出羞涩模样。

「不必多礼，朕来寻华浅。」仲溪午径直开口，语气竟是无半点客气。

戚贵妃毫不在意的笑着说道：「那皇上可来巧了，我和华妹妹正好说得差不多了。」

仲溪午点了点头，就转身离开，回头看了我一眼示意跟上。

看着戚贵妃善解人意地冲我眨眼示意，我回以礼貌的微笑，就跟上了仲溪午。

出了宫殿，仲溪午就开口：「这几日你怎么往戚贵妃这里跑得这么勤？」

「皇上似乎很不想我和戚贵妃多处，这是第二次赶过来打断，这是为什么呢？」我并未回答，反而开口问道。

仲溪午无奈地回答：「你难得进宫，不是找母后就是找戚贵妃的。母后还好说，凭什么戚贵妃见你的次数都要比我多？」

听着仲溪午愈发无遮掩的说辞，我并未回应，反正我的拒绝之词，他向来都是只会无视。

等了片刻，仲溪午又开口：「这几日你和身边那个侍卫是不是走太近了？上次你也是听闻他受伤匆忙离开，还把我丢在原地，这个侍卫是不是已经逾越了自己的本分？」

「华戎舟是我的侍卫，忠心于我，我怎么会不把他放在心上？」我回答道。

仲溪午看着我，目光沉沉：「只是侍卫吗？」

我心里一跳，不想他留意华戎舟，就转了话题：「皇上喜欢食蜂蜜吗？」

仲溪午听到我的话，脸上终于露了些喜意：「你这是在打听我的喜好吗？」

我又垂头不语，仲溪午凑近了些，我想躲开却被他拉住，他声音在我耳边响起：「这事宫里鲜少有人知晓，我虽喜甜，但是这蜂蜜却是不敢食用的。小时候误食差点去了半条命，太医说是和我体质相克。事关我安危，当时知情的宫奴都被母后处理了，不过告诉你也没关系，你别告诉他人就是。」

「原来还有这样一回事啊。」我拨开了他的手，语气淡淡地回答。

仲溪午并未在意我的冷淡，反而眉目含笑地说：「日后你想知道什么都可以直接问我。」

「皇上什么都会对我说吗？」我反问。

仲溪午郑重地点了点头。

我便继续问道：「那杀我兄长的刺客可有下落了？」

仲溪午明显愣了一下才开口：「浅浅，这些事情交给我好吗？我保证不会放过幕后黑手，我不想你这么劳累。有我在，你在我身后就行。」

「可是……」我看着仲溪午的眼睛，不闪不躲地说，「我若是知道了幕后黑手，定会亲手去……处理的。」

和仲溪午无言对视了许久，最后他还是无奈地摇了摇头，不与我争辩。

回府之后我就开始致力于铺子的事情，把手里的铺子都逐一找了买家转让，银子还是拿在手里比较好，终归我……从未想过在这京城久留。

华戎舟一连几日都跟着我，我去哪他都跟着，我也就由他了。

偶然一天，看到街边有卖炒栗子的，让我觉着很是亲切，这 and 现代倒是差不多，我回头问华戎舟：「想吃栗子吗？」

华戎舟郑重地点了点头，许久没有看到他这么孩子气的模样，眼巴巴地看着吃的，我就颇为豪气地买了一大包递给他。

然后又走了几步，面前突然多了一个手掌，还有那手心里躺着的几颗圆滚滚的橙黄色栗子，是去了壳的。

心里一暖，我拿起了栗子尝了一口，仰头笑着对他说，「很甜。」

他也抿着嘴笑，我心软得一塌糊涂，想伸手摸摸他的头顶时，一道声音插了进来：「浅浅。」

手不由自主地一抖，就看到仲溪午站在不远处，面无表情地看着我。

他又微服私访了？我正欲走过去，突然身边传来一声尖叫，吓了我一跳。

只见一个半老的妇人跌倒在地，旁边一个似是她丈夫模样的男子在伸手扶她，那妇人颤抖着伸出手尖叫：「是……是你……你这个杀人犯。」

而她手指的方向是——华戎舟。

48

华戎舟看到那妇人之后，眼眸骤变，如同一匹恶狼一般，戾气宣泄而出，连我看了都不由得一抖。

略微担忧地扯了扯他的衣袖，他看到我后，眼里的狠厉明显地一收。

那个妇人继续哭嚎着：「果然是你这个杀千刀的贼人，没想到竟然在这里见到你，真是天可怜我那年迈的公公啊
.....」

围观的人渐渐多了起来，我挡在华戎舟面前开口：「这位夫人，话可不能乱说，这可是我的侍卫，你平白指责人可是要小心后果的。」

那妇人抹了抹眼泪站起来，拉着她丈夫开口：「老爷，你看看，这不就是那个小兔崽子吗？他害了公公，化成灰我也认识他。」

那男子也是盯着华戎舟，恶狠狠地说：「没错就是他，害了我父亲。」

指指点点的人越来越多，那妇人见此越说越起劲：「我本是边城富商李家媳妇，当初我公公见这个兔崽子可怜，就买回来做仆人，可是这个天杀的却趁着我们不注意，杀了我公公卷了钱

财逃走了。这一逃就是七年，还好老天有眼，让我们又遇见了他，赶紧报官抓起来……」

我被她吵得头疼，开口：「你方才说已经过了七年，那认错人也是有可能的，没有证据一张嘴就这样在大街上污人清白吗？」

那李氏妇人又开口：「看他那双棕色眼眸和那张妖孽一般的脸，我可是打死都不会认错，当初就是因他那好相貌才买他进来，不想却是引狼入室。」

「这天下可不是只有他一人长得棕色眼眸……」

「哎哟喂，贵人你心地善良，才会被这贼人蒙蔽。青天大老爷你可睁眼看看吧，莫让这杀人犯再来害人了。」我的话还没说完，就被那妇人打断，她蹲着放声哭喊。

说是偶遇，却只字不问我的身份，张嘴闭嘴就是问华戎舟的罪，当真是拙劣的把戏。只是这世人皆愚昧，易被言语左右，那妇人的哭喊却是引起了一堆人应和。

眼看着人越来越多，这次我只带了华戎舟一人出门，寡不敌众，我回头本欲让他带着那夫妇二人先离开。却看到他紧握的双手青筋暴起，面容上眼尾出奇地红。

我心里一缩，便拉住他手说：「没事，有我在，我是不会看你被污蔑的。」

「若不是污蔑呢？」

华戎舟开口，我一愣，只见他看着我，眼神看得我心头难受，他说：「小姐，我说过，我杀过人。」

身后那妇人耳朵倒是尖，又扯着嗓子开口：「看看，他都承认杀人了，赶紧把他抓起来送官。」

看着蠢蠢欲动的人群，我大声呵斥：「放肆，丞相府的人也是你们说动就动的？」

「官老爷来了，京兆尹来了……」人群中有人喊了一声。

接着就看到京兆尹带着几个人手走了进来，这官府来得倒是挺快。

那夫人看到京兆尹便开口：「大老爷，求你做做主啊，就是那个贼人杀了我公公，赶紧抓起来，免得他跑了……」

京兆尹皱着眉听那妇人又说了一遍事情经过，为难地看着我：「华小姐，你看这……」

「刚才的事到现在也不过是一刻钟，京兆尹果然在这京城里是手眼通天，来得速度竟然这般快。」我冷嘲热讽，京兆尹面上闪过几分尴尬。

「浅浅。」正当我们僵持之际，仲溪午的声音再次响了起来，刚才闹了一场，我倒是把他忘了。

华戎舟听到声音下意识反握住我的手。

「过来，浅浅。」仲溪午再次开口，京兆尹想行礼却被仲溪午摇头制止了。

我并未动作，还是挡在华戎舟前面，说道：「有人故意想设计我，我不能……」

仲溪午见我不动，沉着脸走到了我身边：「你了解过你拉着的人吗？」

我一愣，仲溪午伸手就把我拉到他身边，华戎舟的握着我的手没有用力，被轻轻一拽就松开了。

仲溪午没有对京兆尹说话。眼见京兆尹就要动手拿下华戎舟，我一急又想过去，身子却被仲溪午掰了过来。他眼里似是有了几分怒气：「浅浅听话，跟我走。」

「华戎舟是被冤枉的……」我有些烦躁地开口。

「冤枉？」仲溪午冷笑一声，「他可不姓华。」

我一呆，还没反应过来，就见华戎舟已被京兆尹带来的人按下。

「跟我来，我告诉你。」仲溪午拉着我抬步离开，我回头看到华戎舟垂着头，没有丝毫反抗。

「京兆尹会对华戎舟怎样？」我还是有些担心，不该留下华戎舟被带走。

「我不想再听到你担心他的话了。」仲溪午的声音响起，带上了几分冷硬。

我咬了咬唇，终于不再多言。

到了一家酒楼的厢房，才坐了片刻，就有人推门进来。

我一愣，看着那极为眼熟的蓝衣男子，听到仲溪午开口：「这是我身边的侍卫长林江，平日都在暗处。」

脑子里闪过一道光，我开口：「你是不是还有个兄弟？」

林江对着我拱了拱手回道：「华小姐问的是陈渊吧？他也曾和华小姐有过一面之缘，是我的副将。」

他们就是之前华深在酒楼里闹事时，出手相助的两名「江湖人士」，我就说怎么这么眼熟，还有之前在皇宫里也曾擦肩而过。

我转头看向仲溪午，他赶紧开口解释：「当初在酒楼不是我刻意试探你，只是看你那兄长胡闹，我便让他们两人去相助那琵琶女，没成想把你也引过来了。」

现在也不是纠结这事的时候，我继续看向林江开口：「关于华戎舟你到底想说什么？」

林江看了仲溪午一眼后，才伸手递给我一叠纸：「华小姐看过这些后就明白了。」

我打开，是卖身契、衙门状纸，看纸张的模样似是有些年头了，只是这上面的署名都是——齐戎舟。

我看向林江，他不等我问就开口：「这些纸张上的齐戎舟，就是华小姐身边的华戎舟，他本姓齐。」

「浅浅，你是不是从来没有了解过你身边之人。」仲溪午开口。看着我默不作声，他又说道，「之前我不曾留意，中秋宴会他突然挡在你面前，我才注意到曾经见过他。你曾遇到的街头的乞丐，还有酒楼里的奴役都是他，一看就是接近你图谋不轨，我才会让林江去调查他。」

「你怎么会见过街头上的他？」我忍不住皱眉问。

仲溪午面目有点不自在，解释道：「我也只是无意间看到过他撞上了你的马车。」

这么巧吗？我刚穿越归宁那天的事他也看到了？不过现在纠结这些问题也无用了，我握紧手里的纸张开口：「我了解……华戎舟，他不是那样的人。」

仲溪午听到我说的名字，皱了皱眉头看向林江，林江便又开口：「即便是李家之事不是他谋财害命，可他手里也不止一桩人命。」

看着我惊疑的面容，林江继续说：「华小姐可听说过匠人魏贤？」

我摇了摇头。

林江继续说：「魏贤是世间手最巧的暗器匠人，去年死于非命。没人报案也无人注意到，只是我查齐戎舟的事情时，发现魏贤曾有一徒弟，唤作戎舟。而魏贤死的前一夜，有人看到齐戎舟的身影出现过，只是后来没有踪迹，也就此作罢。」

暗器？我突然感觉手腕上的镯子冰凉彻骨，压得我手腕都无法抬起，谷底华戎舟发狠说的那句「我给你镯子」，再次鲜明起来。

林江说完就不言语了，我久久不曾回话。仲溪午先开了口：「浅浅，这个齐戎舟年仅十岁就为谋财而害命，之后又欺师灭祖，我知你向来心软护短，可我怎能让那等危险之人在你左右。」

「今日之事是你所为？」我极快地抓住了他话中之意。

仲溪午叹了口气，说道：「我是为你好，怕你不信才让那李氏夫妇来京指认，又忧心齐戎舟被揭穿恼羞成怒伤及你，才亲自前来看顾你。」

手越握越紧，我取下镯子，用力握得手发白。

仲溪午伸出手，似是想握住我的手，我起身躲了过去。

对上仲溪午的眼睛，我突然感觉全身无力，最终我只是垂下手开口：「多谢皇上。」

仲溪午送我回了华府，他刚走就见翠竹扑了上来，应是听说了白日的事，她双眼通红，一看就是哭过的。

「小姐，求求你救救华侍卫……定是有人
……」翠竹跪着拉着我衣袖开口。

「翠竹，你让我静一静。」我看着她，有气无力地说。

千芷见我面色不对，赶紧和银杏一起不顾翠竹挣扎，拉走了她。

我独自一人走到屋子里，整个人瘫倒在床上，手里一直紧紧握了一路的镯子顺着床，滚到了地上，在床底打滚了片刻「咚」地一下落下。

然而只安静了片刻，千芷就走了进来，说是牧遥派人送了信过来。我强打精神接了过来，打开一看，这次信封也悄然落地。

为何所有的事情都凑到了一起。

「去把柴房那个『家奴』丢出去吧，平白养着浪费粮食。」我开口。

千芷愣了一下，就低头下去了。

当天晚上，我房间里便多了一个人，我点上油灯才开口：「放了你不赶紧跑，又过来干什么？报仇吗？」

伍朔漠已经换了一身衣服，看着有了些精神：「宴席的事情是我疏忽大意，导致有人插了一脚，刺杀你家人。」

「你也觉得是我兄长倒霉，才被人浑水摸鱼害了，是吧？」我木着脸问道。

伍朔漠低着头开口：「是我之错，间接害了你兄长
.....」

「那你知道华深是为我挡了一剑才死的吗？」我无视他示弱的话，又开口。

伍朔漠抬起头，眼睛里明显是惊讶：「我不知.....」

「是呀，连你这个幕后黑手之一都不知道的事情，别人又怎么会知道呢？」我笑着开口，笑声在黑夜里显得格外瘆人。

中秋午宴一片混乱，大家忙着自保，哪里有时间去关注别人，华相又因为难过，从未对外提过此事。

太后以为刺客行刺的是皇室而连累了华深，伍朔漠以为是有人特意混进来针对华府，那为什么有人听到行刺目标是我却能丝毫不诧异，问都不问一句呢？

「此事是我之错，我无可辩驳，你日后有什么怨气可以随便来找我发泄，只是莫要再.....牵连到她。」伍朔漠开口，言语中带了些踌躇。

我收敛了方才的笑，开口：「为何没有直接带走她呢？你不是喜欢她吗，为什么还要让她留下来？」

伍朔漠再次开口带了些释然的笑意：「是她做了选择，而我尊重她。」

「尊重她的选择吗· · · · · .」我开口，「那你帮我杀个人，我就不去找她麻烦。」

「我不会再掺和到你们的事情了。」伍朔漠开口拒绝，然后又警告道，「我虽亏欠你，但是日后你若去找牧遥麻烦，我也不会袖手旁观。」

沉默半晌，我才开口：「那你记住，你欠我一个天大的人情，总有一日我要找你去讨回来的。」

伍朔漠仿佛松了口气，才开口：「好，我等着你来讨。」

伍朔漠离开后，我吹灭了油灯，躺在床上，瞪大了眼睛，无半点睡意。

第二日开始，我又一连几天闭门不出。最先看不下去的是翠竹，她趁千芷和银杏都不在，扑到我面前拼命磕头。

看着她额头通红也不停，我开口：「我知道你喜欢华戎舟，可是这次的事情并不简单。」

「不，小姐，奴婢是前来请罪的。」翠竹瞪着红肿的眼睛开口。

我还没有反应过来，就听她继续说：「奴婢之前犯了错，请小姐责罚。」

「你不必· · · · · .」我正欲阻止她，她接下来的话却让我一愣。

她说：「华侍卫他……从来都是只在乎小姐，一直都如此，奴婢一开始就看出来了，因为心中不平还为此做了不少错事……牧侧妃封妃宴席上的那件事，是我告诉她华少爷的位置所在，并且支走了后院的所有奴才，才让牧侧妃有机会设计。还有中秋午宴，也是我趁乱扑到了华侍卫身上，才让刺客有机会打昏小姐带走。」

一瞬间感觉呼吸有些困难，心口突然隐隐作痛，不知是为了谁，也可能只是曾为仲夜阑挡箭留下的心悸后遗症。

翠竹继续哭诉着：「奴婢因为自己的私心，做了无数小动作，实为不忠，小姐要打要杀我都无怨言，可是华侍卫……华侍卫他一直都是把小姐看得比自己的命还重要，数次危险他都是以命相护，所以无论外人如何说，他从未有过无害小姐之心，奴婢可以以命相保，求求小姐不要对他见死不救。」

看着翠竹额头马上就要磕出血了，我哑着嗓子开口：「你起来吧。」

翠竹还是不起，求我责罚于她，我转身回了里屋，到床下翻出来前几日被我丢下去的镯子，放到怀里后又出去。

对着仍在叩头的翠竹说：「走吧，随我去趟京兆府。」

无视翠竹欢天喜地的模样，我抬步走了出去，她也赶紧跟上。

京兆尹一开始不愿意让我见华戎舟，但是见我坚持，最终还是放我进去了，只放我一人。

这是我第二次来牢房了，第一次是为了华深，这里一如既往地潮湿阴冷。

随着狱卒走到了一间牢房面前，只见里面地上趴着一个人，身披麻布。我走进去，那个人影动了动，紧了紧身上披着的麻布坐了起来，露出了那张熟悉的脸。

「小姐，你来了。」华戎舟似乎又恢复了之前可怜兮兮的模样，像只被遗弃的小狗一样看着我。

我俯身蹲下，伸手本欲拢一下他的头发，却被他偏头躲了过去。

「脏。」华戎舟低声说道。

胸口一疼，我掰过他的脸，说：「不脏，一点都不脏。」

华戎舟一愣，绽放出了极为灿烂的笑容。

「你不姓华对吧？」我在他身边坐下开口。

华戎舟目光明显缩了缩，点了点头。

「那为什么说自己姓华呢？」我开口问。

「因为小姐。」

我一愣，对上他的眼睛，他说：「我……不想要之前的姓氏，所以一直都是无姓氏的，遇到小姐之后，我就给了自己这个姓氏。」

华戎舟看了我一眼后，低下头一字一顿地说：「以、你、之、姓，冠、我、之、名。」

眼眶一酸，我敲了敲他的头开口：「笨· · · · · ·那是女子才有的说法。」

「我不在乎。」

我避开华戎舟看过来的目光才开口：「为什么不喜欢之前的姓氏？为什么要杀· · · · · ·那个李氏富商？还有，这个镯子是怎么来的？」

我摊开手，手心躺着那个镯子。

华戎舟垂了头才开口：「原来小姐都知道了，为什么还要问我？」

「因为我想听你说。」我扯着他的手臂，让他看着我。

却听他倒抽一口冷气。我一愣，随即伸手掀开了他披着的麻布，只见他身上伤痕累累，全是鞭伤。

「他们敢打你？」我顿时感觉气极，起身就要去找方才那狱卒，然而衣袖却被拉住。

华戎舟看着我，开口：「小姐不想听我说话了吗？」

权衡了一下，我又忍气坐了回去。

华戎舟这才开口：「小姐曾问过我，恨不恨当初那富人家，我说不恨了，可是小姐却没有听到我的后半句话，因为我已经
.....杀了他。」

饶是听仲溪午说过此事，我心头还是难免一紧。

华戎舟继续说：「我出生在一个乡村，父亲得了个秀才之名却一直眼高手低碌碌无为，家里一直都是母亲操持。五岁那年，母亲累倒了却没钱买药，就那样.....去了。第二年，父亲娶了别人，然后她又给父亲生了一个孩子。十岁时，家里闹饥荒，那妇人就撺掇父亲把我卖了。当时她告诉我，是我生得好才选择卖我，因为我那弟弟生得不好看，卖不了好价钱。」

我静静地听着他说，没有插嘴，那定是一个极为痛苦的童年。

「被卖我并没有什么怨言，反正自母亲去了后，在哪里生活对我来说没有什么不同，只是决定自此不再姓齐罢了。可是.....那妇人因嫉妒我父亲时常念叨我过世的母亲，便把我卖给了
.....李氏富商。那个买我的老头.....是个变态，喜欢亵玩男童。」

50

我的眼突然睁大，华戎舟状似没有察觉，继续说着：「一开始他对我很好，后来就开始对我动手动脚。我一反抗他就露出本来面目，开始打骂我不知好歹。然而我没有怕他，被打得遍体鳞伤也没有服软，那老头见此就对我下药，因为我心怀警惕，才换了我们的汤碗。他昏睡过去，我知道若是他醒来，我还会

过着之前的生活，所以我就拿着烛台，一下一下砸向他的脑袋
• • • • • 然后放了一把火。我并未敛财，只是自己逃走。
那一年，我十岁。」

华戎舟停顿了一下，我没有言语，因为实在是说不出话来。

「之后我逃到外地，毕竟那里我不敢待下去了。流落街头做乞丐时，有个叫魏贤的匠人在街头领走了我，说是见我天赋异禀，想让我做他的接班人，可是后来，他如同那个老头一样心思龌龊。不过他没有打我，说是喜欢听话的，就把我关起来，用铁链锁住我的脚，几天给一次饭吃，想磨平我的性子。饿得狠了我也没有低头求饶，日日看他做手艺，我懂了些技巧，趁他不在，试了无数次才撬开了锁逃了出去。然后我每天用泥巴涂满脸乞讨，直到无意撞了小姐的马车，我那过去的十几年脏污人生才透进来一些光亮。」

我一直都知道华戎舟长得漂亮，却不曾想他因为相貌竟然受了这么多苦，在这里，貌美而无权无势之人，无论男女都是立世不易。

想起第一次见他，他骨瘦如柴的模样，我张了张嘴，嗓子仿佛是被什么堵住，发不出声音。

「我平生最恨别人说我生得好看，可是小姐说我生得好看时，我却觉得很开心。因为小姐，我想努力让自己变得厉害，在晋王府比试时，别人都夸我武艺进步迅速，那是因为，对他们来说是比试，而我每次都是在• • • • •拿命相搏。」华戎舟冲我笑着，言辞狠厉，人却笑得却像一个孩子。

「那我的手镯……还有那个匠人……」我半天才找回来自己的声音。

华戎舟眼里闪过一丝暗芒：「我见小姐在祭祖典礼上手无寸铁险些受伤，想起他顶尖的手艺，便不计前嫌地回去找他买女子用的暗器。然而他却不知死活地继续以暗器为要挟，企图

.....我一时失力打伤了他，本不欲伤他性命，然而我转身离开时他突然发难对我投掷暗器，我闪避开后……他却被自己丢掷的暗器所伤，自食恶果。」

眼眶一阵模糊，接着就听到华戎舟乱了手脚的声音：「小姐，你不要哭，我没事……」

我哭了吗？

伸手摸了摸脸庞，果然一手湿润。

华戎舟小心翼翼地伸着手指，给我抹去眼角的眼泪，然后说：「我知道我做错了，小姐不用可以管我，我犯的错.....」

「不……这不全是你的错……」

错的是这个封建顽固、等级分明的天下，匹夫无罪怀璧其罪，华戎舟的容貌就是他所怀的璧。

我握住了他的手指，另一只手轻轻抱了抱他：「放心，我不会丢下你一个人的。」

华戎舟久久没有开口，棕色的眼眸仿佛失了神一般。我又轻轻拍了拍他的手背，他才像是回魂了一般。

站起身来，一瞬间似乎看到华戎舟的嘴角微勾，像是笑了，不过再看时他仍是嘴角紧抿，一言不发。

我又安慰他几句才离开，走到牢狱门口时，我停下来对狱卒说：「我不管你们这边是谁管事，但是我的侍卫还没有定罪，你们日后若是再动他半根指头，我会让你们双倍奉还。」

那个狱卒为难地开口：「这· · · · · · 华小姐，是里面那位· · · · · · 不合作，再说我们也做不了主啊，这都是上面的意思· · · · · · 」

上面？

我脚步一停，又开口：「那就把我的话告诉给你上面的人，他自会权衡。」

那狱卒面有难色，我不再言说直接走了出去。

出去后翠竹一脸紧张地看着我，我没有理会径直往前走。

「小姐· · · · · · 」

身后传来翠竹的声音，我脚步未停，径直走到马车旁才开口：「华戎舟之事不用你说，我自有主意。等会儿回了府，你就去管家那里领了银钱和卖身契自行离开吧，我可以不追究你从前所行之事，但是我也绝对容不下你了。」

翠竹快步走到我身前跪下，我才停了脚步。

只见她重重地叩了三个响头，直起身子时额头已经破了皮。我不语看着她，只见她眼含泪水开口：「奴婢犯了错，认打认罚绝无怨言，银钱和卖身契奴婢都不要了，只求小姐能让奴婢留下来看到……华侍卫平安无恙，然后就算是小姐把我发卖了也行。」

如花般的面容哭得涕泗横流，果然感情之事最是扰人心智。

「好。」我丢下一个字就上了马车，不再言语。

翠竹擦了擦眼泪赶紧起身跟在马车左右。

回了华府，我便着人去寻那日当街闹事的商人李氏夫妇，然而竟无半点音讯。京城没有人影，也不见他们回边城，不知是这华府侍卫无用，还是他们有本事……藏了起来。

华相也数次来我院子里问是怎么回事，我只说是被人构陷便遮掩过去了，总归在华相看来，不过是少了一个侍卫，对我无半点影响。

而我此时才发现，权势、人脉有多重要，否则在这里万事都是寸步难行。

于是我再次进了宫，这次是直奔仲溪午而去。

仲溪午见到我，眼里满是喜悦，径直丢下了手里的奏折。

我却开门见山地说：「你能帮我再找一下那日的李氏商人吗？」

仲溪午垂头，片刻后才抬头，看着我的眼里带上了些让人心酸的滋味：「你难得来寻我一次，我还以为你是为了我而来。」

侧脸避开他的目光我才开口：「皇上，华戎舟之事另有隐情，那李氏夫妇此时无半点踪迹，摆明了就是心虚才不敢露面。他们所说并不全为实，华戎舟不该这样一直被关着。」

「我告诉了你，他叫齐戎舟，你却仍唤他华戎舟，你这是在给我表明立场吗？」仲溪午声音愈发冷了。

我只得放软口气：「他是我的侍卫，多次救我于危难之中，我又怎能见他被人如此构陷受冤屈。」

「侍卫？」仲溪午语调上扬，「他看你的眼神可无半点侍卫该有的模样。」

手不由自主地在衣袖里握紧，差点忘了，他是皇上，天底下最尊贵的人。他既说心悦于我，那自然容不下我身边有别人。

心里想得有点多，一时没来得及回他的话，直到被他狠狠扯了起来，我才反应过来。

他一双眼睛如同燃起了火，一直灼到我的心里。他说：「原来你知道，却还容他在你身边，你把我置于何地？」

他还是……帝王啊。

我垂眸回道：「我是在和皇上回禀有关……齐戎舟事情的真相，此事并不全如林江侍卫所查，皇上就不想听一下这其中缘故吗？」

仲溪午松开了抓着我手臂的手，转身说道：「所谓各执一词，你相信你那侍卫之言，我又为何不能相信我侍卫所言？」

伸手扶住座椅把手，我深吸了口气才开口：「皇上不想听没有关系，那我来把证据摆到你面前好了。」

仲溪午这一条路行不通了，他心里对华戎舟有芥蒂，自然听不进去我的话，所以我只能自己去寻证据了。

「只是未定罪之前……还望皇上莫要再下令乱动私刑。」仲溪午还是背对着我。我便行了一礼，垂首退下。

走到门口时，却听他的声音传来：「浅浅，能不能有一次你主动来寻我，是真的因为……只是想见我？」

手不由自主地抖了抖，我握拳开口：「那皇上日后行事可不可以考虑一下我？你有很多方式可以告诉我，可是为什么要选择……那种方式呢？」

说完，我抬步迈出了门，抬头望了许久天空，脖子酸疼了才继续走下去。

51

才出了宫门，马车就被拦了下来，我挑开车帘，却看到仲夜阑一身紫袍骑着马挡在马车旁。

看到是他，我直接甩下了车帘，不再去看一眼。

片刻后他的声音在车窗外响起：「我有话要对你说。」

我在马车里回道：「该说的我都和王爷说清楚了，这街上人多耳朵，王爷莫要再毁我清誉了。」

半晌后才听得他的声音：「我在前面酒楼等你，那里虽人来人往，但还算清静些，旁人就算知道也不会多说什么。你若是想解决你那侍卫的事，就过去吧。」

马车外马蹄声响起，千芷看了看我，我闭眼开口：「去前面酒楼。」

进了厢房，仲夜阑已经坐了下来，南风在他身后站立。

感觉到千芷变得拘谨起来，我便开口：「你们去门口守着，不用关门，也不算是失礼。」

南风见仲夜阑没有反驳，便拱手退至门口。

我也在桌边坐下。仲夜阑这才说道：「听南风所言，你把你那个丫鬟许给了他？」

「这是他们二人的事情，我没有插手，只是还了千芷自由身罢了，以后如何做是看她选择。」我开口回道。

仲夜阑似乎勾唇笑了一下，不等他开口我就抢先问道：「王爷方才所言解决我侍卫之事的方法，现在可以细说了吧？」

仲夜阑被我堵住了话头，便只得开口说：「你侍卫之事我听说了，我知道你正在查一对商人夫妇的下落，我颇费了一番周折，才知道他们如今的住址。」

「在哪里？」我匆忙开口。

仲夜阑却没那么快回复了，只是面色似有迟疑。

我这才冷静了下来。他既说自己颇费一番周转，又这般犹豫，定是不会轻易给我消息：「说吧，你的交换条件。」

仲夜阑这次是真的愣住了，片刻后才叹了口气才说：「我犹豫不是在思考问你索要什么，我查探那对夫妇下落，也不是为了向你挟恩图报。」

我不语，仲夜阑又继续说道：「此事并不简单，若只是因为一个侍卫，我想劝你莫要再插手下去。」

「王爷的意思是让我选择明哲保身，弃卒保车对冤屈视而不见？」我嘲讽地开口。

仲夜阑并未动怒：「你那侍卫杀人在先，也不算冤屈。」

「杀人也要看杀的是什么人，王爷敢说自已手上无半条人命吗？」

仲夜阑突然轻笑了一声，一张脸对着我，是史无前例的和煦：「我倒是还不知道你这般伶牙俐齿。」

不理睬他的调笑，我开口：「所以，那对夫妇现在何处？」

仲夜阑收了笑容：「也罢，让你自己去见见……也好。城南五里处，有一户院子，一直荒废，前些时日刚住了人。」

「多谢王爷，日后我定不忘这份恩情。」我起身行礼。

「不必，你只当是我还你之前的……相救之恩。」

仲夜阑站起身子，修身玉立，看着我，眉目笑得一派坦然。

我也不由自主勾起了嘴角：「好，那我们两清了。」

正当我准备告辞时，仲夜阑又开了口：「按理说，这些话不该由我来说，只是皇宫里……波澜太多，你若追求安静生活，就不该涉足其间。」

「我何时说要涉足其间了？」我开口反问。

仲夜阑并未接我的话，而是看着我：「你我也算是……相识一场，既然你执意不愿受我庇护，我也不再强求。日后你但凡有事，可以来寻我，我不会不应。」

心思转了几圈，我笑着开口：「那就谢过王爷了。」

从酒楼里出来，我在千芷的搀扶下上了马车，上到一半，听到一声唤：「阿浅。」

我停下动作，抬头看去，只见仲夜阑正站在二楼窗口处，看着我，我也望向他，许久后才听他又说道：「再会。」

声音不大，我却听到了。低头一笑，我直接进了马车，并未回话。

华浅爱过他，他也因相救之情动摇过，现在我们都已看清了。相对于女子用感性谈感情，大多男子则更为理智。

回了华府，直到天色已晚，我才又出了府，一路行到仲夜阑给我的地点，下了马车，果然有个不起眼的小院子，连守门的没有。

外来商人，又无亲戚在京城，一般都是住客栈，或是有钱住自己买的院子，那也有买卖记录。而他们躲入荒废的院子里，华府侍卫这才查不到踪迹。

在侍卫的护卫下我一路行到里屋，竟无半个人影，心里不由得觉得不对劲。

听到声响，里屋的门开了，一个男子走了出来，看到我们这些人马大惊失色，马上关上了门。

「给我撞开。」我开口，侍卫立刻行动。

不过片刻，就捉了两个人丢在我面前，正是那日那一对夫妇。

既然是审判，就该有审判的架势，院子里点上了灯火，我就势寻了个椅子坐下来，才看向地上跪的那两人。

那个妇人应是还记得我，便开口：「贵人这半夜三更上门是做什么？莫不是想来杀人灭口，来个死无对证？」

我看着她开口：「若是我要杀人灭口，你觉得你还有机会跪在这里说话吗？」

那妇人眼睛转了转，一看就是不安分的。我就先下手为强开口：「那日你在大街上平白一通污蔑，我一时不察才让你跑了，现在就来好生和你算算清楚。」

「我所说之话都是句句属实，没有半点污蔑。」妇人仍是嘴硬。

「你说的若是全为真，那你们早就去对峙公堂了，何至于跑到这个破院子里躲起来？」我接过千芷递过来的茶水，揭开茶盏轻轻驱了驱热气——也不知道这个丫头从哪里寻来的。

李氏夫妇对视了一下，却是没有言语，我就装作不经意地对侍卫开口：「把他们给我绑起来，先打断双腿，免得生了贼心再逃跑。胆敢给丞相府抹黑，我可咽不下这口气。」

眼见侍卫就要动手，那妇人赶紧开口：「贵人请明察，我可不敢给丞相府添堵啊。」

「还说不敢，齐戎舟是我的侍卫，你们污蔑他不就是在打我的脸面吗？还愣着干吗，快动手。」我厉声呵斥，侍卫又动手捆绑起来。

那妇人眼见要被绑了起来，顿时开始鬼哭狼嚎：「贵人饶命啊，是那齐家的小畜生先作恶，我……我们只是被人请来……」

「闭嘴。」那男子见妇人口出无状，慌忙开口阻拦。

我眼睛一眯，挥手示意侍卫先退下，冷笑开口：「我知道是有人请你们来的，你们不必吞吞吐吐，我不问此事。只是你们有错在先，却还污蔑· · · · · 齐戎舟，我此次只是来为他讨个公道。」

妇人双膝行了几步，被侍卫拦下才开口：「贵人，我们所说句句属实，真的不是污蔑，确实是那齐家小儿害我公公。」

「你还有脸说，你那公公是什么样的人，还需要我来细说吗？」我重重搁下茶杯。

那夫妇两人都是一抖，我见此又开口：「齐戎舟没有去追究你们，你们反而跑来倒打一耙。你们应该庆幸，若是你那公公还活着，我保证他的下场会更惨。」

夫妇两人俱是惶恐不安，我才稍微放软了口气，下马威差不多到了火候，也该说正事了：「不过你公公之过，我可以不牵扯到你们头上，但是你们需去衙门自行说清楚，然后撤状纸。知错就改，我可以既往不咎。」

「这· · · · ·」那妇人回头偷偷看了男子一眼，一直吞吞吐吐。

我见此眉毛一挑：「怎么？还不愿意吗，是觉得我会比衙门更好说话？」

「不是的贵人，只是我们说了恐怕没用· · · · ·」

妇人话还没说完就再次被那男子打断，我挑了挑眉开口：「这是你第二次阻止你家娘子说话了，真当我是瞎的不成？」

那男子虽眼里有恐慌，但还算是镇定地开口：「贵人这一进门就是捆绑了要打要杀，根本就不是想听实情的模样，我们说再多有何用。」

我收了蛮横的模样，盯着那男子开口：「我已知道了实情还为何要问，你们为了一己私欲就颠倒黑白诬骗他人，我给你们机会去自己说清楚，也是给你们一线生机，但是你们要坚持不去说，那我不介意用些小手段让你们愿意去说实话。」

男子面色不定：「贵人们行事还真是如出一辙，都不听他人如何说，只凭自己心思。」

我一愣，心里跳了跳才开口：「什么意思？」

「我们在边城过得好好的，如贵人所说我父亲……是如何，我们自己也清楚，就算记恨齐戎舟，既知他现在身份，躲都躲不及，又怎会大老远主动跑过来？」那男子这才开口哭诉。

我突然觉得手脚冰凉，心里像是破了一个大洞。

男子哭得累了，才冲我跪了下来：「我们也是贪生怕死之人，当初我们就说清楚了……事情经过，直言不追究陈年旧事。却还是被人逼来指认，我们想离开京城，却又怕回去累

及家人，这才躲了起来，想等事情告一段落再说。所以，说与不说……都是无用的，从来都不是我们这些微言轻的平民可以选择的。」

「你的意思是，你们说了真相，有人还是让你们前来吗？」我按住手掌开口。

男子面色还是存疑，我又开口：「你们只需回答是不是，回答了，此事我自会处理，只当没见过你们，送你们离开。若是敢说谎，连你们在边城的家人，我也要捉来问罪。」

许久后男子才说道：「小人敢指天做誓，方才所说皆是句句属实。」

我脚下发软，勉强站起身子起身向外，侍卫见此也跟着走出来，丢下那两人在院子里。

是我想错了，以为只要有人说了真相，就能问清是谁罪责，华戎舟便会无事。原来一开始，华戎舟有没有罪，都不是事实说了算的。

出了院子，却见我马车旁有一身影，却是牧遥。

她见我过来，便开口道：「我知你今日会来此处，所以特意在此等你。」

「上马车再说。」

我开了口，只因我怕自己会站不稳。

入了马车，只有我和牧遥二人，她开口道：「我知道你已经放走了……他，你既说话算数，我便特地来寻你说……你有没有在听我说话？」

牧遥皱眉望着我，我还是觉得全身冷到想发抖，勉强回她：「今日我身体不适，恐怕没有精力听你说话了。」

牧遥沉默了片刻，并未离开：「我可不想和你有太多纠缠，今日把话说清楚，日后也就不必再见了。」

我不语，她就继续说：「我自己想清楚了，就算是阿阑心里有你，我也不会再选择逃避了。我会向他证明，让他知道真心对他的是谁，因此我也不需要你让给我。」

「为什么到了此刻你还在纠结此事？」我迎上牧遥不解的目光开口，「从来都不是我让你，而是他选择了你，悬崖之上是这样，现在也是这样。」

牧遥愣了许久，探究地看着我。我一脸坦然任她看，最终她开口不再提此事：「之前是我昏了头做了错事，不过你兄长也不算是无辜之人。现下我明白这世间之事都是说不清的，孰对孰错皆是各凭己见，日后……我不会再针对华府了，你们只要不再犯到我身上，我只当你们陌路。」

看着牧遥明显的求和，我心里却无半点喜意，半晌后才勉强勾起了一抹笑意：「好。」

牧遥起身便准备离开，然后下马车时还是问起：「那日我给你送的信，你可看了？」

我点了点头，却并未回话，牧遥瞧了我一眼开口：「虽不知你是如何惹上那……后宫之人，只是我劝你一句，就算你是为了……他，才选择和阿阑和离，但是有些高枝可不好攀，只怕你到时没命享。」

不等我回话，牧遥就走了。许久后千芷才上了马车，小心翼翼地看着我。

我闭上眼装作假憩，片刻后才开口：「明日陪我再去趟牢狱。」

千芷小声称是，接下来便是一路无言。

牢狱里华戎舟虽是脸色苍白，却是看着精神了些，伤势也没有增加，这狱卒总算是投鼠忌器，不敢滥用私刑了。

「小姐怎么又来了？」华戎舟凝眉看着我，似是不愿我沾惹到这等污秽之地。

我不拘小节地在他身边坐下，才开口：「我见过那李氏夫妇了。」

华戎舟身子一僵，我叹了口气：「是我连累了你。」

伸手摸了摸华戎舟的头，他一脸不解。我开口：「不过放心，我定会把你救出来的，不惜……任何代价。」

华戎舟拉下我放在他头顶的手，却没撒手，而是紧紧握住：「我……对小姐来说，很重要吗？」

脸上还是小孩子的模样，不过眼里的紧张却泄露了主人的情绪。

我并未抽回手，而是任他握着：「嗯，重要。」

华戎舟笑了，笑容如同暖阳温暖了我的心底。

这个人，我好像越来越无法忽视他了。他一直都是站在我身后不争不抢，任凭我从前如何忽略他，他却从未有过动摇，也因此……才遭了罪。

我放软了口气：「我把翠竹赶走了。」

华戎舟眉头一皱，面上又带上几分冷意：「关我什么事？为何要告诉我？」

这人变脸还真快。

「千芷也要嫁人了，我身边所剩之人算是只有你了。」我垂首说道，感觉他握着我的手一紧，我才又开了口。

「等你出来，我和父亲母亲，估计就要离开京城了，此去可不是衣锦还乡，既没有奴仆成群，也没有家财万贯，说不定还得紧衣缩食，你还要跟我一起走吗？」

察觉到华戎舟握着我的手越来越紧，就在我忍不住要提醒他时，他突然开口：「我跟着小姐，从来都不是为了荣华富贵。所以，就算是日后小姐不要我了想赶我走，我也死都不会离开。」

我低头一笑，心里无限愁怅，不假思索地开口：「你说，若是前面是一条前途未卜却磨难重重的路，所有人都劝我止步，那我是要走下去，还是换条路呢？」

华戎舟一脸懵懂地看着我，我不由得开口：「你看我，跟你说这些做什么？」

华戎舟却是严肃地开口：「既是前途未卜，还是及时止损，早日回头为好。」

我愣愣地看着华戎舟，他却一笑开口：「我不想小姐受苦才这样说，不过为了小姐，就算是抽筋剔骨，我也不会回头。」

这还是他第一次这般直白地表明心意，我心里叹气，面上带笑。

在家里待了几天后，把所有铺子都典当了，钱财也存了起来，我才动身进了皇宫。

去求见仲溪午，却被高禹挡在门外，说是他正在忙不见人。

我也不急，就这样等在门口，往来宫奴看我的脸色各异，我也不见半分变色，反而把高禹急得脸色苍白。

不到半个时辰，仲溪午就怒气冲冲的从屋里出来，我还未开口就被他扯了进去。

「咣咚」一声，门就被仲溪午关上，高禹等人都会被关在门外。

仲溪午抬手把我按到门上，我这才发现我只到他下巴处。很少和他离得这般近，似乎近在咫尺。说起来，上次离得这么近还是他为我挡了解酒汤，不过当时我慌里慌张还撞了自己脑袋。

想起自己的蠢事，还未笑出来，就听他咬牙切齿地声音响起：「你真……放肆，算准了我不舍得晾着你受人指点，就堵在我门口不走。」

53

因为离得太近，说话间他的鼻息都能扑到我的额头上。我抬手推了一下他，却没有推动。

我看着离我极近的明黄色衣襟，开了口：「皇上，你离我太近了是吧？」

仲溪午开口，声音没有一丝感情：「你又想把我推开了吗？」

我闻言抬头看向他，他因我的动作猝不及防，面上染上了几分不自然，因后我们离得太近，我抬头时嘴唇差点擦过他的下颚。

终究是他放了手，甩手后退几步：「说吧，今天来做什么，还是为你那侍卫求情吗？」

「不是。」我开口，从怀里掏出了一封信，「我是来和皇上做个交易。」

仲溪午凝眉看着我，我又走近了几步才伸手将信递了过去，仲溪午接过信打开的瞬间，面上就不复恼怒，眼眸颤了颤看向

我：「谁给你的？」

「若是皇上愿开口放过我的侍卫，这封信我就当没有看过，之前说过的话全当作废，自此我再不追究华深一事，全凭
.....皇上处置。」我回道。

半晌没有回答，抬眸，只见仲溪午看着我，目染墨色：「你既然相信这封信里所言，却还拿它来做交易，那侍卫对你来说就这么重要？」

「不是重不重要的问题，而是我身边本就没几个能真心以待的人，所以对我好的，我才更为珍惜罢了。」我避重就轻地回答。

「那我呢？我如何对你的.....你是不是从来都看不见？」仲溪午走近，我反而退了一步。

「看见了又能如何？我也一开始就表明了自己态度，皇上心中永远都还有更重要的事情。」我面上带着笑回答。

「我只是.....」

「皇上不必同我解释，我今日也不是为了此事而来。」我再次打断了他的话。

我看到仲溪午捏着信的手指已经发白，沉默许久，才听到他的声音：「你那侍卫之事害人在先，岂是你说放就放的？」

我低下头才开口：「华戎舟之事他确实有过错，可是也不至于要他偿命，他小小年纪就受尽苦难，遇事难两全也正常。那李

氏富商害了无数孩童性命，他家人都不曾要华戎舟偿命，皇上又何必逼他们前来？」

「年纪小？还真是他说什么你都信。」仲溪午的声音满是讽刺，「年纪小就不需要为他所做的事承担责任吗？便是那李氏死有余辜，可是齐戎舟手里可不止一条人命。」

「皇上的意思是，所有人都必须要为自己做过的事负责吗？」我抬头看着他，却是意有所指。

仲溪午抿了抿嘴角没有说话，我觉得此时有些好笑：「戚贵妃派人杀我，结果误害了我兄长性命，若是皇上真的追求公平公正，那为何还把此事压下来不让我知道？为什么权贵杀人就能酌情，平民杀人就只能偿命？」

我还是揭开了我们之间的遮羞布，露出让彼此忌讳的那道伤痕。牧遥给我的那封信……也就是如今他手上的那封，里面查出，那日黑衣人是戚家人所指使。

他……向来都知道是戚贵妃是中秋午宴的幕后黑手之一，可是却屡次阻扰我和戚贵妃的会面。我知道他定会有不容反驳的缘由，可是他想要制衡，想要保下戚贵妃，又想瞒下我，那凭什么华戎舟就要依罪论处。

「有时候我真希望你能笨一点。」仲溪午开口，目光虽有些闪烁却是并未反驳，「戚家会付出该有的代价，我可以向你保证，只是现在不行。」

我知道戚家手握兵权，想要瓦解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。我也知道，这后宫女子每一个都有自己存在的缘故，轻易不可动。我知道上位者不易，凡事不能只凭自己心情。

可是知道·····不代表就能理解。

我做错了吗？华深为我而死一事做错了吗？戚贵妃不就是仗着家大势大这一点，才敢肆意行凶吗？我如今才深刻地体会到，迟到的公正，跟不来有什么不同？

「皇上作为万人之上，亦不能事事公平，所以·····」我跪下开口，「人都是有私心的，若是皇上放过齐戎舟，我会劝说父亲辞官回乡，永世不会返京追究戚贵妃一事。」

「你要离开？」仲溪午在我面前缓缓蹲下。

「对，齐戎舟的一条命，换我对戚贵妃的既往不咎和父亲的辞官归乡，于皇上来说，不算是吃亏。」

华深作恶多端，可是曾经我也不会旁观牧遥去陷害他。知道他被害的真相，我一度也想不惜一切代价让戚贵妃偿命，这个心思我在很多人面前都表露过。

因为我知道这个世道不公，杀人偿命永远是针对无权无势之人。

因为我知道在这里，人情凌驾于律法之上。

华戎舟为护我，无数次历险，他对我一片赤诚，我又岂能负他？人心都是肉做的，水滴还能穿石。我遇见他以来，他待我

如何我自然清楚不过，所以既然这个世道本就不公，我又何必宽于待人严于律己？他从未主动去杀无辜之人，而律法也从来都不能照顾到所有情况。

「我说过无数次不会揣测你，可是你从来都没有信过。」

仲溪午起身，笑了起来，只是这笑声让人心头钝钝地疼。

「也罢，既如此，我也不枉费心思了，只是……什么事都能依你，唯独你想带着那个侍卫离开京城去生活……此事绝无可能。」

仲溪午的声音带着几分冷意传来。我抬头对上他的双眸，只觉得遍体生寒，他虽一贯温润有礼，可是他是帝王，和仲夜阑还是亲兄弟，骨子里还是少不了皇室的狠厉。同时我心里又是有些可悲，他还是不明白我想说的话，我们两人都像是在自言自语。

「皇上此话又是何意？」

只见他走向书桌，翻了半天冲我丢过来一个小匣子。我心中疑惑，伸手打开后，顿时如坠冰窟。

这里面，全是我之前搜刮的华相的罪证。

被我翻了无数遍的东西，我自然再眼熟不过，所以也不必再细看。

「银杏是你的人。」

这是肯定句。

仲溪午不语，我手指一点点收紧：「你方才还说我不信你，却在我身边安插了这么一个人物。」

我向来防备心重，很难相信他人，所以能接触到我梳妆台的只有千芷和银杏。梳妆台上首饰盒子众多，一般人也不会翻找。

和离前，银杏处处引我撞见仲夜阑和牧遥相会的场面，我出门仲溪午却每次都能找到我，我虽然觉得有异，却也不曾放在心上。

可真是一步 出人意料的棋，杀得我如坠冰窟。

「我知道，如今无论我如何说辞，你都不会再信，但是你和华相想轻松离京，却是不行。」仲溪午开口。

「也是，这上面的种种罪行累加起来当诛九族，不如皇上赐我一死。」

仲溪午走到我身前，伸手把我拉了起来：「你明知我的心思，为何还要说这种话来刺我？」

「我知道你心思？」我看着他，如同第一次见到他，「仲溪午，我从来都不知你的心思。」

仲溪午与我对视了许久，这是我第一次直呼他的名字，最终他只是松了手开口：「我给你这些不是要问你罪责。」

「那是为何？」

「你方才说以 戚贵妃之事换你那侍卫安全，可以。那若想换华相安全，你就亲自来揭露这些罪证。」仲溪午开口。

心里一瞬间出奇冷静，仿佛再也没有波澜，一直以来我的犹豫，我的迟疑，此时都消失了个干净。

手指在盒子上划出浅浅痕迹：「为何要我来做？皇上不都已经将证据握在手里了吗？」

仲溪午看着我，眼里明明灭灭是我看不透的神色：「届时你就知晓了，下月初五宫宴上，你若是当众公布这些，我便饶华氏一族性命。」

是怕在朝堂上揭露华相的罪恶，会有无数支持他的党羽吗？所以由我 他的亲生女儿来做，便是无人能反驳了。

我忍不住笑了：「皇上可真儿戏，这罪说罚就罚，说赦便赦。」

「浅浅 」

仲溪午似是想拉我，我侧身躲了过去，他悬在半空的手显得似乎有些可怜。

我垂头开口：「皇上金口玉言，那我现在就去接华戎舟出狱，下月初五，定如皇上所愿。还有银杏，请皇上自行召回，我是不敢再用。」

我起身就走，却听他的声音从身后传过来：「浅浅，我所做都只为你能站在我身边。」

我没有回话，只当是不曾听过，径直走了出去。

外头的太阳太刺眼，照得人头发懵。

54

离宫之后，我的马车径直驶向了京兆尹衙门的方向，坐在马车里感觉今天这一路似乎格外颠簸。

从怀里掏出来一个小瓶子，是个一直被我藏起来的药瓶，今日带出来本想说个清楚明白，断个干净彻底，现在看来
.....它无用了。在手心里把玩了许久，我最终还是抬手丢出了车窗。

那是装止痛药的小瓶子，正是我之前给仲溪午涂过的伤药。

狱卒似是早得了通知，我到之时就已经解开了华戎舟的枷锁。

华戎舟安静地待在一片脏乱之地，脸却异常白净，我此时才觉得心里没那么压抑，勾了勾嘴角说：「出来吧，我来接你回去。」

他缩在墙角一动不动，看着我的双眸如同雨后的天空，透着烟青。

我静静在门口等着他，许久后他才有了动作。

刚走到我身边，他就皱眉问道：「你怎么了？」

「没事。」我微笑回应。

「骗人。」华戎舟看起来像是有些不开心，「你不会说谎，不想说可以不用说话。」

我不语，携了他一同出去，抬步正欲上马车，却一脚踩空，还好身子被华戎舟及时扶住。

「小心你的伤·····」

话未说完，我只觉得天旋地转，华戎舟竟然把我打横抱进了马车里，饶是我一直心情低迷，也被惊了一下。

「华戎舟，你是不是·····有双重人格啊？」在马车里我忍不住开口。

「那是什么？」华戎舟懵懂地看着我。

我心头觉得不对，却又说不上来，毕竟如今的事情可是不少。

到了华府，我带着华戎舟回了院子，便吩咐他去梳洗，然后自己一人打包好了一个包裹。

银杏已经没了踪迹，如今这院子里所剩之人越来越少，最后或许只会留下我一人。

约莫小半个时辰后，华戎舟就精神抖擞地走了进来。他洗了个澡，又换了身衣服，看着又是气宇轩昂的少年郎了。

迎着 he 闪闪发亮的双眸，我把准备好的包裹一推，开口：「这里是些银两和吃食，你没有卖身契，所以我就准备了这些东西。」

然后我就欣赏了一出名叫变脸的戏剧，华戎舟方才还熠熠生辉的面容一下子就变得晦暗起来。

看着他紧握的拳头，我抬手揉了揉眉心说：「你杀人终究是错，我保你一命已是仁至义尽，日后你就去另寻出路吧。」

「小姐之前不是说过，不会丢下我一个人了吗？如今却也要抛弃我了……」华戎舟开口，语气虽不见悲凉却让人揪心。

这个人惯知打蛇打七寸，知道什么话让人听了最难受。

只是我如今已是自身难保，先前想着和他一同归隐，可是没想到却出了银杏这一茬，我身边自是留不得人了。

「嗯，你走吧。」我狠了心不去看他。

「小姐这府上的人，应该没有能打得过我的吧？」

听到这句话我下意识地抬头，却看到华戎舟又说道：「所以我不愿走，就没人能赶得了我。」

我愣了许久才反应过来，这是那个敦厚老实的华戎舟吗，当即握拳开口：「你的意思是，现在连我也做不了你的主了，是吗？」

华戎舟睫毛颤了颤，终是垂下去遮住了棕色的眼眸：「小姐之前说过要和我一起离开的，刚才又说是接我回来，我都已经相信了，怎么现在小姐却出尔反尔了？」

稳了稳心神，我开口：「今时不同往日，我已经
.....」

「若是小姐怨我滥杀他人，那我日后没有你吩咐，绝对不会出手，之前种种我都是为了自保，从未主动滋事伤人
.....」不等我说话，华戎舟就又开了口。

我第一次觉得他怎么这么难缠，于是我收起了所有表情板起脸，正准备厉声赶他走时。

却见他手腕一转，左手拔剑开口：「若是小姐心中不信，我可以废了自己右手以表决心。反正我学武从来都不是为了报私仇和恃强凌弱，这一身武艺从来都只是为了护你。你若不愿，我丢弃了也没什么可惜。」

我匆忙伸手拉住他，却见他右手腕有一浅浅的划痕，惊得我全身发麻。

我知他虽性子绵软，但是向来执拗，却没想到都到了这种地步，所以本来想用的「接受不了他杀人才赶他走」这个想法也夭折了。

我扯着他的手，看着这个已经比我高了一头的人。他眼里满是「你若赶我走就是不信我，那我就自己废了武功」。

对付别人我向来手段万千，却唯独拿他没办法。

「小姐之前说过，若离了京城，身边就只剩我一人，所以不要再用什么理由赶我走了，因为我放心不下你孤身一人，而我
.....从头到尾也都是.....只有你
.....」

华戎舟眼眶发红，声音越来越低，小到几乎听不见。看得我也心头发酸，他也才十几岁，受尽了人间苦难后，却仍是一心想着对我好。我给了他希望后，现在又想.....丢下他一人。

「不走了，不赶你走了，赶紧把剑给我收起来。」我甩开他的手说道。

华戎舟眼眸顿时鲜活起来，只是那里面的欣喜，让我不由得背过身去，本来的一肚子气也咽了回去。

让他离开本是为他好.....算了，还是想其他法子吧。

歇了一日后，我便修书一封寄了出去，等待回信期间，我难得去了一趟华夫人的院子。李嬷嬷守在门外，看到了我，眼眶里顿时红了：「小姐终于来了，老奴还以为小姐记恨之前夫人失言之词，就再也不会来了。」

我握住了她的手开口：「是我不孝，这些时日以来，辛苦嬷嬷了。」

李嬷嬷抖着嘴唇开口：「不辛苦不辛苦.....」

说着进了里屋，只见华夫人拿着一个绣品，自顾自地绣着。她看着老了许多，满头华发，自华深被害以来，她一直都闭门不出。

心中的愧疚仿佛要生吞了我的心肝，华深为救我而死，可是我却为了华戎舟放弃了给他报仇。不过就算我想报仇又能怎么样？这里没有法庭，仲溪午执意相护，我又能拿戚贵妃如何？

我没有超能力，也没有滔天的权势，作为一个女配，穿越以来我处处受制，事事殚思竭力却始终有我做不到的事情。我不可能拼了自己性命去和戚贵妃同归于尽，所以我只能把此事当作一个筹码，给自己谋取最大的福利。

这就是我，不幻想不可能之事，永远都是清醒着，然后理智冷漠到自己都厌恶的我。

我在华夫人身边落座，轻声开口：「娘亲，女儿来看你了。」

华夫人刺绣的手一抖，身子却没有动。

我就这样把头靠在她背上，双手从背后环住了她的腰开口：

「女儿不孝，让娘亲受累了。」

华夫人抬起一只手，用手背堵住了嘴，呜咽声却是断断续续地传来。

我眼眶发热，嘴里轻声低语着：「娘亲，女儿想你了。」

华夫人这下再也忍不住了，转身将我揽到怀里，放声大哭：

「是我是非不分，责骂你，伤了你的心，是母亲不慈啊……」

这一刻我无比后悔，若是早日多亲近华夫人一些多好啊。或是
.....狠下心从头到尾都不会理也可以啊，这个时候这样做，岂不是让她日后更难受吗？

可是.....可是就算是在现代，我也不过是刚毕业的年纪，本该亲朋环绕，对未来满是憧憬，谁知却偏偏来到了这里，来到了这个满是.....压抑和不公的地方，小心翼翼地求生。

前途已经一片漆黑，如今我只想肆意妄为，不再憋屈自己。

与华夫人一顿嚎啕大哭。都说母女连心，果然无半点虚言，这一顿哭竟然让我和华夫人隔阂少了许多。

华相听说我和华夫人解开了心结，一时也开心不已，华府的气氛倒是自华深下葬以来，空前地轻快起来。我小心翼翼却又贪婪地享受着这些宁静。

这样处了半个月，我终于接到了回信，而此时已经到了初四，晚饭过后，我单独去寻华相。

「明日宫里人多耳杂，母亲身体不好，还是不要去赴宴了吧。」我努力挤出几分忧虑之色，不过这其中也有几分真，毕竟我担心华夫人受不得宴席上我引发的刺激。

华相犹豫了一下，点了点头：「也是，总归这宫宴也没什么看的，你母亲不去也落得清静。」

我点了点头，又开口：「父亲可有想好辞官之事吗？」

华相捋了捋胡子，才开口：「你哥哥灵牌已归位，现在我唯一的心结就是那害了你哥哥之人，若是能有了结果，我便是死了也甘心。」

按捺住心口的疼痛开口：「父亲莫要这样说，有我在，定会护父亲和这华府安全。」

华相笑了笑，伸手揉了揉我的头发开口：「好孩子。」

55

回了院子，想来想去后，我叫来了华戎舟，递给他一叠银票：「明日你去帮我办一件事，父亲过段时日就要辞官致仕，我和父亲方才商议了要去江南那边定居，你先去那边寻一个好宅子，方便我们落脚。」

华戎舟皱眉，并没有接：「为何要我提前去？你这看着像是在支开我。」

我心里一跳，面上却无半点心虚，笑盈盈地说：「早些筹备肯定是好的，免得到时候搬迁时手忙脚乱。所以你就提前去安置一下，然后等我们前去。」

见华戎舟还是心有存疑，我抖了抖手里的银票继续说：「我这院子只剩你和千芷两个人了，千芷到时候会留在京城，所以如今我身边能用和能相信的人，也就只有你了。」

听我如此说，华戎舟总算是脸色好了一些，却还是不接银票：「可是我觉得小姐是在想着法子的赶我走。」

我心里一跳，面上却皱眉开口：「你这一去最多半个月，这么短时间我和华府在京城还能跑了不成？」

华戎舟垂头仍是不应：「我觉得还是到时候一起走比较好，我是真的不放心留小姐一个人。」

我故作恼火地开口：「守着这么大的华府，这么多的人，我又不准备远出，你有什么不放心我的？让你办个事还推三阻四，不愿意做直说就是。」

说着我就准备收手，结果手里的银票被华戎舟拽住，我听到他迟疑的声音：「我不是不愿做，那·····我明日出发就是了。」

「好，我等你消息，记得多挑几个住处，到时候让父亲做决定。房子不要在太繁华的地方，也不要太偏僻了。那是我们以后生活的地方，你可要上些心。」我做出一副不放心的模样嘱咐。

华戎舟目光灼灼：「小姐吩咐之事，我自然是没有办不到的。只是你要说话算数，莫要骗我。」

「你不是说我一向不会骗人吗？还担心什么？」我冲他翻了个白眼。

华戎舟总算是没有再多问了。

看他下去收拾东西，我心里才松了口气，总算把他蒙过去了，这人不知道是不是会读心术，每次我想什么他都能轻易看出

来。

明日之事·····唯恐会连累于他，届时怕他定会为护我而闹起来，万一惹恼了其他贵人就糟糕了。

去江南加上房子选址，这一来一回少说也要半个月。就算他中途听到了消息想赶回来，那边……也有人让他回来不了，一切只等尘埃落定。

初五宫宴，我没有带千芷，而华戎舟坚持把我送到皇宫门口。

下了马车他又附在我耳边开口：「小姐记得快些去寻我，要不然我就回来找你了。」

他直起身子，目光明亮地看着我，然后冲我一笑，才背着行李策马离开。

我看着他离开的身影，张了张嘴本想再嘱咐几句，怕他看出端倪最终还是没有说出一句话，应该没有人会因为另一个人的离开而活不下去吧。

我转身进了宫门，那扇大门如同一条分界线，将我们之间的距离越拉越远。

此去经年，天涯路远。我这一步步走得着实辛苦，若我一开始就不是华浅，该有多好。

进了大厅，我和华相相挨坐于席上，片刻后戚贵妃也出席了。想着这宴会才刚开始，时间还久，我就托身边宫婢去传了个口信，然后起身离开。

我的一举一动皆在仲溪午眼皮子底下，我也没想避讳他，毕竟他了解我，知道我不可能乱来。

寻了处无人的地方，不过片刻，戚贵妃就款款而来。

「妹妹这样着急的喊我出来是为了何事呀？」戚贵妃走近，一阵香风扑面而来。

我并未答话，只看向她左右。她得了暗示，便抬手让左右退下。

宫婢们都退开了数步。没了人影，戚贵妃才拉住我的手又开口：「妹妹怎么看着好生冷漠啊，是遇了什么事吗？」

我微笑着抽出她握着的手，拿起手帕擦了擦。她脸色一僵，顿时笑容也不自然了。

「戚贵妃还是别玩这套姐妹情深的把戏了，平白让人作呕。」

戚贵妃眉毛一挑，却是笑容未减，言语故作糊涂：「妹妹今儿是怎么了？」

看她还装，我就直接说道：「皇上对蜂蜜过敏之事，贵妃莫不是忘了？」

戚贵妃拿帕子遮住了嘴，双目圆瞪，惊讶地说：「还有此事？我只道皇上喜甜，就猜这蜂蜜他也定是喜欢，妹妹是因此事才对我这般疏离吗？我是当真不知晓……」

「天天演着戏不累吗？」我笑着看着她，「你应该不会想到我会直接去问皇上吧。」

戚贵妃掩着嘴的手一停，却并未做声。

她只当我是一心想讨好仲溪午才进宫，所以便认为我决不会直接去问仲溪午。换言之，我不信，她无害处，她那日在我耳边说的，无旁人知晓，我若信了……她也能推得一干二净，与她而言百利无害。

反正从头到尾，她都没有想过要真正拉拢我，因为她知道，我们早晚都会撕破脸。

戚贵妃眼睛转了转，又露出戚色：「妹妹真真是冤枉我了。」

我却不同她演戏：「你若再这样下去，那我们今天就不必再谈了。」

戚贵妃放下手帕，也收了委屈的表情：「谈什么？」

「谈谈你为何要杀我。」不等她继续露出震惊的脸色，我就又开口，「我既然问了，就是确定了，你也不必再演这拙劣的把戏。方才你肯定也看过这四周，此处除你我之外，再无旁人，我不是在诈你，所以你可以大胆地直说。」

戚贵妃看着我，慢慢又恢复了那个高高在上的贵妃模样，显得前所未有的冷漠：「你怎么知道的？」

「是你告诉的我。」我挑眉说道。

戚贵妃眉头一皱，我就又说道：「我之前无意说过，中秋午宴刺客的目标是我，当时贵妃听了竟无半点惊讶。」

知道这件事的，除了我和华相、华夫人，就只有……背后真凶了。我一开始只是怀疑，牧遥的信才是把此事敲板定案。

「原来你从那时候就怀疑我了，这倒真是我大意了。」戚贵妃冷笑一声。

「毕竟贵妃向来都是待我不同常人，我知自己并无长处，所以难免心生疑虑。原本就是随口一问，没想到有了意外收获。」我回复道，「让我没想明白的是，究竟是何事让你对我起了杀心。」

「怪就怪你自不量力。」戚贵妃冷嗤一声。

我不语，她又继续说：「你既耍了手段得了仲夜阑，又何必再去招惹皇上，朝三暮四、贪得无厌的这般做派，真是让人不齿。」

我皱眉：「我何时去招惹仲溪午了？」

我的称呼让戚贵妃脸色更不好看了，她更加嘲讽地看着我：

「你当我是蠢的吗？你成婚以后频频进宫，惹得皇上看你的眼神渐渐不同。皇上向来重兄弟情分，若不是你特意招惹，他又怎会生出旁的心思？」

这后宫里的女人果真是被困得时间长了，心理都变得不正常，所有不如自己心意的事，都能在旁人身上找借口。

「你也说是仲溪午生的心思，可是却要杀我？柿子就拿软的捏吗？」

戚贵妃勾着嘴角开口：「若你是个清白之身，我自然不会插手，怪就怪你一个弃妇之身，还肖想不该有的东西，我怎能眼睁睁看着你祸乱宫闱。」

听到这里，我突然笑了。戚贵妃皱眉：「你笑什么？」

「笑你口是心非。」我笑容不减，「明明是畏惧我会抢你权势，却还义正言辞地说为仲溪午的宫闱着想。」

戚贵妃双目一眯，看着我是毫不掩饰的杀意：「你……」

「太后还健在，你只是一个贵妃，又不是后宫主位。仲溪午日后还要立后，你也配去维持宫闱？」

我冷眼射向她，把她看得不由自主一退。然后她瞬间面生恼怒，估计是气自己会被吓退。

只见她深吸了口气，开口：「你现在也不过是仗着自己是丞相之女罢了，却不想想自己身为弃妇，有什么资格指责我？我是贵妃又怎样？如今我可是这个宫里离……那个位置最近的人。」

我勾唇看着她开口：「你忌惮我，不就代表了我若是想，便能轻而易举的把你踩在脚下吗？而且你信不信，你永远都坐不到

那个位置上。」

戚贵妃气得手发抖，可眼神里却透漏了些许不安。

我见此就又开口：「你该好好谢谢我的，谢我高抬贵手放过你。我本就不想进宫，可是你偏偏这般对付我，我可是差点就想……把你的恐惧变成真的现实了。」

「贱人，你、你痴心妄想……」戚贵妃咬牙切齿的辱骂，随即抬起手似是想打我。

我迅速侧身避过，她一个趔趄跌倒在地。养尊处优的生活真是把人都养废了，打人的动作都这么慢，还等着人把脸送到她手上吗？

56

她挣扎着想起身，只是宫装太笨重，一时起不来。我蹲了下去，伸手抓住她的头发。然后狠狠的把她的头按到了地上。

她正欲尖叫，我手一用力，她就闭了嘴。地上石子尖厉，我稍用些力便会磨破她一边脸颊。虽只是破了层皮，但是对于她这种尊贵身份、爱惜容貌之人，恐怕也是骇破了胆。

「你这个……贱人，竟敢……」戚贵妃身子抖个不停，不知是气得还是吓得。

多亏了我穿过来之后一直锻炼身体，之前是为了给仲夜阑挡箭，之后是为了自保，戚贵妃本就比我低了半个头，现在降服她也并非太难。

怪就怪她太自负，早早支开了宫人。

「你给我听着，是我不要那后宫之位，可不是我怕了你。你视如珍宝的位置，可是我看都看不上的。」

戚贵妃眼神似是要杀了我：「你疯了吗，敢这样对我？你就不怕我要了你们华府上下的命？」

「这恐怕你这辈子都没机会了。」

笑话，我马上就要自首了，她可抢不到掀翻华府的机会了。

「别以为你那混蛋兄长给你挡了一剑，你就能安然无恙。早晚有一天我会让你……」戚贵妃嘴上还是骂骂咧咧的。

我的手一缩，一直压抑在心底里的戾气喷薄而出。

这个人真是不知死活，我本来只是想在自首之前打她一顿出口气，毕竟我现在是过一天少一天了。可是她偏偏提到了……华深，为护我而死的华深，这是我最大的愧疚和伤痕。

我缓缓松开抓她头发的手，她双手撑地，似是想站起来，我手一抬，她下意识护着脸，然而动作还是慢了一步。

一滴滴鲜血落了下来，慢慢越来越多。她颤抖着手摸了摸脸，看见自己一手鲜血，然后……眼睛一翻昏了过去。

我毁了这后宫女子最为珍贵的东西，她定是没受过这种惊吓吧。

看着她一边脸上的一道划痕，我忍不住喷了喷嘴，也太胆小了吧，一道伤痕还华深一条命，她可是占了大便宜。

我慢慢把手里的小刀变成镏子带了回去，抬步朝另一个方向走去，就看这贵妃的宫奴什么时候能发现她了。

我这么有恃无恐，是因为今晚还有更重要的事情，所以无论这个时候发生什么事，仲溪午都会压下来，让我能顺利进行陈情。

我答应过他不追究华深之事，可心里到底是意难平的，戚贵妃看起来也没有半点悔改心虚的模样。我只答应仲溪午饶过戚贵妃的命，这也不算食言。

而我之所以还愿意留着戚贵妃的命，是因为仲溪午明知那日刺杀是戚贵妃所为，却多次压下来阻止我探查，这就证明他肯定是有所忌惮，所以留着戚贵妃的命是他最后的底线，我也不敢，也不能碰。

不出所料，我回了宴席后，不过半刻钟就有公公面色惊慌地走进来，伏在高禹耳边低语。

高禹极为惊讶地扫了我一眼，走到仲溪午身边窃窃私语。一瞬间仲溪午就转头看向我的方向，我毫不胆怯地瞪了回去，最终他只是勾了勾嘴角，似是有些无奈，接着抬了抬手让高禹出去，应该是让他去压下消息。

我收回目光，瞪着面前的酒盏，耳边响起华相的声音：「这宴席之上的菜品是不是不对你胃口，那等下回去我再带你去吃些

别的。」

迎着华相慈爱的目光，我深吸了一口气，让一直漂浮的那颗心落了地：「恐怕没有这个机会了。」

华相难得露出疑惑的表情，我勉强勾起嘴角低声开口：「父亲，接下来无论女儿做什么，都是想护下华府。」

正好这时候歌舞结束了，华相开口想说话，但我已经起身走到已经空下来的殿堂中央，跪了下去。

「浅丫头这是做什么？」太后的声音遥遥传来。

我抬起头，看到太后虽是皱着眉，目光却并无不悦。皇冠上垂下来的珠帘，挡住了一旁仲溪午的双眼，我看不清他的神色。

宴席上渐渐安静下来，都看向我，我从怀里掏出来那叠纸，伏在地上抬高双手过头，开口：「回禀皇上、太后娘娘，臣女有事要报。」

「何事？」仲溪午的声音遥遥传来，显得遥不可及。

我深吸口气，大声说道：「承蒙皇上和太后娘娘一直以来的厚爱，然华氏一族之作为，实在有愧对于皇恩，臣女心中难安今日特来请罪。」

殿堂顿时安静得如同无人之境，仲夜阑的声音却响起：「阿浅
.....」

语气带着些许暗示，他应该是猜到了我要说什么，我不理会继续说道：

「兄长华深自幼顽劣，家父未曾严加管教，使其祸乱一方，教子不严为罪一。」

「华府侵占民田，驱赶农夫，使诸多农家妻离子散，鱼肉百姓为罪二。」

「淮南水患，令华氏一族押送赈灾银两，然到淮南时银两只剩一成，贪赃枉法为罪三。」

「先时官员牧氏一族皆为忠良，然家父因一己私欲，构其罪名陷其流放，祸乱朝纲为罪四。」

.....

桩桩件件，我一字一句把所有的罪行都说了出来。说完后，宴席上全是倒吸凉气的声音，估计没见过像我这么狠的白眼狼。

我不敢去看华相的表情，也未曾听到他的声音。

仲溪午的声音最先响起来：「呈上来。」

一个小太监一路小跑过来，可能太过惊慌，还跌了一跤。他接过我手里的状纸，一瘸一拐地递给仲溪午。

所有人都静静地等着仲溪午发话，最终他开了口：「晋王妃可知此事？」

他问的是牧遥，前些时日她已经从侧妃升到了王妃的位置。

牧遥起身看了看我，眼里满是震惊，估计她不明白，她明明已经答应放过华府了，我为何还这般行事。

最终她看向仲溪午，行礼开口：「回皇上，臣妇一介妇人，不懂朝堂之事。只是家父受皇恩早已离京，往日之事更是无迹可寻。」

难得没有落井下石，还真是大义。

仲溪午沉吟片刻，才开口：「那就先拿下华相，这上面桩桩件件日后一一查证。」

我不由抬头看向华相，却见他看着我，目光里无半点责怪，反而从容坦然。

我之前还怀疑过他是否真心想辞官，现在这一刻我相信了，我低估了……为人父母对子女的情感。我不曾告诉过他今日之事，因为这是仲溪午说的保下华氏的唯一出路，我没有选择。但我却万万没想到，华相竟然并不怪我。

仲溪午从高台走下，一步步走到我身边，带着松了口气的欣喜开口说：「我知你向来明事理，果然没看错。你此番大义灭亲，实为女子表率，我不会迁怒苛待与你，我宫里……」

「皇上。」我开口打断了他的话，「臣女还有话要说。」

仲溪午眉头一皱。离得近了，我终于能看到他的双眸，听到我的话后满是不安。

原来他也不是胸有成竹啊，还是会担心我突然变卦。

侍卫此时还未押解华相离开，我便大声说道：「所谓父债子偿，天经地义，家父罪孽深重，我亦不能无责。今日我所行之事已违人伦，请皇上让我代父受过，全了我的一番孝心。」

「浅儿，不要胡闹……」华相的声音传来，终于不复刚才的沉稳模样。

「你明事理，不让华相就此错下去，已是孝。」仲溪午的声音也响起，带上了几分警告。

我不理会，又说了一遍：「皇上仁慈，我不能心安理得受之，还请皇上下旨，臣女愿代父受过。」

大厅里格外安静，都看着我和仲溪午，一个站着，一个跪着。

「你真要和我赌气？」仲溪午蹲下，看着我开口。

「皇儿……」太后的声音传来，带着斥责。

这里这么多人，仲溪午的话已经很出格了。

「出去。」

大厅里异常安静，无人理解仲溪午之语，无人有动作。

「都没听到吗？全部给我出去！」仲溪午的声音冷厉得如同是一支利箭，射穿了这宴会上诡异的安静。

太后想说什么，对上仲溪午的目光后，也打着圆场说今日宴会就此结束。宴席上的人面色各异，却还是一一起身离开。

最后走的是太后，她经过我身边时，停了一下，我感觉脊背上似是有针扎上来。她没有说话，只是径直离开了，脚步却重了许多。

直到这大厅只剩我们两人，仲溪午才有了动作，他伸手欲拉起我：「别跪了，伤膝盖。」

我甩开他的手，声音止不住地发抖：「你是疯了吗？」

仲溪午见我不动，他也仍旧蹲着，目光无波：「我是疯了，被你逼得。」

我跌坐在地，他继续说：「我说了会保华相，会保你们华氏一族，为何你还要这样拉自己下水？」

我不说话。他双手握住我的手臂，皇冠的珠帘扫过我的脸颊，冰凉彻骨。

「你不信我，你从来都没有信过我。你知道我为此做了多少努力？我处心积虑地拉拢人心，为你铺路，就是为了今天能名正言顺地把你……」

「把我收入后宫吗？」我抬头看着他说，「皇上可曾在乎我的想法？在乎我是否愿意吗？」

「你为何不愿？」仲溪午的手似乎是要将我的双臂扭断。

「因为我这个人……胆小又怕事，后宫里人太多……是非也多，若是有一天我站在皇权的对立面，皇上还敢力排众议的选择保下我吗？我从头到尾都只不过是想……简单地活着。」我闭眼说道。

仲溪午松了手：「那你有问过我吗？你怎知我不会选择你？」

「还需要问吗？你的位置就注定了牵一发而动全身，我为什么还要抱希望？」我揉着被捏痛的双臂，垂眸说道。

「说到底还是你怕了，你怕麻烦，你怕困难，可是你唯独不怕……没有我。我在你心里的位置低到总是第一个就被放弃。」仲溪午语气满是悲凉。

我握紧手直视他开口：「不是我放弃的，是你自己选择的，是你主动选择的……保下戚贵妃，我曾经给过你很多机会，可是你始终选择缄默不语。」

仲溪午就这样站在我面前，我抬起头看着他说：「你的做法或许没有错，我知道你肯定有不容反驳、身不由己的理由。可是，仲溪午，被误害的那个人是我……哥哥，是唯一一个爱我、疼我、护我还不求回报的亲哥哥啊……你怎么能问都不问，就直接想将此事瞒过我？」

我想我的眼眶应该是红了，因为我已经无法看清眼前人的面容。不过这样也好，看不到他表情，我也就能再狠心些。

「这样的你……让我还怎么相信日后你会一成不变地……选择我？你的权势太大了……」我低头揉了揉眼睛，喃喃着如同自言自语，「所以你需要顾忌的也太多了，你的心里……或许此时有我，可是一个皇帝的心里，需要装的人太多太多了。」

「好、好、好……」

仲溪午一连说了三个「好」，后退了数步，身形似乎有些踉跄：「我曾说过，我所做一切都是为护你一世安稳，你不信我也罢，只是我也说过，不会放你离开。」

仲溪午抬步绕过我向外走去，我自己跪坐在大厅一动不动，突然有点想笑，为什么想要简单地活在这个世界，就这么难。

我不是不信他，而是他自己还不清楚……他根本做不到。

接下来的几天，我都被软禁在一个不知名的宫殿里，仲溪午没有出现，我现在身边只有一个……银杏。

她一如既往地服侍我，带上了前所未有的小心翼翼，我懒得和她计较前尘往事，全当她不存在。

仲溪午这样关着我，也不知道是想怎样。我违背了他的意思，他又该如何收拾这残局？

宫殿外时常传来喧哗，似乎是戚贵妃清醒过来，要找我拼命，可是重兵把守，她只能每日在外面叫骂，据说她那张如花脸上的刀痕无法消除了。

她想报复华府，华相却倒了，人也被仲溪午牢牢看住。想报复我，却没办法闯进来，因此把她气得都要疯魔了。

银杏为博我开心，便日日给我说戚贵妃的丑态，可是我听着却是无感。

在这里我第一次体会到了度日如年。被关了十天后，仲溪午终于露了面。他向来和煦的面容如今全是阴郁，让人不忍多看。

我不语，自己坐着，只当看不见。

仲溪午走到我身边：「浅浅，都过去十天了，你还不愿理我吗？」

语气中明显的讨好让人心酸，我还是冷了脸说：「皇上说笑了，我一个罪臣之女哪里敢？」

他在我身边坐下，如同自言自语：「自我记事以来，只见过我的外祖母不过四五次，他们久居江南之地。便是我做了皇帝，何氏虽是我母族，也不敢随意进京。你可知为何
.....」

我侧身坐着，不欲听他所言。

他终于冷了口气：「你这般模样当真是什么都不在乎了？那个被你支开的侍卫也不在乎吗？」

我陡然回头，他目光一缩，明显像是被刺痛了。

「你什么意思？」

「你终于愿意听我讲话了？」仲溪午还是阴着脸说。

「你方才说的是什么意思？」我心头发冷，不由自主的站起身。

「你以为你把他支开，还找了个人看顾，我就无可奈何了吗？」

他是认真的，因为他眼里已经有了杀意，仓皇间我看到了手上的鐏子。想起华戎舟曾经的举动，我忍着颤抖，动作极快地取下鐏子：「你若是敢动他分毫，我便·····」

后半句威胁再也出不了口，因为我的手连同手里拿着的小刀，通通被他握住，温热的液体透过指缝流经我的手腕。

仲溪午还是坐着，他抬头看着我，眼眸里似是有河流淌过：

「你喜欢过皇兄，又喜欢那个低贱的小子，为何·····唯独不能喜欢我？」

我想松手，可他还是握着一动不动，血越来越多，我再也止不住颤抖，无论是身体还是声音：「放开·····」

「今日是腊月十五。」仲溪午突然开口。

他冲我一笑，脸色苍白：「腊月十五是我生辰，之前在皇兄府上见你做的长寿面，让我一直惦记着。惦记了这么久，如今看

来，今天我还是·····无缘吃到了。」

仲溪午认真的看了我许久，目光平和而温柔，仿佛感受不到他还在淌血的伤口。最终他松开手站了起来，脊背像是被什么重物压弯了一般无法站直：“你放心，我不会再去伤害你在意之人。”。

我看不清他的表情，只看到他离开的脚步格外沉重，而我如同一滩烂泥跌落在地，手里的小刀也悄然滑落，只剩一个被血液染红的手掌。

这一招，一贯只对在乎你的人有用。

第二日我还未起，就听外面一阵喧哗，接下来就见太后就带着人闯了进来，门口的侍卫全被她拿下，银杏也被她叫人拉走。

「不必给我行礼了，我受不起。」太后的声音空前冷硬，像是我刚穿进来之前的样子。

我坚持把礼行完。

她又开口：「你当初是如何答应我的？结果如今却还是和皇上纠缠不清，是把我当傻子蒙骗吗？」

我跪着开口：「太后娘娘不都瞧见了么？若是我是主动自愿，又怎会被囚在这里？」

「昨日·····皇上的伤，可是你所为？」太后紧盯着我。

「是。」我心里出奇冷静，似是解脱一般，因为我知太后来意。从很早的时候，还没参加宴席的时候，我就比谁都清楚自己的结果。

太后许久未语，过了一会儿才开口：「你知道前朝是怎么亡的吗？」

书里不曾提过，我摇了摇头。

太后叹了口气才说：「前朝皇帝太过宠爱自己的皇后，导致皇后母族逐渐势大，最终外戚只手遮天，民不聊生，百姓才揭竿起义覆了王朝。」

心里一瞬间有一个念头闪过，我却不敢想。

太后并未察觉我的异样：「所以建朝以来，我朝最忌讳外戚扰政，自我登上后位以来，我母族何氏便举家搬至岭南，年关也不曾来往。帝王家最是不能重私情，想做好一个帝王，那他所有的感情都应该留给他的百姓子民。」

我深吸了口气，稳了稳心神，努力赶走脑子里面的杂念。应是我想多了，太后也说了，母族是可以归隐的。

「皇上自小懂事知礼，却为你屡屡破戒，你若入宫，恐怕这后宫再难太平。我知你性情，本不欲同你追究，可是如今他对你心思已经过重，昨日被你所伤却只口未提，为你掩饰。若是想坐稳那个位置，是绝对不能有弱点的。」太后低声说，语气带着些许迟疑，「你懂我的意思吗？」

我心里一片荒凉，勉强笑着说：「懂。」

「那就莫要我动手了。」

太后侧过脸，一旁的小太监端过来一个托盘，上面有一盏酒。

我可能是疯了，此时竟然有点得意，恨不得跑到仲溪午面前去说：

你看，是我说对了，没有人能一辈子护着另一个人，即便是
.....皇帝。

太后开口：「我很早之前就提醒过你，是你没有做到。」

我拿起来，看着明显躲避我视线的太后开口：「枉费太后娘娘的一片苦心，我实在惭愧，只求太后能保全我华氏之人，我再无他言。」

太后沉默了一会儿，才缓缓点了点头。

我闭眼抬高了手腕，冰冷的酒水滑入腹腔，片刻后疼痛就渐渐传遍全身。

先是疼，接下来就是全身麻木，无法动弹。这毒酒劲儿也太大了吧，是见血封喉吗？

身子倒下去的时候，我似乎看到太后眼里有水光闪过，还真是个向来嘴硬心软的老太太啊。

意识的最后瞬间，我突然想起来华戎舟来。那个在宫门口骑马离开的身影，果真那是我们的最后一次见面。他说若我不去，他便来寻我，恐怕我要永远失约了。

模糊间听到太后的声音：「快、快些抬出去，别被人撞见。」

抬出去？是把我丢去乱葬岗吗？那我是不是也太惨了些吧？

之后就是一片黑暗，再无半点知觉。

我孤身一人来到这里，如今也要孤身一人·····离去。

大结局终篇（换视角）

58

「小姐，记得快些去寻我，要不然我就回来找你了。」

华戎舟留下这句话，就翻身上了马，背过身后，嘴角便不由自主地勾起。

本来他是不愿意离开华浅的，可是听她说了那句话自己才改变了心意，她说，那是我们以后生活的地方。

我们，生活·····

多么美好的词啊，想想就让人忍不住嘴角上扬。

自己努力了这么久，终于能留在她身边。

当初被抓进牢狱后，他不合作才激怒狱卒挨了一顿鞭子，毕竟他的过去确实不堪，怕她责怪就先自我惩罚一顿，小心翼翼地想要博得她心软。

只不过没想到的是，即便是没有那一顿的鞭打，华浅也愿意站在他身边，与此同时他怕被抛弃就想借此博同情的小心思，突然显得格外不堪。而华浅在牢狱门口对他伸手说「我来接你回去」的画面，是他过去人生里最美好的光景。

带着这种期待的心情，华戎舟日夜兼程行了八天，才到了华浅说的那个江南小镇，这里的确风景怡人，是个归隐的好地方。

随便寻了处客栈，就开始匆匆打听当地的房屋住处。

一连看了许多个都不满意。

这个宅子不行，她向来喜欢安静，这周围的邻居都太吵了。

这个宅子也不行，她闲来无事喜欢摆弄花草，这个院子太过偏僻，恐怕花草都难养活。

这个宅子还是不行，她喜欢吃水果却又嫌弃别人买的不够新鲜，所以最好找一个带后院的，可以种些她喜欢吃的果树。

看了一个又一个的宅子，感觉哪一个都会有些委屈她。

寻了四五天，又看了一处宅子，这个宅子的后院有棵参天大树，华戎舟翻身跃了上去，惬意地在树枝上躺了下来。

这棵树倒是不错，方便遮阴乘凉。她总是喜欢坐在屋檐下的躺椅上发呆，到时候可以给她在树下绑个秋千，定会比躺椅舒服。

那就这里吧。

华戎舟睁开了眼，棕色的眼眸如同狐狸的眼睛一般透着狡黠的光。也该回去给她去个信了，就说找好房子了，让她赶紧来。

回客栈的路上，看到路边有卖炒栗子的，想起那日华浅问自己要不要吃的模样，他忍不住走了过去：「给我来一斤。」

卖栗子的小贩一边手脚麻利地装着，一边时不时偷瞄着他面前的人。这人怎么好像没有见过？生得可真是好看。

察觉到小贩不加掩饰的视线，华戎舟眉头一皱，眼里透出了些杀气。他自小就因为相貌受到过无数不怀好意的目光，因此对这种目光最为敏感，也异常厌恶别人打量自己。除了华浅，谁多看自己一眼，他都感觉浑身难受。

小贩吓得手一抖，哆哆嗦嗦地把装好的栗子递了过来。

华戎舟丢下了一块银子就离开了。不能动手，她向来不喜欢无事生非的人。

到了居住的客栈，正欲上楼，耳边传来了大堂里的闲聊声，那个名字让他忍不住停下了脚步。

「王兄可听说了京城里华相的事情了吗？」几个读书人模样的人围坐在一桌闲聊着。

一个长脸书生马上接腔：「怎么会没听说呢？好好的一个宰相府，说倒就倒了。」

「据说华相还是被他养的女儿给揭了老底，要我说，那个什么华大小姐可真是心狠啊，好歹是自己的父亲，竟然不留半分情面。」第一个开口的书生唏嘘不已。

「你懂什么，人家华小姐那是深明大义才会大义灭亲，这换成寻常女子谁敢啊？我听说她还求旨代父受过……」第三个书生插嘴进来。

「还有此事？如此说来，那华小姐可真是让我等都自愧不如啊……」

……

书生讨论的声音不止，全然没注意到楼梯间停了个俊美少年。

手里的纸袋被捏破，栗子漏出来，沿着楼梯滚落一地。

原来华浅骗了他，他还信以为真满心欢喜地四处看房子。

华戎舟最终抬步快速上了楼梯，进了房间拿起包裹就出发。

这江南离京城太远，京城里的消息传过来总是会晚上十天左右，也不知道她现在如何了。自己不在她身边，她如今定是孤立无援，连个帮手都没有。

一开门，门外却有了一人。这个身影不算太陌生，他们还会交过手。

伍朔漠缓缓抬起头，薄唇微张：「不好意思，受人所托，现在不能让你离开。」

御书房外，一个小太监急匆匆地跑过来，太过着急还跌了一脚。

高禹一脸嫌弃地扶起他教训道：「小兔崽子，给你说了多少次了，遇事稳重些。」

这个摔倒的小太监叫宋安，是高禹新收的徒弟。高公公见他为人实诚，手脚也快，便有心培养，收在身边。不过到底是年纪小没见过世面，上次慌慌张张在御前摔了一跤，如今又摔在了门前。

宋安结结巴巴地说：「师 师傅，皇 皇上 他 他 」

高禹一巴掌拍打在宋安头上：「会不会好好说话。」

「皇上在里面吗？」

宋安终于流利地说出了一句话。

高禹撇了他一眼，才开口：「皇上昨日饮了些酒，方才下了朝头疼，如今还歇着呢，有什么事等皇上醒了再说。」

宋安这次不结巴了：「可是师傅，我方才瞧见太后娘娘往 那位宫里去了。」

高禹脸色瞬间煞白，转身就往房间里走去。不知道是不是太过惊慌，他也脚下一滑，幸得宋安扶持才没有倒地。

方才还说我不稳重呢。

宋安心里默默腹诽道，可接下来他就看到了一个更加不稳重的身影。

高禹刚进去片刻，一道明黄色的身影就在宋安面前一闪而过，宋安还没来得及跪拜，人影就没了，只看到自己师傅拿着靴子，跌跌撞撞地跟了出来。

皇宫西南角走了水，火焰烧红了半边天。

仲溪午赶到时，只看到了熊熊烈火下的断壁残垣，火光也映红了他的眼眶。

他仿若不知，抬步继续向里面走，紧跟在他身后的高禹见此，赶紧上去扯住他的衣角，跪在地上开口：「皇上，这火势太大，可是进不得人啊！」

仲溪午仿若没有听到，高禹只得紧紧拉住他的衣角才能止了他的脚步。仲溪午转身就是一脚，正踹到了高禹肩上，疼得高禹呲牙咧嘴却不敢放手。

一直在暗处的林江见此也出现了，他挡在仲溪午面前跪下：

「皇上，卑职方才已查探过，这屋里已经没有……活人了。」

周围一片寂静，只有劈里啪啦的木头燃烧的声音，仲溪午僵在门外，不再往里面闯，只是手上的缠绕的纱布，慢慢在变红。

许久之后，才听到他的声音响起，带着让人喘不过来气的压抑：「陈渊呢？你的副使去了哪里？」

林江头触地开口，但没有直接回答：「太后娘娘刚走。」

太后若想调开一人，自然轻而易举，毕竟仲溪午可是从来不曾防备过她。他以为太后如同他一样，喜欢着华浅，所以定不会对她出手。然而，他错了。原来在这个后宫里，只有他一人想要华浅平安。

见仲溪午一动不动，高禹才小心翼翼地松开了手，将手中靴子给仲溪午穿上，然后就见他转身离开。

太后宫里，宫女太监跪了一地。

「你们这些奴才是怎么当的？怎么能让皇上衣衫不整地跑出来？再偷懒哀家要了你们的脑袋。」太后拍了拍桌子，怒声呵斥，太后的威严彰显无遗。

一片求饶告罪声响起，却没能压下仲溪午清冷的嗓音：「母后为什么要这样做？」

太后面色不改：「奴才服侍不当，哀家还不能责罚了？」

仲溪午眼眶的红还未褪去：「母后明知道我说不是这个。」

这些时日以来，他费尽心思护着华浅，为她挡下了戚家的施压，同时也不让后宫任何妃嫔去打扰她。然而他唯一相信的，唯一没有防备的人，却在背后给了他一刀。

两人僵持了许久，吓得一屋的奴才大气都不敢出，最后太后抬了抬手，他们才如释重负地逃一样出了宫殿。

只到剩了两人时，太后才开口：「我是为你好。」

这一句熟悉的话语刺入仲溪午的耳朵里，他突然明白了自己无数次打着这个名义行事时，华浅她会有多无力。

我是为你好。

这种说辞让人连反驳都显得苍白，这种无力感简直能逼疯一个人。

「哈哈……」

仲溪午突然笑了起来，笑得自己都无法直着身子站立了。

最后他抬起了头，转身向外走去，太后的声音又响起来了：

「皇上……」

语气里带着几分疼惜的规劝。

仲溪午脚步未停，一边走一边说着，像是自言自语，声音轻到几乎听不见：「母后，我只是想要一个人，为什么就不能如我所愿呢？」

「因为你是皇帝。」太后的声音飘过来，威严的语气里好似有了几丝颤音。

所以没有任性的权利。

59

像是睡在一片云上，四周一直在晃荡。

终于忍不住睁开了眼，入目的又是一个陌生的床和房间。

华浅也没有大惊小怪，都习惯了，毕竟有好几次她都是在不同的地方醒来。

坐起身子看了看身上的衣服——还是古装。

伸手掐了自己一把——会疼。

原来自己真的没有死，昏迷之前的最后一个意识片段是听到太后说把自己抬出去的声音，她是把自己偷偷送出宫了吗？

真是个傲娇的老太太，给人喂假死药还装得一本正经。

华浅忍不住摇头笑了笑，差点以为自己真的要死了，白开心了一场。

她本就是抱着必死的决心去赴宴的，所以才毫无顾忌地对戚贵妃出手。想着说不定死了后就能回到现代，如今看来，自己可能这辈子就得在这个时代生活下去了。

不过· · · · · 这是哪里呢？怎么一个人都没有。

华浅翻身下了床，可脚刚碰到地，就腿一软差点跪下，眼前也一片漆黑。

缓了许久才恢复过来，也不知道自己昏睡了多久，睡到全身都无力。

强打精神向四周观望，入目的是一个古典淡雅的房间，一切生活用品都俱全，若不是看着陌生，华浅都要以为自己是在这里住了许久。

看到窗户还开着，华浅就抬步挪了过去。到了窗边，人一下子就愣住了，因为窗外全是陌生的景象。

这里似乎是一个水镇，窗户外是一条河流，河流两岸都是人家。青砖绿瓦，竟和自己现代时去过的旅游景点差不多。

回头又看向房间，这次发现了桌子上放着些东西。

走过去一看，是一些包起来的糕点。本就全身乏力，华浅就毫不客气地坐下吃了起来。

糕点还是温热的，看来备下的人也是有心了，应该是见自己快醒了才离开。

吃完糕点后，华浅觉得有了些气力，正准备收拾自己吃完的残渣，手就碰到了一个厚厚的信封，就在糕点盒下面压着。

打开了一看，先是一张房契，然后又是厚厚的一叠银票，最后是一封信。

信上面写着：

房契和银票皆是你的，你若永生不离开此处，华府便可永保太平。

「这太后还真是出手阔绰啊。」华浅不由自主地感慨。

每一张银票数额都极大，足够一个女子后半生安享无忧，更别说还有一套房子了。不过自己也是不差钱啊，穿过来之后，管理陪嫁铺子的收入还在钱庄里呢。

华浅突然想起，自己追的那些霸道总裁小说里面，总裁的母亲总是看不上灰姑娘，然后甩出一张支票说：「带着这五百万，离开我儿子。」

如今，自己的经历倒是和那些灰姑娘颇为相似。想着想着，华浅就笑了起来，笑着笑着就想哭了。

这也算是最好的结果了，保下了华府，自己也过上了自己想要的生活。那就老老实实待着，别再想……其他。

华浅起身，伸了个懒腰就向外走去，屋外柳门竹巷，看着格外幽静简朴。

刚走了两步，就有人冲自己打招呼：「你是前几日搬过来的吧？可算是见着人了，我就住在前面那条路上，有时间来找我玩啊。」

入目是一张张淳朴的笑脸，没有丝毫戒心。

华浅也就势坐了下来，和那群妇人、姑娘唠起嗑来。唠得开心了，还被她们硬拉回家一起吃饭，女人的友谊就这样建立起来了。

华浅编了个谎言，说自己家道中落，如今只剩自己一个人，才逃难到了此处，更是引得那群姑娘媳妇心疼不已，于是很轻松就打开了社交圈。

这里的人可是比京城里那些贵人单纯多了，她们什么事都写在脸上，华浅也渐渐放下了长久以来紧绷的神经。太后还真是给自己寻了个好地方，终于可以不用小心翼翼、日日猜忌了。

说起来前几日还在勾心斗角，为活命费尽心机，如今却能拿着大把银子，每天睡到自然醒，无聊了就去寻别人一起闲聊游戏。

之前的事情恍如隔年，如今简直就是在过着现代人梦寐以求的退休生活。

在另外一处江南古镇里，伍朔漠颇费了一番功夫才拿下华戎舟。他还来不及松口气就对上了华戎舟的眼眸，心里不由得一惊。

只见华戎舟双眼血红，仅仅是对视都让人忍不住心悸，他声音里的恨意让人心头发麻：「此事与你何干？」

伍朔漠下意识避开了他的眼眸：「我欠了她人情，如今不过是来还债罢了。」

「放开我……」

华戎舟向来俊秀的面容此时变得扭曲，双眼通红像是委屈得想哭。

她在自己面前一贯不会撒谎，这次还真是厉害，一个接一个的套，先是好言把自己哄走，然后连困住自己的法子都提前想到了。

她究竟要做什么？没自己在她身边，有谁会无论黑白地护着她？自己就真的一点都不值得她信任吗？

伍朔漠看着不住挣扎的华戎舟，有些头疼，便摆了摆手，示意左右打昏了他。

一连数十日，华戎舟都不吃不喝，各种想法离开，怕他死在自己手里，伍朔漠只得给他灌了些滋养的药，顺便还在药里放了些迷魂散让他睡去，自己才松了口气。

真是个赔本买卖，倒贴了那么多金贵的药材。

看着昏迷之后还是拳头紧握、眉头紧锁的华戎舟，伍朔漠不由得摸着下巴感慨：这个人看着年纪不大，倒也是把硬骨头，若是去做暗探定是个好苗子，即便是被抓了也肯定能忍受住严刑拷打。

这样过了几日，伍朔漠的手下行色匆匆地赶来，附在他耳边说了些什么，伍朔漠满眼难以置信，又问了几遍，才接受了那个消息。

他沉默了许久。就在他的手下忍不住要开口再说一遍时，听到他说：「可惜了……她若是把这人情用来换她一命，我也未必会拒绝，偏偏把这么宝贵的人情用在了屋里那个……狼崽子身上，她到底还是顾虑太多……」

伍朔漠起身向外，走到门口时说：「我们收拾东西离开吧，屋里那个……也不必管了。我当初答应她的事，她死了也就作罢了。」

华戎舟一觉醒来，身边却无一人，他运了下气，药效已经过了。

迫不及待的冲出屋子，竟真的无人拦他。

强压住心里的不安，他什么都顾不得了，寻了匹马，翻身骑上就朝京城方向飞驰。

八日的路程，硬生生被华戎舟压缩到六日就赶到了京城。

进了京城已经日渐黄昏，他直接冲向了华府，然而却看到满府缟素。

这一路他从未休息，因此根本没有时间去留意别的消息，也不曾听过任何消息。

应该是华相去世了吧？肯定是他，毕竟那么多罪名，他肯定是活不下去了。

华戎舟一直在对自己说，然而手却不停颤抖，他从来没有这么害怕过。就算是十岁时被卖到狼窟里，他杀了人逃走，也没有这么害怕。

没人陪在华浅身边，她向来都是难过了只会憋在自己心里。不行，要赶紧去找到她才行，可看不得她难过的模样，连想想都觉得心疼。

在华府门口被人拦下，拦人的侍卫应是皇家的，语气生硬：「太后有令，华府被囚，无令不得进出。」

「华浅呢？」华戎舟终于开口。

那侍卫看了他一眼，才回道：「华……小姐为替父赎罪，十日前已自焚于皇宫内。」

说话间不似方才那般强硬，语气也带上了些敬意。

然而华戎舟却觉得双耳发鸣，满脑子都是那两个字——自焚。

他不信，华浅说了要自己等她的，怎么可能就这样自焚？

心底涌上来的恐惧简直要扼断他的咽喉。他从来都没有这样后悔过，为什么当初要拿毁了自己的右手去吓唬她？

若是当初她赶自己走，自己假装走开，然后默默守着她不就行了吗？那样或许还能救下她，那样或许她就不会一人去面对那

么多事情。

为什么自己要这么贪心，贪心到一刻都不想离开她身边，贪心到非要光明正大地站在她左右，才逼得她去找了人把自己困住。

华戎舟僵立许久，在侍卫越发警惕的目光下一言不发地转身离去，却是向着皇宫方向。

在小镇里不过住了一个月，华浅就彻底融入了其中，无事还学些小手艺。

比如，现在的她就拿着针线坐在妇人堆里学刺绣，然后听着她们的闲聊。

「前几日我家男人做买卖回来，带回了个京城里的大消息。」
一个圆脸妇人开口，满脸都是神秘。

「什么事？」当即有人捧场地开口。

圆脸妇人回道：「听说京城里那宰相之女，在皇宫里自焚了。」

「啊？宰相之女？是那个揭了她父亲老底的华小姐？」有人满是惊讶地张大了嘴。

「就是她，我家男人说起她还满是敬佩呢，先是不留私情地告罪，然后便轰轰烈烈地自焚代父受过。连太后娘娘都感其仁孝，下旨免了华氏一族的死罪，只是将他们家革了功名圈禁在京城里。」

「我也听说了，据说京城里的皇上听说了她自焚的消息，鞋都没穿就跑出了。」另外一个妇人插嘴进来，满眼都是八卦的光芒。

「你看看你说的，你又没亲眼见，竟是喜欢听那乱七八糟的花边消息，别忘了那华小姐可是皇上的前皇嫂。」最开始开口的圆脸妇人嫌弃地说道。

被反驳的妇人一脸不服气：「你不是也没见过吗？怎么知道我说不是真的？要我看那华小姐和皇上之间……肯定有私情……」

60

指尖传来一阵刺痛，豆大的血珠就渗了出来，毁了刚绣到一半的绣品。

华浅伸手擦了擦，那块血渍却是晕开得越来越大。

「刺绣需要慢功夫，你可不能心急，手指没事吧？」坐在华浅身边的姑娘先看到，开口安慰着。

闲聊的妇人们也止了刚才的话题，只是那圆脸妇人突然像是想起来什么，说道：「说起来，浅浅你的姓名和那宰相之女一样呢。」

华浅抿嘴笑了笑，并未见丝毫不自在：「这天下同名的人可多了，我可不敢和皇城那位贵人相比。」

寥寥几句便岔开了话题，都说这里民风淳朴，还真是半点不假。

坐在妇人里面，华浅还是面带笑容，然而思绪却飞得无影无踪。

听别人说自己的事，还真是感觉恍如隔年，这里不知是哪个地方的小镇，消息传得也慢上了半个月之久。不过看来太后倒是说话算数，真的保下了华府上下的性命。

有些事即使假装忘记，却还是会有人提醒，她和仲溪午之间
.....可不是简单的「私情」二字可以说清楚的。

仲溪午曾经问，为何唯独没有喜欢过他，华浅没有回答，是因为说不出口。怎么会.....没有喜欢过呢？

不过是自己心意已定，不想给彼此留余地，才只字不提罢了。

从仲溪午为她挡下了解酒汤时，她就无法再做一个清醒的旁观者了。闹市回眸、摘星楼对视、墓地相陪.....这桩桩件件她怎么可能一直无动于衷。

讽刺的是，作为一个现代人，华浅竟然真的考虑过要不要入宫。只是她这个人向来理智，永远都是在权衡利弊之后才做选择，所以才在感情和现实中一直摇摆不定，藏着自己心思不敢言明，怕一招不慎满盘皆输。

因为觉得，若是想入宫，华府就不能倒，所以才无数次想烧毁那些罪证状纸，可是她终究敌不过心里的「公道」二字，却给

了仲溪午后来威胁她的机会。

仲溪午一直瞒下戚贵妃的事情，她可以不追究，毕竟大家都是各自为营，立场不同，她也算不上是绝对无私。可是连自己搜集的华相的罪证都能成为仲溪午用来逼迫她的把柄，这不亚于是狠狠抽了她一巴掌，让她彻底明白，自己和他之间都隔了什么。

她可以理解仲溪午作为帝王的雄图霸业之心，与此同时她也可悲地知道自己就算是孤独终老，也不能同这天下去争一个皇帝，因为她赢不了，而仲溪午也永远不可能为她丢下那个位置。

所以她就迅速而冷酷地整理了自己的感情，再不给自己留一点余地或是念想。

皇宫外，华戎舟到底还是有些理智，没有硬闯，而是借着夜色潜进了进去。他跟着华浅来过几次皇宫，早已将这皇宫的布局熟记心间。

他不信华浅死了，肯定是被人藏在了这皇宫里。只要再见她一眼就好，只要能看见她安然无恙，便是要他永世不能在华浅身边，他都愿意。

只要她还活着，其余的他什么都不敢贪求了。

躲在黑暗里随便捉了个小太监，刀子架在他脖子上开口：「华浅在哪座宫殿？」

小太监一脸鼻涕一脸泪地指了一个方向，华戎舟心头一松，抬手打昏他丢回草丛里，自己只身向那个方向探去。

然而走到了西南角，只看到了一座……烧毁的宫殿。

满是漆黑的木头断梁。身体的力气一瞬间就被抽干，他颤抖着抬步要往那堆木头里走去，却听到一句清冷的声音响起。

「什么人？」

华戎舟回头，到一人立于阴影处，身影单薄到都很难引起人注意，看着像是站了许久的样子。

华戎舟早已被这一连串的事情折磨得没了心智，华浅真的死了这个念头，简直要把他整个人都撕碎。

脑子里全是临走前华浅说的那句「我们生活的地方」，也再想不起华浅说过的不要伤人，他当即翻转了佩剑朝阴影里的仲溪午刺去。

还未等近身，一道影子便闪了出来把他隔开。华戎舟一看，是之前在酒楼里打过他的那个人。

原来他是皇帝的人，新仇旧恨一起算，华戎舟再次抽刀迎上。

两人终究实力悬殊，再加上这些时日华戎舟都没怎么进过食。

二十招内，华戎舟就被那人一掌拍翻在地，正当那人准备下死手时，却听到仲溪午的声音响起：「陈渊，留他一命，把他丢出皇宫。」

陈渊听后就收回了掌势，抬手向华戎舟抓去。

虽是全身疼痛难忍，华戎舟还是开口：「她呢？你把她藏哪里去了？」

仲溪午坐在那处阴影里，一动不动：「她死了。」

「不可能。」华戎舟声音都抖了起来。他单手撑地，想要站立。

看不到仲溪午的表情，却听到他的声音：「为何不可能？」

华戎舟不语，却仍是竭力想要站起来。

「朕虽是皇帝，但这天下仍是有做不到的事和护不住的人。」

「护不住为何还要把她强留在宫里——」

一声悲鸣响起，就见华戎舟如同离弦之箭射向仲溪午。

陈渊刚才见他奄奄一息，就失了警惕，这一下竟是来不及拦。

不过华戎舟还是没能到仲溪午身边，这次是林江出的手。

吐了口鲜血，华戎舟仰面躺倒，心里倒是有种解脱的滋味。

是他错了，大错特错了，当她一个人在这宫殿，四下皆生人时，会有多无助？而自己的一意孤行才使得华浅不再信他，宁可使了手段也要让他离开，然后她自己去孤军奋战。

耳边传来一阵脚步声，震得大地都仿佛在微微颤动。接着仲溪午的脸就映入了他的眼帘，华戎舟瞳孔不由得一缩。

只见仲溪午面容瘦削，眉眼全是冰冷：「真不知道她
•••••看上了你哪一点，你想杀朕，便给你个机会。以后每月初五，朕都会在这宫里给你留条路，你若是能打败朕身边之人，届时再来谈•••••她的事情。」

说完，仲溪午抬步离开，华戎舟眼睛一亮，努力挣扎了许久，却始终无力动弹，只能任由陈渊把他随便丢到宫外的一家医馆去。

在小镇里住的第三个月，突然有人敲开了华浅的门，她打开一看，是一个陌生的圆脸妇人，应是有三十岁左右，看着格外亲切。

那妇人提着一些吃食开口：「我是隔壁新搬过来的，初来乍到很多事日后还要麻烦你多多照料，这些吃食是我的一番心意。你可以唤我云娘。」

怪不得会觉得脸生，原来是新邻居啊。

华浅笑着推辞了半天也没用，最终还是收下了，云娘就笑盈盈地回去了。

回屋后华浅打开提篮，里面竟然全是她爱吃的。

云娘非常亲切好客，总是时不时就送吃的东西过来，每一样都是对准了华浅的胃口。她们倒是投缘，不仅性情相近，连口味

都这么像。后来熟络起来，才知道云娘嫁入夫家后十几年未生育一子，就被休弃了。

婆家不要，母家不容，只能自己出来讨生活。

华浅听后心里止不住地敬佩，这里的女子被休被视为奇耻大辱，一个个天天寻死觅活的，难得遇见一个如此通透的人。

云娘性格爽朗又善解人意，于是她也很快就打入了这个小镇的社交圈。

这个水乡古镇本来就小，人也少，因此大家彼此之间都是熟识的。

这样过了一年后，渐渐地别的妇人就起了心思，因为看华浅始终一人，她们便开始忙活起了为华浅·····相亲。

眼见着姑娘们的社交圈里，男子的身影越来越多，还都是未娶亲的小伙子，华浅心里不由觉得有些好笑。

原主华浅本就生得好皮囊，此时托这副皮囊的福，自己身边也少不了春心萌动的小伙子。

这其中追逐得最不加掩饰的就是镇上盐商的小公子——徐茗。

在古代，盐可是大宗商品，因此徐家便是这镇上数一数二的大户人家。而徐小公子长得也算是眉清目秀，自小被众星捧月长大，身上满是富家少爷的娇蛮任性。

徐家老爷和夫人为人却是极为和善，没有什么门第之见，并不嫌弃华浅是一个不明来历的孤女。见华浅貌美又谦逊，他们便格外喜欢，时不时就邀华浅前去喝茶吃酒。

所以华浅也不出意外地受到了一些少女的冷落，不过终究是这里的人单纯，一些小女生的心思华浅也不曾放在心上。

这些姑娘中属白洛对华浅最为敌视，因为她可是徐茗的头号粉丝。只是她一贯做派大大咧咧的，才招徐茗不喜。

果然是流水的故事，铁打的 F4，不管走到哪里，都会有一个众星捧月的道明寺。

61

十月初五，亥时末。

高禹从御书房退出来，到门口心里有些许不安，又开口相询：「皇上，奴才这就退下了。」

片刻后听到一声「嗯」，高禹拱了拱手，才走出了房间，冲门口吆喝着：「都下去吧，动作麻利些。」

「是。」

或高或低的应和声响起，片刻后御书房外只剩三人，高公公对另外两个人拱手说：「林侍卫长、陈副侍，老奴就先告辞，有劳两位了。」

林江和陈渊点了点头，高禹就伏身退去。

方走出围墙，就看到一个小太监提着一盏灯笼站着，高禹心中一暖，这个小兔崽子算有些知恩图报的心，还知道等着自己。

「师傅，小的给你掌灯。」宋安手脚麻利地接过高禹手里的灯笼，高禹也顺其自然地走在他身前。

才行了几步，宋安就忍不住开口：「师父，这初五到底是什么日子啊？」

高禹眼睛一瞪，一向带笑的脸严肃起来，看着真挺骇人的：「给你说了多少次，不该问的不要问，小心你的脑袋。」

宋安缩了缩脖子讨好地笑着：「这不是在师傅面前吗？知道师傅向来疼我，我才开口问。」

高禹斜眼看了他一下，又开口：「你只需要知道，每月初五就离御书房远些就行，若是压不下你那好奇心，小心侍卫斩了你的脑袋。」

宋安眼珠转了转，不再多言，高禹回头看了一眼御书房，叹了口气继续向前走。

亥时刚过一刻钟，御书房就有了动静，刀剑相击的声音不断传来。

仲溪午坐于房内，林江立于他身侧，两人仿佛没有听到，一动不动。

一盏油灯照亮了这个书房，仲溪午手持几页薄纸，上面是密密麻麻的字，似是信的模样，隐约可以看到落款是「秦云敬

上」。

仲溪午很是认真地看着，指腹轻轻摩擦过每一个字，似乎想要把这信上的所有的字都刻进眼里。

屋外的打斗声响了多久，他这封信就看了多久。

约莫半个时辰后，陈渊走了进来，发髻凌乱、气喘吁吁，身上也带了些伤。

仲溪午这才抬起了眼睛，看向他问道：「如何？」

陈渊单膝跪地，开口：「回皇上，此次他在卑职手下已经能过百招了，再这样下去.....恕卑职无能，恐怕就拦不住了。」

仲溪午面容没有一丝波动：「无妨，你不行就换林江，实在不行就你们两人一起，朕倒想看看他能坚持到什么时候。」

屋里泛起一阵古怪的沉静，陈渊又忍不住开口：「皇上，他第一次来不过二十招就败于卑职手，如今还不到一年，卑职就需全力才能将他击退。再这样下去就是在养虎为患，以卑职之见，还是早日将他处置了为好。」

「不能杀他。」仲溪午开口，但是不像是在对陈渊说话，「若是杀了他.....她会怨我的。」

模糊不清的几个「他」，却无人提问。

仲溪午小心翼翼地合上了手里的信，动作轻柔得如同那是易碎的瓷器，然后取来一个精致的匣子，将信放了进去。

加上这一封，那匣子里已经装了将近三四十封左右的，每张纸都是平平整整，无半点褶皱。

做完这一切之后，仲溪午才起身走向自己休息的寝宫。

一转眼，时间流逝了快两年，可能是生活轻松惬意，所以华浅倒是不觉得时间过得慢。若是按这个身子的年纪来算，她今年也算是 21 岁了。

七夕节放花灯，这个镇子里民风淳朴，倒是没有什么男女大防，因此一群小伙子大姑娘通通挤在一起放花灯。

天色刚晚，华浅就被街上的小姑娘拉了出来，一起在河边制作花灯许愿。

华浅向来不信这些，因此也就没有做花灯，只是在一旁看着。突然旁边伸过来一只手，拿着一盏精致的灯。

华浅转头一看，正是那徐家少爷。

「看你是不是忘记做灯了？我的这个给你。」徐茗开口。

华浅笑了笑，没有接开口：「我不信这些，所以这个灯给我也是浪费了。」

「为何不信？」徐茗好奇地问。

华浅笑了笑没有回答，徐茗也就不在乎地在她身边坐下：「这是我母亲让给你的。」

华浅一愣，赶紧笑着说：「那真是不好意思，劳烦夫人
.....」

徐茗却是突然笑了：「你还真是好骗，我母亲一把年纪怎么会做这些东西。」

华浅的脸刹那间就没了血色，脑海里全是那句「你还真是好骗」，一句普普通通的话，却让她想起了那个曾经说这句话的人。

只是灯影闪烁，徐茗并未察觉，仍是调侃着她。

一道明显不开心的声音插了进来打断了他的话：「徐茗，我们都在这里忙着扎灯笼，你怎么坐着偷懒？」

正是那白洛，徐茗眉头一皱说道：「你能不能小点声，整条街上都能听得你的声音了。」

白洛颇是不服气：「又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，我声音大些怎么了？」

徐茗终于坐不下了，站起来同白洛两人互掐起来。

年少时的喜欢，总是要和对方对着干。

在这一片繁华中，华浅始终觉得自己融不进去，趁无人注意便悄悄离开了。

走到安静些的小巷子，华浅的脸色也并未有半点好转。

以为只要自己不去想，加上听不到任何的消息，就真的可以假装不在意、可以忘记，这一年不都那样过来的吗？

为了保下华府不连累旁人，她自来到这个小镇后，就一直老老实实待着，从来都不敢去想着联系别人，因为华浅这个身份早已经死在了火里。

不过……自己固执地还用着这个名字，不就是……心存侥幸吗？想着会不会有人能找到这里？会不会有人……从未放弃过找她？

原来就算平时表现得再坚强理智，也会有自欺欺人的期待。

华相、华夫人、千芷，还有……华戎舟。

当初走得匆忙，也没有给千芷张罗婚礼，不知道她和南风怎么样了。

还有华夫人，知道是她一手扳倒了华府，会不会心有怨恨？华夫人身子一直不好，不知道能不能受这个刺激。

还有华相，从始至终都没有怪过她，听到她自焚的消息，他定是会非常难过吧？一双儿女都不得善终。

最后就是那个离开时开开心心，说你若不来，我便回来寻你的少年……当初把他骗走了，还写信给伍朔漠去看住他，按他的性格，肯定委屈得要死。

回忆像是一个被扎了一个洞的水桶，里面的水一点一滴不受控制地漏了出来。

华浅一个人沿着小巷走着，走着走着就忍不住蹲了下去，胸口太疼了，肯定是当初挡箭的后遗症。

在这个安逸的小镇里，天天在这里假装快乐，假装无忧无虑，装得自己都要相信了。这里人虽友善，可是到底没有同华浅一起度过那段步步惊心的时光，她一肚子心事无人可诉，无论再看谁都感觉隔了一层无形的墙，没办法去真正亲近她们。

所以能不能有一个人，不管是谁都好，来这里看看她，别让她觉得那些曾和她并肩向前的人都·····忘记了她。

御书房外，刀光剑影不止。这应该是那小子第二十六次来了，算起来都已经两年多了。

不过这次华戎舟终于踏进了御书房，他提着刀，全身上下伤痕无数。而门外卧着的两个人，正是林江和陈渊，伤得更重，却是还留着一口气。

仲溪午缓缓抬起眼眸，这是他第一次正视这个少年，他没想到的是，华戎舟竟然能坚持这么久。不但坚持下来，还进步神速。

冰冷带着血渍的剑锋横到了仲溪午地脖颈上，却未见他有半分变色。

「你把她藏到了哪里？」属于男人的声音响起，已经没了少年时候的清脆，反而透着几分低沉。

「我说过，她已经死了。」

刀锋逼近了几分，仲溪午脖颈就有了一道浅浅的划痕。

「我不信，是你说我若能打败你的侍卫，便同我说她的事。」
华戎舟握紧剑柄开口。

「我现在不就是在和你说她的事吗？你觉得若是她还活着，我会让她离开我身边吗？」仲溪午勾起半边嘴角，掩不住的讽意。

华戎舟手抖了抖，棕色的眼眸像是要烧起来了。

他们一个站着，一个坐着，彼此之间的气势却是丝毫不差。

最终华戎舟有了动作，却是收刀转身就走。

「你去哪？」仲溪午皱眉开口。

「我去找她。」华戎舟并未转身。

仲溪午目光抖了抖：「你不杀我了？」

「杀了你……她会不高兴的。」

仲溪午手指微缩，面上却是冷笑一声：「你能去哪里找？」

「大不了把这个天下翻一个遍，你不说，我未必找不到，反正我有的是时间。」华戎舟侧了半边脸，语气嘲讽，但看面容就知道，他是认真的。

「若是她真的死了呢？」仲溪午反问道。

华戎舟脚步一顿，开口：「我本来就一无所有，所以现在也没什么能失去的了。」

「当初她可是赶走了你，若是她现在不想看到你呢？」仲溪午仍是询问着。

华戎舟握剑的手一抖，低下头，声音竟然带上了几分服软：

「我只是想亲眼看到她安然无恙，哪怕看一眼也好。她若不愿见我，我偷偷瞧上一瞧，就再不出现便是……」

华戎舟在门口站了许久，仲溪午的声音才再次响了起来：「那你去找她吧……」

华戎舟蓦然回首，可仲溪午的脸上却看不出来半点喜悲，最终华戎舟还是什么都没说，转身投入了黑暗里。

又过了约一个时辰，林江才慢慢走了进来，仲溪午还是坐在书桌前，一动不动。

「皇上，卑职办事不利……」林冲跪下来请罪。

「和你无关。」

「可是，皇上为什么要把……告诉他？」林冲仍是不平。

「你递个消息出去，让秦云回来吧，日后不必再每五日给我送信汇报她的事了，因为……」仲溪午开口，语气满是解脱，「有人会好好守着她的，也是她等的那个人。」

仲溪午起身走向里面，拿出了那个他一直视如珍宝的匣子。

打开后，将里面的信一封封取出，放到了还未燃尽的烛火上。

一封接着一封信化成了灰烬，如同也燃尽了他的一腔深情。

62

都已经两年多了，徐小公子还是每日死缠烂打，华浅拒绝了无数次，他却一根筋地不在意，于是每日就上演着她和徐茗、白洛之间狗血的三角恋戏码，让华浅头疼不已。

一觉睡醒，华浅起身准备去隔壁找云娘讨论昨日未绣完的香囊，结果却扑了个空，隔壁的房屋已完全空置了下来。

这算什么一回事？她搬走了？

华浅心里有些不舒服，这两年她和云娘走得极近，云娘对她几乎是有求必应。

云娘对自己好得一度让华浅怀疑，她是不是被男人伤了心，改成喜欢……。

结果现在人家搬走连说都不说一声，这古代也没有什么电话之类的，云娘这一搬走，就等于是她们彻底断了联系。

如同失去一个知心好友，华浅郁闷极了。不过说不定人家也不曾把自己放在心上，只是自己一厢情愿罢了，毕竟云娘为人和善，对谁都好。

郁闷了两三日后，就听说了徐茗外出不小心落马摔断了腿的消息，想着徐府夫人一直颇为照顾自己，华浅便带了些东西前去探望。

徐夫人还是一如既往地想要撮合他们二人，不过徐茗倒是史无前例地格外躲闪。饶是这样，华浅也被徐夫人强留到用了晚饭才离开。

她谢绝了徐夫人派人护送的提议，毕竟就这么大的一个镇子，镇上的人都互相熟悉，走几步就到家了，很是安全，徐夫人也没有强求。

华浅提着一盏灯，独自一人沿着河流慢慢地走着，如今她都习惯了独来独往。

走到一个路口时，她突然惊出了一身冷汗，因为她看到自己脚下除了自己的影子外，还有一个影子。

那人似乎和她还有一段距离，因为华浅只看到了一个头顶的轮廓。

这大半夜的，谁一声不响跟在别人身后？

说来也奇怪，平时这条河流两岸的人家都是门户大开，华浅一路走还能一路打招呼，今天竟然全部都是大门紧闭，这让华浅连回头看一眼的勇气都没有，万一是个图谋不轨的人，那自己回头不就暴露了吗？

于是华浅装作不知，却是悄悄把镯子取了下来，握在手里。

这小镇上的人都是彼此熟悉，不可能会有人一声不响地跟在自己身后，这就说明，此时自己身后的那个人，定是外人，而且这种鬼鬼祟祟地跟踪，一看就不是好人。

越想心越慌，华浅忍不住不漏痕迹的加快了些脚步，然而那个人影还是如影随形地跟着。

心一慌，脚踩在凹凸不平的石子路上一崴，身子就要倒下。

还好扶住了身边的栏杆才站稳，再一看，那个影子已经走到了自己身边，看着比自己要高上一头多，还伸出一只手，似是想碰自己。

此时不出手更待何时？华浅抬手向身后刺去，不过也下意识避开了要害部位。

然后手腕却被一个大掌握住。

完蛋了，这是华浅心里唯一的想法。

正准备垂死挣扎一下，那人突然开了口：「我终于又找到你了。」

声音有些低沉沙哑，却有点儿熟悉，连说的这句话都很熟悉。

华浅僵硬地回过头，入目的正是那张熟悉的脸，只是又高了些，五官彻底长开了，没了婴儿肥，一双棕色的眼眸镶刻在棱角分明的脸上。

河流水声不止，月色清辉满地·····

一模一样的场景，一模一样的台词，一模一样的两个人
·····不过那时是在谷底，他们一个比一个狼狈，现在他们在小镇里，一个比一个·····欢喜。

尾声

华戎舟过去的人生里从来都没有什么善恶对错，因为没人去教过他这些，他人生的所有光亮，都在五岁那年随着娘亲一起没了。可能老天还是有些不忍，就让他遇到了华浅。

一个愿意无条件护着他的人，一个告诉他要学会先保护自己的人，一个能让他想变好变强的人。

一开始相遇是他偷了商人的银子，逃跑时才撞上了她的马车，可是华浅却相信他的一面之词打发了商人。

那是华戎舟第一次想要认认真真地想活得像个人，只为若是再次相见时，他能挺起腰杆，口齿清晰地告诉她，自己的名字。

他下定决心再也不做坑蒙拐骗的乞丐了，只是他还没做好准备就再次遇见了她，这次相遇让他知道了自己有多卑微，有多无能为力。

同时也看到了，她虽身处高位却仍是过得不易，于是他就换了心思，去做府兵，拼了命地学武，想着日后她若有需要，自己就能去保护她。

然而离得她越近，却发现自己就越贪婪，因为他的人生里好不容易再次有光透了进来。他甚至为了这抹光努力了一年才站到她的身边，所以开始害怕失去，变得想要去占据她的所有视线。

于是他从来都没有告诉过华浅，当初摘星楼下仲溪午其实有追出来，是他一时起了私心抱着华浅躲起来，没想到却有了误打误撞的「亲吻」。

因为这一次亲近，他的贪念竟然愈发强烈。

所以他也没有告诉过华浅，当看到她和仲溪午在墓地独处时，是他亲手撕裂了自己包扎好的伤口，然后故意昏倒在翠竹面前。

这些全是他耍过的小心机、手段，对于十六岁时的他来说，只要华浅能多看他一眼，多叫一次他的名字，他付出什么都愿意。

这一步错就步步错，他甚至为了能留在华浅身边，他甚至明知她定会不喜，却还是拿废了自己武功去威胁，像是一个在地上撒泼打滚要糖的无赖孩子。

而孩子之所以会无赖，全是有人惯的。不过也没有人能一直都是孩子，人总是要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，只是时间早晚罢

了。

华浅虽让他留了下来，但他还来不及高兴就遭了报应。因为他的任性，让华浅没有考虑过同他一起共患难，对他用了手段送他离开。

他终究为自己的任性，赔上了将近三年的时间，忍受了三年身体和心灵的双重折磨，还差点拼了自己的一条命，才能再次有机会看到她。

一千个日夜的反思和懊悔，让他再也不敢再凡事只凭自己心意。其实他前几日就到了镇子，却不敢直接去找她，怕如同仲溪午说的，她不愿见自己怎么办？

然而无意看到一个男的在纠缠她，又见华浅不情愿的模样，他就自作主张去暗中警告了一番。只是那人太怂，被他几句话吓得夺路而逃，他还没来得及反应，那人就自己落马摔断了腿。

华戎舟知道自己又做错了，慌得更是不敢在华浅面前出现，直到眼看着华浅从那家人府上出来。

说不定那个男的已经告诉了华浅见过他的事情了。想着自己总要解释两句，他不是故意而为的，就忍不住跟了上去。又看到她一个人提着灯笼在黑夜里走着，模样太让人心疼，下意识地想陪在她身边，恍惚间就没注意他们之间的距离已经太近了。

华浅差点摔倒，华戎舟伸手想扶却被她反手一刺，他条件反射地伸手握住，这是多么熟悉的场景啊。

看到华浅眼睛的一瞬间，华戎舟就知道自己完了，那些自己拼命想着只要看她一眼就行的念头，一瞬间全部丢盔弃甲。

因为她的眼睛里有欣喜，他也看到了那双眼眸里同样欣喜的自己，华浅是·····愿意看到他的。

他曾经瞒了华浅很多事情，可是他每一次的靠近，也都是完完全全把自己的一颗真心掏出来给她看，从来都不在乎自己是否会受伤。

这一次，也是如此。不过和之前不同的是·····这一次他绝对不会肆意妄为地利用华浅对他的心软了，而且学着真正护着她，让她知道，自己是可以和她共患难的，所以她不用总是一个人扛起来所有。

只要她愿意，不过还好·····她是愿意的。

皇宫里，宋安端着一个托盘在仲溪午寝宫外，犹犹豫豫纠结着要不要进去。

正好见了高禹身影，他便迎过去开口：「师傅，这是方才绣坊送来的，历经了两年半，用尽了无数锦罗绸缎，才绣成了。」

宋安等着讨赏，却见自己师傅面色大变：「拿走，赶紧拿走·····莫让皇上瞧见·····」

「怎么了？」仲溪午的声音传来。

高禹和宋安都不由得一抖，高禹赶紧上前一步：「小太监不懂事，惊扰了皇上。」

然后仲溪午并未被他蒙混过去，而是绕过他看向宋安：「这是什么？」

宋安咽了口口水，才开口：「是绣坊送过来的，说是衣服做好了……」

「你这个不长眼的奴才……」一旁的高禹还是忍不住开了口。

宋安吓得双腿一软就跪下了，然而却看见一只手伸过来，挑起了托盘上的红布，然后拎起了那件衣服。

宋安余光瞧见，上面绣着凤凰……这竟是一套凤袍。

「若是她穿上肯定很好看。」仲溪午的声音响起，像是自言自语，无人应答。

宋安就瞧见自己师傅似是抬手擦了擦眼角，皇上说的是谁？

宋安只觉得手里托盘一沉，就听到仲溪午开口：「拿下去烧了吧。」

烧了？

宋安一愣，就看到仲溪午走远了，他忍不住肉疼起来，好好的凤袍为什么要烧了呢？方才听绣坊说这一件凤袍可是费了几千两黄金的。

仲溪午走在这皇宫里，虽身后跟着无数人，但是他仍感觉自己只有一人。

突然想起和华浅闹翻的那场宴席上，华浅没能听完的那句话，他想说完的是：「你此番大义灭亲，实为女子表率，我不会迁怒苛待与你，我宫里· · · · ·后位空置已久，现在看来，你坐正好。」

从一开始，他想要她做的就是· · · · ·他独一无二的皇后。

哪怕早知道她不想入宫，可是自己还是一意孤行想要将她留下来，担心华相辞官归隐后，她便没了牵挂说走就走。

所以华相就必须要在这京城里，哪怕是威胁她。她为华深挡剑时听她说的那句「那终究是我兄长」，就知道她心里定是把家人看得极重。

逼她去做这件事，不过是想借此给她博个深明大义、不徇私情的美名。

太后向来了解他，因此一开始就没想过华浅的死能骗过他。可就算他在华浅被送走后的第三个月，就找到她了又能怎样？

太后已经用行动告诉了他，他即便是皇帝，也永远无法把一个人保护得滴水不漏，所以若想她好好活着，他也唯有放手这一条路。

所以他用了两年多时间去考验和培养，最终亲手给华浅送去了· · · · ·一个能护住她后半生的人。

他其实很羡慕那个不自量力的小子，羡慕那小子的一无所有，羡慕那小子没有什么能失去的。

「高禹，同我出趟宫吧。」

高禹赶紧快走几步跟上，问道：「皇上这是要去哪里？要不要老奴去叫上侍卫？」

「不必。」仲溪午脚步未停，在地上踩出一个个脚印。

「跟我去趟摘星楼，我想那里的……月露浓了。」

【更多番外内容阅读，烦请移步下方专栏《洗铅华：恶毒女配生存录》。】

洗铅华：恶毒女配生存录

更多精彩长评解读，请移步以下文章评论区

<https://zhuanlan.zhihu.com/p/104973829>

<https://zhuanlan.zhihu.com/p/101924389>